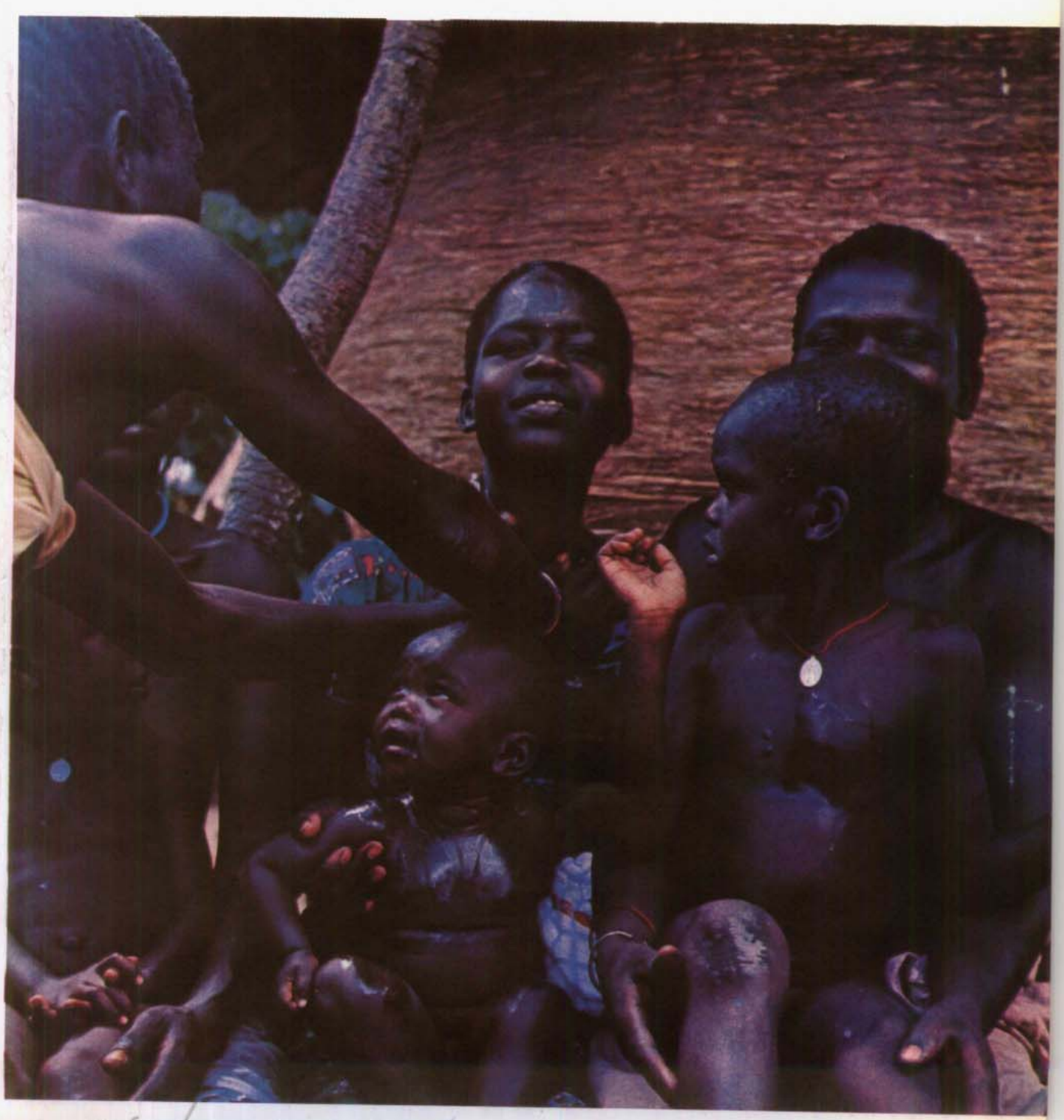
21.18
53-2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图书馆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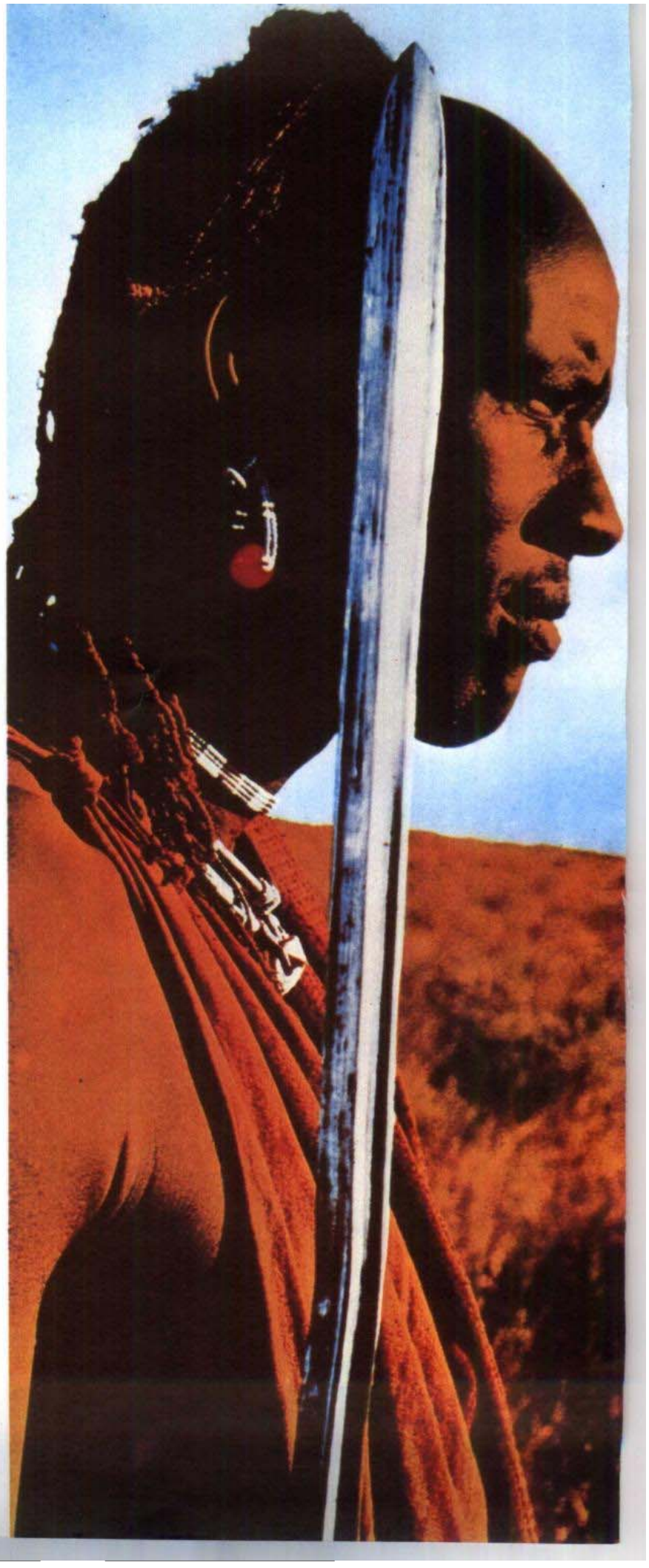
世界探險史

永恒的尼羅河



W662/20
30315

原　著
艾露斯貝絲・哈克絲莉
編　譯
呂石明　曾廣植　黃翠娥　曾鈺淳
編　輯
黃炎明　丁素琴　賴玉貞
助理編輯
莊秀蘭　鄒瑞梅
美術編輯
陳其煇　徐步進
繪　圖
游淑燕　陳惠嬌
印　務
王世偉
出 版 者
自然科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石資民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25號
電　話
7075275（三線）
郵　撥
109757號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２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照相打字
五湖照相打字行
世界照相打字行
製　版
天然彩色製版公司
印　刷
太原彩色印刷公司
裝　訂
大峰裝訂廠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155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保證退換＊



原　序

自古以來，東、西方對非洲大陸的觀感便有所不同。對於來到撒哈拉以南的阿拉伯或印度商人而言，他們最大的慾望，在於貿易，他們忙著在印度洋沿岸建立新的貿易港口，但卻無意去揭開有關非洲內陸的種種神祕傳說。歐洲人正好相反；特別是在西元一五〇〇年後，他們對非洲探險產生了一股無比的狂熱，同時他們也準備將基督教傳入非洲；並且欲將非洲大陸殖民地化。

歐洲諸探險家所計劃的目標之一，就是積極去獲取有關非洲的各種新知識；這個目標自一開始便和基督教傳教的熱忱緊緊結合在一起。十五世紀時，航海王子亨利激起了一陣探險的熱潮，揭開了葡萄牙人探險的序幕，但大部分的非洲探險卻都發生在十八、九世紀。

十九世紀，歐洲出版了許多知名人士所著的非洲探險書籍。這類知識得來不易，全是靠著探險家們艱辛的冒險所得到；對後來的探險者非常有益，因爲每一位探險家都不斷的將自己所獲得的新知展露在世人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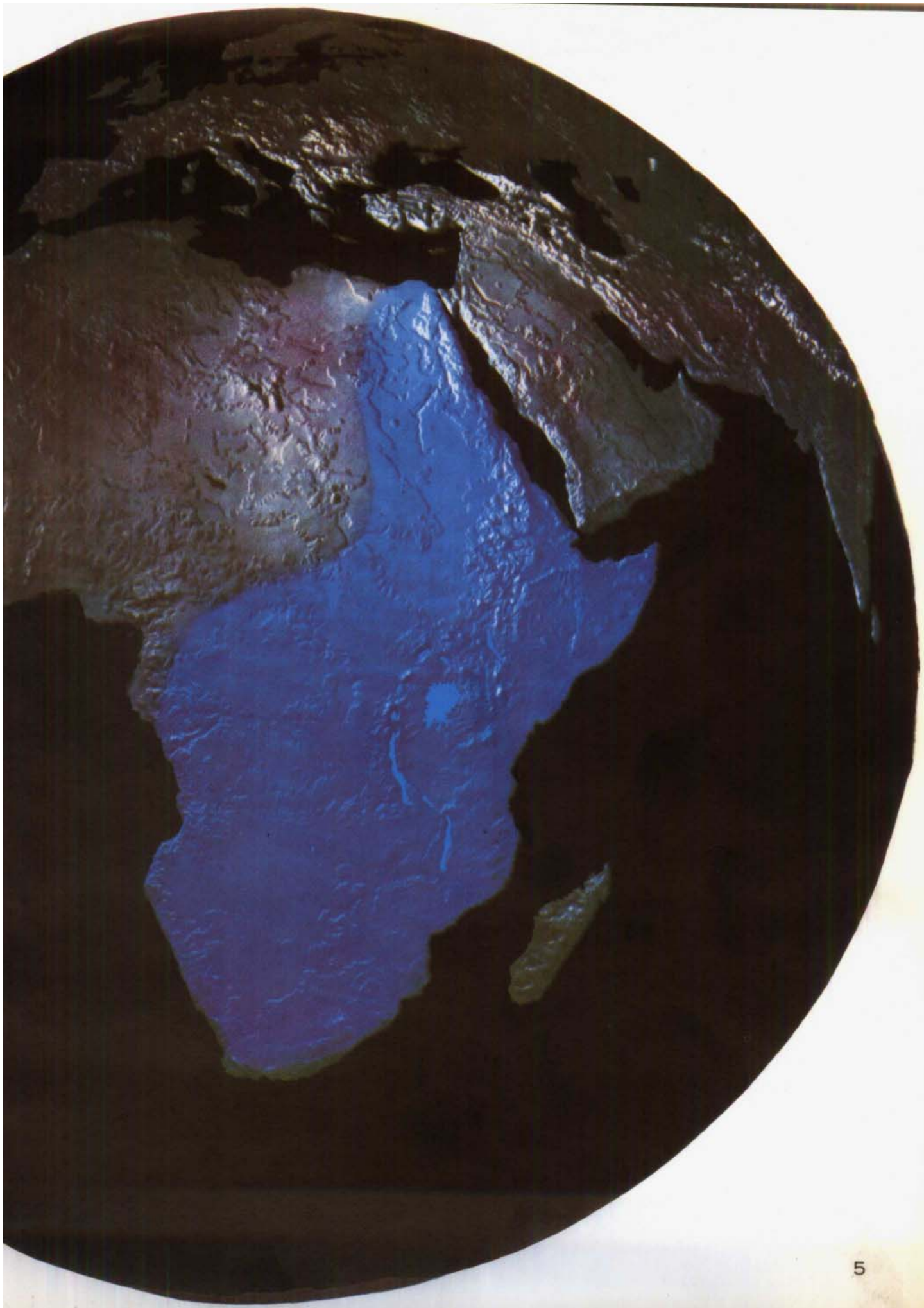
「非洲」這個充滿神祕色彩的地方，吸引了無數不同形態的探險者：傳教士里文斯東決心要使異教徒改變信仰；冒險家伯東則是個離家愈遠，生活愈自在的浪子；業餘旅行者布魯斯和職業探險家布克哈特則是身着阿拉伯服飾，完全生活在阿拉伯世界裡的傳奇人物。他們每個人都在非洲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本書就是記述他們在非洲苦鬥的故事。

目錄 / 地圖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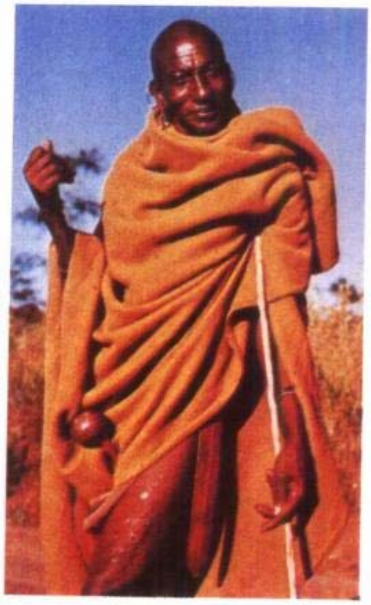
原　序 —— 3
1 黑暗大陸—非洲 —— 6
2 初期的非洲探險 —— 18
3 追蹤尼羅河 —— 28
4 南非的荷蘭人和英國人 —— 40
5 到達熱帶非洲的傳教士 —— 50
6 里文斯東和三比西河 —— 66
7 亞斯文的南端 —— 76
8 波濤洶湧的尼羅河 —— 86
9 神祕的亞伯特湖 —— 100
10 白尼羅河和剛果河 —— 110
11 被解開的三大祕密 —— 120
12 瞪羚之河 —— 136
13 謎底的解開 —— 148
14 過去・現在・未來 —— 156
附錄 —— 161
探險家略傳 —— 180
索引 —— 188

非洲地圖 —— 10
尼羅河谷和衣索匹亞 —— 38
南非和探險家所經過之路線 —— 64
里文斯東和史坦利在南非的探險路程 —— 126
東非探險路程圖 —— 139
1950年的非洲 —— 158
1970年的非洲 —— 159

▶藍色部分是南非、中非、東非等地域。這張地圖表示非洲在地球上所占的廣大面積。對探險家來說，非洲大陸地域的遼闊也是冒險的主要障礙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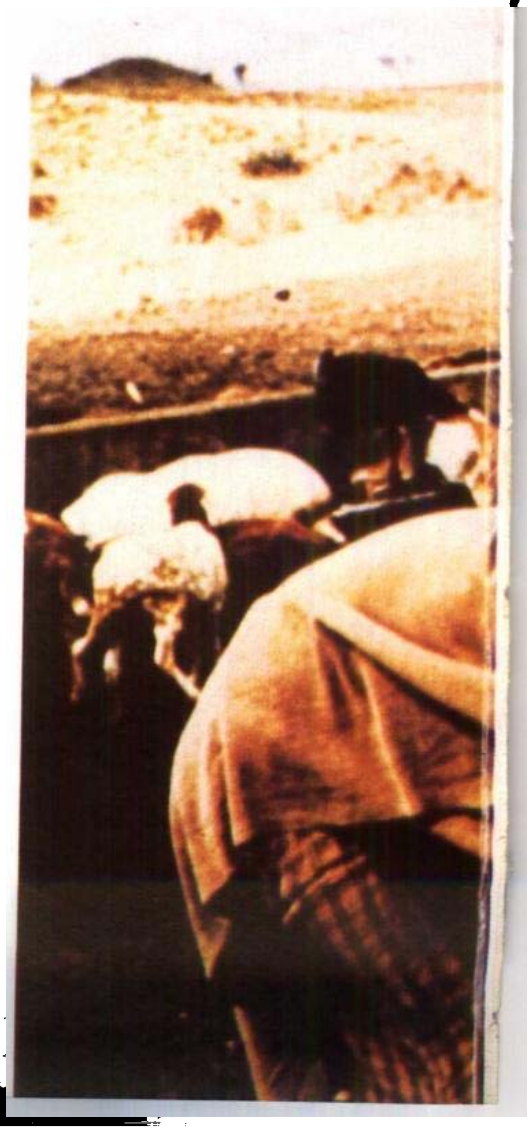


1 黑暗大陸——非洲



西元一四三四年，當航海王子亨利派遣的葡萄牙船隊，越過非洲西海岸的巴加得岬向南航行時，自古以來有關黑暗大陸和其海岸線的種種恐怖與迷信的傳說從此被打破，也開啓了非洲探險的序幕。

但是，三五〇年後的西元一八〇〇年，巨大的非洲陸塊，其神祕的面紗並未完全被西方歐洲世界的地理學者揭開。但是，全長三萬六千七百多公里的海岸線，已由葡萄牙及繼起的探險家發現，並將其畫在地圖上；一些從事各種交易的歐洲國家，也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岸的幾個地方，建立了少數的要塞，以爲貿易基地，或奴隸收容所；此外，非洲沿岸少部分地區已被闢爲殖民地，如葡萄牙人爲了到三比西河約四八〇公里的上游探尋黃金，將非洲東南海岸的莫三鼻克作爲他們找黃金的基地。荷蘭人則以非洲南端的開普敦爲基地，向東進入大魚河沿岸，向東北方則進入到現在的波札那國境內，往西北到達面臨南大西洋的橘河河口。但，經過了三百五十年的非洲探險行動之後，從非洲南部的庫魯曼，到現在的馬利國境內的通木波克托之間的熱帶非洲地圖，卻仍像是一張白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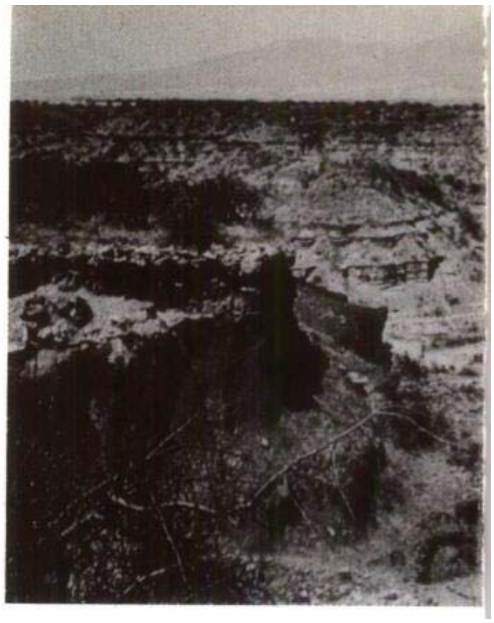
在非洲探險的初期，歐洲人對於非洲內陸的種種，所知道和瞭解的情況，大部分是根據長久以來對神祕非洲的傳說，或是他們憑自己僅知的，再加上傳說想像得來的。在歐洲人一般的觀念裡，非洲大陸是塊野蠻、充滿神祕色彩，而令人感到害怕的荒地，他們相信非洲內陸的土著都是些矮人種和食人族。提起「非洲」這個字眼，人們似乎

◀馬塞族的長老。馬塞社會是由傳統性的年齡集團構成的。小孩子照顧牛、羊；十四歲到二十歲的青少年們往往以遊戲，或狩獵來過日子；青年則成爲馬塞族的戰士。馬塞族的老人們非常受族人尊敬，留在家中教導青少年！

就看到一幅充滿了獨角獸、狼人，或是「頭部是從肩膀下長出來」等怪人的圖畫。而也有少部分採新說法的人們則相信，非洲就好比世外桃源，是一塊充滿了喜樂、天眞、樸實的「高貴的野人之地」。但是，不管人們對於非洲人的觀感如何，有一件事實是人人都沒有懷疑過的，那就是在這片廣大神祕的大陸上，一定隱藏了許許多多其他的財富。根據聖經上面的記載，人們曾經從非洲運送象牙和類人猿及孔雀，獻給希巴女王。但其中之眞僞，至今仍舊沒有人能查證。

在種種傳說中，也有不少的事實。雖然大部分非洲人

▼馬塞族人聚集在裝有飲用水的鐵桶旁邊。根據馬塞族的傳說：至高之神把非洲之地分給祂的孩子們之時，命令馬塞人在非洲的東部草原畜養牛羊。



在外表及內在並不天眞純樸，但是，的確有一部分的非洲居民的外表，給人一種眞正高貴的感覺。尤其是馬塞族和托齊人（盧安達）和蒲隆地的高個子牧牛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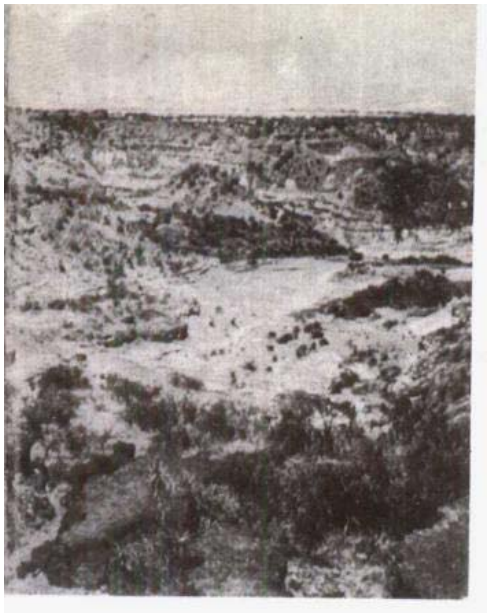
事實上，非洲也確有矮人族和食人族。而所謂的獨角獸，實際上就是犀牛，犀牛頭上的角正巧就在以前人們想像的位置上。犀牛角所磨成的粉非常昂貴，據說對於恢復老人的健康及活力非常有幫助，人們因而願意出高價購買它。

在非洲，不管是黃金或是鑽石，產量都非常豐富。據知，目前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黃金，百分之八十二的鑽石及大部分的天然象牙都產於非洲。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人們利用各種不同手段爭取非洲的財富。從前，非洲貿易的最大利潤，是從買賣人口中獲得的，自西元一四五〇年到奴隸貿易正式結束的一八八〇年之前，一千多萬名的非洲黑人被白人無情的追捕，然後以奴隸的名義被賣出。

十八世紀末葉以後，歐洲人只能在歐洲等待被運達海岸的非洲奴隸群。這是因爲非洲內陸人民極力抗拒外來的入侵者。當時冒險到非洲內陸探險的人，很少能活著回來的，少數能僥倖回來的，從此視非洲內陸爲白人的墳墓！此外，部族間的相互鬥爭，旱災、飢荒及疫病的蔓延，這種非洲大陸的生活，不僅對於文明的白人，就是對本土的非洲黑人而言，同樣是感到痛苦而難捱！

長久留在非洲海岸的歐洲淘金者，愈來愈無法抑止一股強烈的慾望——想發現這塊神祕大陸上究竟蘊藏了多少財寶的慾望；但是，他們知道，在他們前往尋寶的路途中，橫亙著無數需以無比毅力才能克服的困難。這塊蠻荒的非洲大陸比整個歐洲還大，所有的道路都是爲了便利運送奴隸而開闢的，而且僅通達內陸幾百公里而已。純粹爲了打獵所闢的小徑，根本無法繼續延伸到內陸。同時，也完全沒有詳細的地圖可供探險者參考！

這兒雖有嚮導，但大都狡滑不足信任。探險家只能靠著天上的星星辨認方位或自己摸索前進。自然的環境非常殘酷無情，沙漠上幾乎見不著半滴水，但是在沼澤地或是熱帶雨林一帶，水卻過多。大部分河川的情形，對探險隊來說是有利的，但是朝東流入印度洋的河川，卻只能溯行幾百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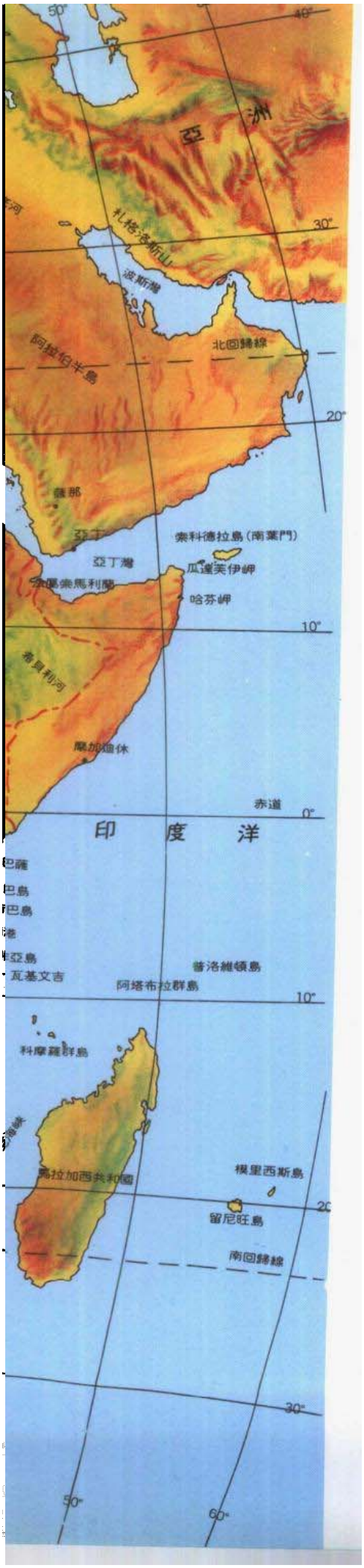
▲奧杜拜峽谷。在北坦尚尼亞的塞連格迪平原，奧杜拜峽谷被認爲是初期人類最早活動的地區。在此地挖掘出的最古老的人骨，被認爲至少是一百五十萬年前的人骨。

▼住在喀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族黑人。現在大約僅存五萬人左右，居住在西南非洲的沙漠裡。他們社會的基本單位是由幾個家族所構成的狩獵集團。

除了探險地區太大，和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外，尚有其他的障礙存在。非洲大部分的土著是可怕的戰士，其中有些部落擁有精銳強大的軍隊，這些軍隊都是由各部落自己所挑選出的「戰王」訓練出來的精銳隊伍。他們隨時可驅逐入侵者。非洲人常常會做出一些殘酷異常的事；在激烈的搏鬥過後，有些殘酷的勝利者會吃食敵人的肉，藉以表示對敵人的蔑視及自己的勇武。土人們相信吃人肉可以增強體力。但並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和白人發生爭執、對立。住在海岸的大部分黑人部族，會主動協助白人，甚至有些黑人們也請白人協助他們和敵人作戰。

探險隊最大的困難就是疾病的問題！其中以瘧疾最厲害，除了瘧疾之外，尚有其他疾病困擾他們！例如黃熱病、赤痢、傷寒、熱帶性潰瘍、腺鼠疫等等。當歐洲人遷移到非洲內陸之始，醫學並不十分發達，一些疾病如瘧疾、黑水病的病因，都尚未被發現，直到數十年之後，這些疾病的預防方法才被研究出來。這些熱帶非洲疾病，不但嚴重地傷害人類，也嚴重地危害到其他動物。搬運貨物的馬

大西洋
歐洲
地中海
撒哈拉沙漠
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沙漠
利比亞
埃及
尼日
查德
蘇丹
中非
西南非
羅得西亞
尚比亞
安哥拉
本格拉
大西洋
聖赫勒那島
亞森欣島(英)
馬得拉群島
加納利群島
直布羅陀海峽
阿爾及耳
突尼斯
突尼西亞
的黎波里
雪特拉灣
亞歷山大
開羅
西奈半島
紅海
北回歸線
南回歸線
赤道
茅利塔尼亞
塞內加爾
幾內亞
賴比瑞亞
象牙海岸
迦納
多哥
貝南
奈及利亞
喀麥隆
加彭
剛果共和國
薩伊(舊名剛果)
安哥拉
尚比亞
羅得西亞
南非共和國
納米比亞沙漠
喀拉哈利沙漠
大卡魯高原
好望角
伊莉莎白港
大魚河
尼日河
剛果河
尼羅河
白尼羅河
藍尼羅河
衣索匹亞高原
阿特拉斯山脈
撒哈拉阿特拉斯山脈
伊格狄大沙丘
西約休大沙丘
阿哈莫高原
塔哈特山
伊波拉山地
艾魯山脈
亞米庫西山
奧貝斯底山
努巴山脈
馬拉山地
查德湖
坦那湖
維多利亞湖
坦干伊喀湖
烏干達
盧安達
蒲隆地
烏日日
答波拉
坦尚尼亞
肯亞
奈洛比
基伏湖
梅魯湖
邦吾盧湖
馬拉威湖
莫三比克
卡里巴湖
威克特里亞瀑布
奧凡哥沼地
恩加米湖
波札那
布拉瓦約
貝伊拉
史瓦濟蘭
瓦耳河
斯香林勃克
開普敦
開普省
開普山脈
大分水嶺山脈
卡拉山
衣索匹亞高原
蘇丹港
蘇瓦金
吉達
麥加
紅海
幼發拉底河
阿卡巴灣
蘇伊士運河
西奈半島
約旦
敘利亞
黎巴嫩
以色列
約旦河
死海
加薩地帶
耶路撒冷
貝魯特
大馬士革
阿勒坡
土耳其
賽普勒斯
羅得島
克里特島
愛琴海
黑海
君士坦丁堡
達達尼爾海峽
博斯普魯斯海峽
馬爾他
西西里島
撒丁島
科西嘉島
巴利阿里群島
直布羅陀
葡萄牙
西班牙
法國
義大利
瑞士
奧地利
匈牙利
南斯拉夫
阿爾巴尼亞
希臘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烏克蘭
白俄羅斯
波蘭
德國
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丹麥
瑞典
挪威
芬蘭
愛爾蘭
冰島
格陵蘭
北極圈
北冰洋
巴倫支海
白海
喀拉海
拉普蘭
斯堪地那維亞半島
北海
波羅的海
英吉利海峽
愛爾蘭海
不列顛群島
倫敦
巴黎
柏林
華沙
莫斯科
基輔
明斯克
維也納
布拉格
布達佩斯
貝爾格勒
羅馬
那不勒斯
馬賽
里昂
波爾多
斯德哥爾摩
哥本哈根
奧斯陸
赫爾辛基
聖彼得堡
伏爾加河
頓河
第聶伯河
多瑙河
萊茵河
易北河
奧得河
維斯瓦河
烏拉山脈
烏拉河
裏海
高加索山脈
黑海
亞速海
克里米亞半島
喀爾巴阡山脈
阿爾卑斯山脈
比利牛斯山脈
亞平寧山脈
巴爾幹半島
多瑙河
萊茵河
易北河
奧得河
維斯瓦河
烏拉山脈
烏拉河
裏海
高加索山脈
黑海
亞速海
克里米亞半島
喀爾巴阡山脈
阿爾卑斯山脈
比利牛斯山脈
亞平寧山脈
巴爾幹半島



，或是其他動物受到壁蟲，及某種蒼蠅的感染，牠們很快就會死亡。這種情況使得探險隊不得不雇用土人搬運貨物，但是，這些受雇用的土人仍常常遭遇意外事故，或是生病死亡。

除了食糧和科學裝備以外，土人們也搬運些物品，準備和他們所經過的當地居民交換必需用品——大量的玻璃珠、布和銅線。但是，如果食物吃完了，探險隊只得和他們所雇用的土人一樣，必須在當地補充食物。如果正好經過一些收成不好的地區，或是無法狩取獵物之地，探險隊和雇用的土人都得挨飢餓之苦。

探險隊一旦離開海岸到內地，這對外界的人來說，就好像是從此消失了般。有的探險隊在內地經過了二年、三年、六年，甚至七年，才重返文明。但是有些探險隊根本就杳無音訊了。雖然有重重的障礙與危險，但仍有不少人生還。這正表示他們有極強烈的意志、決心和勇氣——這些也足以顯示出探險家不畏苦、不怕難的冒險精神。

這些不同國籍的探險家們，有不同的職業和社會背景：其中包括顯赫的貴族、平凡的庶民；也有優裕的富人和貧困的窮人；也有爲人敦厚老實之學者；也有一心只想捕獵動物的獵人。甚至有虔誠的基督教傳教士，參加探險隊的行列。不可否認的探險家都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不過，在他們之中有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不計任何代價，不懼任何危險，一定要探知到底有那些人種分佈在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有些什麼樣的東西？也就是這種無窮的好奇心和

◀標示出非洲重要地理特性的非洲地圖。探險家們在發現山或湖、河時，往往以自己國家的人名或地名命名。今日雖有一些已改爲非洲式的名稱，但仍殘留不少富有歐洲風味的地名或河名。

決心，支持著他們不斷地向前邁進。

「到底那種人住在那兒？」和「那兒究竟有些什麼東西？」的答案同樣帶給人們意想不到的收穫。探險家們把所發現的河川、湖、山、熱帶雨林和森林等，全都記錄在地圖上，他們並發現，各種身高和膚色完全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非洲的祖先們在此定居的時間，要比歐洲、印地安族，以及中國的祖先們來得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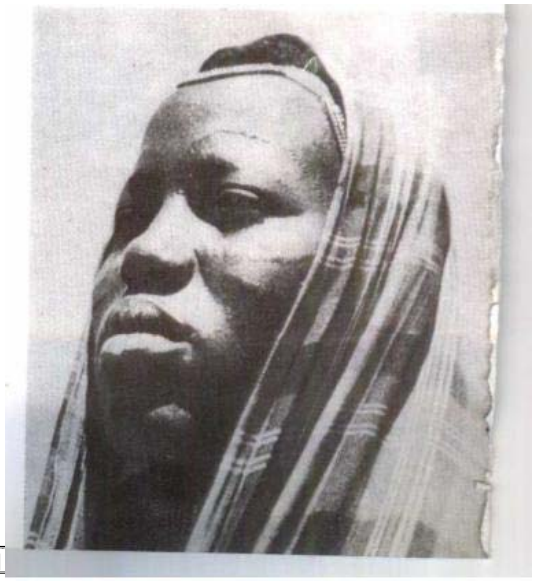
根據學者們最近的研究，人類最早生存的地方可能就是在非洲。果眞如此，那麼，世界各地的祖先可能是好幾萬年前從非洲遷移出來的。而其中可能有一部分重新再回到非洲。非洲人類起源說的地理根據，是在肯亞地區。因爲，在那兒，探險家發現了一些古老的人骨化石，根據考古學者推斷，那些可能是在一四〇〇萬年前，或是超過一四〇〇萬年以前的人骨化石。而且，這些化石被認爲是人類祖先最早的化石。如果按照這種理論推斷，大約一七五萬年前在肯亞地區就出現了和人類相似的動物。這種動物能夠直立步行，在當時可能已經會使用粗製的石器。牠們漸漸開始進化；根據人類學者所主張的理論，以器具的製造和使用作爲人類和類人猿區別的基準的話，這種當時以吃腐肉維生的動物所進化成的古代人類，可說是眞正的人類。而這種動物，可能就是我們人類的直接祖先。

這種非洲「類人」，到底和後來的非洲人種有無任何關聯？如果有，又有何關聯呢？這點，到目前爲止尚未研究出來。但是在非洲，很早以前就有人類住在那兒。學者們在肯亞和衣索匹亞發現了「Homosapiens」，也就是發現了現代人類的化石。由於這個發現，幾乎可以完全證明在很早以前，就已有人居住在非洲。而且這些人骨的年代，可能還要追溯到十萬年以前。

▲柏柏族的老人　對於所謂的「哈姆族」一詞所包含的意義，在人類學者之間雖然意見分歧，但一般均指古代從亞洲進入非洲的種族。柏柏族和大部分的衣索比亞人都算是屬於哈姆族。

▶南姆庫哈．荷天特特的女性。荷天特特在過去二個世紀期間進行了人種的混血，住在南米比亞的南姆庫哈集團，是非洲保持純粹血統的少數人種之一。

▼姆布爾族的女性　在臉上留下瘢痕，是他們部族的標誌。姆布爾族占了非洲黑人的大部分。但是，非洲黑人種也被細分爲各種不同特質的人種



人類在非洲經過了一段長久的歲月，漸漸地適應了非洲的環境。我們可以肯定在這段期間裡，原來的非洲人分成了好幾支種族。再加上與亞洲移來種族的互相通婚，形成了新的集團。經過了這種的分裂，及反覆不斷和異族通婚的結果，非洲因而出現許許多多民族。

「人種」一名詞，很難予以定義，因爲每個學者的意見都不盡相同，由於異族間相互通婚的關係，更難清楚地下定義。但是一五〇〇年以後，來到非洲的歐洲人，卻不再爲這種定義而費神。他們很快就知道了這塊大陸是屬於黑人的，所以，法國人稱之爲「黑色的非洲」。非洲的人種被分類成四至五種，其中布希族被認爲是非洲最古老的種族。布希族和荷天特特族一起被叫做悠以桑族，通常不列爲黑人種，因爲其膚色呈黃褐色，平均身高在一五二公分左右。他們是一群打獵的民族，由幾個家族所構成的小集團，到處流浪。除了狩獵動物和食用植物以外，也靠挖食土中的爬蟲類和樹根等維生。一六〇〇年代，歐洲人第一次看見布希族時，曾將他們趕到沙漠地帶。曾有一位人類學者稱布希族爲「溫和的民族」，目前，布希族大約僅存五萬人左右，面臨絕種的危機。

布希族所用的語言叫「滴答語」，這種語言聽起來十分奇怪，因爲使用這種語言在吸氣時，會發出滴答的聲音。和布希族有血統關係的荷天特特族，也講這種滴答語。雖然，荷天特特族是游牧民族，但是他們常到海岸邊打漁，或是收集些被沖到海岸線的海豹，及鯨魚的肉。長期在好望角居住的荷蘭人，稱他們爲「海岸的收集者」。在頭一次和荷蘭人接觸時，荷天特特族曾受到來自北方或東方部族的壓迫。

最早期的黑人頭骨是在蘇丹，或是在撒哈拉南緣的赤道雨林發現的。這些頭骨據推斷大約是西元前四五〇〇年左右的人骨。由於曾在古代的墓地裡發現了釣魚鈎及魚叉；因此學者們認爲，黑人原來可能是以捕魚爲生的漁民；而且，他們也是最早過著農耕和定居生活的一群非洲人。

在蘇丹和非洲中央，有一種黑人種稱爲尼羅族，這種黑人有著高瘦的身材。和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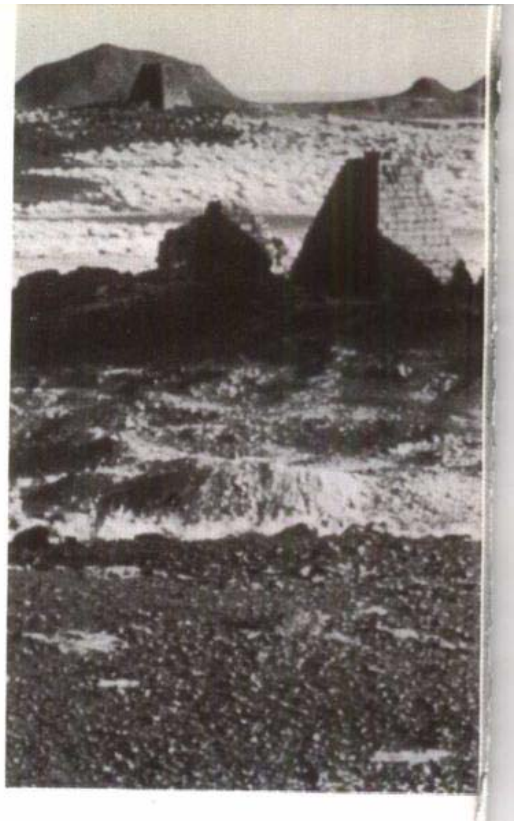
高二一〇公分的尼羅族比較，住在剛果森林地帶的小黑人族身材則顯得很瘦小，甚至比布希族人更爲瘦小。這些小黑人，其一般的身高大約在一三五至一四〇公分之間。

並非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人種。褐色皮膚的哈姆人，和白人種就有血緣關係。他們的祖先從西南亞洲千里跋涉到達非洲，並居住在北非和東非等地。古代的埃及人和現在的衣索匹亞人、索馬利亞的加拉人也都是屬於哈姆系的人種。

紀元初期，居住在現今奈及利亞東部，講「班特語」的黑人諸族，由於人口急遽增加，因而開始大批地遷移到中非洲。經過了一千年，他們又陸續的擴散到南非一帶，並且幾乎完全占據整片廣大的非洲南部。尤其是定居於東非和南非的各族最占優勢，然而，實際上他們並不屬於同個人種，只是操共同祖語——班特的方言。這些部族可細分爲數百種，甚至可能是由好幾千種大大小小的部落所構成的，總共有八千萬人左右。

在耶穌誕生以前，就有許多探險家想一窺神祕非洲的眞面目。初期最有名的熱帶非洲探險家是哈爾克夫。他是古代埃及的梅爾安拉王（西元前二二七五年）支配下的南部地方總督。哈爾克夫自小喜歡冒險，曾遠征非洲大陸達四次之多。當時被他稱做「約姆人」，可能是現在南蘇丹一帶的人種。根據記錄，他最後一次遠征非洲內陸時，帶了三百隻驢子，裝載了大量的交易品、水、食糧。當他回來時，這些驢子背上卻載滿了象牙、黑檀、乳香和皮貨等物品。而且，帶了一位小黑人族矮人回來。

哈爾克夫把這次滿載而歸的光榮過程，做了一份詳盡的報告，並命令使者坐船經尼羅河，把這份報告送至埃及首都孟斐斯去。當埃及梅爾安拉王聽到這個有關「矮人」



▲美勒葉族巨大的墳墓，離他們的首都約一·六公里　當時的貴族們被葬在這裡。而且在市內尚留著一些宮廷的圍牆遺跡。這些遺跡大約是在西元前五九〇年以後所遺留下來的。後來美勒葉人和埃及保持了一種很密切的關係，所以在西元一百年左右，美勒葉族蓋了好幾幢埃及式的神殿。

▼流過埃及的尼羅河。因尼羅河的氾濫，才堆積了肥沃的土壤，埃及人也才能夠在農業生產方面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的消息時，非常的興奮，於是立刻下了一道命令給哈爾克夫：「一定要把這個『活著的、體力充沛、健康的』的小黑人矮人立刻送進宮，並給予特別的照顧與保護。哈爾克夫所接到的命令的內容是：「要選派專人在這矮人身旁，密切注意千萬不可使他掉進河裡；而且當矮人晚上睡覺時，也一定要選派專人，讓他和矮人一塊睡覺……每天晚上巡察十次。對我來說，這個矮人比從西瑪來的或是從本多進貢的禮品更令我喜歡。」

大約在哈爾克夫遠征後的三百年，一位名叫海奴的埃及人，奉命帶著一隊埃及人，前往尋找班圖。班圖地方，可能是在索馬利亞的紅海沿岸某處。探險途中，他們必須越過沙漠，然後到達紅海的北端。當他們從遙遠的班圖回來以後，海奴便把他們途中的種種冒險事蹟刻在石頭上。這塊石頭一直保留到現在。

後來的一五〇〇年期間，埃及的探險家們以與哈爾克夫和海奴同樣的冒險精神，相繼地到南方探險。於是，偉大的埃及文明也漸漸地傳到南方，影響當地人民頗鉅。非洲人第一次使用鐵器約在西元前六〇〇年左右，使用的方法是從埃及傳去的。早在西元前三〇〇年，人們就在布希王國的首都，也就是現在的喀土木附近的美勒葉地區，發現有鐵礦的存在。布希人也學習把鐵熔化製煉的方法。

鐵的使用方法漸漸地從美勒葉傳到非洲中央，再普及

到東南，並逐漸地朝好望角擴展。這種擴張和班特語部族從撒哈拉南部，漸漸往南方移動的行動是一致的。當荷蘭人在西元一六五二年獲得好望角地帶時，布希族和荷天特特族也被南下的班特語部族一直逼迫退到非洲南端。在後來的一百年間，北上的荷蘭人和南下的班特人，在南非的大魚河相遇。西元一七九九年，在這兒發生了第一次的武裝衝突，爭戰持續了一百年，最後，好戰的班特族終於被擊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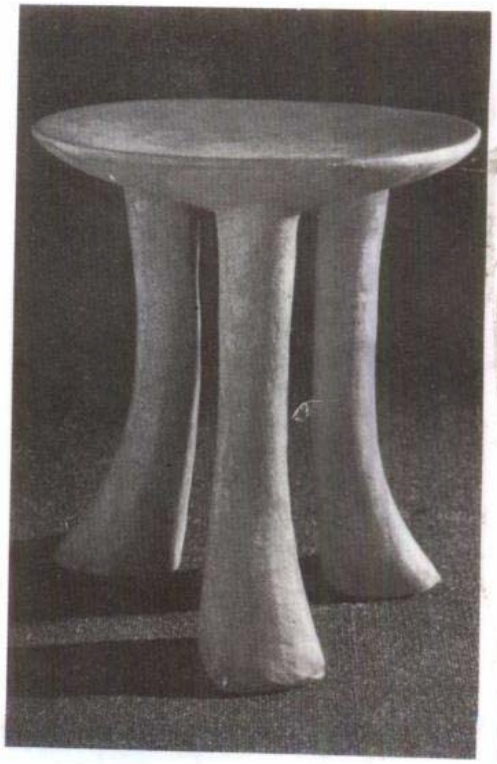
熱帶非洲人民，分爲各種不同的部族。「部族」是非洲最基層的社會單位，通常是分別占領一塊有明顯分界的領域，然後在此定居紮根。部族是一密切結合的共同體，族裡有各種規定，如果有人違背了規定，就會被處死，或是遭到放逐的命運。據說各部族是同一個祖先所傳下來的。他們擁有共通的語言、法律，和一連串的生活樣式及風俗習慣。部族的成員必須遵守一個共同的政治體系，遇到外來的侵犯，他們會迅速的團結防禦。

各部族間常常會發生敵對的現象。語言和起源相似的各部族有時會彼此結盟，但是有時部族間的敵意卻持續數代，而不易壓抑。但也有幾個關係比較密切的部族，在政治方面統一，而成了現在非洲各國的前身。

非洲諸民族在住的方面，是以泥土和樹枝蓋成簡陋的小屋；衣着方面，通常穿的是毛皮或是樹皮，有時也穿手織的棉布。他們所畜養的羊及其他家禽則跟人一起生活。非洲人沒有所謂的「必需品」；他們坐在缺了一隻脚的凳子上，用手指抓食物；利用脂肪和泥土當做髮蠟使用；用玻璃珠或是銅線做手環、脚環等飾物。

通常人們都認眞地耕田；婦女們平常把各種物品頂在頭上，或背在背上。男人和少年則手持前端裝了尖銳鐵器

▼烏干達的凳子。這種凳子非常輕巧而且堅固，同時在搬運時也非常方便。約翰·史貝克聽說：瓦迪迪族爲了能夠隨時坐下休息，因此常在背上背著一張三脚的小凳子。



的木製長矛，或是利用塗了強烈毒藥的箭來打獵及作戰。爲了捕捉獵物，他們在森林裡設下了許多陷阱引誘獵物。他們這種原始的生活，持續了數百年，幾乎沒有改變過——他們不會使用火藥；也不懂得文字、數學及天文學，對於車子和犁的使用更是一竅不通。

非洲由於在文化上與歐洲的差距非常大，因而產生了許多誤會。非洲缺乏歐洲式的複雜技術，這是因爲原料的不足。然而，這並不意味非洲比歐洲進步得慢。相反的，非洲人在藝術方面的表現、空間的利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法律的統治等方面都非常的成熟進步。族人犯罪，就得被判處罰金、或是死刑；他們利用各種的體罰來維持法律的尊嚴，所以，那兒並沒有警察、或是監牢存在的必要。人民從出生到死亡，完全受到社會團體的保障，孤兒、寡婦和老人們均受到充分的照料。除了無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如旱災、饑饉以外，任何人都不會受到飢餓貧困之苦。但是非洲人也有殘酷的一面。雖然他們無法完全支配這種四周充滿了危險的環境，至少他們有能力與決心，絕對不被這種惡劣的環境所支配。

歐洲人從基督教國家來到非洲；他們認爲，住在熱帶非洲的各種部族都是異教徒，必須要以神的福音來啓發這些非洲人。但在啓發他們之前，必須先開發這片廣大的黑暗大陸。然而部族們都有他們自己的宗教，而且都不相同。

最普遍的一種是崇拜祖先。非洲人認爲，繼續不斷的祭拜祖先，才會受到庇蔭；他們同時崇拜各種神。按照基督教的看法，這些宗教實際上都是些異教。有時候非洲人祭神時，會以人爲祭品來祭神，這是一種非常殘酷的行爲。正因爲這種殘酷的行爲，所以基督教徒準備大力消滅這種宗教，同時要把非洲的生活從基本上整體的改變。

雖然，部分探險家和後來去的白人們，並非都有這種意圖，但是他們的涉入還是改變了黑人們的生活。傳教士們希望那些異教徒們能改變信仰；軍人們希望能在此地建立和自己相同的軍法與紀律；博愛主義者希望能廢止奴隸制度；地理學者希望能繪出一份完整的非洲地圖；而冒險家們則希望獲得名聲和財富。大部分的歐洲人認爲他們的「文明化的社會」比在神祕的黑暗非洲大陸的「原始性社會」要爲優秀。於是西歐世界的種種觀念、習慣、技術及信仰，在非常短的時間裡就深入了非洲社會，改變了非洲的生活。而首先開拓了這條通往文明道路的人就是成群的探險家們！

2 初期的非洲探險

第一次把非洲的消息帶回歐洲的是古代希臘人。大約在西元前四三〇年左右，歷史家希羅多德從尼羅河溯行到現在的亞斯文附近的象城。他在旅行報告中記載了尼羅河上游約一六〇〇公里的布希王國的種種事蹟；並把沿途所聽到的事情記錄下來。大約四百年以後，有位無名的希臘航海家，寫了一本「伊留德拉海指南」。這本書能指引人們到達紅海以南的東非沿岸，當時被稱作「拉普達」港的地方。「拉普達港」港口，後來阿拉伯人稱之爲基爾瓦；可能是在現在的坦尚尼亞國境內基爾・瓦基文吉的附近。

二千年以前，拉普達和東非沿岸其他的市鎭不斷地和阿拉伯人有往來。那本航海指南書的作者，曾做了下列的記述：「阿拉伯的國王們，不斷派遣船長和商人到那兒，他們和當地的族民非常親密；也有人長期住在那兒，甚至有些人和當地的部族通婚。他們熟悉那兒所有的部落，而且也能說當地的土語。」阿拉伯人和其他中東的人們——尤其是波斯人、土耳其人，對於中東的開發，居於領導地位。阿拉伯人和講「班特語」的黑人們通婚，成爲現在東非海岸史瓦希利族，褐色皮膚人種的起源。他們的語言——史瓦希利語，是東部非洲使用最廣泛的語言；也是言語不同的各種部族們舉行交易時所使用的共通語。史瓦希利語現在已被當作坦尚尼亞的通用語。

續「伊留德拉海指南」之後，有關東非的記錄是阿拉伯的旅行者阿爾・馬斯威迪所作的航海記錄。西元九一六年左右，阿爾・馬斯威迪從阿拉伯的奧曼出發，可能經過

▲象城，是埃及的城市，希臘話稱爲耶布。現在只剩一片廢墟。這個城市是在古王國（西元前二七〇〇～二二〇〇年）的最南端，或許因爲它是以經營象牙貿易而繁榮，所以取名爲「象城」。

被他命名爲「珍吉海」的印度洋一帶，到達基爾瓦港。「珍吉」是阿拉伯語，指的是東非。原本是指一般黑人，尤其是指住在東非海岸的黑人們！

阿爾・馬斯威迪這樣記載著：「珍吉海的範圍是從蘇法拉（莫三鼻克的貝拉附近）到瓦庫。瓦庫這個地方生產豐富的黃金和其他的財寶。此地氣候溫暖、土地肥沃。住民們以香蕉爲主食；也經常吃肉、蜂蜜和椰子的果實等。人們並從地上挖出類似法國松露的植物食用。」

經過了四百多年，另一位阿拉伯旅行者伊凡・巴度特也做了一次航海旅行。他把這次的航海經驗及種種事蹟以英文寫成「一三二五至一三五四年的非洲和亞洲的旅行」，伊凡・巴度特於西元一三二一年左右從事航海旅行時，基爾瓦這個地方已經被阿拉伯人統治了三百多年。在珍吉海沿岸的各個港口之中，基爾瓦成了最富庶和最重要的城市。此外，基爾瓦族也有自己獨特的貨幣及造幣場。依伊凡・巴度特的說法，這裡是「世界中最漂亮的、街道最整齊的城市之一；整個城市的建造極爲優雅」，和一般的旅行遊記作者一樣，他也提起了這個地方的氣候。他說：「這個地方雨水很多」，身爲一位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這樣記述著：「這兒的人們正在從事聖戰，那是因爲他們國家和異教徒的珍吉地方相臨接的關係。他們主要的職務是對神的獻身及恭敬。」阿拉伯人和住在海岸的基爾瓦人都是伊斯蘭教的信徒；所以這種戰爭，就是對異教徒的戰爭，也就是伊斯蘭教的聖戰。

基爾瓦在過去，是到蘇法拉附近的金礦時不得不停靠的地方。所以，基爾瓦就成了西南印度洋商業的中心，從這裡和印度、阿拉伯做定期交易，連來自中國及印尼的船隻也停泊在這裡。

在西元一四〇〇年，南方的基爾瓦，和北方的摩加迪休之間的東部海岸，有三十七個受阿拉伯人統治的伊斯蘭教城市。摩加迪休現在仍是索馬利亞在印度洋岸的伊斯蘭教城市。伊凡・巴度特也訪問了這個地方。他說：「這地方的國王走過一個由四隻柱子支撐著，而且上面鑲有黃金鳥的大華蓋。」

一七〇年後的西元一五〇一年，第一個訪問基爾瓦的葡萄牙人杜爾特・巴爾波薩，同樣也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這樣記載著：「這個城市是個非常富裕的城市，因爲要到蘇法拉去的船隻，一定得停靠在這兒。摩爾人（歐洲人在當時對阿拉伯人的稱謂）穿著用黃金或是銀裝飾的華麗絲緞。女性們的服裝雖然也都一樣，不過她們在脚上

及手上戴了很多的金、銀裝飾品，並戴著鑲有許多寶石的耳環。」

把非洲東海岸的消息帶回歐洲的葡萄牙人，都是一些爲了尋找到達印度洋航路的航海家們。西元一四八七年，狄亞士率領了三艘船所構成的小船隊，西元一四八八年，繞過好望角回到里斯本，並且報告他已發現了非洲航路。九年後，另一支遠征隊由葡萄牙貴族達・伽馬率領，從里斯本到非洲去。這支船隊裝滿了交易品，準備和住民交換黃金、珠寶、香料等物品。每艘船的帆上都畫了紅十字架，表示他們要把基督教的福音傳給異教徒。船隊成員共有一百七十人，其中有十二個犯人是準備在碰到危險時派出偵察的。這支船隊於西元一四九七年七月八日開航，同年的十一月十二日繞過好望角；在聖誕節那天經過了非洲海岸的外海，並把那個地方取名爲「那他」（聖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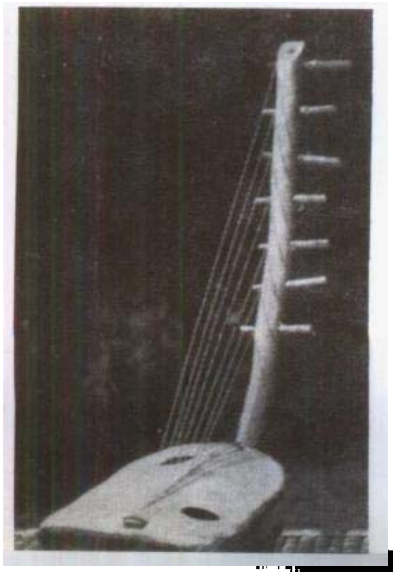
在非洲東海岸，他們遇到了許多令人感到驚奇的事。他們不但沒有碰到野蠻民族，還發現了整齊文明化的阿拉伯城市。統治這個地方的是穿著華麗衣服，而且非常有錢的蘇丹（伊斯蘭教的國王），在蘇法拉一帶，葡萄牙人還碰到了四艘裝滿了「金、銀、布、丁香、胡椒、生薑、紅寶石，和鑲著許多大小珍珠的銀環」的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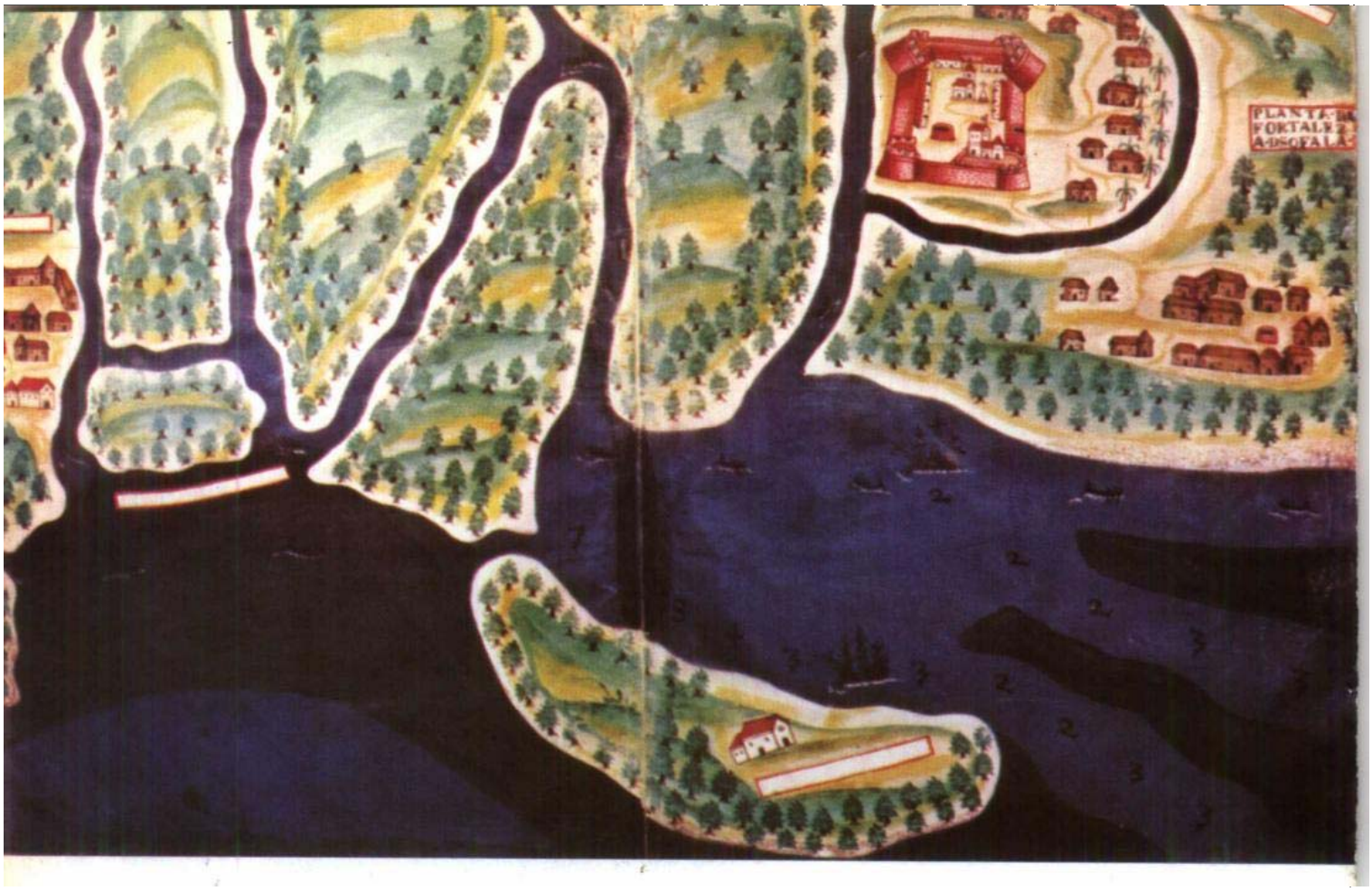
他們告訴葡萄牙航海家們繼續北上可以發現許多寶石、珍珠、香料等珍貴物品，這些可以收集起來，裝在籃子裡，而根本用不著交易。這些話固然使他們非常驚喜，但是這些航海家和一些後繼者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地方。

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和當地居民進行交易。他們帶了一些讓土著吃驚的歐洲服飾及食料。但是，對珍吉海岸充滿了文明化的阿拉伯人和富裕的酋長們，這些東西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東非城市的居民，一般都對這些航海家充滿敵意。但是在肯亞海岸蒙巴薩北方的馬林地的酋長們，對他們卻表示竭誠的歡迎，並派遣了一位領航人員幫助他們順利地到達印度洋。不到四個禮拜，這位領航人員就帶領著這支葡萄牙船隊到達印度的卡利克特港。後來這支葡萄牙船隊，帶了許多香料回航。西元一四九九年一月，他們在海上看見了摩加迪休的東非海岸；並且在馬林地留下了一根具有紀

▼布干達王國的胡琴。布干達語叫做「豔南佳」。這種胡琴是宮中仕女所使用的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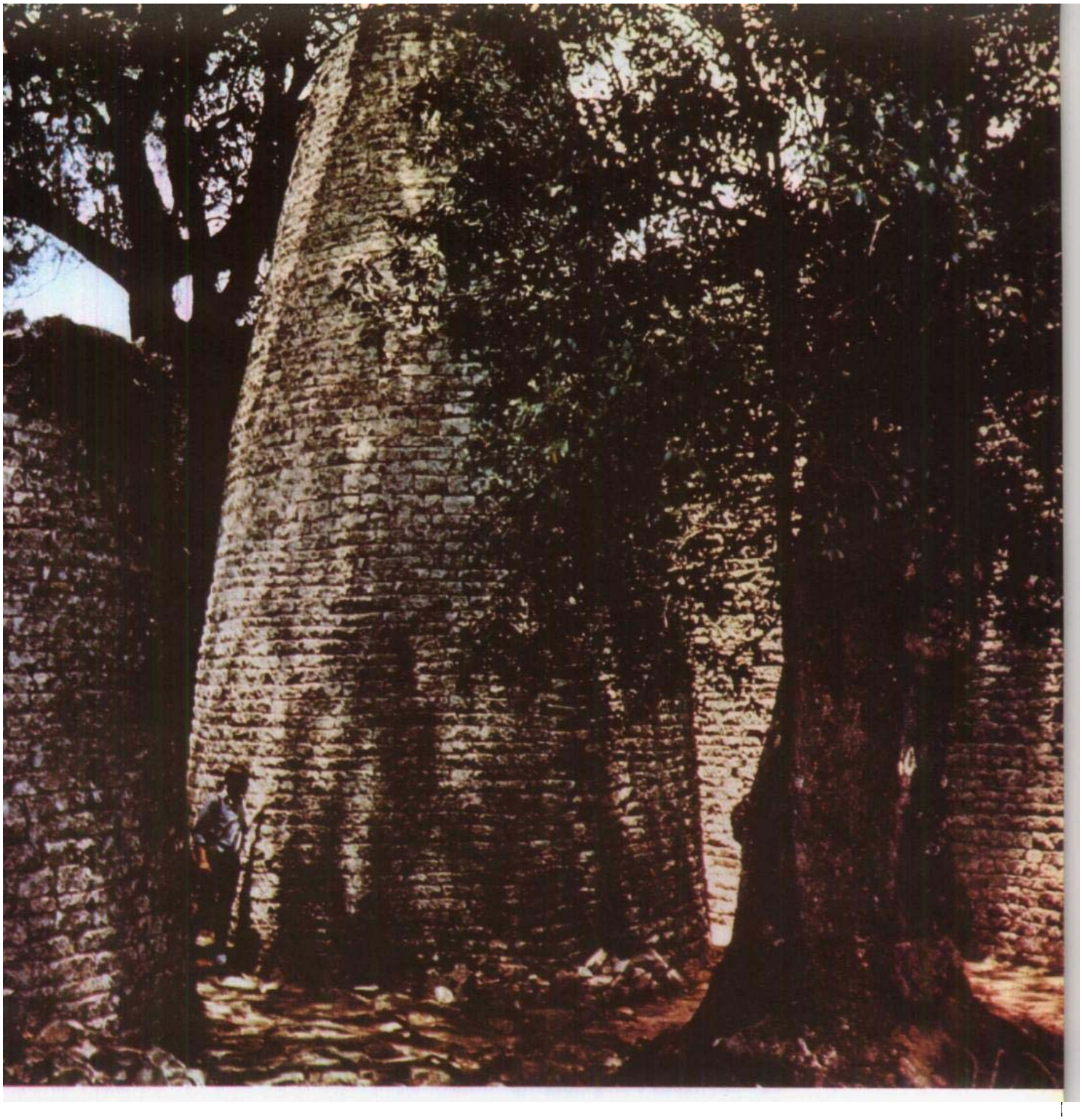
▲蘇法拉城，是葡萄牙所設立的交易中心之一。這張圖是描寫蘇法拉十七世紀初的地圖。在堅固的中央要塞四周，分布了他們的民房及教會。

念性的石柱。

同年九月初，伽馬回到里斯本。二年前他們出發時，共帶了一百七十人；回來時卻僅剩下五十五人。這些生還者，不管在肉體上，或是精神上都疲憊不堪。不過站在商業觀點上看，這次的航行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他們不但開拓了一條到印度的新航路，同時，他們也是最先知道，在非洲東部海岸有富裕城市的歐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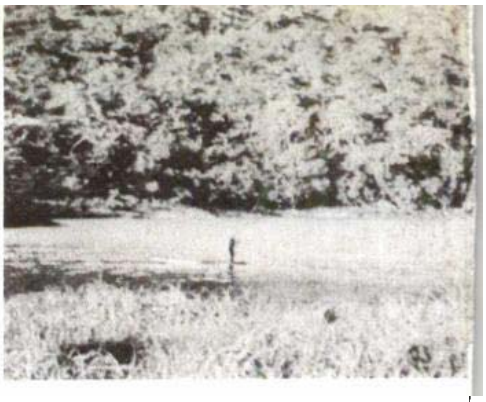
葡萄牙接著派出一支遠征隊，準備和莫三鼻克的庫爾瓦統治者簽訂一些交易條約。但因庫爾瓦族的疑心太重，不希望和葡萄牙從事交易；所以葡萄牙決

▼人們正從阿拉伯的帆船上卸貨下來。這種船叫做「達烏」，爲約二百噸重的單桅船。阿拉伯的帆船在好幾百年間，利用季節風來往航行東非的海岸。他們利用十一月～三月的東北風南下，再利用五月～十一月的西南風回去，現在這種帆船也在印度洋上航行。



定使用武力，再度派出伽馬指揮率領大規模的艦隊。這支堅強的艦隊迫使庫爾瓦族的酋長投降，交出貢物。西元一五〇五年，法蘭西斯可・得・阿爾美達率領的艦隊占領了庫爾瓦，而且在庫爾瓦建立要塞，並突擊蒙巴薩，占領並破壞這個地方，使整個城市變成一片廢墟，約一千五百具的屍體，散在街道上。

▲大石屋的遺跡。這種石屋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地方；酋長們死後就葬在這裡。人們爲了和酋長的靈魂相交流而集中在這裡。在十九世紀時，馬紹那受茲魯侵略。此後，馬紹那人對這個神聖的場所絕口不提，有關石屋的傳說，也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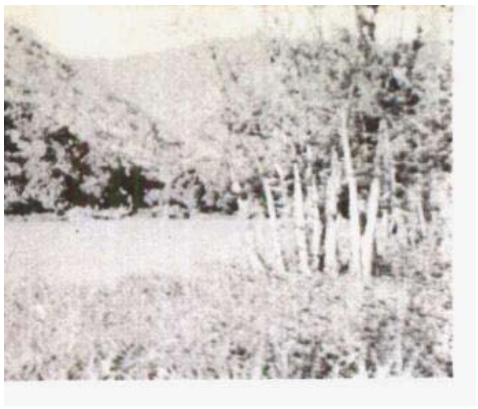


▲加非河，是三比西河的大支流。源流於卡坦加和尚比亞國境的銅山地帶，在卡里巴湖北方和三比西河會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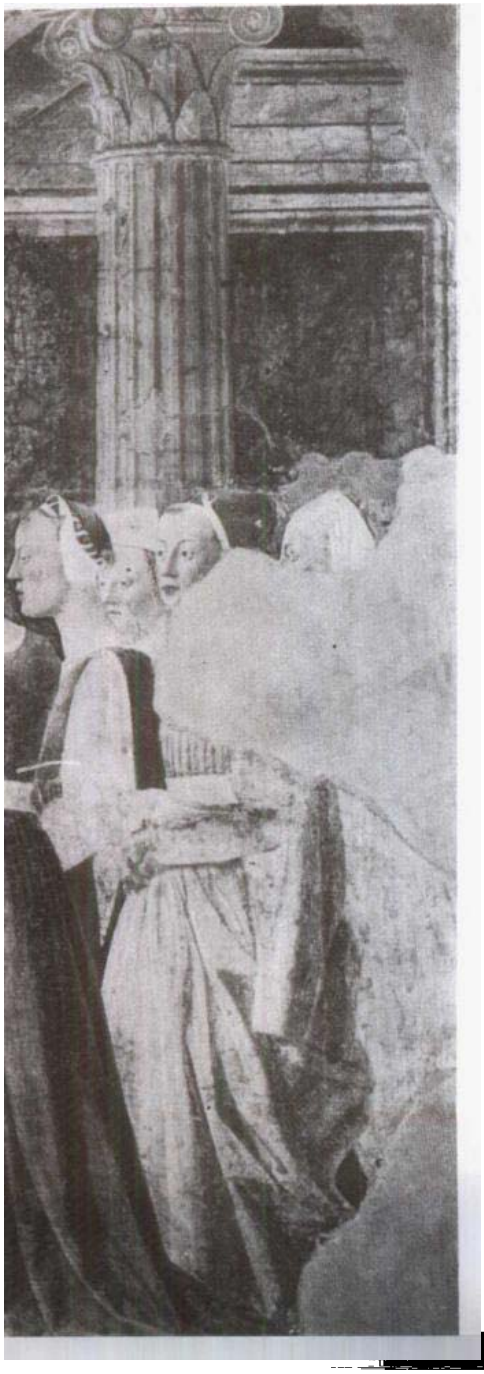
在後來的幾年中，葡萄牙人占領了從蘇法拉到摩加迪休的珍吉海岸。但是葡萄牙這種舉動，引起阿拉伯及土耳其和一些好戰的內陸部族不滿，而決定向葡萄牙挑戰。

西元一五八七年，珍巴族的戰士奪回庫爾瓦，並且殺死葡萄牙三千居民，將海岸「所有的生物、男人、女人、小孩、貓、狗及蜥蜴全殺光，然後統統吃掉」。從此，到非洲內陸探險的種種慾念，就逐漸減低！

西元一五〇五年，葡萄牙爲了交易，便在蘇法拉建立



▼迎接希巴女王的所羅門王（十五世紀義大利人弗瑞斯克所繪）。人們雖不知道希巴女王的國家究竟在那裡？不過根據傳說是在衣索匹亞。衣索匹亞人認爲他們的王室，是希巴女王和所羅門王的後代。



了前哨基地。但是，他們無法獲得黃金，同時也沒有足夠的食糧。所以，爲了要尋找黃金及食糧，他們將帶來的犯人安度尼爾・菲魯南斯放出來，並派到內陸尋找黃金和食糧。從西元一五〇五年到一五一四年之間，他嘗試了二次內陸的危險行動，成爲最先到達現在的羅得西亞境內——馬紹那地方去探險的歐洲人。

菲魯南斯報告，三比西河是通往內陸去的最佳途徑。實際上，三比西河是東非惟一能航行到相當距離的內陸河川。如果是使用獨木舟，能航行到四八〇公里的上游。葡萄牙的探險隊在三比西河航行的範圍，西元一五三一年到達塞那，西元一五六〇年更在臺特建立了前哨基地。他們是首次和馬紹那王國的「姆娃南姆塔巴」接觸的歐洲人。「姆娃南姆塔巴」是對當時占領現在的羅得西亞某一地域的部族首長之世襲稱號。

被迎入「姆娃南姆塔巴」宮廷的葡萄牙人，是商人安特尼爾・佳亞特。從西元一五五〇年開始，他就住在這個地區了。葡萄牙總督封了他一個「關卡的守衛」的稱號，並且賜給他收取送往內陸布疋二十分之一的稅收權利。十年後，「姆娃南姆塔巴」迎接了第一位來此的基督教傳教士龔沙洛・達・西爾維拉，西爾維拉爲這位國王洗禮。後來因爲怕基督教徒愈來愈多，而使自己的宗教和交易受到威脅，所以伊斯蘭教便鼓動這位首長將這位基督教傳教士殺死。

「姆娃南姆塔巴」王國當時的首都是在「大石屋」城塞的北方四八〇公里一帶。按照姆娃南姆塔巴的住民們說，他們以前便住在大石屋，大約一百年以前，因爲鹽的供應斷絕，所以才離開那裡。十八世紀，「大石屋」這地方變成了一片荒蕪。當西元一八六八年這片廢墟再度被發現

時，這個巨大的石造遺跡的起源，引起了歷史家們強烈的關心與注意。同時也帶給他們若干困惑；歐洲人認爲這片遺跡可能是阿拉伯人或腓尼基人所建造的。

有些人則把大石屋的石造建築，和聖經上所記載希巴女王把一筆龐大的財寶送往所羅門時與之有關的一個地方「歐腓魯」混爲一談。

但是，根據最近的研究，建造大石屋的人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腓尼基人；而是講「班特語」的馬紹那人。大約在十一世紀到十二世紀之間，這個地方是豐裕王國的中心地，從這裡，運出了大量的金、銀、銅到蘇法拉賣給阿拉伯，或是史瓦希利的商人。「大石屋」是這類石造建築中最大的一個遺跡；但是這種石造遺跡並不只有一個。在羅得西亞和莫三鼻克之間，曾發現了三百個可能是住家或是神殿的石造遺跡。

多米尼克傳教士，喬安度士・山度士在西元一六〇九年出版了一本有關班特各王國的旅行遊記。當時，他也訪問了已登上王位的「姆娃南姆塔巴」的兒子基帖皇。

喬安度士・山度士把一些宮廷的禮節做了一個簡述：「如果臣子們牽涉到訴訟事件，而要和國王說話時，他們總是爬到國王所在的地方，然後在門口跪下，低俯著頭，說話時絕對不敢擡頭看國王，他們仆在地上繼續地抱著雙手，等到說完話以後，仍舊像來時一樣的爬出去。」葡萄牙人同樣的也得遵守這種禮節。喬安度士・山度士對於這種宮廷中的儀禮頗不以爲然；他以一種不悅的口氣記載著：「臣子們和葡萄牙人會獲得國王的款待，或是賜給一種用小麥做的「彭巴」酒。雖然這種酒很不好喝，但是爲了表示尊重國王的款待，不得不勉強喝下去。」

這些初期的探險家們，把二百五十年來任何人都無法回答的問題，開始做調查。譬如像「三比西河的水源究竟是在那裡？」這種疑問。喬安度士如此記載著：「水源是在好遠的地方，沒有一個居民知道水源究竟在什麼地方？但是據說是從大陸中央的某一個湖流出來的。而且據說從這個湖也流出了其他好幾條大河。」

而後人卻這樣猜想著：「在我們所知的範圍內，沒有一個葡萄牙人從東海岸來到這條河的水源處。但是商人們從河口開始溯行了將近一二八〇公里之遠。並且在現在的羅得西亞，創設了內陸的交易市。」

西元一六四四年，姆娃南姆塔巴被迫承認他是葡萄牙國王的臣下，並做了下述聲明：「同意建造基督教教堂，也同意讓基督教的傳教士住在王國內。」在十八世紀時，葡萄牙爲了開發殖民地，因而把殖民者的家屬送到那裡。但是在十八世紀時，不管

是在超過二四〇〇公里的海岸線，或是遙遠的內陸，莫三鼻克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始終沒有超過四百人。而且這兒的葡萄牙人，也絕對無法獲得他們盼望得到的黃金或是白銀。

在遙遠的北方，葡萄牙的勢力正開始逐漸的衰退。阿拉伯人於西元一六九七年占領了蒙巴薩的基督城堡，從此恢復了對海岸各都市的影響力。因爲他們並不是探險家，只是商人而已，所以大部分的內陸，他們都沒有探險過。而且他們就好像是各自獨立的國家一樣，各個阿拉伯城市，會常常發生戰事。直到西元一八四〇年，卓越的奧曼統治者賽易得・賽得・約芬，終於統一了莫三鼻克以北的海岸地域，並在蒙巴薩海岸南方海上的桑吉巴島建立了首都，並統治這些地域。

十九世紀時，桑吉巴島被稱爲東海岸奴隸的大市場。阿拉伯和史瓦希利人的商隊，爲了找尋「黑色的象牙」而進入東非內陸。被當作奴隸看待的黑人們，戴著手銬和腳鐐，從家鄉被帶到海岸市場，從海岸市場再被運賣到阿拉伯或土耳其。奴隸貿易雖然只是非洲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爲了要應付世界上的需求，非非洲人——在東非是指阿拉伯人——卻不斷加以利用擴大。在西非和東非，歐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卻大不相同。因爲，在西方他們雖然是奴隸商人，但是在東方，從西元一八〇〇年以後歐洲人則被稱爲「奴隸解放者」。

▶桑吉巴的市場。這兒的交易通常都得討價還價。這個島的名產是丁香；在花開的季節，會有股強烈刺鼻的花香。

3 追蹤尼羅河

十八世紀，探險家不斷的來到非洲，他們不是爲了黃金或奴隸貿賣，也不是要把基督教的福音傳播給異教的土著們。他們來這兒的原因，是爲了要解開黑暗大陸地理上的謎。除了好奇心之外，大部分的探險者都想藉以獲得名聲。他們大部分不是科學家，或是職業探險家；而是一些有才能的業餘人員。在這些人士當中，有位蘇格蘭貴族詹姆士・布魯斯，他同時也是基奈亞度的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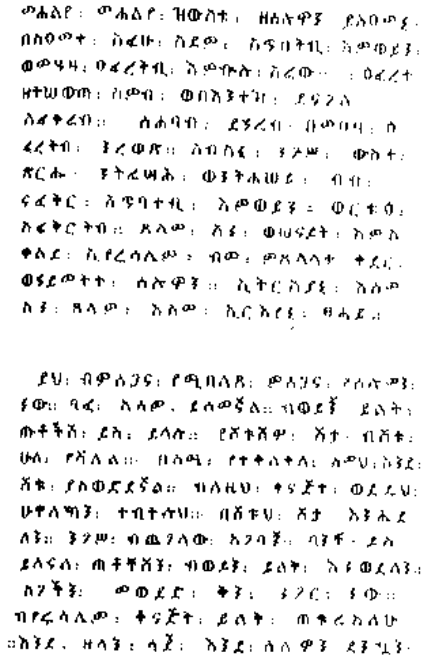
詹姆士・布魯斯是西元一七三〇年，出生於蘇格蘭的望族。他身高一九〇公分，人長得俊美，體格強壯；頭髮略呈暗紅色，其言行舉止都充滿了活力；他常自稱自己是個「雖然有活潑熱情的性格，但也是最容易傷感的人」。

布魯斯二十四歲結婚，但是九個月後，他的新婚妻子卻因結核病去世。這給布魯斯很大的打擊。爲了避免觸景傷情，布魯斯決定到海外旅行。當他到達西班牙時，對摩爾人產生興趣。這些摩爾人是七〇〇年代征服西班牙的阿拉伯語系人民，十三世紀以前他們曾統治西班牙，到了西元一四九二年才被趕走。布魯斯專心的學習西班牙語，後來被派爲阿爾及利亞境內的摩爾人城市裡的英國總領事。

爲了適應這個新工作，以及更瞭解非洲，他便開始學習衣索匹亞的「阿姆哈拉語」和「蓋斯語」。在阿爾及利亞住了二年後的幾年間，他旅行於北非和中東。「布魯斯先生一切的努力在於尋找畢生最感興趣的事業。」爲他著傳的作者如是記載。爲達到這個目標，他努力的學習和準備一切有關旅行的事項。他的目標乃是前往衣索匹亞尋找尼羅河的水源。

當時富裕的歐洲人，通常是做一些豪華優逸，自認爲清高的旅行。但是布魯斯，讓自己過著跟阿拉伯人一樣的生活，穿著阿拉伯的服飾。在北非，他學習阿拉伯式的

▼布魯斯所翻譯的「阿姆哈拉語」和「蓋斯語」的聖經　初期衣索匹亞的文獻，是使用庫基的游牧民族所說的「蓋斯語」。西元一一〇〇年，國王在阿姆哈拉建設宮廷以後，阿姆哈拉語就成了衣索匹亞國語



▶詹姆士・布魯斯。三十八歲的布魯斯出發尋找尼羅河的河源。

▼教學生的埃及基督教傳教士
在衣索匹亞傳統上，教育是教會的重要任務之一。

騎馬，而且很快的就成了一位優秀的騎士。可是當他住在敍利亞的阿勒坡時，不幸患了瘧疾。於是他延請當時正潛心研究熱帶病的醫生派特利克・拉雷魯爲他醫療。

布魯斯從這位專門研究熱帶病的醫師那兒，獲得很多醫學上的專門常識，甚至可以冒充正規醫生，而且絕對沒有人會懷疑。因此，當他朝著衣索匹亞出發時，麥加當局交給他一份類似今天護照的文件，這份文件上寫著：「布魯斯先生是位基督教的醫生。他爲了要尋找對人類健康有益處的植物而行走各地，並且他已經習慣在世界各地旅行。」

西元一七六八年，三十八歲的布魯斯，在開羅準備出發前往衣索匹亞。爲了沿途描繪地圖，他雇請了一位年輕的義大利人瑞吉・巴魯加利尼，充當他的祕書兼畫家。布魯斯和巴魯加利尼一起坐船從尼羅河出發。他們到達波斯灣時，正巧南方部族間發生爭戰，如果繼續南下，恐怕會有危險，所以當地人勸他最好停止航程。但是布魯斯的意志非常堅定，他斷然的轉向東方離開尼羅河，越過沙漠和紅海，到達阿拉伯海岸的吉達港。從吉達港航行到衣索匹亞海岸的馬沙華港時，遭當時統治馬沙華的土耳其人扣押達二個月之久。

西元一七六八年十一月十日，布魯斯從馬沙華到達衣索匹亞首都岡達。和他同行的人，除了他的祕書兼畫家巴魯加利尼以外，他還雇請了幾名武裝護衛、三個奴隸和一位嚮導。在他的行李中，最重要的是發現尼羅河河源時，用以測量緯度的四分儀。四分儀是用來測知太陽或星星的高度，辨認位置用的。四分儀很重，從海岸要越過衣索匹亞高原，必須雇請四人一組的工人兩組輪流搬運。在經過衣索匹亞高原時，曾遇到數群不畏懼人類的羚羊群，於是，一行人沿途不停的要引開牠們，以便通行。

衣索匹亞人是牧牛民族，布魯斯記載：「這裡有很多的牛，不管是公牛或是母牛都很漂亮；全身幾乎都是雪白」。衣索匹亞人常吃的食物是蜂蜜和一種用小米製成，叫「杜拉」的小麵包。當他們想吃肉時，便宰殺自己畜養的家畜。布魯斯曾看見三個士兵追趕一條母牛，「他們把母牛追逼到河邊，然後合力將牠綁起來，接著從牛的側腹割下兩大塊肉後，再把牛皮恢復原狀，並把傷口遮住，用小的夾子夾住，再把繩子

解開，把牛放走。」

三個月後，這支遠征隊到達了岡達，發現此地天花蔓延。布魯斯因爲有「醫生」的身分；所以，他被請到宮殿，奉命治療王室的孩子們。布魯斯依照醫生拉雷魯的方法，把所有的門窗關上；在房裡焚燒香木和「沒藥」；並叫人用醋洗滌牆壁。孩子們很快恢復了健康，伊蒂格爲表示感激之意，便設法保護布魯斯；布魯斯和宮廷裡的女性們產生了親密的友情，他流利的使用當地語，加上他那股優雅的氣質很快就吸引了她們。爲了使她們高興，布魯斯特別講究服裝，「我的頭髮剪成圓圓的阿拉伯型，除了每天予以整理外，還灑了香水。從此以後，我的外表變成完完全全的阿比尼西亞人（衣索匹亞的舊名，現已不再使用）」。

但是一心想到尼羅河源頭的布魯斯，卻因爲政治上的紛爭，致使他無法實現他的願望。因爲衣索匹亞人正在發動叛亂，準備反叛十五歲的小國王達庫拉・海瑪・拉杜；全國正處於內戰狀態。當時衣索匹亞的實際支配者並不是達庫拉，而是他的佐相拉斯・尼卡亞路。當布魯斯到達衣索匹亞時，拉斯已經帶兵出征，鎮壓叛軍，拉斯返回首都後，當著三萬名士兵的面前，褒獎殺敵有功的士兵們，他們以紅布塊繫上長矛和長槍以資鼓勵。有一位士兵「因爲在戰爭時運氣非常好，所以他的長矛、戰馬和他的全身都繫滿了紅色小布條」。同時他們也進行懲罰。他們從叛軍首長身上剝下了皮，裝進物品，然後將其高舉在行列中。拉斯並把四十四位被虜的首長們的眼睛挖掉，「運氣不好的受難者被放逐在草原上，到了晚上可能會被土狼吃掉」。布魯斯救了三位首長，施予治療，使他們迅速的恢復健康。

拉斯・尼卡亞路雖然殘忍，但是腦筋非常靈活；年紀大約在七十歲左右，態度沈

▶衣索匹亞的戰士。此畫是亨利・蘇爾度在西元一八一四年從阿比尼西亞的繪畫上臨摹的。據他說，除了猶太人外，其他的人普通都是畫臉的正面。猶太人是畫臉的側面。他不知道這種差別的理由；據他說在這種畫上，衣服和馬具都畫得非常逼眞。

者。他發現布魯斯善於處理內戰和對付宮廷內的陰謀行動，是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故拉斯便派布魯斯擔任「馬監」（管理東宮馬具、馬車）和寢宮的管理者。而且封布魯斯爲蓋休的名譽總督。蓋休這地方據說有個湖，這個湖正是布魯斯一心想去探險偵察的地方。

布魯斯第一次看到藍尼羅河，是他還留在衣索匹亞宮殿內服務的時候。這條藍尼羅河是從小阿拜河流出，源頭約在衣索匹亞的坦那湖南方一一〇公里處；也就是藍尼羅河三角洲四四〇〇公里一帶。這條河流入坦那湖，再從坦那湖東南方流出，即成藍尼羅河。藍尼羅河流經大彎曲峽谷，朝東南方流過再轉向西北方，而流入蘇丹。布魯斯第一次看見藍尼羅河的地方，是在坦那湖下游三十公里，也就是提西薩多瀑布一帶。河水下泄提西薩多瀑布時，產生雷鳴般的巨響；布魯斯是跟著國王的軍隊前進，所以，當軍隊即將返回首都時，他不得不也和軍隊一起行動，返回岡達。

布魯斯下定決心要尋找尼羅河的水源地，終於在西元一七七〇年十月獲得國王的許可，得以進行他準備已久的計劃。他帶了少數的部屬和貴重的天文測量儀器，從岡達出發。他們順著河流，爬向陡峭凹凸不平的山區；在那兒有許多狒狒。這種長有犬齒、身體強壯的動物，有時候會野性突發而襲擊人們。但是，布魯斯毫不畏懼。他從海拔二九〇〇公尺的山頂上往下看，底下潺潺而流的就是尼羅河……，不過，這條河的水量非常小，尚無法轉動一座水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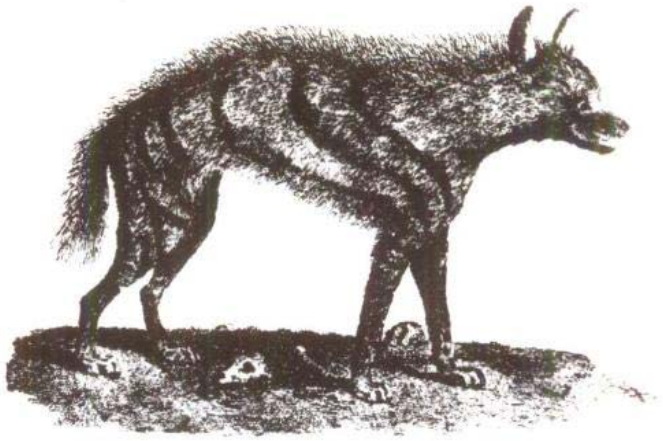
位於山麓的蓋休小城鎮，有一條很淺的小河流過。在這條河的河邊有一座久未使用的衣索匹亞教堂。他們一行人就在那裡的西洋杉樹下休息了一會兒。在他們的前面有一塊沼澤地，從沼澤地流出了河水。布魯斯的嚮導是位很狡猾的人物，他要求布魯斯把一條深紅色的絲質裝飾品給他，做爲他帶領布魯斯到達藍尼羅河河源的代價，但布魯斯不以爲意的答應他。布魯斯把靴子脫掉，直直地朝著嚮導所指的濕地中的小島走去；在那兒他發現了藍尼羅河河源的一個水泉。

這個水泉是當地人認爲很神聖的地方。布魯斯看了以後說：「好像是祭壇的形狀。……我愉快的站在最大的泉宮中」。布魯斯當時站在那裡，一股勝利的快感衝擊著他。

從古代到現在爲止，將近三千年的期間內，雖然出動了一些優秀的學者，花了無數的勞力去探索，終究毫無

▶提西薩多瀑布　它原本是一條緩和的河流，突然摻雜著隆隆聲，一起化成無數的白色水泡飛奔而下，從上面俯看，亂流經過狹窄的裂口沖過去，這種澎湃宏偉的情景至今仍沒有改變。

結果。而我現在卻已經站在這裡。雖然過去有好幾位國王率領軍隊，準備要來尋找這個地方，但是……」，布魯斯終於獲得最後勝利，來到他心儀已久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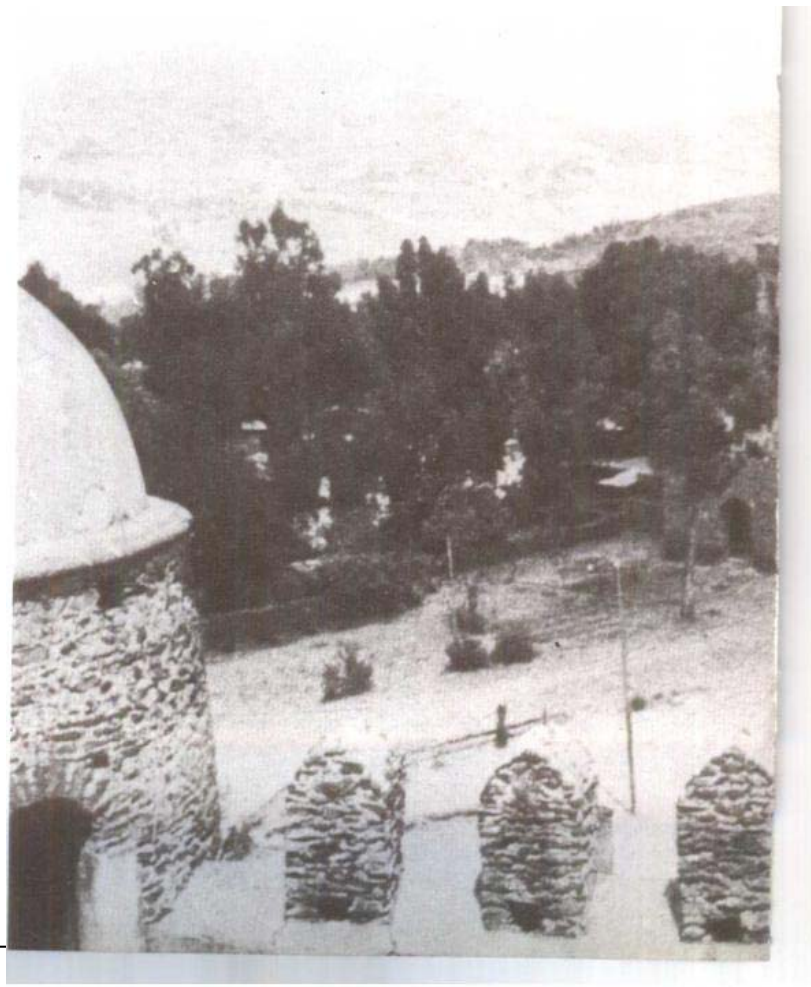
▲布魯斯所畫的土狼　土狼是一種專吃腐肉的動物，所以牠扮演著一種清理環境的角色。但是因爲土狼的形貌非常醜陋，所以，一般的獵人都很輕視牠。

布魯斯非常高興，卻無知於自己的二個錯誤。因爲事實上，這個地方並不是尼羅河的水源，而且他也不是第一個來到這裡的歐洲人。這條非洲最大的河流有兩條支流。其中白尼羅河比較長，是從維多利亞湖流出來。現在一般人都認爲白尼羅河流出的地點，才是「尼羅河的河源」。另外一條支流是藍尼羅河，它是條大河，流向埃及創造了埃及文明的肥沃沈泥地帶，而且也供應了尼羅河七分之六的水量，但是，它僅僅是尼羅河的支流而已，和尼羅河的水源根本毫無關連。

最先發現蓋休之泉的歐洲人，是西班牙的基督教傳教士費多洛・派士。那是西元一六一八年的事。過了十年後，另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傑洛尼摩・羅伯也經過了這個地方，並曾到提西薩多瀑布查訪。然而證明了水源處，同時確定水泉位置的第一人卻是布魯斯。他也是第一位從孫納走到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交會點喀土木上的白人。

愉快的布魯斯很快就憂鬱了起來。因爲他已經達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開始想念他的家園。但是衣索匹亞宮的人卻不准他回國，因爲他是國王的馬監，所以必須加入消滅叛逆者的戰役。他在

▼岡達宮的法西魯達城。岡達自西元一六〇〇年起，就成爲衣索匹亞的首都。皇帝們在岡達周圍蓋了好幾個城市或宮殿。布魯斯是住在岡達外的寇斯庫・阿姆城；他認爲當時差不多有一萬戶的人家住在這個首都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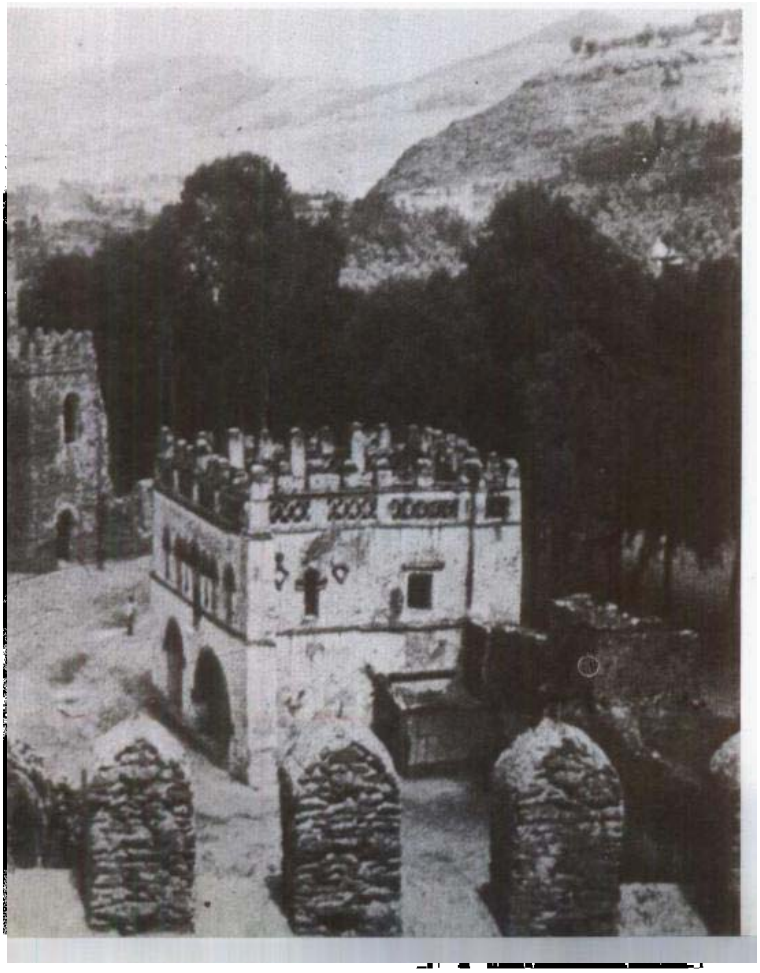


某一個戰役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國王因此賜給他一條貴重的黃金鎖鍊。但是布魯斯對於那些陰謀、流血、拷問和處刑等愈來愈厭惡，「血好像水一樣每天不停的流著」，他記載著：「連祭司和普通的信徒，年輕的和老的，貴族和賤民們，每天繼續不斷的被刺死或被吊死；屍體就擺在那裡，使其自然的腐爛。到了晚上，這個首都則變成專吃死人肉的土狼城。」

後來布魯斯因患了瘧疾而躺在床上；同行的義大利畫家則患了赤痢死亡。「我只想要儘快的從這個充滿了血腥的國家經過孫納逃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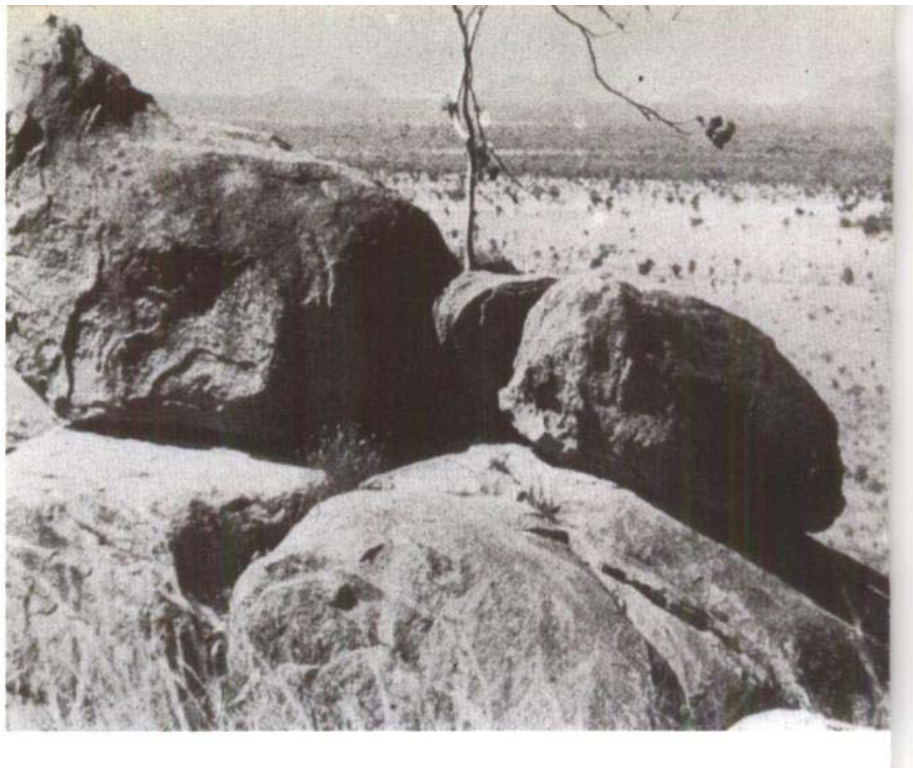
最後國王終於屈服。爲了布魯斯的健康，他勉強准許他出國。從蓋休之泉回來以後，又過了一年多的時間，布魯斯終於從岡達騎馬整裝回國。他帶了三位希臘人——其中有一位幾乎是全瞎——還有一位年邁的土耳其人，和少數的馬夫同行。他們一行人朝著蘇丹的孫納走去，他們準備沿著尼羅河走，而且要避免碰到馬沙華的土耳其人，所以這次行程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從西元一七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發，走過了三二〇〇公里的路途，回到開羅時，已經是西元一七七三年一月十日。

此時，統治埃及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權勢，只達亞斯文的第一瀑布而已。在這裡的南方，有一塊廣大而人煙稀少的地域。這塊地域上有好幾個小王國，而這些王國的盛衰，完全決定於國王的勢力和運氣。



這些國王們，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或是阿拉伯人和哈姆人的混血。他們都信仰伊斯蘭教，說阿拉伯語，也會看書寫字；也遵從阿拉伯習慣和傳統。這些王國的人民大部分是游牧民族，或是些被國王扣了重稅而生活艱苦，勉強生存的農民。

這些王國雖然因酷熱的沙漠，或殘忍的盜賊們而與外界隔離，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完全沒有和文明社會接觸的機會。沿著尼羅河的桑地或是柏柏的市場，有從東印度來的絹布、敍利亞來的刀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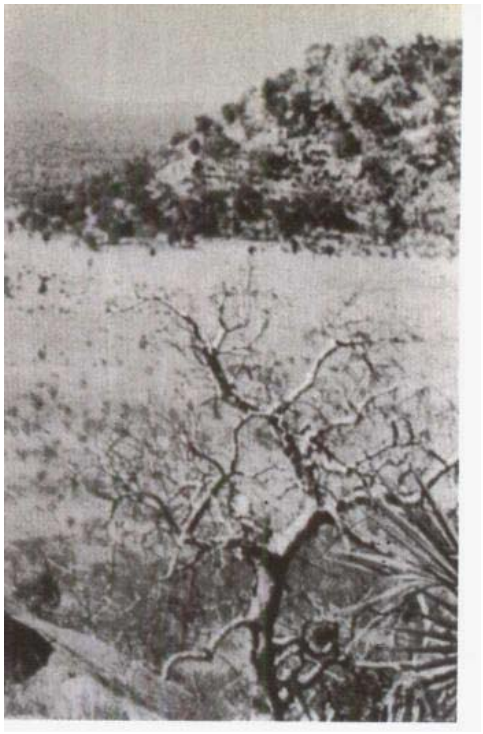
、伊朗來的毛織品、威尼斯來的玻璃珠和從印度運來的銅器和玻璃；此外也有來自其他國家運來的香料。從這些市場也運出了在沙漠長大的壯馬、象牙、豹皮、駝鳥毛、砂金等；而且也運出了無數的奴隸。埃及和阿拉伯之間並有定期的奴隸交易，經由紅海的斯瓦慶到阿拉伯。

在四個月的旅行裡，後二個月是和瘧疾奮鬥，直到布魯斯抵達了孫納。這裡族長們的宮廷非常壯麗，按照某一位旅行者在西元一四〇九年所做的記錄說，孫納的淑女們穿著一種絹布衣服，袖子能拖到地上，它們或者是一種上好質料的漂白衣服。「頭髮整個編織起來以後，用銀、銅、黃銅、象牙，或是各種色彩的玻璃項鍊來裝飾。這些項鍊被置於頭冠上。他們的手、脚和耳朵、鼻孔也用這些東西裝飾。」

布魯斯並不完全讚美此地，他形容孫納王的愛妃，是「身高大約一百八十公分左右，身體非常的胖；黃金做的環掛在她的嘴唇下，因爲這些金環非常重，所以把她的嘴唇拉了下來，垂蓋在下顎，而讓牙齒暴露出來。」她的耳朵也掛了很多金環，而垂到肩部，「脚上還戴了很大的黃金脚鍊，甚至比我以前所看到的罪人脚上的脚鐐都大。」所以，王室裡所有的淑女們都得忍受特別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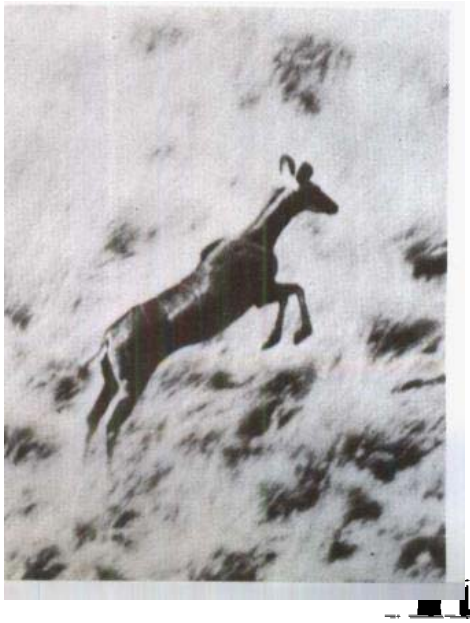
這些都是小事，最引人注意的是受過特別訓練的黑馬隊騎兵們。他們代表了國王的威嚴和榮耀。這些騎兵好像是中世紀的騎兵，都穿著甲冑。布魯斯對這些從衣索匹亞山麓到白尼羅河西方的科多凡，而讓人民感到恐懼的黑馬隊們，有很深的印象。布魯斯非常讚賞這四百匹有名的馬，「這些馬高度都在一六〇公分以上，有古代埃及馬的血統；牠們是一群非常漂亮的馬」。士兵們睡在自己的馬旁邊，把一些鍊子、銅甲，和裝在紅色皮鞘內的劍，或是用厚皮所做的手套等掛在馬鞍上。

這兒雖然美麗，他們也受到了住民們的親切熱情的款待；但是，布魯斯卻因歸心似箭而感到厭煩。孫納的雨季非常熱，對身體的健康不太好；但國王同樣的禁止布魯



▲孫納附近的平原（藍尼羅河的西方）。這個半沙漠地域，當雨季來臨時，會突然發生奇蹟似的，草木萌芽，會開各種花，灌木會變成一片新綠；動物也會陸續回來居住。當布魯斯經過這裡時是乾季。在乾季裡，因爲整天受太陽照射，岩石和砂子都熱得像著了火一般；而且多刺的灌木會傷害旅行者的身體。

▼奔跑的母紕角鹿。這張照片是在孫納附近的沙漠中照的。紕角鹿主要是吃食草類或是灌木的嫩葉；到了乾季牠就會自動離開沙漠，移居到草多陰涼的河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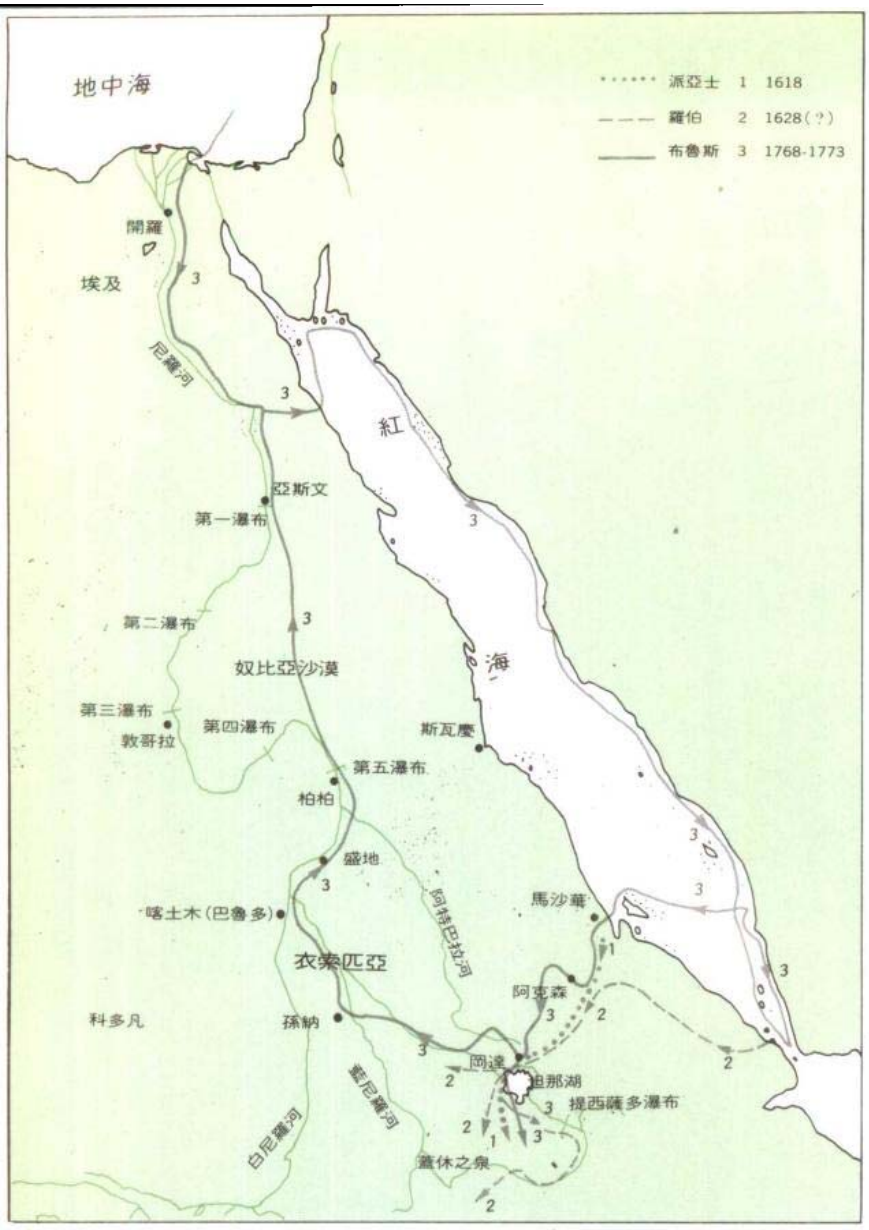


斯離去。布魯斯把一切的備用品、金錢全都用光了，除了留下六條相當重的金鍊子以外，不得不賣掉其他的東西。他用賣得的款項，買了足夠的食物。約四個月後，他終於成功的和三位希臘人，一位年邁的土耳其人，和一位不可靠的嚮導，利用五隻駱駝進行逃亡。在他們的前方，有一片緜延一二八〇公里的土地（大部分是沙漠）橫亙在孫納和亞斯文附近的埃及之間。

經過了尼羅河與其支流交會的桑地及柏柏兩個城市以後，布魯斯一行人再度沿尼羅河朝北方走，從那裡再朝著西方畫了個直徑一二八〇公里的地帶。他們並沒有沿著這個大圈走去，反而憑著直覺，選了自覺能到達亞斯文的一條充滿危險，而且必得橫越沙漠的路。從那兒到亞斯文約五六〇公里左右。西元一七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他們把皮袋裝滿了水；布魯斯還在尼羅河做了最後的水浴，「就這樣，和老朋友——尼羅河道別了！將來我們再回到這裡的可能性有多少？」

他差一點就解答了他的疑問！因爲長途的跋涉，把他們的靴底都磨光了，所以一行人不得不光著脚在炙熱的沙上，和凹凸不平的岩石間前進。他們再也沒有食料可供駱駝食用，對於這種肉體上的痛苦和恐懼心，使得他們的旅程愈加艱困。當他們一行人在饑困中，碰到了比他們早幾天從孫納出發的大商隊殘骸，更引起了內心的恐懼。這個商隊是遭到了強盜的襲擊而全部死亡。「在整個沙漠裡」布魯斯這樣記載著「連蟲、蒼蠅和其他一切的生物都不存在。」

途中，他們常會遇到旋風和一種會吹起熱沙的「西姆姆」沙暴風，這種暴風使他們差點窒息。布魯斯的脚長了嚴重的瘤，而腫了起來，致使他的長途跋涉備嘗艱辛。最



▲尼羅河谷和衣索匹亞。這張地圖標示著羅伯·派士和布魯斯到達藍尼羅河之河源——蓋休之泉的路程。

後，布魯斯和隨從們不得已而把駱駝殺了，從駱駝的胃裡獲取水分。他們並且把布魯斯的器具和他在十年漫長的旅行中所做的記錄留在這片無垠的沙漠中，繼續徒步前進。

在他們即將絕望之時，布魯斯突然發現天上有二隻老鷹在飛旋——這表示在不遠地一定有水。一行人振作起精神，搖搖擺擺地向前走，黃昏時終於聽到從遠處傳來的瀑布聲。「基督教徒和摩爾人、土耳其人都流著淚互相擁抱親吻，並且感謝神帶來的慈悲。」這天早晨，也就是西元一七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們跛著腳一步一步走到亞斯文去。

雖然身體疲累不已，但是布魯斯不忘他遺留在沙漠裡的文件。他向總督要求了幾頭駱駝，沿著來路往回一路尋找，終於尋回了自己留下的重要文件及行李。

後來布魯斯從亞斯文坐船到開羅。由於脚腫得非常厲害，使得他無法站立。但是，布魯斯想到自己滿載的收穫，所受的煎熬還算是有了代價。他整裝回到故鄉——英國之前，先到法國治療在孫納受寄生蟲（麥地那蟲）感染而化膿的脚。他祈盼著回國後，自己十年來偉大的業績會受人讚崇。幾個月以後他回到了倫敦。起初，人們仔細聽他述說，並對所有的歷險感到興趣；喬治三世還召見他，並

且把幾張巴魯加利尼的畫送給他。但是，好景不常，這種氣氛逐漸改變了。

西元一七七四年，一群洗練而無形的支配著倫敦輿論界的學者們，懷疑了這個「帶了很多令人吃驚的消息，而且好像是誇大其詞」的蘇格蘭人。倫敦人士完全不相信人會吃從活著的母牛身上割下來，而且還會滴血的生肉；也不相信鼻子穿了孔並戴了黃金環鍊的王妃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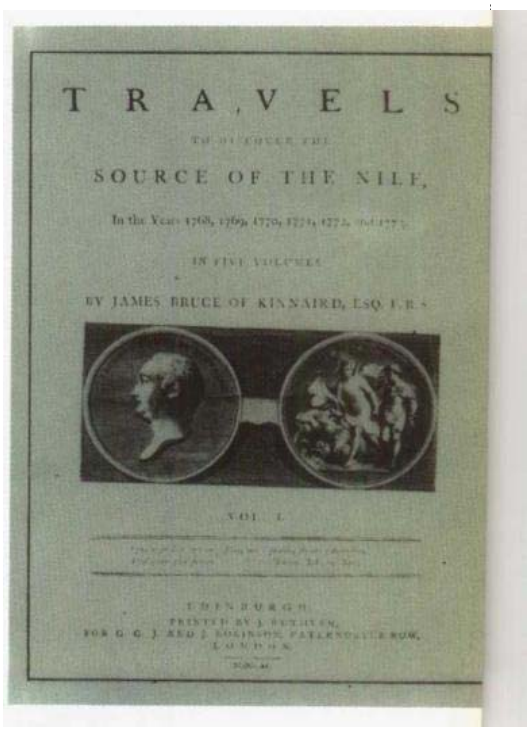
最令布魯斯痛心的是，他成了當時在倫敦的輿論界中有很大影響力的名士之一莎米耶路・強森卑劣手段下的犧牲品。強森最初出版傑洛尼摩・羅伯的「衣索匹亞旅行記」的譯本。自己並寫了一本和布魯斯的故事完全相反，以衣索匹亞做爲背景的小說「阿比西尼亞的王子拉西洛」。這個討厭蘇格蘭人的莎米耶路・強森公開的說：「到底有沒有衣索匹亞這地方，還是值得懷疑的呢！」他這種說法等於對這位歷盡艱辛的探險家判了死刑；布魯斯作夢也沒想到他費了一生精力獲得的成果，卻被國人貶抑無遺。

帶著傷心、憤怒和屈辱感的布魯斯，回到了家鄉——蘇格蘭。他再婚、生子，從此像一個眞正的蘇格蘭地主似的享樂、交際和運動。

花了無數的艱苦犧牲而帶回的珍貴記錄，卻受到毫不留情的輕視、譏笑，憤怒的布魯斯把他所帶回來的資料和日記本全部收藏起來。直到西元一七八五年，他的妻子去世後，才又按著這些資料和日記本着手著作。

到了西元一七九〇年，他出版了「發現尼羅河水源之旅」。這次，大家並沒有懷疑作者在書中的遭遇和經歷的眞實性，讀者們喜歡他生動的筆觸，同時也讚美稱頌他的勇氣與耐心。

但是，布魯斯卻無法完全享受到這遲來的成功。西元一七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因爲意外事故不治而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四歲。


TRAVELS

SOURCE OF THE N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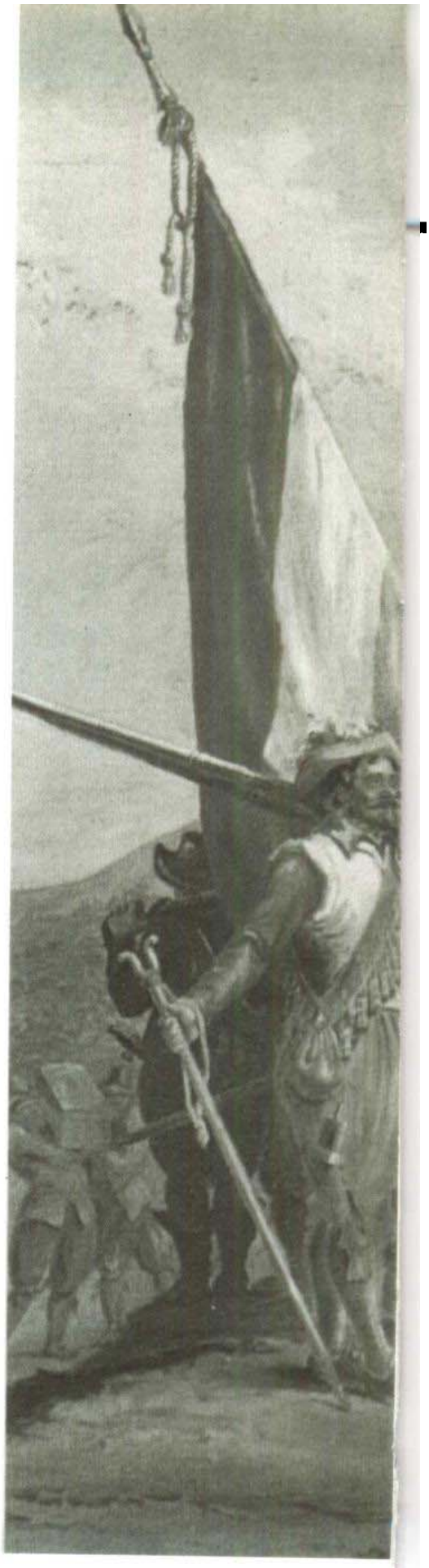
BY JAMES BRUCE OF KINNAIRD, ESQ. F.R.S.

VOL. I.

EDINBURGH

▶布魯斯的著作「發現尼羅河水源之旅」之封面。西元一七六八年當他出發時因充分預料到在此行的路上將有各種的崎嶇、危險，所以當他平安回來時，他認爲這次的成功是他的驕傲。他把著作獻給喬治三世。

4 南非的荷蘭人和英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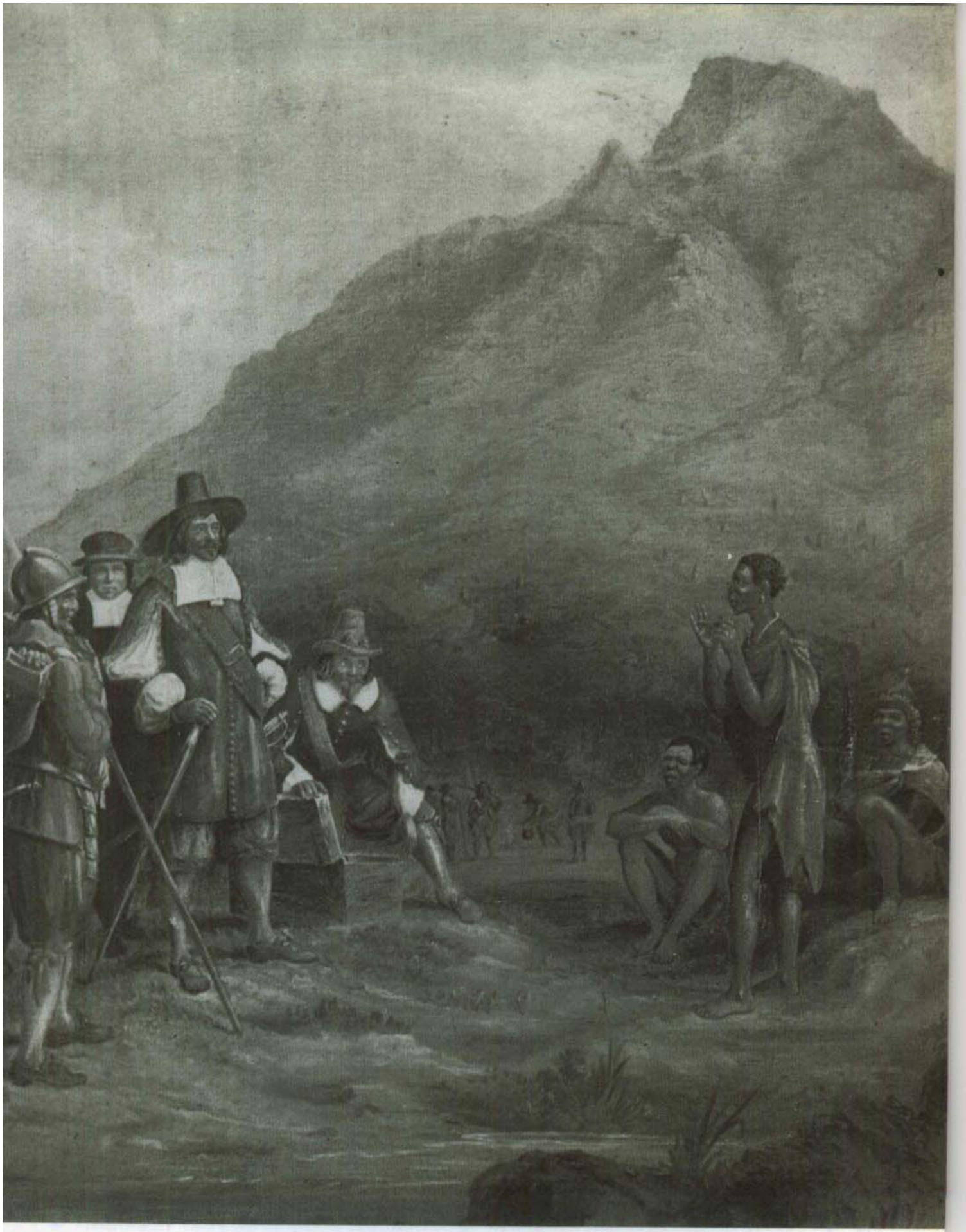


最初到南非探險的是荷蘭的狩獵者和商人。西元一六五二年四月七日，楊・凡・里貝克率領將近九十個人，在好望角特普灣附近升起了荷蘭東印度的旗子。他們爲了供給從荷蘭本國到印度之間往來的船舶以食糧、飲水、燃料，而想在此設立居留地。他們耕作田地，雖然農作物豐收，但是對於肉類則不易獲得。荷蘭人不得不因此而打獵，或用其他的商品交換牛隻。正因爲這個關係，他們必須到內陸或是繼續沿海岸線前進。

土著荷天特特族視牛爲一種貴重的財寶，他們並不認爲牛是食用動物。所以他們不太願意與人交換；更何況荷蘭人並沒有值得和他們交換肥母牛和強壯公牛的商品。因此，荷蘭人只得從本國運送牛隻到那兒，讓那兒的農民（波亞人）畜養繁殖。

西元一六八一年，荷天特特族的旁支（住在開普西北方亦即橘河的南方）南姆庫哈族土著，攜帶了好幾塊據說是在大河附近的山中挖出的銅礦來到荷蘭人的居留地。南姆庫哈族說那條河的對面有另一種部族——高大、黑眼的人們——住在那兒。荷蘭人對這兩個問題都感到興趣。他們猜想這種「不同的部族」是否就是姆娃南姆塔巴人？這種民族非常有名，甚至已傳到了開普。而那條河被認爲是姆娃南姆塔巴王國南方的國界——維基蒂・南姆拉河。

在二、三年中，有三支探險隊爲了進行調查工作，而朝著西北方出發。但在尚未到達南姆庫哈之前，食糧吃光了，不得不半途而廢；所以這次的調查完全失敗。西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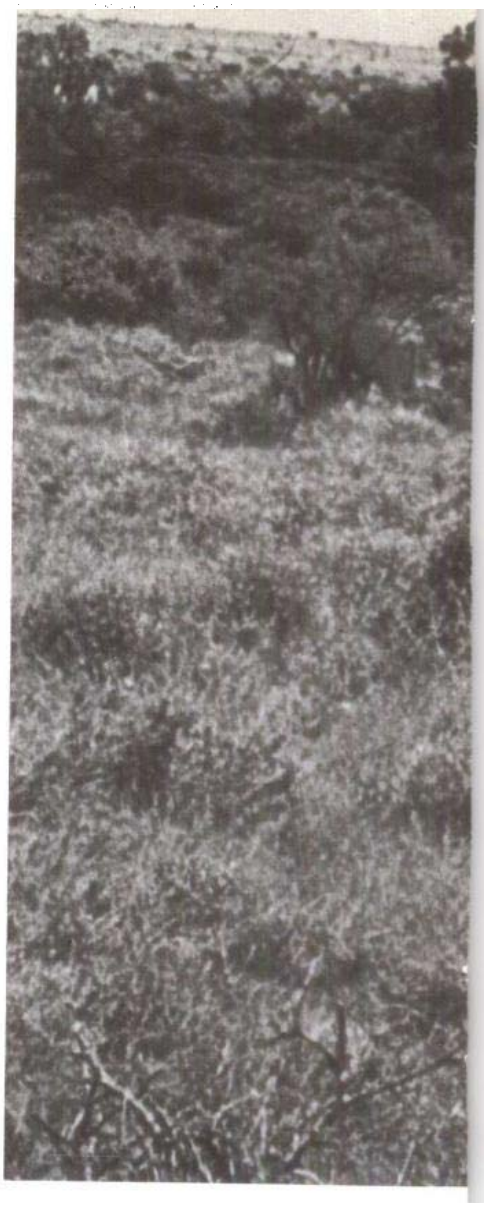
▲貝里克所率領的隊伍和荷天特特人最初見面的情景。背景是已成爲特普山一部分的叠非魯峯。這座山已成爲繞過好望角的航海者們明顯的標誌。

六八五年八月，總督西蒙・凡特魯・希特魯親自率領了五十七名白人和數十位荷天特特族，及布希族的佣人；此外又帶了數匹可供人騎的馬、驢、七輛牛車和一群牛出發。他們同時也帶了一艘小船，準備在進入姆娃南姆塔巴王國前渡河時使用。

嚮導把他們帶到有流石的峽谷中的某一個山地。在這裡，牛車翻覆了。接著一隊人又進入沼澤，而牛車的車輪陷到沼泥中。最後在南姆庫哈族的地方，凡特魯・希特魯和當地的首長們簽了一份「永久的互相保持健全的和平狀態生活」的條約。約一週後，遠征隊在現在的斯普林勃克發現了「銅山」，開始探礦和試挖。因爲這座「銅山」所生產的銅礦質地非常好，所以他們便在此地做了簡單的熔礦爐，遠征隊終於帶著金屬的標本平安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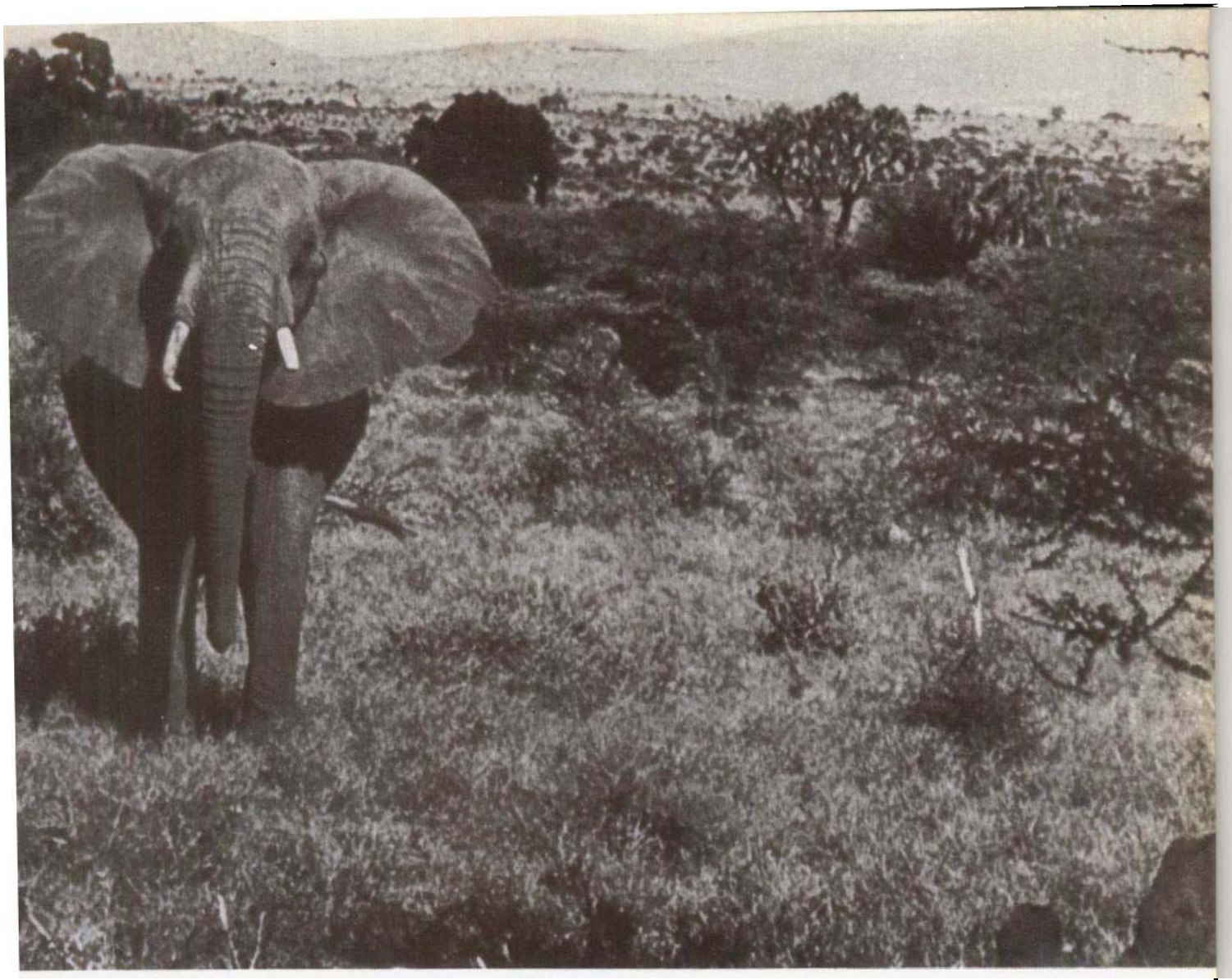
這座「銅山」雖然能生產良質的銅礦，但對他們而言似嫌遠了一點。而且在尋找維基蒂・南姆拉河（即現在的橘河）時，照理說往北走八十公里即可尋獲，但結果令人驚訝，他們並沒有找到它。

荷蘭人和荷天特特族的友好關係，並沒有維持長久。因爲到居留地來的歐洲人數增加，更多的內陸土地被荷蘭人和波亞人不斷的侵入，而他們在荷天特特領地裡不是用交易的方法來獲得牛隻，而是掠奪。游牧民族的荷天特特族，並沒有爲戰爭而組織部隊，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他們那些細身的射矛是絕對抵不住波亞人的槍枝。所以他們被迫退到北方和西方，甚至有很多人被抓去當奴隸；更有很多人以



▲非洲象。比起亞洲象來，牠的身體和耳朵都比較大，象牙也長。在一七〇〇年代，荷蘭的獵象者，是最早到現在的南非共和國內陸探險的歐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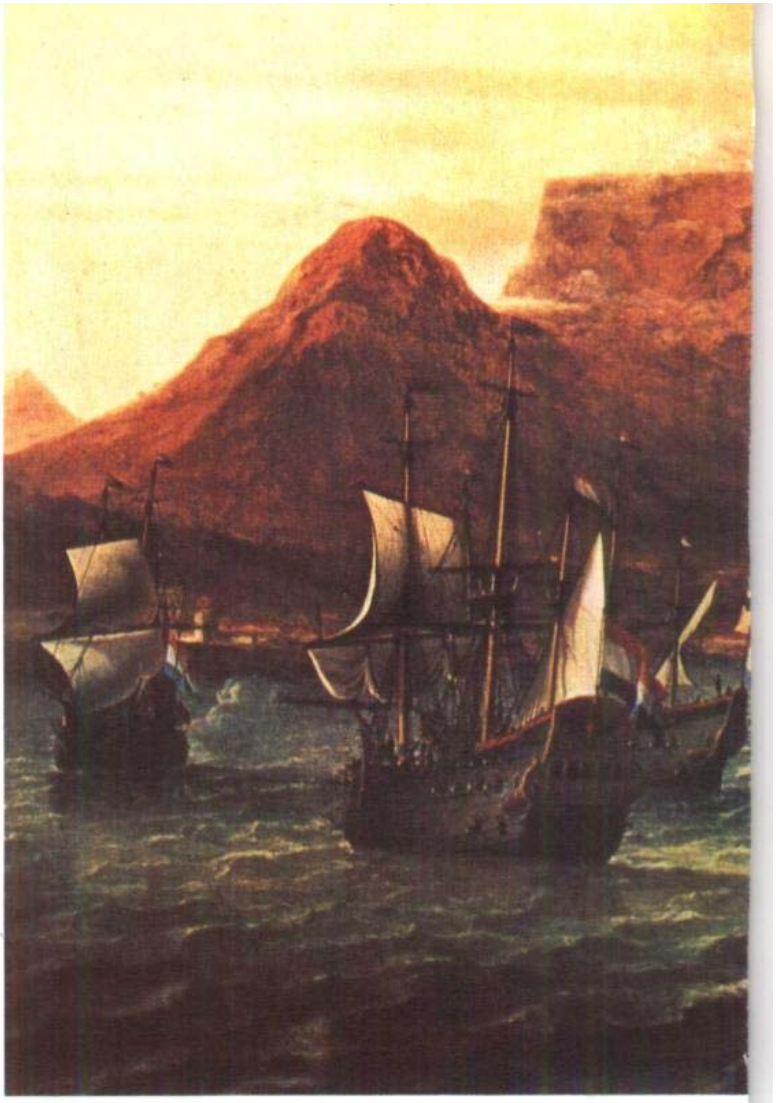
◀科薩族的男性。以前是以牛皮塗上了油，揉軟以後，當作傳統性的服裝使用的衣服。現在他們是像照片那樣，使用有各種顏色的毛氈作爲他們的衣服。修魯奈魯於西元一七三六年在開普第一次看到科薩族。現在他們仍住在那裡。



家庭奴隸之名義而被徵調。

隨著開普殖民地的擴大，荷蘭人以印度洋爲目標，朝著東方擴張。西元一七三六年，由海魯瑪魯士・修普奈魯所率領的一隊荷蘭獵象隊，越過了大魚河和大基河，進入了大基地域（也就是在大基河的彼岸）。在那裡，有兩個班特族的小國科薩和丁普。那裡的居民，性質和荷天特特人完全不同；荷蘭人當時把班特稱爲「卡費魯」。但是修普奈魯所率領的獵象隊卻受了這些「卡費魯」的襲擊，這種小衝突成爲引發後來戰亂的「導火線」。西元一七五二年，一支奉命探險大魚河對岸的正式遠征隊，來到這裡。他們越過大魚河後，立即受到班特戰士們的阻止，使得他們不得不回頭。雖然有班特族的攻擊及阻止，但這支遠征隊在八個月的期間內，仍繼續前去探險，爲東部的開普等地，帶回此地最初的詳細地圖與測量報告。

荷蘭人相信維基蒂・南姆拉河並未消失，同時荷蘭人對它的關切也尚未淡然。他們按照荷蘭語稱它爲「大河」。這條河現在叫做橘河，位於居留地的北方。最先越過



▲西元一七二〇年的特普灣。這時守備隊常駐在開普敦，開普敦遂成爲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的停靠地。特普灣是一個天然港口，但因背後有山圍住的關係，所以風向常常改變

「大河」的歐洲人是獵象的獵人亞科布斯・科特希。他在西元一七六〇年，於尋找象牙的途中越過這條河。過了一年，科特希參加亨利克・霍普率領的正式遠征隊，再度前來察探。共有十五輛牛車的探險隊，越過了「銅山」，也越過了大河，成功的擊倒一隻長頸鹿。然後他們爲了找尋「身上穿著亞麻布的黃褐色皮膚之民族」繼續朝北方前進。

一行人最後來到一片乾燥的河床；這片灼熱的半沙漠地帶迫使他們不得不折回；因此，他們無法發現南姆庫哈人傳說中「不同的部族」。到了十八世紀末，像布魯斯一樣的旅行者們紛紛出現在開普殖民地。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狩獵，也不是想來交易或是尋找金礦，而是一群像布魯斯一樣，純粹爲探險而前來探險這片未知的土地；並準備將植物、動物、鳥、昆蟲、岩石等標本帶回國去。瑞典的博物學者安德斯・史巴曼在西元一七七五和一七七六年間，在廣大的南非中旅行。他是繼布魯斯之後，最初從事這類科學研究的人。

波亞人說，布希族是「像野獸似的被追捕、被滅亡」、「活著被人抓去當奴隸」的人。這種黃褐色皮膚的狩獵民「不懂得農業……，而且他們的食性奇特，有時竟食用昆蟲的幼蟲、白蟻、蝗蟲、蛇和蜘蛛類等」。史巴曼又說：「他們時常嚴重的缺乏糧食，結果瘦得可怕」。這種情景並未使史巴曼感到吃驚。由於他們身體實在非常瘦弱，所以他們很容易就被白人農民捕捉到。這些農民給他們吃

▼小鼴鼠。這張畫是從安德斯史巴曼所著的書裡引用的

「肉、奶油、牛奶、稀飯（一種用牛奶和著麪粉一塊煮成的稀飯）和簡便的布丁」。白人們盡量供他們吃，在兩、三個星期中把他們餵胖，讓他們恢復體力，然後把他們當作家庭奴隸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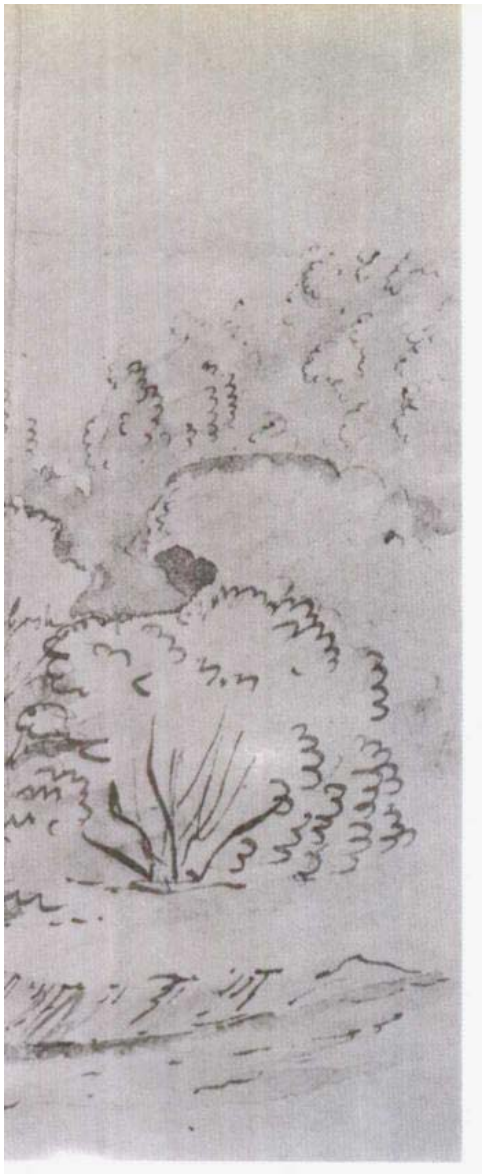
和史巴曼同一時期，有一位二十一歲的蘇格蘭人威廉・派特生，他是在西元一七七七年被蘇格蘭的史特斯・摩爾伯爵夫人派到開普，目的在採集各種植物。西元一七八九年所出版的派特生日記，是第一本將南非旅行的忠實經驗，用英文寫出的書。在最後的四次旅行，他和陸軍上校羅貝魯・亞科魯・高登一起。高登有蘇格蘭式的姓氏，但是他卻是荷蘭人。西元一七七九年八月十七日，他們兩人到達了尚未被發現的格魯特河注入南大西洋的河口。派特生在書中，也讚美了荷蘭王室的名譽：「黃昏，我們坐上高登上校的小舟出遊，而且在小舟的桅上掛了荷蘭的國旗。高登上校首先建議要爲荷蘭乾杯，接著爲了王子歐蘭吉侯爵和東印度公司乾杯；然後，他爲了要表示對王子的敬意，把這條河取名叫歐蘭吉河（橘河）」。

在歸途中，派特生看見了一群至少有兩、三萬隻的羚羊群移動。

派特生的舊夥伴高登上校，是開普荷蘭守備隊的司令官，專門研究「非洲最野蠻民族之風俗與習慣」。他將由巴魯河的河流點開始，到橘河的水路全記錄在地圖上。而且他也是最先把長頸鹿的皮和骨頭寄回荷蘭的人。西元一七九五年，爲了阻止拿破崙的入侵，英軍有一段時期占領了開普。高登爲情勢所逼，必須低聲下氣的請求英軍保護此地，他自覺受到嚴重的屈辱而自殺。

在橘河北方和大基河的東方，也有許多班特族系的土著。他們雖然也依游牧爲生，但是和荷天特特人完全不同。他們也過農耕生活，並住在酋長們所支配的政府下，各村落或大市鎭中。他們把鐵和其他金屬加工，將玻璃珠充當貨幣使用，甚至擁有經過訓練的常備軍。訪問了這種大的班特村落的歐洲人，爲他們的生活感到驚訝。一位叫約翰・巴羅的人並作了一份有關班特的最初報告。

巴羅是以總督祕書身分來到開普敦。西元一八〇一年，他參加了正式的使節團，到現在的波札那共和國，準備向茲瓦那族買牛。他們來到一位拉塔科酋長的科拉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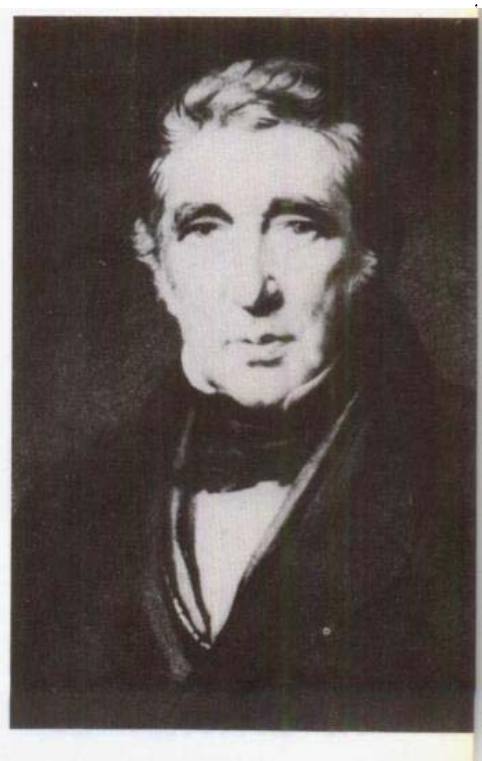


▲威廉·布舍爾於西元一八一一年九月十六日在橘河附近所繪。他說在繪這幅畫期間，荷天特特人爲了要遮蔽太陽的照射，所以，有人光著身子在樹上躺著，有人則進入河中游泳；有些人好像不怕死似的，直游到河的中央去。

落（即現在南非的庫魯曼市鎮附近）。使節團看到這個大規模、整潔和有條不紊的部落感到非常驚訝。酋長們用最友好的態度來迎接這個使節團，並且接受了他們的禮物；還以當地最上好的凝固牛奶來款待他們。

巴羅大約的計算了拉塔科的人數，約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左右。這和開普敦差不多同樣大小的部落，住屋呈圓狀、地是用黏土鋪的、屋頂以稻草覆蓋，而且有木脚的土製穀物倉在街道排立著。「房屋的優雅性和堅固性可和羅馬帝國最初所建造的房屋相比較，而且在構造上及舒適性上比愛爾蘭貧農的小屋優秀」，巴羅這樣的記述著。

村落的排水清潔，每一項建設都考慮到是否能住得更舒適。每家每戶都用柵欄圍著，而且有濃密樹枝的花樹遮蓋著陽光，「每一枝每一葉都象徵著神」。此地住民的衣服非常華麗；有些人穿著裏襯是「大野貓的毛」所做成的柔軟皮衣，此外也有用駝鳥的羽毛做成用以遮陽的東西。他們也吸食香煙或是聞鼻煙，身體裝飾得很漂亮，並巧妙地製造鐵器。當他們看到了歐洲的小刀後，便取笑說：「我們的小刀兩側都有刀刃，所以至少比他們優秀二倍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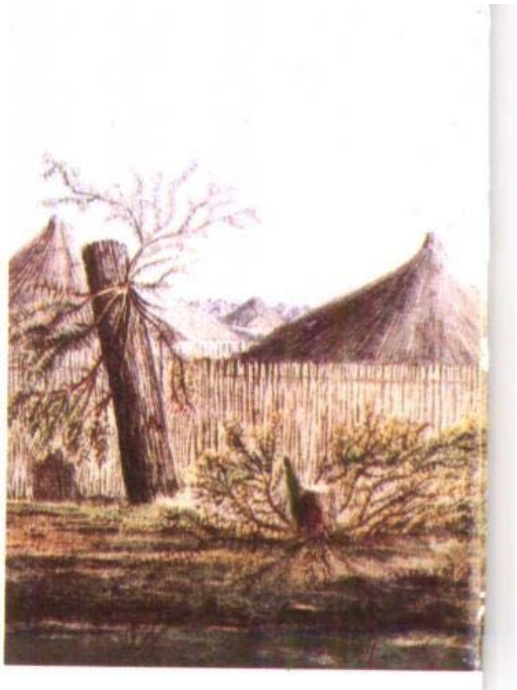


▶約翰·巴羅爵士（一八〇一—）。當時是開普總督的祕書，爲了要向茲瓦那人買牛，被派到北方。他曾訪問波札那的首都拉塔科，對這個地方的生活有很深刻的印象。

這位英國的訪問者，看見了他們的結婚典禮「有規律、有禮節」，而且「在社會上，一般人看起來都非常的幸福」。他認爲茲瓦那人已經渡過了「各種野蠻狀態，正朝著文明社會進步」。這群歐洲人用玻璃珠換牛，並且依依不捨的離

◀布舍爾斑馬。這種馬是濃褐色，大部分的馬在白底上有淡色的條紋。其他種的斑馬的條紋更黑且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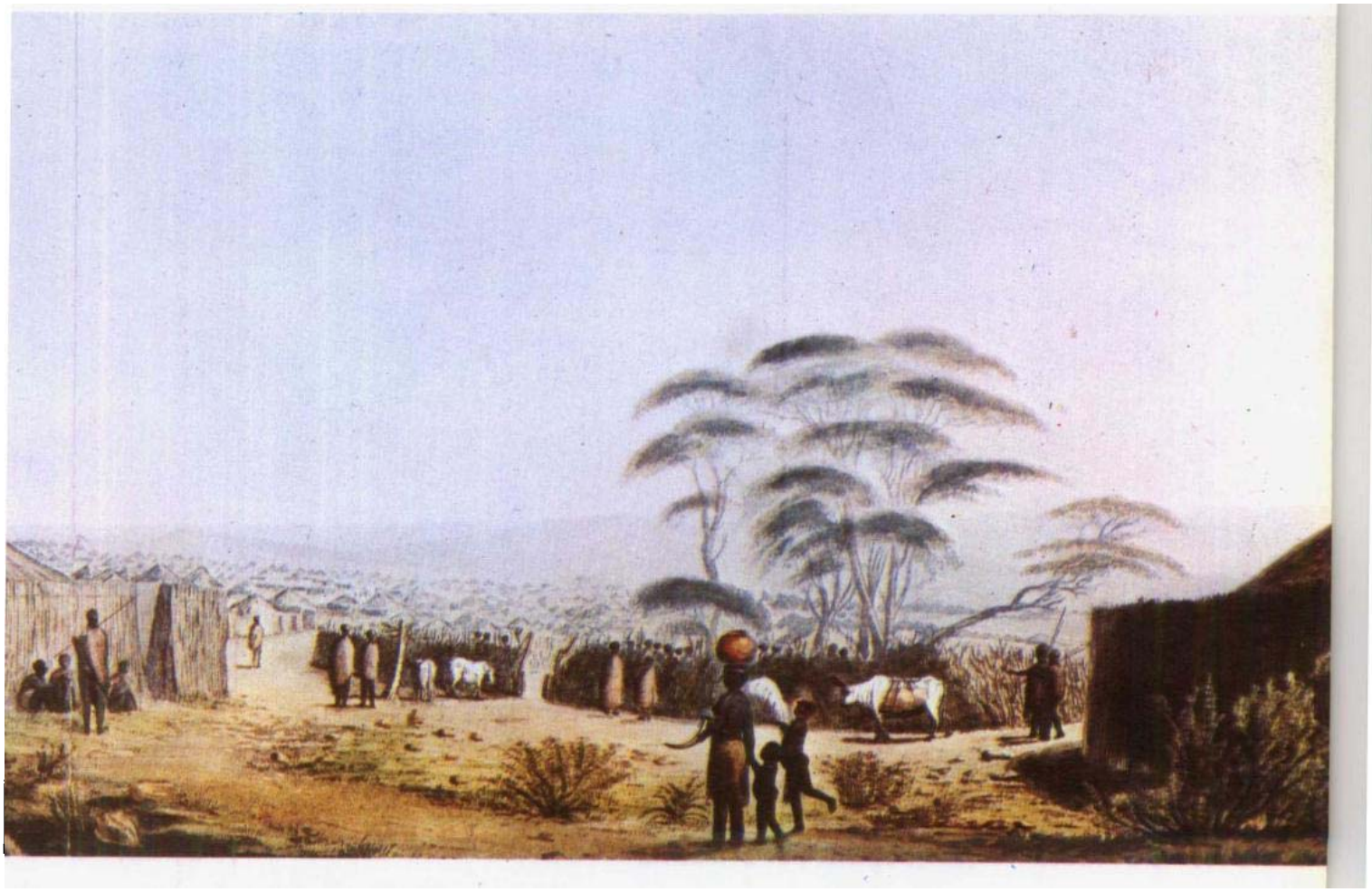
開了這個「友好、熱情款待客人的村落」。酋長們請他們明年再到此地探訪，但是巴羅再也沒回去過。直到西元一八一一年，另一位歐洲人，也就是曾當過教師的廿九歲青年威廉·布舍爾到達了拉塔科。從那裡「僅僅爲了獲得更多的知識」繼續朝北前進，抵達喀拉哈里沙漠一帶。他一面跟在自己的牛車背後，狼狽地走著；一面收集植物、昆蟲標本，射擊飛鳥。晚上，利用帳篷的燈光將白天所採集的東西加以分類。爲了收集標本，他繼續從巴魯河和橘河的交流點向南邁進。西元一八一二年，再度拜訪茲瓦那人的首都，這個首都是因爲以前的舊都水的供應不足，所以才遷移到這裡。現在庫魯曼河附近新的地方，改名叫新拉塔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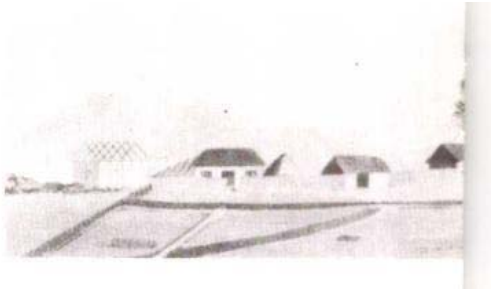
在旅行中，布舍爾碰到了布希族的集團。他望著布希族狼狽的模樣，而且隨身僅攜帶一點點東西，不禁流下淚來。於是布舍爾取出了橫笛，希望藉著清脆的笛聲來鼓勵這群落魄的流浪者。布希族的領導者也取出了一種類似弓狀的樂器，彈奏一曲作爲回報。這群落魄的流浪者雖然經過了無數艱苦的生活，卻仍舊是一群熟練熱情的舞者。而且，在他們的洞窟之中，有著世界上尚未被開發最優秀的畫。

布舍爾這次旅行是成功的。他帶了八十種哺乳類的皮製標本，包括完全新種的二六五種鳥，五百種以上的畫和大量的植物標本。他還替一種斑馬作了最早的記錄，這種斑馬的學名，就冠著布舍爾的名字。

▼拉塔科。這是布舍爾所寫的「南非之旅」這本書上之圖。描寫城鎮三分之一地區的景觀，入口左面之大房子，是酋長最年輕的嬸嬸之住所。



5 到達熱帶非洲的傳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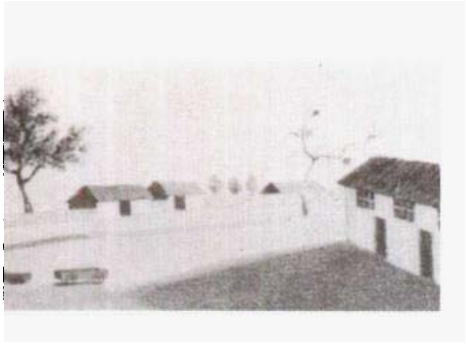
▲新拉塔科的教會和傳道所引用於強貝魯的書中　從這裡，傳教士們被派到廣大的城鎮，從事交易和傳教；勸阻人們停止部族間的戰爭，並說服他們要過著和平愉快的生活

初期到熱帶非洲探險的人士大部分是探礦者、獵象者、商人及植物學者，也有遭難獲救的水手們。他們在這兒常會發現非常重要的東西。但是以探險以外的目的來到非洲的人當中，則以基督教傳教士最爲顯著。到達南非的早期傳教士之中，有一位長老派教會的牧師約翰・強貝魯，他是於西元一八一二年，被倫敦傳教協會派到新拉塔科。

在那裡，由臉上塗滿紅色顏料，頭髮上灑著藍粉的九位長老迎接他。根據他說其中有一位長老「比我過去所見過的任何人都更具高貴的風采」，但是，強貝魯對長老們的觀念卻感到失望。因爲，他向長老們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人類會被創造出來？」這些長老回答：「這是因爲要繼續地掠奪其他的民族！」

爲了尋覓一些協助傳播福音的信徒們，強貝魯帶了一輛牛車、牛、狗、羊和荷天特特的嚮導所構成的隊伍到各地旅行。他從新拉塔科朝著東方前進時，另一位傳教士傑姆士・李度加入其行列。一行人到達了哈魯茲河，並沿著這條河南下，到達和巴魯河的會流處。河中出現許多河馬，叢林中有長頸鹿，谷間有無數的羚羊正在吃草，這些動物，雖然有時會遭到布希族的攻擊，但仍然不知人類的危險性，依舊過著悠閒的生活。強貝魯對當時心境的描述：「過去，沒有一個歐洲人曾看過這種平原、山，和河川等景象；如今呈現眼前是原始的碧綠，我知道我已經離開祖國有好幾萬公里，一想到這裡，就覺得好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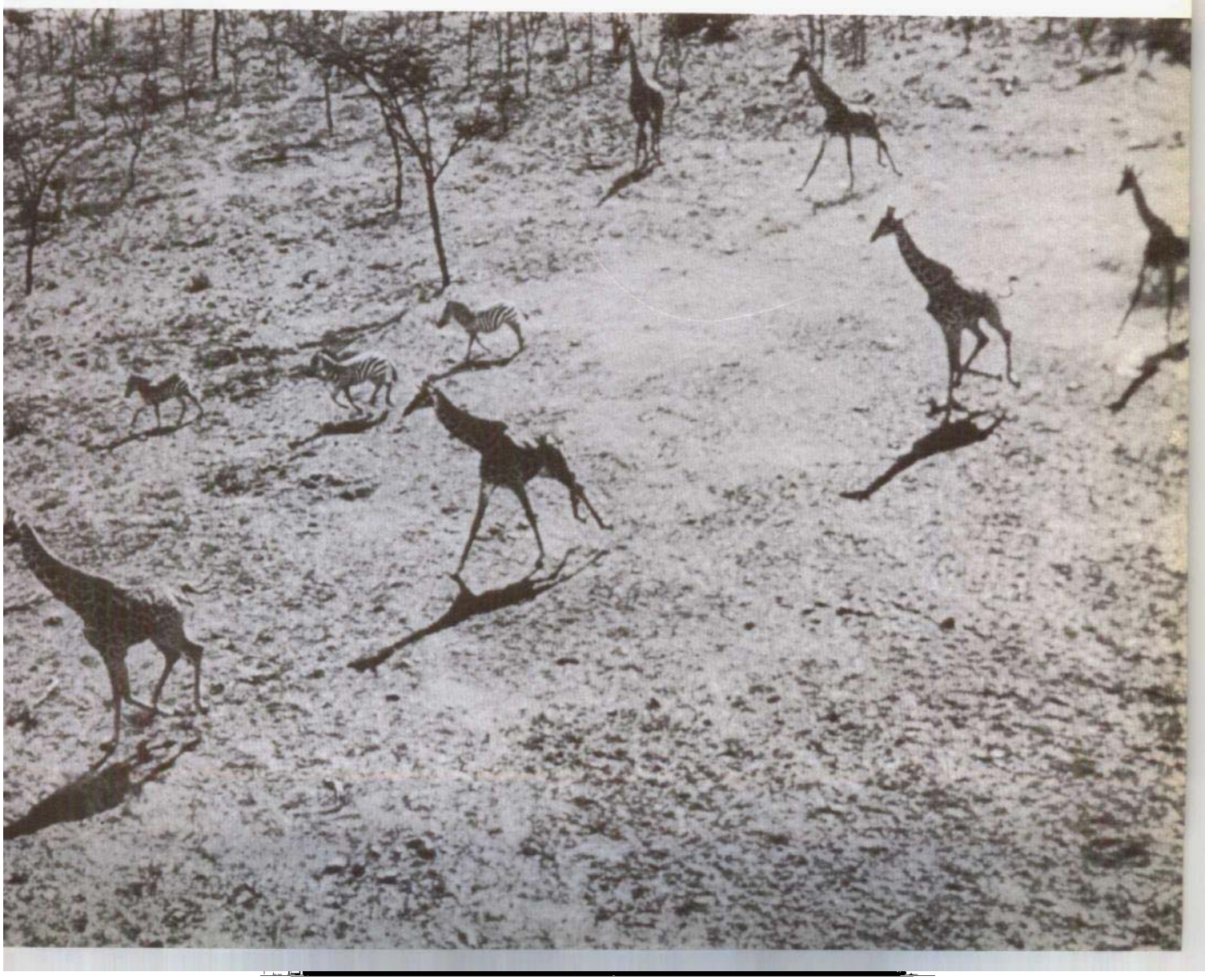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二〇年，好奇的強貝魯爲了尋找傳說中的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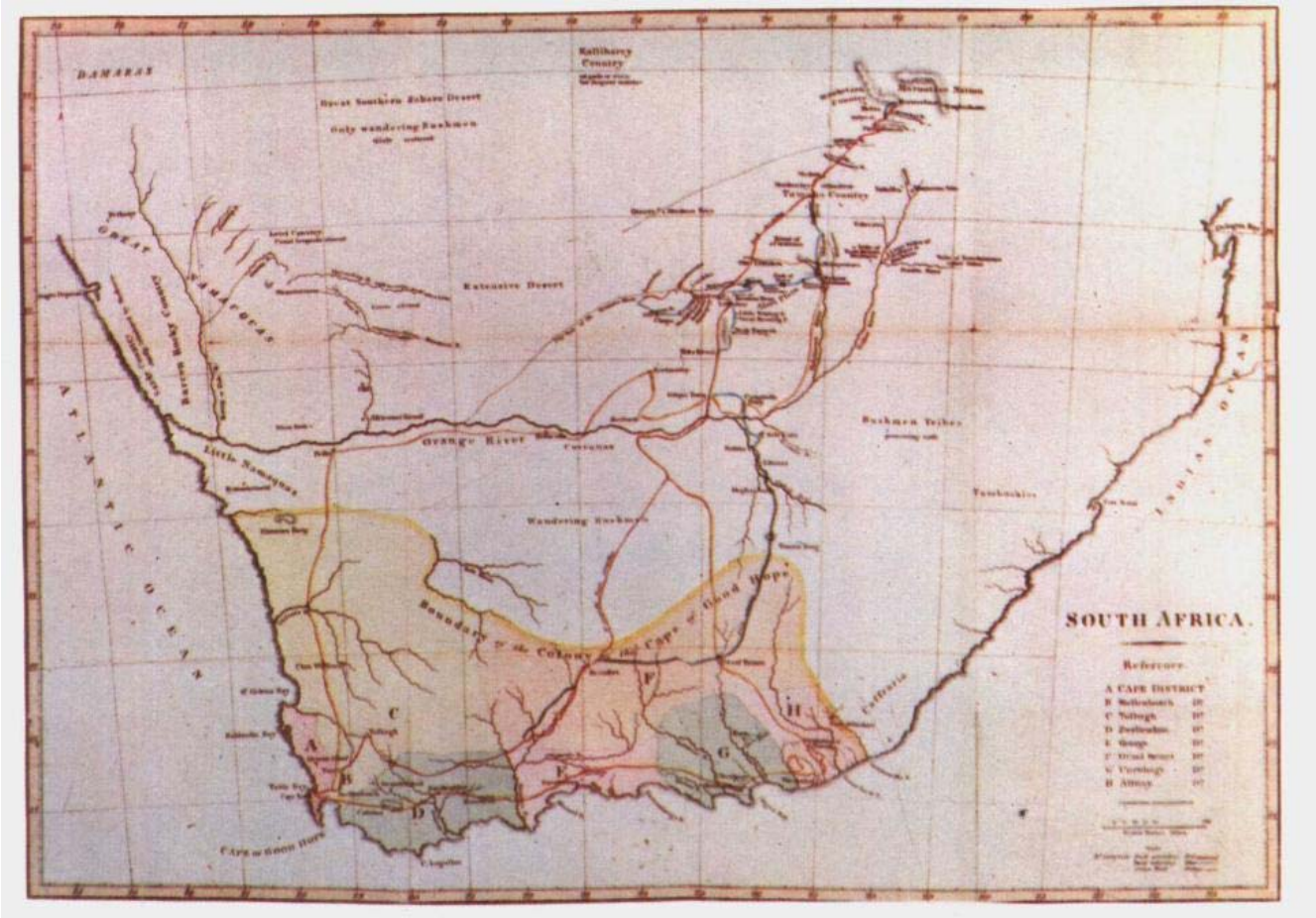


特各部族，決定探險巴魯河的北方。途中，他們一行人發現了林波波河的一個源流。這條大河是流向非洲南部，延伸到波札那和羅得西亞國境，再流經莫三鼻克，而注入印度洋。

強貝魯準備到普魯皆族的領域，他們屬於茲瓦那族的一支，住在現今的普勒托利亞和波札那的國境之間。普魯皆族的首都位於現在馬菲京附近的卡地維尼。數週內，他們越過了丘陵和草原，終於走到由許多小路滙聚而形成的大道上。後來，前面繼續出現了農田（種植稗子、小米等雜穀）；然後，他們「站在非洲地方最高的丘陵上，發現了長久以來一直在尋找的這個都市的一部分」。當地的人

▼在大草原上奔跑的長頸鹿和斑馬。因爲這種動物形狀奇特，所以初期的生物學家完全不相信有關長頸鹿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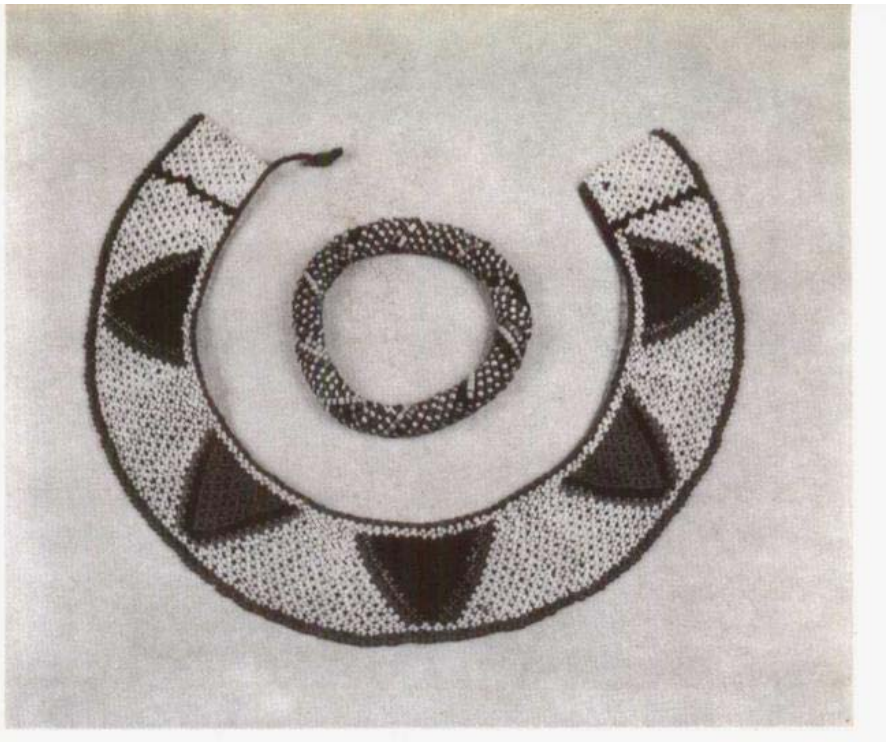
們爲了看牛車隊，遠遠的從街道上跑過來看，他們非常驚訝，同時也非常恐懼。在街道上「他們看見了白人，先是突然的大笑，接著發出低呼聲而紛紛逃散」！

代替年輕的國王治理國事的攝政王，帶領了人群歡迎他們一行人。這位攝政王雖然沒看過白人，卻已經聽過許多有關白人的事。強貝魯看見了這個非洲的城市竟然那麼大，而且還有完整的組織、紀律，而感到非常驚奇，也非常感動。這裡大約有一六〇〇〇人左右。「他們實際上都是些富有創造性和才能的人。房子或是院子的任何地方都非常的乾淨，他們也會製煉鐵器和銅器……。男人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共場所處理毛貨及做外套」。

傳教士們送攝政王一些禮物，包括鏡子、幾條紅色的手帕、紅色的睡帽、剪刀，還有各種的服飾等。後來強貝魯才知道送玻璃珠要比送這些東西要有用得多。因爲玻璃珠是「南非內陸惟一的貨幣，同時也是一種媒介物」。攝政王和他的議員們，除了五、六天旅程的範圍外，對其他外界種種幾乎全然不知，同時也不感興趣。然而，他們被蠟燭給迷惑了，「他們看到燭火能維持長久而感到驚訝，爲了這件事，他們還互相談論了很久。要是能聽得懂他們的話語，那該有多好！」

強貝魯雖然對他們傳教，但是他感到很遺憾。因爲，「來看我們用餐的人比來做早禱告的人，至少多了三倍」。這裡的人們，把香煙葉煮過了以後才肯吸食。他們也

◀約翰·強貝魯的地圖。這是在他的著書中的圖。記載著探險的路程各地之特色、水源和部族的分布。曾有一個時候，他說:「這些不懂得乾淨的布希族們，有時應告訴他們如何洗澡。雖然布希族對於洗澡覺得很有趣，但是結果他們還是無法充分了解爲什麼要洗澡？」強貝魯留下這段有趣記錄。



▶茲魯族用玻璃做的項鍊和手環。這是西元一八六四年在南非收集的。玻璃珠在南非被當作貨幣使用，也被當作裝飾品，所以非常受重視。戰士們通常也將其配戴在身上。

▼約翰·強貝魯的肖像。由另一位傳教士W·T·史托拉多所畫。強貝魯在前往非洲之時，倫敦傳教協會的總務告訴他，傳教士除了要讓異教徒改變信仰的這個大目的以外，應該也對一般的學問多加鑽研，尤其是對地理學上的知識，應有所貢獻。

做了石製的煙斗、象牙笛子、銅製的耳飾及鐵製的錐子及小刀等。他們的服飾，是用野生的刺猬皮所做的一種白色頭巾，強貝魯這樣記載著。雖然強貝魯在這兒傳播了和平的教義，但當他離去時，普魯皆族正開始準備襲擊這個部族。

強貝魯回到新拉塔科的傳教基地時，迎接他的是蘇格蘭的同胞洛巴圖·摩法多。他於不久前才進入倫敦傳教協會，剛被派到這裡不久。他生於西元一七九五年，在參加傳教工作之前是個園丁。他來到非洲後，就和茲瓦那人共同生活了五十年。在這段期間裡，他蓋了所茲瓦那傳教所，後來遷移到庫魯曼。他又把所有的聖經都翻譯成茲瓦那語；並且在那裡結婚，生了十個小孩。

強貝魯訪問卡地維尼不到十年，他極力讚美的這個富裕國家，竟遭到死亡和破壞的噩運。卡地維尼和普魯皆族其他的市鎮，和林波波河及巴魯河地域的班特各族的市鎮，全化爲一片廢墟，人畜全都消失。這是由於部族間互相爭戰的結果。因爲其他的班特各族不斷的來到東海岸和南非。而南非東海岸的那他魯地有一族叫茲魯，其酋長恰卡，把軍隊加以組織，並施予高度的訓練，成爲一支「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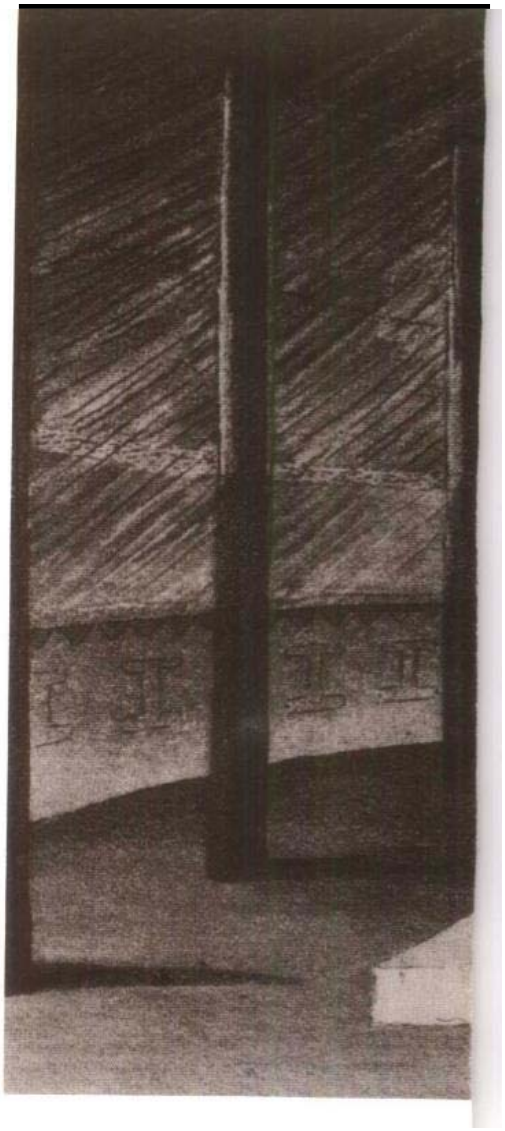
士」隊，並且一一傳授新的戰術。

這種新戰術的特色是使用一種「阿薩加以」的短刺矛做集體的攻擊。茲魯族的「因比士」在短期內便征服了那他魯的多拉傑斯巴魯山脈和海岸間的各部族。恰卡和手下的一名酋長摩傑伊卡利之間有了芥蒂，恰卡平時的處罰都是死刑，摩傑伊卡利不想在那兒等候死亡，於是率領手下兩、三百個「因比士」戰士，越過多拉傑斯巴魯山脈，進入東特蘭斯威，他和恰卡一樣，自誇有堅強的戰力，於是他開始征服內陸各族，並把他們的市鎮掃蕩成一片廢墟。

和恰卡一樣，摩傑伊卡利也使用茲魯的新戰術。摩傑伊卡利把被他擊敗的部族的女人們俘虜，並將她們分給部下爲妻妾；並且把被俘的戰士們編入自己的連隊。西元一八三〇年，摩傑伊卡利的戰士已超過一千人，他們自稱爲「馬塔貝族」；繼續向西襲擊波札那，向北襲擊羅得西亞。對於這批受過充分訓練，使用短矛和射棒的「馬塔貝」戰士們，幾乎沒有任何部族能抵擋得住他們猛烈的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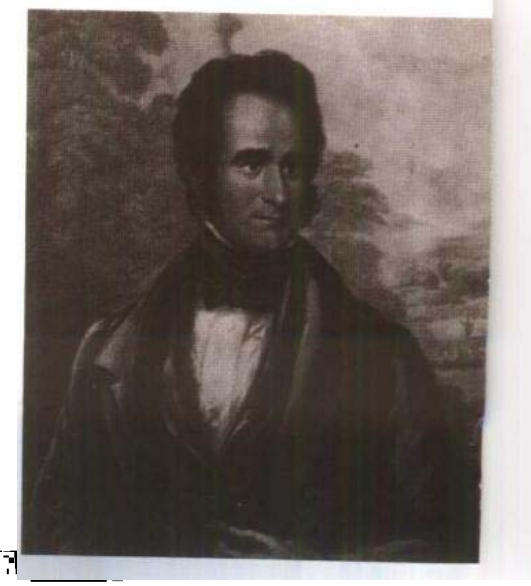
摩傑伊卡利認爲，帶著火器和馬，坐在「能活動的房子」（他們稱馬車之用語）活動的那些白人們，比整個恰卡的連隊來得危險。西元一八二九年，他爲了和白人接觸並偵察白人的地方，於是派了兩個「林多那」（指揮因比士的酋長），來到設在庫魯曼的摩法多傳教教會。摩法多熱烈的歡迎他們，當他們要回去時，爲了避免持有著報復念頭的茲瓦那人在半途攔襲，所以摩法多決定親自護送他們回去。他們預備回到在林波波河北方的摩傑伊卡利的總基地，於是一行人坐了牛車朝著東北方而去。在越過巴魯河，進入普魯皆族境地後，摩法多發現以前繁榮富裕的村落，和種植稗子的田地，如今全都被毀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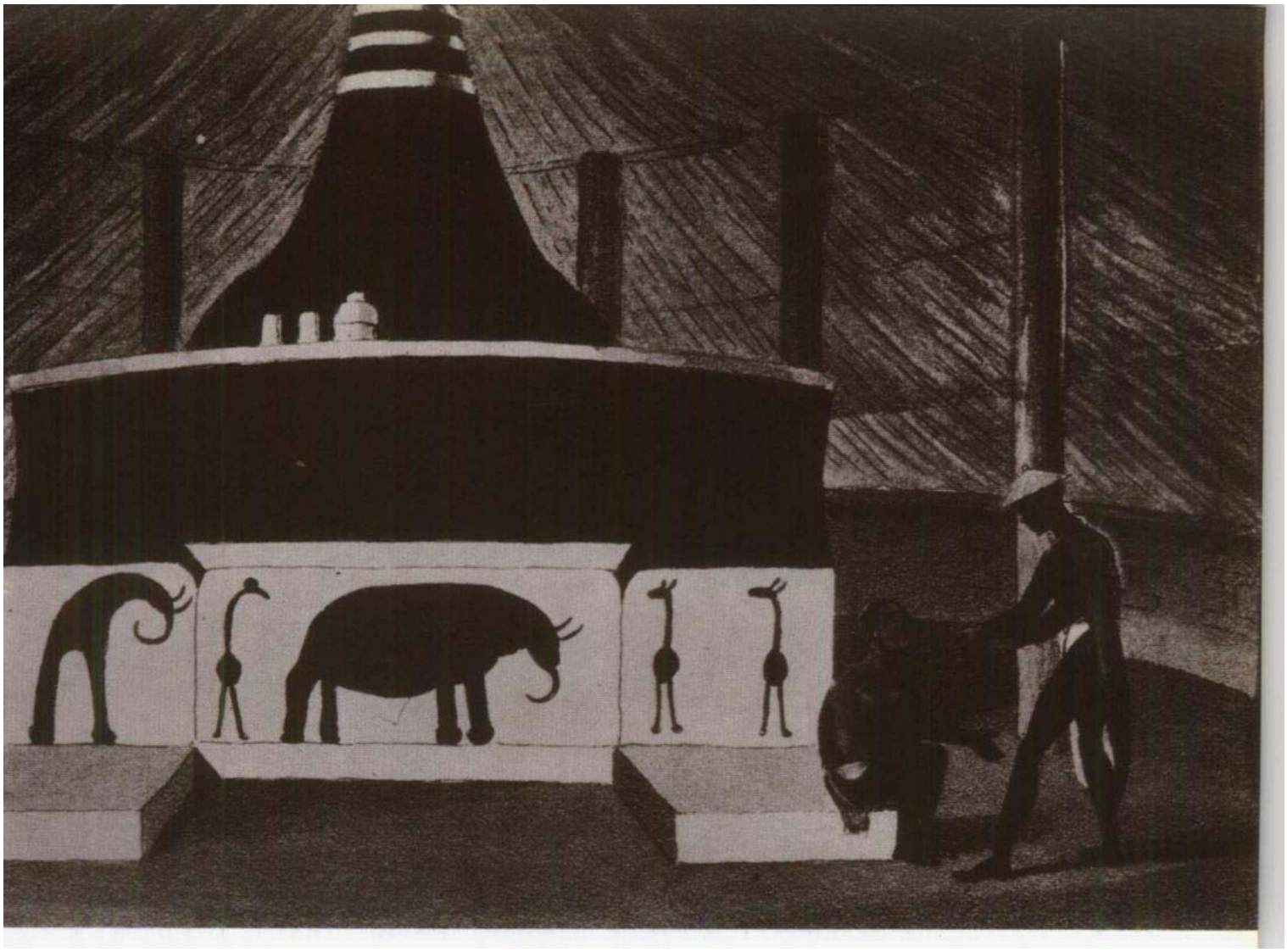
「以前擁有幾千人口，充滿了活力的地方，現在卻因



▲卡利維尼市鎮一個地區的隊長西諾薩耶的房子內部。他的房子被認爲非常優雅，很適合他的職位。

▼洛巴圖·摩法多的肖像，背景是橘河的小支流庫魯曼河流域。他的女兒和大衛·里文斯東結婚。





馬他貝魯的侵略，而完全被毀滅！野獸們現在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這片漂亮的森林峽谷中活動。」

獅子的數量增加，經過此地的人都被迫爬到樹上躲避。摩法多在一棵樹「由刻著裂痕的樹幹爬上去，發現了有十七個以上的人住在這個半空中」，他記述著：「發現離地面約十公尺高的最上面有座小屋，我便進到裡面坐。這間小屋的家具很簡陋；只有地板上覆蓋著的乾草，一支矛、一支湯匙，另外還有一個裝滿了蝗蟲的碗。」強貝魯以前所看到的卡地維尼和其他大地方的一些市鎮，已變成了「荒廢的牆壁，四處堆積著石頭；除了人的頭蓋骨外，再也看不到其他東西」！

最後摩法多的車隊來到林波波河。從那兒又經過了三天艱苦的旅行後，一行人終於到達偉大酋長的村落。這個村落是在現在的普勒托里亞南面的某一條河南端。爲了歡迎白人們和平安歸來的林多那——而且也可能是想讓摩法多感到吃驚——摩傑伊卡利召集了他的連隊，在摩法多面前大跳戰舞。每位戰士都帶著同他們一樣高的彩色牛皮盾，也戴著用駝鳥羽毛做的，能搖動的頭飾。摩法多看了這種情景，非常的感動。

「他們必須征服其他的部族，否則就得選擇死亡。如果戰士沒有帶盾或矛回來的話，只要國王一皺眉頭，他就必須死。」

摩法多在摩傑伊卡利的部落裡渡過了十天。在這段期間裡受到熱情的款待，甚至被當作國王一樣的侍候著。「你把我的心洗得像牛奶一樣的白」摩傑伊卡利這樣對摩法多說著：「我對異國人的愛心感到吃驚。當我餓時，你給我食物；你擁抱著我！你用你的手在敵人群中保護我。」但是摩法多回答他說：「我並沒有做這些事情。」摩傑伊卡利指著兩位部隊長說：「這兩個人是奉了我的命令到白人的地方。你不但給了他們食物，而且還拿衣服給他們穿，更老遠的從庫魯曼保護他們回來，使他們免遭了茲瓦那族的襲擊，所以，你就是等於保護了我。」這位酋長堅決的說著。

雖然摩傑伊卡利有著非常驕傲、殘忍的個性，並且耽迷於肉體上的愉悅——他有一百個以上的妻子——但是這位勇猛的戰士卻和傳教士之間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持續性的友誼。摩法多後來雖然又好幾次的回到「馬塔貝」的部落，希望敦勸摩傑伊卡利改信和平、謙虛的宗教，結果都沒有成功。

由於摩傑伊卡利對摩法多的印象非常好，於是他規定所有要到此地的歐洲人都必須有摩法多的介紹函，也就是把摩法多當成其心腹。從摩法多訪問這個地方以後又過了七年，英國的陸軍軍官威廉·卡瓦利斯·哈里斯爵士，也到達了庫魯曼。這時的傳教組織已從新拉塔科移到庫魯曼。哈里斯想要獲得摩傑伊卡利的許可在馬塔貝的土地上獵象，同時計劃經過巴魯河回去。

西元一八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帶了摩法多介紹函的哈里斯和同伴理察爾·威利安姆遜和幾輛牛車，幾個荷天特特人一起朝著馬塔貝出發。一些被摩傑伊卡利掠奪過，僥倖不死的各殘留部族圍在哈里斯的帳篷外，直向他們要求肉類及香煙。在到巴魯河途中，這支狩獵隊遇到了許多野獸「到處佈滿了獵物」，哈里斯在附近留下了一頭被他殺死的野獸殘骸。他說：「那種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於是我進入了逃亡中的獸群裡去，繼續追趕獵物，直到牠完全疲勞了，然後才舉槍射擊牠。」這位最早寫有關非洲大型狩獵書籍的人，實際上也是「巡迴屠殺者」的一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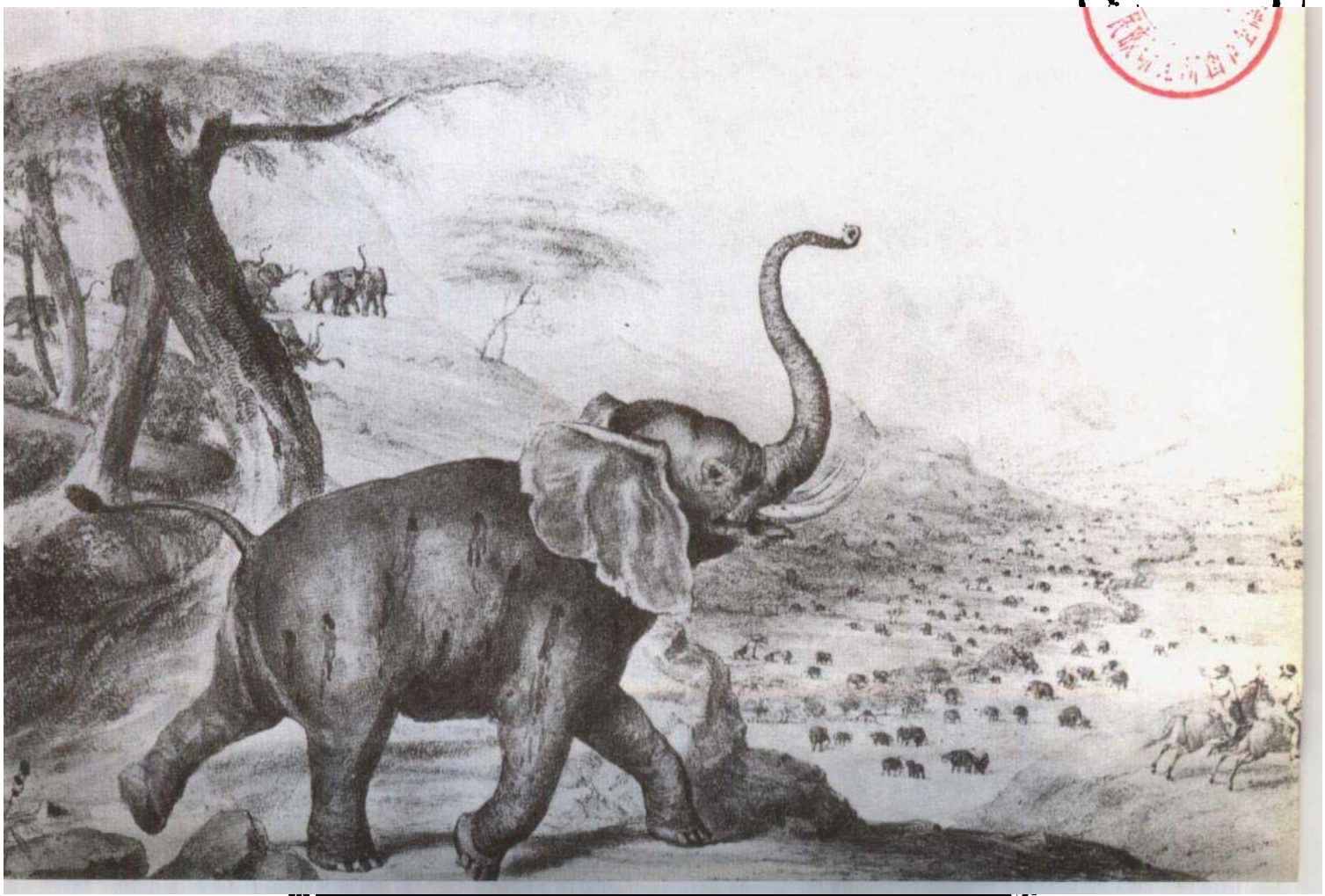
在南非的瑪加利斯巴魯山脈附近，哈里斯看見了一種令人永生難忘的情景，「我無法完全表達眼前的一切，放眼望去，視線所及之範圍內，都充滿了野生的象——不論是在那一個高地，或是綠色的丘陵上，都擠滿了象群。在谷底，有一種深暗色的生

▶狩獵象圖，這是哈里斯「非洲狩獵」這本書的插圖

物在活動著，這種景象令人看了覺得昏眩……，這種景象也令人感到興奮不已」，他這樣記載著。哈里斯和他的同伴立即對一群象群開槍，開了槍後才發現，「這群象大部分都是母的，而且大半都是有孩子的母象。在這些母象之後，有許多小象跟在後面」。他們發現一隻小象在母親的屍體旁來回不停地跑動，一面想用牠的小鼻子喚醒母親，一面不斷的悲鳴」。哈里斯的牛車上裝滿了象牙，直到許多象牙無法裝運上車爲止，獵人們只好把剩餘的象牙丟在周圍，才依依不捨的離開。

在這次狩獵中，哈里斯最興奮的就是發現了三十二隻長頸鹿正安靜地吃著樹上的嫩葉。哈里斯並不是個十分優秀的射擊手，他選擇了一隻大的公長頸鹿，瞄準了目標開槍，直到把這隻巨大的長頸鹿射倒爲止，他一共射了十七顆子彈。他高興地把帽子往空中一拋，跳了起來。隔天，他又射殺了三隻長頸鹿；之後，每碰到鹿群時，至少也能射死二隻。

這兩個英國人繼續到北方打獵。他們到了林波波河的支流，再從那兒折回瑪加利斯巴魯。他們見著了摩傑伊卡利手下的一位部隊長，並由這位部隊長將他們引領到摩傑伊卡利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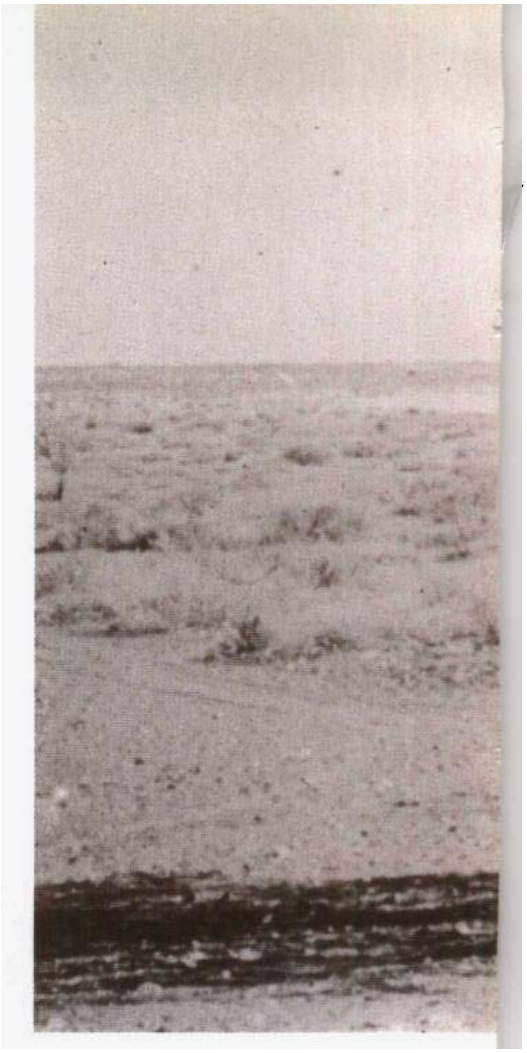


哈里斯認爲摩傑伊卡利：「具有無比威嚴。從他的舉動看來，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不易馬上和人相處的人。這個人有一雙非常銳利的眼睛，會作要點式的質詢，而且對別人的問題，都能非常小心的回答。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眞正能支配統馭那些圍繞在他身旁粗魯、喜見血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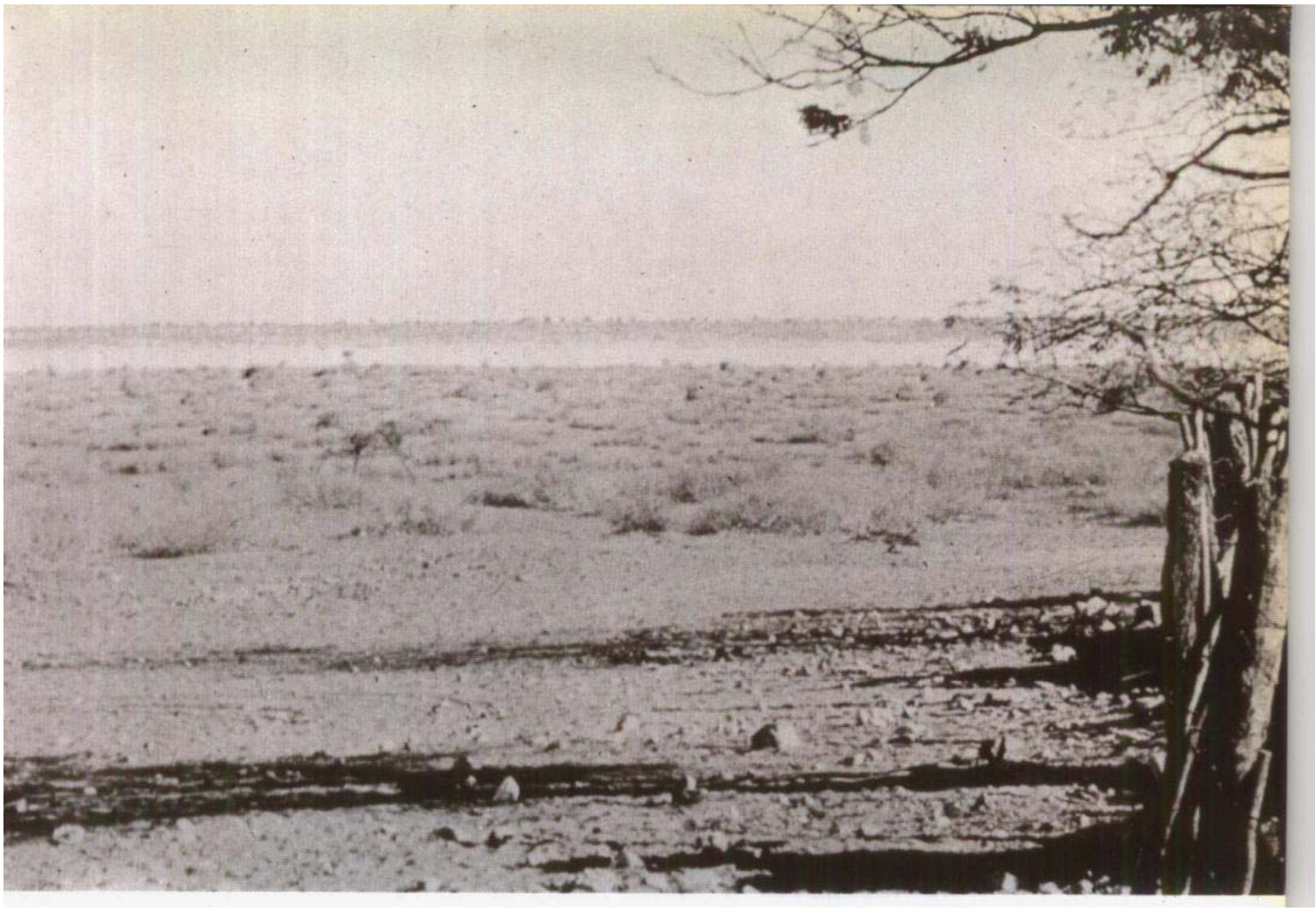
最初，摩傑伊卡利不准許哈里斯經過往巴魯去的路。但是在後來繼續的交談中，他改變了初衷。有一天，摩傑伊卡利「靠著威利安姆遜的床，他那雙小而黑亮的眼睛，不停地朝著四周轉動」。後來，他看上了一盒裝滿了玻璃珠的盒子，猛然的把雙手伸入盒中，「在這一瞬間，他的臉上露出了勝利的表情，那種表情，我一生都不會忘記」。於是，哈里斯用整盒的玻璃珠和一頂帳篷作爲交換，他終於獲得了摩傑伊卡利的許可。但是摩傑伊卡利又向他要求一雙鞋；等到遠征隊出發後，又派人追去索取蠟燭。

哈里斯此行主要的目的雖然是狩獵，收集野生動物的皮或頭；但是他所經之地，大都是歐洲人從沒有經過的地方。所以，他對於描繪這些地方的地圖，頗有貢獻。在往巴魯河的途中，哈里斯發現了林波波河上游之一的哈里庫哈河的水源。在那裡他槍殺了很多的河馬。因爲哈里斯有詳細作記錄的習慣，所以他把當時南非野生動物的生活資料，流傳給後世。

「每天所出現的犀牛群數目多得令人不敢相信……，犀牛那醜陋的頭隨時都會從各地的草木中伸了出來。」當他們朝著庫魯曼南下時，哈里斯看到了無數的象群，「正悠閒、沈靜地吃著草」。但是遇到這些人類後，這群悠閒自在的象群被射殺了！牠們發出恐怖和痛苦的哀嚎，然後四處逃散。哈里斯最大的功績是把一頭過去從未有過記錄的漂亮的、黑色的羚羊擊倒了。這隻羚羊的角約有一公尺



▲乾季的喀拉哈里沙漠。在這裡可以看到一片完全乾燥的岩鹽。里文斯東第一次橫越此沙漠時，就碰到了這種鹽原。他說：「這種鹽原突然在眼前出現。夕陽照射在鹽原白色的外表上，蔚藍的天空在鹽原上……」。看到這種美麗的景色，里文斯東那時幾乎以爲找到了他們最迫切需要的水



長，現在這隻黑色羚羊的頭部標本，正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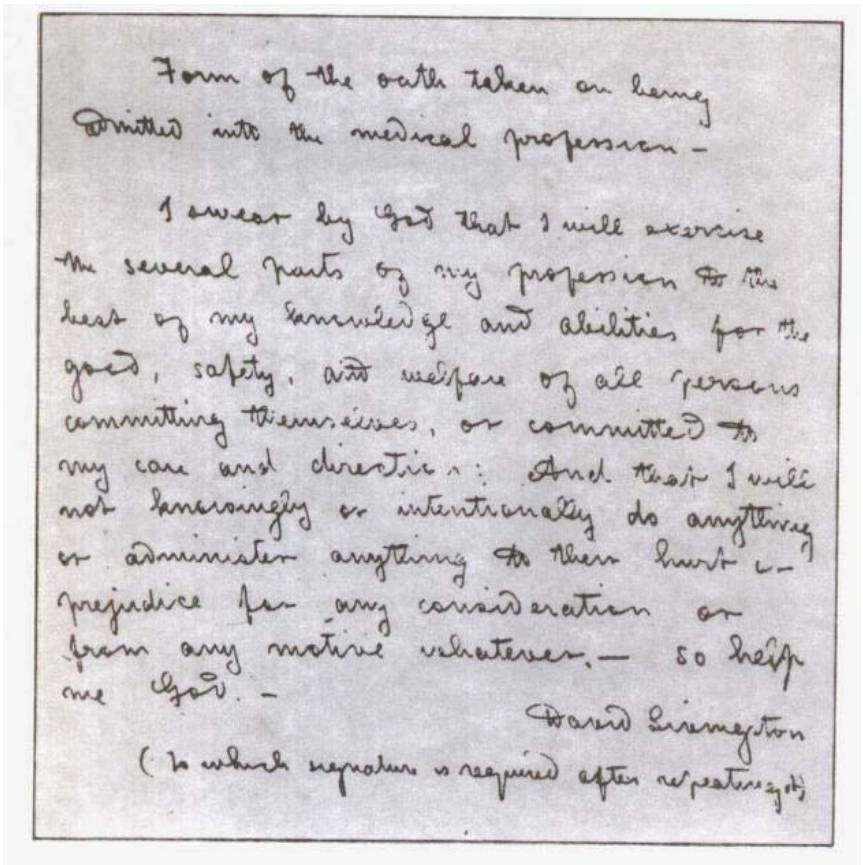
洛巴圖・摩法多在二十年間，是庫魯曼傳教組織的負責人。二十年後，又加上了一位年輕的蘇格蘭助手。這位助手是個皮膚很黑，骨頭凸露，身體像鞭子般的細瘦。他有一雙銳利的眼睛。這個細瘦的男人，就是在非洲的探險者之中最偉大的冒險家大衛・里文斯東。「大衛・里文斯東身高普通」同時期的某一個人這樣記載著。「他站得很穩，行動極爲敏捷輕快，而且他的胸部寬厚，臉上常露出強烈意志的表情。」正因爲這種強烈的意志，才能支持他進行這種需要無比的耐心、毅力和勇氣的探險行動。

里文斯東於西元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出生於蘇格蘭。家境貧苦，十歲時便到一家棉紡織廠工作。少年時十分刻苦向上，他充分的利用了一天十四個小時的勞動。他一面工作，一面把「小說以外的書，不管是那一種，全都看遍了」。他說「他把書放在紡織機上，一邊工作，一邊把書一行一行的看下去」。就這樣，他自己學習了希臘語、拉丁語和數學等。不久，以同等學歷資格進入大學學習醫學及神學。

里文斯東穩重的個性，形成了他對宗教信仰眞摯的崇敬。在他得到醫學學位後，便和倫敦傳教協會取得聯繫，而被派任聖職。

西元一八四〇年，這位二十七歲的傳教士兼醫生來到開普敦。他從海岸坐牛車，經過了一一二〇公里的跋涉，到達庫魯曼。接著從庫魯曼雇用二個非洲基督教徒，和二個駕馭牛車的車夫，一起朝著北方出發。他說：「爲了要獲得這裡有關言語的正確性與知識，幾乎有六個月的時間我和一切的歐洲人斷絕音訊。經過了這種試練，我才能眞正的瞭解茲瓦那人的習慣、思想、法律及言語等。這些知識使得我在後來與他們的往來接觸中，獲得很大的利益與方便。」西元一八四三年，里文斯東在離庫魯曼北部三五〇公里的科魯貝設立了傳教所。幾個月後，他被一頭受傷的獅子所傷，傷勢嚴重，從此以後，他的左手臂無法舉過肩部以上。

里文斯東爲了療傷而回到庫魯曼。在療養中，他認識了摩法多的大女兒瑪莉，立即深深的墜入情網，二人終於在西元一八四五年結婚。他說：「她的個子雖小，但她卻是個很純潔懂事的黑髮少女，而且身體健康；她擁有我所祈盼的各種條件。」


Form of the oath taken on being
admitted in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

I swear by God that I will exercise
the several parts of my profession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for the
good, safety, and welfare of all persons
committing themselves, or committed to
my care and direction: And that I will
not knowingly or intentionally do anything
or administer anything to their hurt -
prejudice for any consideration or
from any motive whatever. - So help
me God. -

David Livingston

(To which signature is required after repeating it)

里文斯東到非洲的目的，是要對非洲人傳教。在科魯貝設立傳教所六年後，他覺得該去更遠地方傳教。在科魯貝的北方，有一片四八〇公里長的乾燥荒漠，那就是喀拉哈里沙漠。在當時，沒有一個白人能夠橫越這片喀拉哈里沙漠。曾有個茲瓦那族的酋長對他說：「連我們黑人都無法橫越這片沙漠，更別說別人了。」在這片沙漠北方，有一個歐洲人只聽說過卻無人看過的恩加米湖。過去有好幾支遠征隊，曾準備要到湖的那邊去，但是都沒有成功。

在湖的那一端，住有茲瓦那的一支馬科羅羅族。他們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酋長西比圖亞奈統治。里文斯東準備請他允許在馬科羅羅設立一所傳教所。

▲在樹蔭下休息的獅子。

◀里文斯東的醫生宣誓書。他學醫的目的就是要到非洲來進行傳教活動。

▼里文斯東和他的家族。他的孩子們從左算起，歐茲威魯（出生於西元一八五一年）、杜瑪斯（一八四九年）、阿魯尼斯（一八四七年）、羅瓦特（一八四六年）。里文斯東深切的瞭解他的家族必須忍受苦難，他寫著：「我看著自己的孩子們，心裡不禁想著到底那一個能活著和我一起回去呢？」

西元一八四九年六月一日，里文斯東和他二個伙伴科東・歐茲威魯和曼格・馬利，及另一個嚮導，一起朝恩加米湖出發。在他們的前面有一段九六〇公里的艱苦路程。他們很快就進入了那片滿是柔軟白沙的沙漠。在漫長艱苦的行程裡，車輪在沙中陷下一半；到了黃昏時刻，已經沒有東西可給牛吃了！

「這裡乾得連草放在手中一揉，馬上就會化成粉末。可憐的牛連聞到我們在牛車中水的味道，都會痛苦的呻吟哀叫」。

最後連嚮導也迷了路，如果這時候歐茲威魯不去追趕那頭和獅子非常相像的動物的話，他們可能會全部遭難。因爲他所追趕的不是獅子，而是布希族的女性。她們把里文斯東一行人帶到了水塘旁，使得大家才能獲救。他們又碰到了過去無人知曉的周加河。沿這條河走了一六〇公里。然後只帶了一輛牛車便離開了這條河，花了十二天的時間越過沙漠，到達了恩加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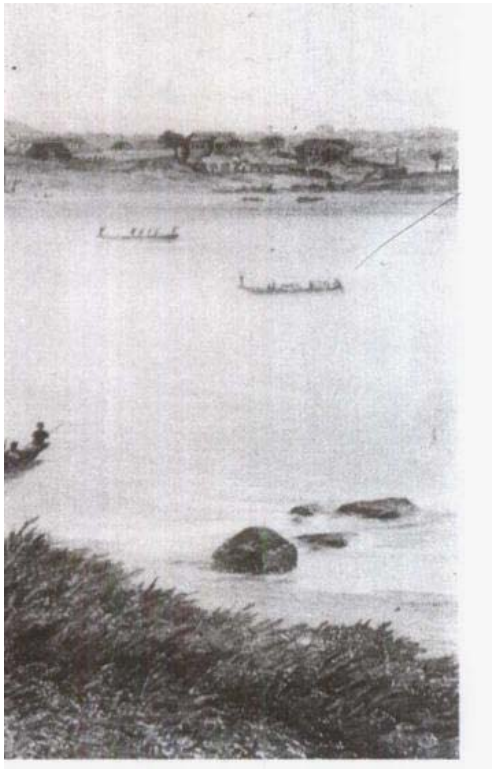
馬科羅羅族住在離那裡約三二〇公里的北方。他們三個人認爲絕對無法走到那裡，於是便回到科魯貝。翌年，里文斯東爲了要橫越沙漠去尋找馬科羅羅族的酋長，於是他帶了懷孕中的妻子和三個小孩，再度出發。他們沿著周加河行走，「在途中爲了要讓牛車通過，需要把樹移開；光是這個工作，花了大家不少的功夫」。而且，有時候牛會掉進當地居民爲捕捉獵物所設的陷阱裡去。所以，他們不得不把牛放棄。接著

又碰到了更可怕的阻礙，那就是一種帶了寄生蟲的蒼蠅，這種寄生蟲會引起昏睡病。他們離開了河堤，朝著沙漠，終於發現了恩加米湖。但是他的妻子瑪莉，和三個小孩都患了瘧疾，以致無法再繼續前進。回到科魯貝後，瑪莉生了第四個小孩，但是這個孩子很快就夭折了，而瑪莉也生了一場很嚴重的病。

「我準備遵守原則」，里文斯東後來這樣記載著：「我要再試一次」。過了一年，里文斯東又帶著瑪莉和三個小孩，再度橫越喀拉哈里的荒漠。他們雖然選擇了一條和過去不一樣的路，但是這條路卻更加困難。這次他們最忠實的朋友科東·歐茲威魯與他們同行，並且負責了大部分的費用。歐茲威魯是位射擊高手，只要有獵物，他隨時都能獵獲，但是按照里文斯東的日記：「大部分地方除了在深深的沙子有矮灌木外，其他就沒有任何東西。連可以把風景點綴得更有生命感的鳥和昆蟲都消失了。四面僅是無垠的荒漠，這是我所看過的景色中，印象最壞的地方。」

嚮導又迷路了！甚而趁機溜走。幾天後，水都喝完了，里文斯東夫妻倆面臨了最糟的情況，生命之神似乎隨時都會把三個孩子從他們懷中搶去。幸好，派出去找水的馬夫中有人回來，而且還帶了水。「我們從來沒感覺過水的味道是這麼的美妙！」

五天以後，他們到達了三比西河的一條支流恰貝河。里文斯東把家屬留在這裡，獨自和歐茲威魯一起坐了獨木舟，向前溯行了三二公里，最後終於見到馬科羅羅族的酋長。他說：「在一個小島上，酋長被幾個重要部下保護在中間，當我們到達時，他們正在唱歌。他們的生活和禮節都有一種紳士風度。」馬科羅羅族的酋長西比圖亞奈和里文斯東很快就成爲好朋友。這位馬科羅羅人是位勇猛出名



▲三比西河。這條河全長二六〇〇公里，是非洲的第四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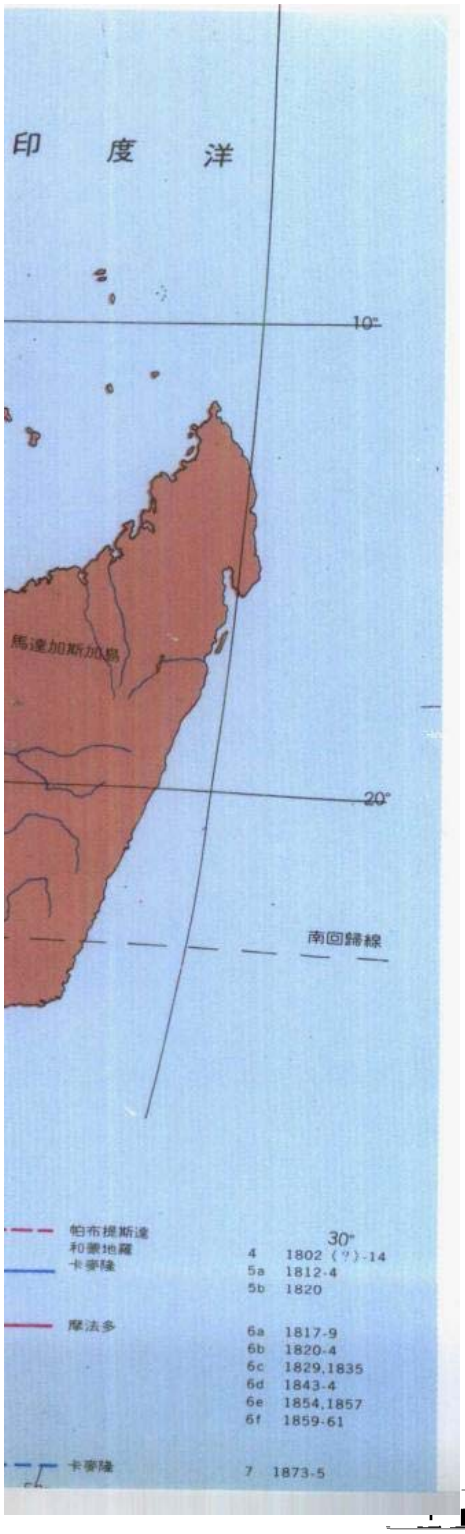
的戰士；同時也是惟一擊敗摩傑伊卡利「因比士」的酋長。他歡迎里文斯東，當他知道里文斯東想在他的部落設立傳教所時，他對這個計劃表示濃厚的興趣。因爲他認爲這麼一來，可能會終止所有部族的戰爭，同時也能抑止逐漸擴及到內陸來的奴隸貿易。

在里文斯東仍住在馬科羅羅時，這位和善的酋長西比

▼南非和探險家所經過的路線。

圖亞奈不幸生病去世。「在過去，任何一個黑人的死亡對我來說，都比不上今天的悲慟！」，里文斯東悲傷的表示，這或許是無意識的表達二種不同人種之間的距離吧！

西比圖亞奈下葬後，里文斯東和歐茲威魯繼續朝東前進二一〇公里。在西元一八五一年六月末，他們發現了一條朝東流的大河；艱苦漫長的旅行終於有了代價，這條河一定就是三比西河。里文斯東這樣記載著：「那是個很重要的發現。因爲過去我們完全不知道這條河竟會在這附近流著！」。在三比西河的河邊，里文斯東突然發現了一件比這條河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自己的天職。依歐茲威魯的話：「他突然表明了要去西海岸。西海岸離這裡二九〇〇公里，所以，我一直反覆的強調這種事絕對辦不到。但是他說：『我一定要去，而且我是眞的非去不可！』這句話就是他惟一的回答。」里文斯東在日記本裡的想法是：「我決心要馬上把家眷送回英國，絕不讓他們繼續在這種不健康的地方。我要單獨一個人去冒險，去尋找一個能成爲文明中心的健康地域；而且要從內陸開拓一條到達東、西海岸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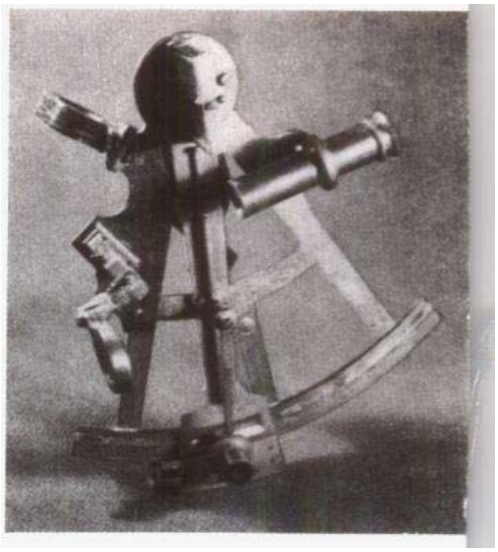


里文斯東和歐茲威魯在恰貝會合了瑪莉和三個孩子。他們乘坐牛車，準備回到科魯貝去。他們橫越了沙漠到達周加河。在這裡，里文斯東決定繼續留在那裡，請歐茲威魯送瑪莉母子回去。歐茲威魯提出了抗議，但里文斯東仍堅持他的決定，他並不想說明那個理由。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歐茲威魯問他。

「沒什麼特別的事，只是瑪莉昨晚生了一個小男孩。」這個孩子是瑪莉的第五個孩子，這孩子順利成長，被取名叫歐茲威魯。六個月後，他們利用牛車回到了開普敦，西元一八五二年四月，瑪莉和孩子們終於坐船回到英國。她的丈夫則繼續留在非洲，準備隨時探險。

6 里文斯東和三比西河



▼里文斯東探險時所用的六分儀。當他製作南非地圖時，充分的利用到了這個儀器。

里文斯東在一生中，做了三次大規模的旅行。第一次是在西元一八五二年六月，從開普敦出發，歷時四年。他越過喀拉哈里沙漠，到達現在波札那北部的馬科羅羅族的市鎮里安地。繼承西比圖亞奈王位的十八歲新王西科里多和他的父親一樣，對里文斯東表示友好。這位年輕的酋長知道了里文斯東想要溯行三比西河，於是送里文斯東一艘獨木舟和二十七個馬科羅羅人。這些黑人們的忠節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旅程中給了他很大的幫助。里文斯東非常喜歡馬科羅羅族，他這種感覺一生都沒有改變過。

他的計劃雖然單純，卻顯得非常大膽。他計劃由三比西河溯行到這條河的水源，然後繼續前進到西海岸，再從西海岸折回三比西河；接著沿著三比西河南下，預計到達莫三鼻克境內葡萄牙人城市凱利馬內附近的河口。

橫越大陸約有四八〇〇公里以上，所要經過的全部路途約有八〇〇〇公里左右。里文斯東帶了三把手槍和一枝獵槍，因爲這支遠征隊的食糧得倚靠這些槍枝。爲了沿途交易，隨行的馬科羅羅族人搬了九公斤的玻璃珠。里文斯東爲了保持行動輕便，只帶了一頂小帳篷和一套沿途換洗用的衣物。他最貴重的財產就是能辨認方位，和正確測量位置的各種科學儀器，及一些準備作詳細觀察記錄的日記簿和幻燈機等。幻燈機可以明顯的映出聖經的內文，在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們，常利用這種幻燈機來輔助傳道。當里文斯東即將離開里安地時，他把這些幻燈機交給西科里多的一位妻子，請她代爲保管。

里文斯東和馬科羅羅的黑人們，在西元一八五四年一月從里安地出發不久就陷入苦難。里文斯東患了嚴重的瘧疾，身體顯得非常衰弱。再加上豪雨，無人的荒地上找不到任何充饑的食物。一行人變得落魄不堪。里文斯東的小帳篷因風雨吹襲而破損，休息時，他只好躺在潮濕的地面上。他拖著疲憊的步伐前進，如果碰到平坦易走的路

，就騎上牛背。

後來他記載：「因爲這兒常常發生熱病，引起頭暈，所以我儘量靠在牛背上」。他們終於走到有人煙的地方，當地的酋長竟然把他們僅剩的東西全都沒收。連里文斯東的破襯衫和馬科羅羅人手上戴的銅環都無一倖免。

後來他們沿三比西河繼續溯行，越過了分水線——河朝西向大西洋開始流的地點——，探險隊進入葡萄牙領土（現在的安哥拉），到達專做奴隸買賣的地方。這裡的酋長不只要求東西而已，也要黑人。這時里文斯東非常驚訝——因爲他們把馬科羅羅族的男人當作是奴隸。雖然疲累加上病痛，但他們仍然咬緊牙關到達盧安達的海岸。當時已時屆五月了！

四個月之中，他們走過地圖上從未記載過的荒地約二四〇〇公里。葡萄牙人親切的供給他們食物、住處，和一些新裝備，並且不要求他們付錢。盧安達的大主教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些衣服和毛氈送給馬科羅羅族的黑人們，同時也給馬科羅羅的酋長買了禮物。這些禮物包括馬鞍、馬口鉗，和一匹附帶繡繩的馬及一套裝飾過的葡萄牙陸軍上校制服。正在盧安達訪問的一艘英國巡洋艦的士兵們，更爲里文斯東做了一頂新的帳篷。里文斯東爲了恢復體力，繼續留在海岸地方，因此對此地的奴隸貿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九月，這支小探險隊繼續沿著瓦尼倘河的沿岸，再度朝三比西河上游去。「我坐在牛背上慢慢地思考」，里文斯東將自然的美與人的殘酷無知作了一番比較，而覺得非常悲哀。「愈瞭解這種野蠻生活，就愈發覺無法忍受異教生活；這種生活眞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卑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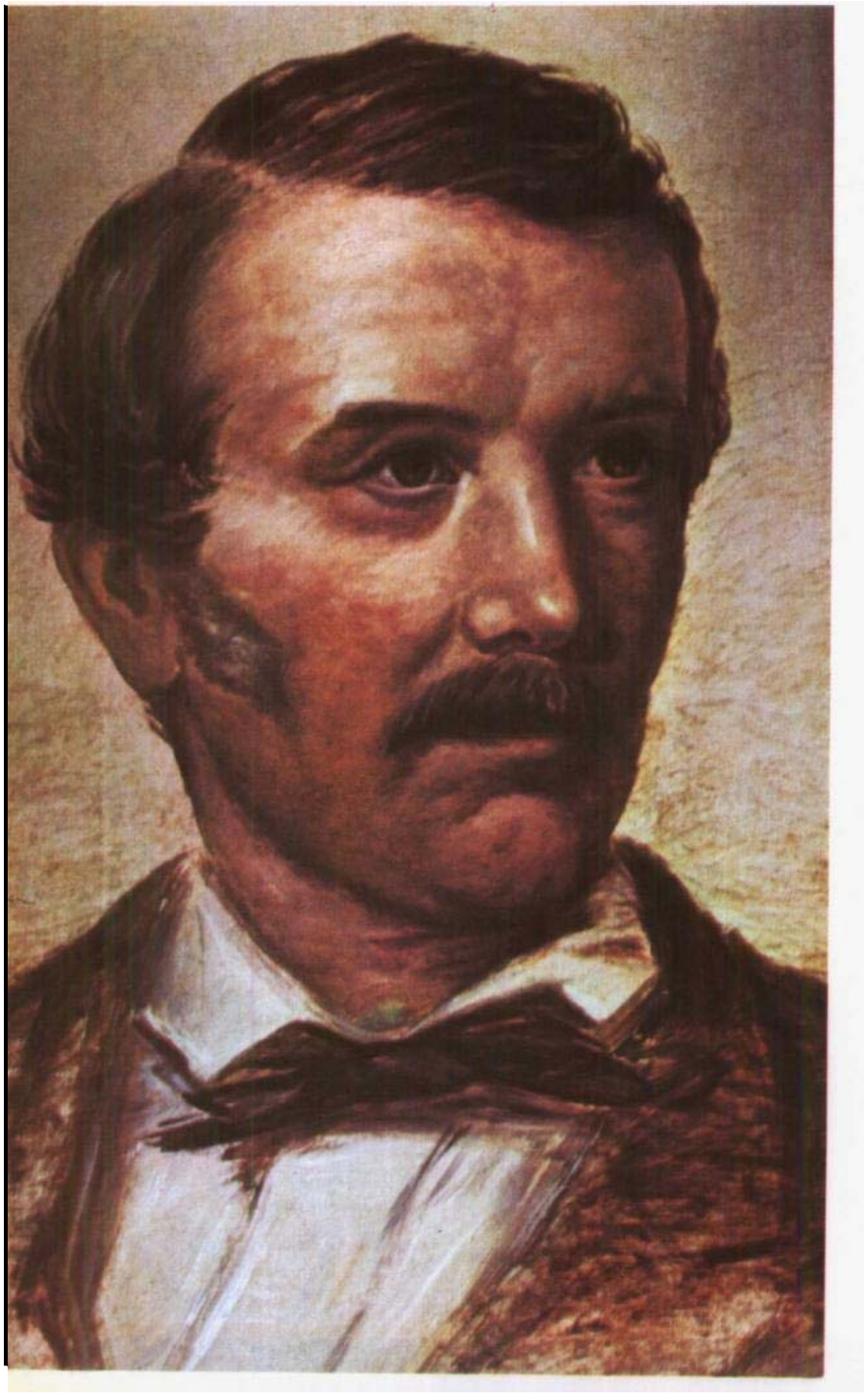
回途並沒有比去時順利。途中，里文斯東因爲風濕熱，加上豪雨的侵襲，一度意識模糊，在泥土上躺了八天。一年的千里跋涉，他們終於越過了重重困阻，回到里安地。里文斯東和馬科羅羅的黑人們把那套陸軍上校的制服交給西科里多。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文斯東又帶著更多的馬科羅羅族的志願者，再度出發探險。這次里文斯東計劃沿著三比西河到達下游一帶。西元一八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他們到達一個非洲人稱作「有雷鳴的聲響，並且會產生無數的水煙」的大瀑布。里文斯東爲了表示對英國女王的敬意，將它取名爲維多利亞瀑布。

「歐洲人從沒有見過如此雄偉壯麗的景觀，在天際遨遊的天使們該也會爲之停足

吧！」

他們繼續朝著東方前進，但還沒有看到科普拉巴拉急流就繞了過去。六個月後，他們仍在通往下游的路線上艱苦的行進。這時候，食糧再度消耗殆盡，他們不得不進入草木中尋找樹根或蜂蜜。一行人走到距離葡萄牙三比西河前哨地臺特僅十三公里處時，已經疲憊得再也無法動彈。如果這個訊息沒被帶回到一位葡萄牙司令官舟中，里文斯東和馬科羅羅的黑人們就可能死在這個距離他們的目的地僅十三公里的荒地中。葡萄牙司令官派了部下帶著擔架，和「從未吃過，而最能恢復體力的早餐。」前來迎接他們。遠征隊雖在西元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日到達凱利馬內，此時距離里文斯東從開普敦出發探險，中間已隔了四年。他的毅力使他成爲第一位徒步橫越非洲大陸的歐洲人。



▼西元一八六四年，尼多將軍所畫的里文斯東圖。里文斯東那股遇事果斷的神采，使得見了他的人都深深感動。

當里文斯東橫越大陸的消息傳到英國後，英國派了一艘船前來迎接他歸國。里文斯東在臺特和馬科羅羅的伙伴告別時，向他們允諾，三個月以內一定會再回來，並且把他們帶

▲維多利亞瀑布。現在改名爲卡路馬大瀑布。非洲當地的居民把這個瀑布叫做「會產生雷鳴的水煙」。里文斯東卻以英國女王的名字取名。「瀑布不會中斷，高度約一〇〇公尺。如果我的記憶正確的話，這個瀑布是尼加拉大瀑布的兩倍」，里文斯東這樣估計。後來經過測量證明，當年他這種大膽的估計與實際差不多。

回里安地的故鄉。事實上，當他們回到故鄉已是四年後的事了！

回到英國後，里文斯東對自己所擁有的讚譽與盛名，大爲吃驚。「他們會繼續不停的讚美我，直到我進入墳墓爲止」，他這樣寫著。倫敦市和愛丁堡將他當作榮譽市民；維多利亞女王也延請他到宮裡。最高的榮譽是他成爲皇家地理學會的一員。

「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他認爲：「這些地理學上種種的成果，只不過是我傳教事業的出發點罷了！」他在劍橋大學的演講會上，以這句話作爲結束。「我是要讓大家都注意非洲……，非洲現在已經開始開發了，爲了不讓它再度閉塞，我準備再回到非洲，爲國人和基督教開路。」

里文斯東被任爲駐凱利馬內的英國領事，並以這個身分回到非洲。他認爲今後的使命是「開通三比西河以爲通往內陸的通商路，而且一定要終止奴隸買賣。」他知道商人會比傳教士更早到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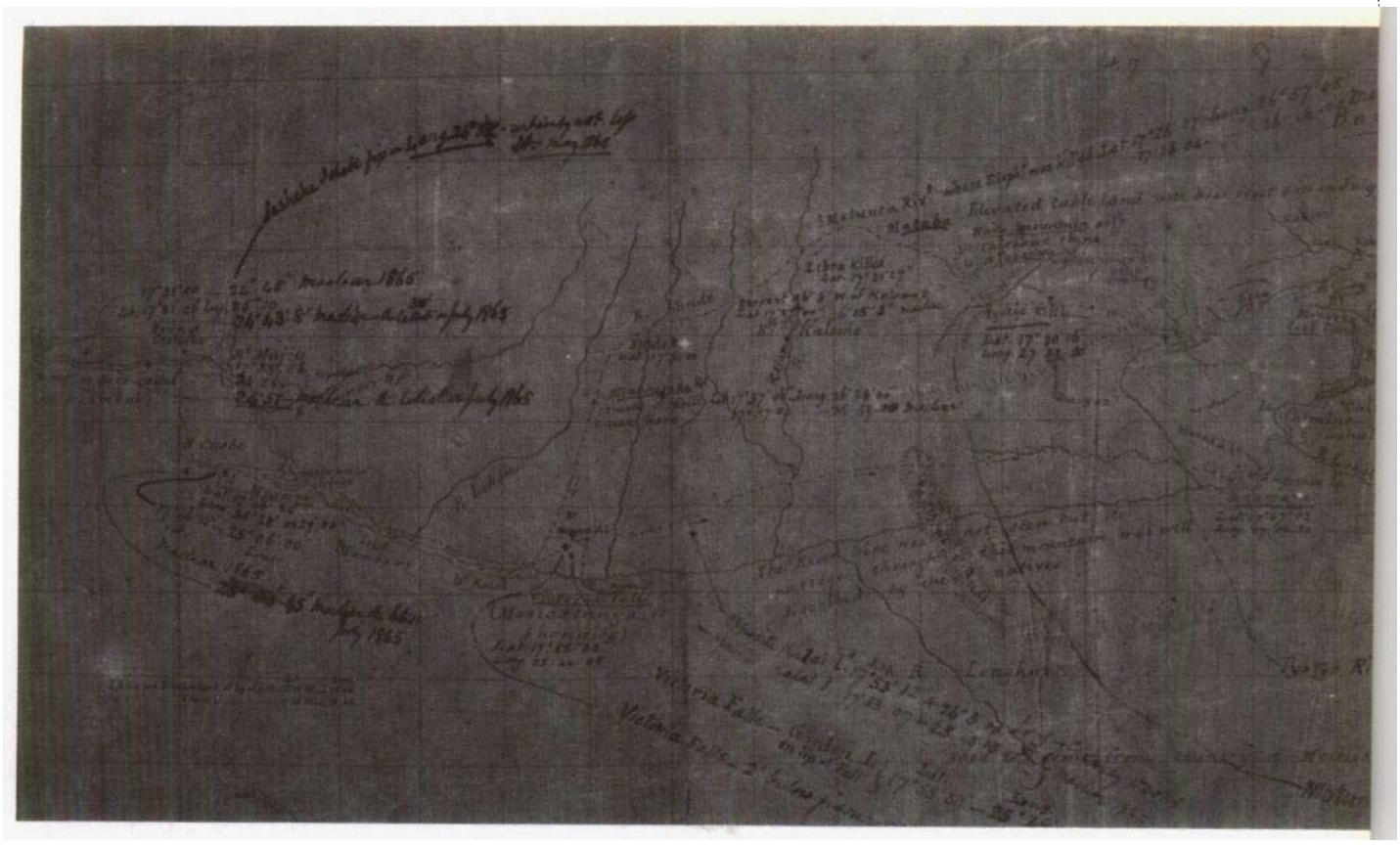
英國政府準備製造一艘蒸汽船馬・羅巴多號（非洲人對里文斯東夫人的尊稱），以便溯行到三比西河。爲了這個探險，英國政府議決提供五千英鎊（約五萬美元）的支出。由政府和皇家地理學會支援的這支遠征隊，隊員有一位地理學者、一位植物學者和一位畫家。另外，里文斯東的弟弟查理士被派爲「道德的代理人」。

遠征隊在西元一八五八年五月到達三比西河河口。他們以蒸汽船溯行，在距離河岸約一三〇公里的休瑪卡——三比西河和西列河會流點附近設立基地，當時大家內心都充滿了希望。

同年八月，他們到達臺特，然後又航行到這條河上游的科普拉巴拉急流的下端。里文斯東在二年前到凱利馬內的途中，也曾經過這條河的下游；不過當時他們繞過了這個急流，所以沒有發現。根據過去錯誤的推測，里文斯東以爲可以在這水勢急湍的急流裡爆破岩石，開出可供蒸汽船通過的水道。里文斯東和遠征隊的另一要員約翰・科爾克徒步探查這個急流。那些被太陽光照射得炙熱異常的岩石，很容易把人皮膚燙傷，他們只得在岩石間跳躍著前進。他說：「這種情況和在非洲所經歷最嚴酷的環境一樣惡劣。」探查的結果發現，馬・羅巴多號根本無法通過這個急流。

這個事實對他們是個嚴重的打擊。但是里文斯東只關心水源的尚未確認，與尚未被記錄在地圖上的西列河。西元一八五九年一月，里文斯東一行乘馬・羅巴多號開始溯行西列河。起先，他們受到土著敵意的干擾；隨後，他們繼續前進了大約三二〇公里。馬・羅巴多號再度遇上急流而無法通行，只得再折回臺特。

里文斯東和三位同伴徒步朝著東北的西列高地走去，



▲里文斯東所畫的三比西河的地圖。中央是維多利亞瀑布。他說「需要再確認求證的地方很多。我們親眼看到的部分，大概是正確的，其他未到達的部分是按照原住民畫在地上或是畫在紙上的藍本所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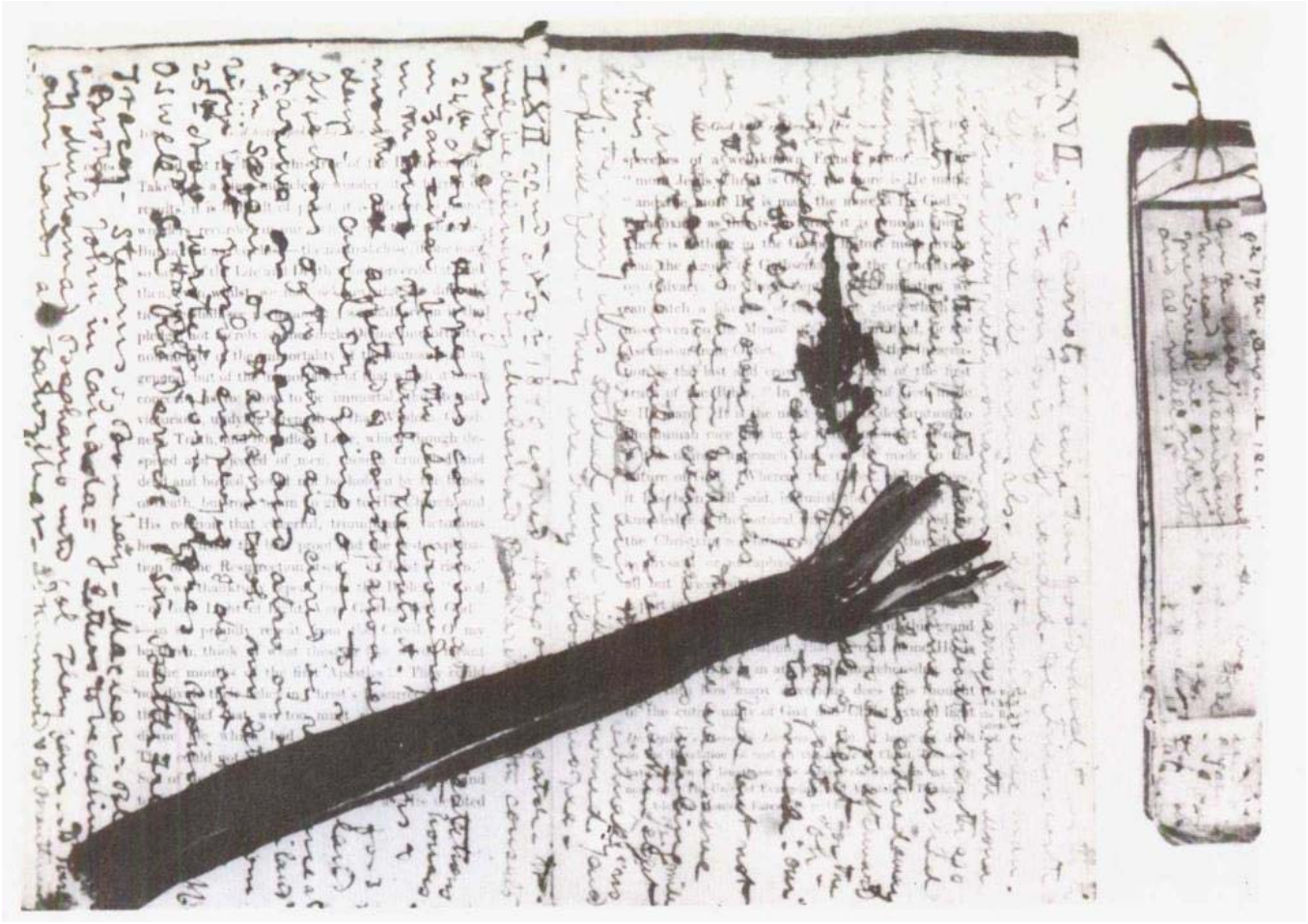
◀馬吉遜急流。

▼里文斯東騎著牛，做了一段相當長久的旅行。但是不知是否由於他技術不太熟練，或是牛的本性頑劣，所以旅途十分辛勞。

西元一八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海拔二四四〇公尺，植物茂密的雄偉景觀中，發現了西魯瓦湖（現在的馬拉威）。嚮導說，這個湖的對岸，有個大湖（星湖）。這個大湖就是尼拉薩湖。里文斯東一行人，又回到了臺特。但在同一年他們又再度朝西北前進。

這支由四個歐洲人，三十六個馬科羅羅人，和二個嚮導所組成的探險隊，乘坐馬・羅巴多號，從西列河溯行到急流處。西元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們進入內陸尋找尼拉薩湖。「在米南葉山巖地帶，我們在樹蔭下睡覺，天亮前，我們在帳篷內準備行動。吃完了咖啡和餅乾後就出發。這兒的空氣清爽涼快……。」

在谷間，有鮮綠柔嫩的草地，和繁茂的農作物，還有繁榮的村落。這裡沒有慘無人道的奴隸買賣，因此未引起農田荒廢的景象。女人們在上唇裝飾了大的象牙或是木環，「上唇向鼻間拉長了五公分，實在是醜得可怕……，她們露出來的牙齒，看起來就像是貓或是魚的牙齒。牙齒間或被刻意的打掉，而成了一個洞一個洞的間隔。」「男人們



▲里文斯東的筆記本。他在任何能獲得的紙上，也就是在報紙上、雜誌上，或是書的空白處（照片右側），寫上自己的觀察。

嗜喝啤酒，並大量的釀造」，里文斯東在日記簿裡對當地的土著有著詳細的記載。「我們在西元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正午以前，發現了尼拉薩湖。此外也發現了另外的東西——那就是內陸和海岸間最重要的奴隸輸送路線之一」。一天，一行人在湖畔村落的大香蕉樹下舒服的睡著時，附近有一隊阿拉伯的奴隸商人走過來，對探險隊表示，準備要賣幾個兒童給探險隊。

「我們這樣做雖能解放奴隸，但是不知道後來應該怎麼辦？……，這個地域的酋長竟然也出售自己部族裡的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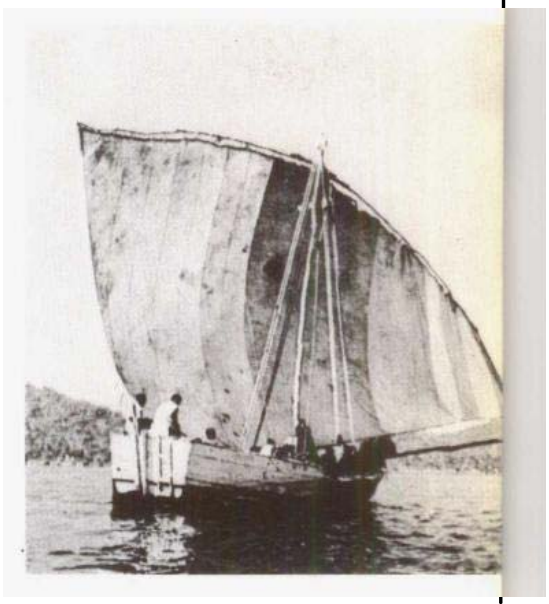
奴隸商人購買奴隸的價碼有所分別，一個男人值四碼布，女人是三碼布，兒童則值兩碼布。里文斯東猜測，這些奴隸們到達桑吉巴的奴隸市場時，能活著的比率一定很小，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他認爲，如果派遣一艘有堅強武力的武裝船隻停在湖上，可能就會終止所有的奴隸

貿易行爲。

結束奴隸貿易成了里文斯東的最大目標。他派了一位技師到英國，負責監督新船的建造。他們準備將船分解，分批搬運越過瀑布、急流，然後「在尼拉薩湖重新裝配，再利用這艘船完全改變這種可惡的人口買賣制度。」

在這段期間，他還要履行對現在仍留在臺特的馬科羅羅人的承諾。他和約翰·科爾克、弟弟查理士，及志願一起前往的馬科羅羅人一行人，徒步溯行了三比西河，朝著里安地邁進。在這段旅行途中，熱病、痛苦、饑餓圍繞著他們，只要能獲得的東西，他們都吃。在某個地方，馬科羅羅族人射殺了一頭象。他們把象的一隻脚埋在熱灰中，整個晚上，他們繼續燒紅這隻象脚。「早上大夥兒吃了這隻經過烹調料理的象脚，覺得非常好吃。雖然象脚變成了白色的塊狀，但是非常的美味可口。」

經過十星期的苦鬥，西元一八六〇年八月九日，一行人再度到達維多利亞瀑布，又繼續朝西科里多的村落前去。當他們到達這裡時，年輕的酋長正罹患痲瘋病，於是里文斯東盡全力替他治療。里文斯東並且收回了七年前交予他們代爲保管的醫藥箱、文件記錄及幻燈機等。他們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三日回到了臺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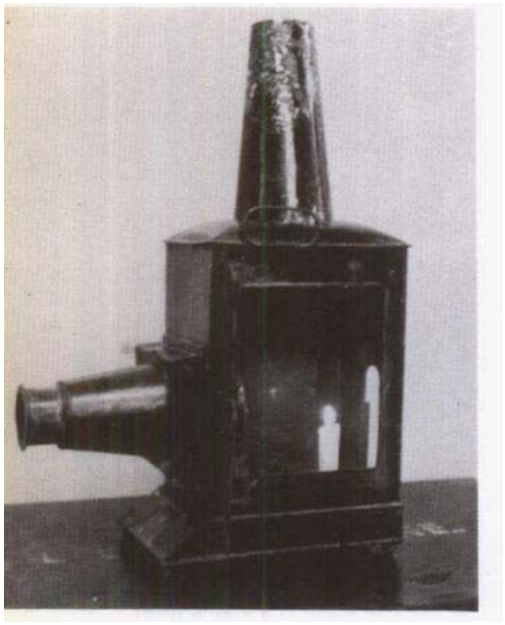
▲尼拉薩湖上的阿拉伯帆船
在里文斯東的時代用和這張照片差不多類似的帆船，裝運奴隸而橫越此湖。

里文斯東的「三比西河的探險」出版後，有位葡萄牙學者對於最初發現三比西河的人是里文斯東的說法，提出反證和攻擊。他說葡萄牙人早在十六世紀初期，便在三比西河的河邊，從河口探險到某一範圍的內陸。

西元一七九八年，西納河流域的總督凡西斯·拉西魯達訪問一位被尊稱爲「卡瑞貝」的酋長。基督教會和多米尼可教會的傳教士們，也從臺特進到內陸。但是其中並沒有留下任何直接性的記錄。從西元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二年，二位葡萄牙人拉德·科瑞亞·蒙鐵魯和安圖尼亞·貝多魯魯·佳米多，曾旅行到卡瑞貝的王國。但是莫三鼻克的葡萄牙人，大都和奴隸貿易有關，所以極其厭惡並反對慘無人道的奴隸買賣的里文斯東，可能對於葡萄牙人探險

的功績忽略了。里文斯東回到臺特不久，兩艘海軍巡洋艦便把分解的新蒸汽船「開拓者號」運來了。在巡洋艦上，一位中非大主教恰魯斯・馬凱茲率領一群傳教士；他們應里文斯東的要求，決定去西列高地傳教。

里文斯東認爲要結束在東非急速擴張中的奴隸貿易，惟一的手段就是把西列高地開發成文明地。通到這片肥沃地域的通路，是在西列河和三比西河的上游地。不過這裡是葡萄牙的屬地，而葡萄牙人卻大量的從事奴隸貿易，所以里文斯東認爲葡萄牙不會贊成禁止「奴隸貿易的罪惡」。他想如果能開發位於坦尚尼亞和莫三鼻克國境內的魯夫馬河，便可直接通到尼拉薩湖。爲了發現這條新路，「開拓者」號從魯夫馬河溯行了五十公里。但是到達這個地方後，卻發現河水太淺，以致於開拓者號無法繼續前行。開拓者號便沿著海岸，從三比西河航行到西列河。在這同時，里文斯東等人計劃找地方建傳教所，他們認爲，建立傳教所是結束奴隸貿易的第一步。



在前往內陸的途中，里文斯東爲時常出現的景象感到難過；「被手鍊鍊著的男女，或是兒童排成了一長列，他們繞過丘陵，被押到谷邊。」趨趕奴隸的黑人監視者們用「長馬口鐵做成的笛子，吹著代表勝利驕傲的曲子」。當他們看到開拓者號一行人，這些監視者們因恐懼而爭相逃亡，「我們立刻用小刀把女人和兒童的鍊子切斷，恢復她們的自由。但是要解放男人們比較困難，因爲這些男人們的脖子上多裝了堅固的頭枷，兩端還用鐵棒固定著。」幸好主教帶了鋸子，利用鋸子才把「頭枷切斷，讓男人們一個個恢復自由。」

里文斯東把海軍小艇從瀑布運到尼拉薩湖。他和弟弟查理士，及約翰・科爾克一起探險了這湖的大小內灣。他們發現，奴隸買賣正以「可怕的速度進行」著。阿拉伯一艘艘張著帆的帆船載滿了奴隸，越過這個湖。里文斯東爲了在湖上，威嚇這些奴隸商人，又訂了另一艘船。西元一八六一年底，他來到海岸，接收了這艘船，同時監督這艘船的裝配。

運了這艘新造的小蒸汽船——尼拉薩女士號的海軍軍艦上，坐了一位預備和探險

▲瑪莉．里文斯東最喜愛的陶器。身爲傳教士的女兒，瑪莉．里文斯東對苛酷的人生，有深切的體認。

◀里文斯東的幻燈機。這是早期的幻燈放映機。他把這種幻燈機用來傳教，雖然聽衆們是否能瞭解他所說之事，值得懷疑，但是他們一定認爲幻燈機是一種神奇的魔術。

▼瑪莉．里文斯東之墓。她死去時里文斯東久久未能接受這一事實。他對父母說：「她就好像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所以我沒有像擔心黑人那樣地擔心她。而且她看起來那麼強壯……。」

隊一起行動的瑪莉．里文斯東。但在途中，幾乎全船的人員都患了瘧疾。四月二十七日，死神奪走了瑪莉寶貴的生命。「我的心跟著瑪莉死去了！」里文斯東絕望的寫著：「我將繼續履行自己的義務；但是地平線完全被黑暗封閉著……。」

地平線到最後仍舊是黑暗。雖然有了尼拉薩女士號，但也只溯行約二五〇公里，就不得不折回；經過分解，越過西列河的瀑布，船被運往上游。在上游，奴隸貿易更猖狂。「屍體每天從船灣流去，每天早上，都得把晚間暫放在船外輪的屍體清除掉。」所有的村落因爲殘酷的掠奪，成了一片廢墟。隊員們一個個的死去，馬凱茲大主教也是不幸者之一。約翰．科爾克和查理士則病況嚴重，無法再繼續前往。他們無法雇請勞工爲他們開拓一條歸路，也無法買到食糧，因爲武裝的奴隸商們不斷的威脅他們。

西元一八六三年七月二日，英國政府終於命令他們停止遠征。雖然這次遠征並沒有達成他們的主要目的，但是至少也把尼拉薩湖和西列高地記在地圖上；並且對世界揭露了醜陋的奴隸貿易。「我要引起大家對非洲的注意……」里文斯東這樣寫著。後來，人們也確實逐漸認眞的注視非洲的動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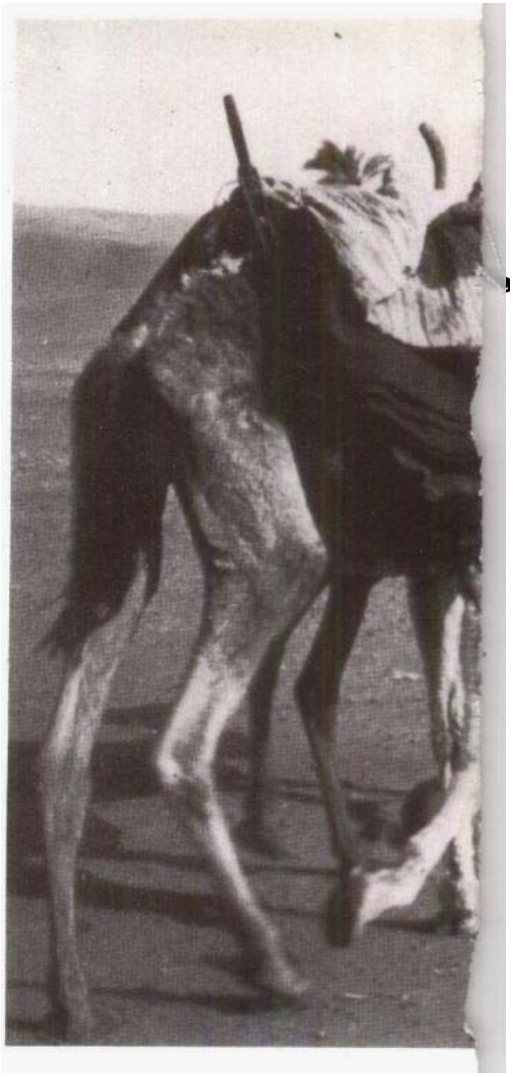
7 亞斯文的南端

當里文斯東探險隊從開普朝北方赤道繼續摸索的同時，另一群探險家正從埃及朝尼羅河上游，一點一點的推進。對探險家來說，他們最終的目標，便是發現這條最古老而最富神祕色彩的尼羅河水源。雖然詹姆士·布魯斯已達成此一目的，但他也僅是發現一部分而已。因此，非洲的白尼羅河依舊蒙著一層神祕的色彩。

埃及在西元一五一七年時，曾被土耳其政府納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但是土耳其人眞正能控制的地方，僅到亞斯文爲止。十九世紀，亞斯文南方地域，和布魯斯時代一樣，到處一片紊亂、紛雜，戰爭頻仍。對旅行者來說，借用一句里文斯東的話，這些地域「都被封閉著」。雖然如此，仍有數位大膽而富冒險精神的探險者，準備到亞斯文南方探險。在這些人當中，最傑出的應該算是瑞士青年約翰·路德威·布克哈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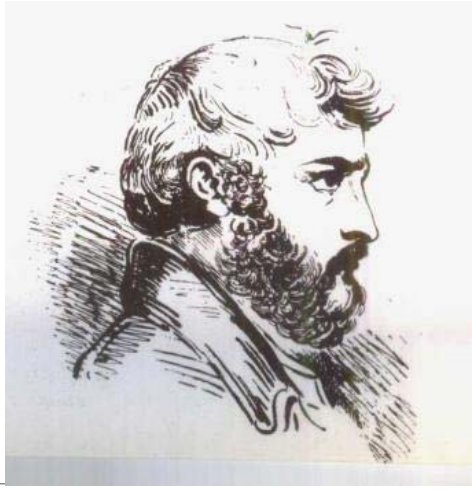
約翰·路德威·布克哈特，於西元一七八四年出生於瑞士，先在德國唸過幾所大學，最後，畢業於劍橋大學。在劍橋大學的時候，他穿著土耳其的服飾，學習天文學、化學、礦物學及醫學等。爲了參加探險，强迫鍛鍊自己作長途的步行，或是睡在戶外，或以野草、水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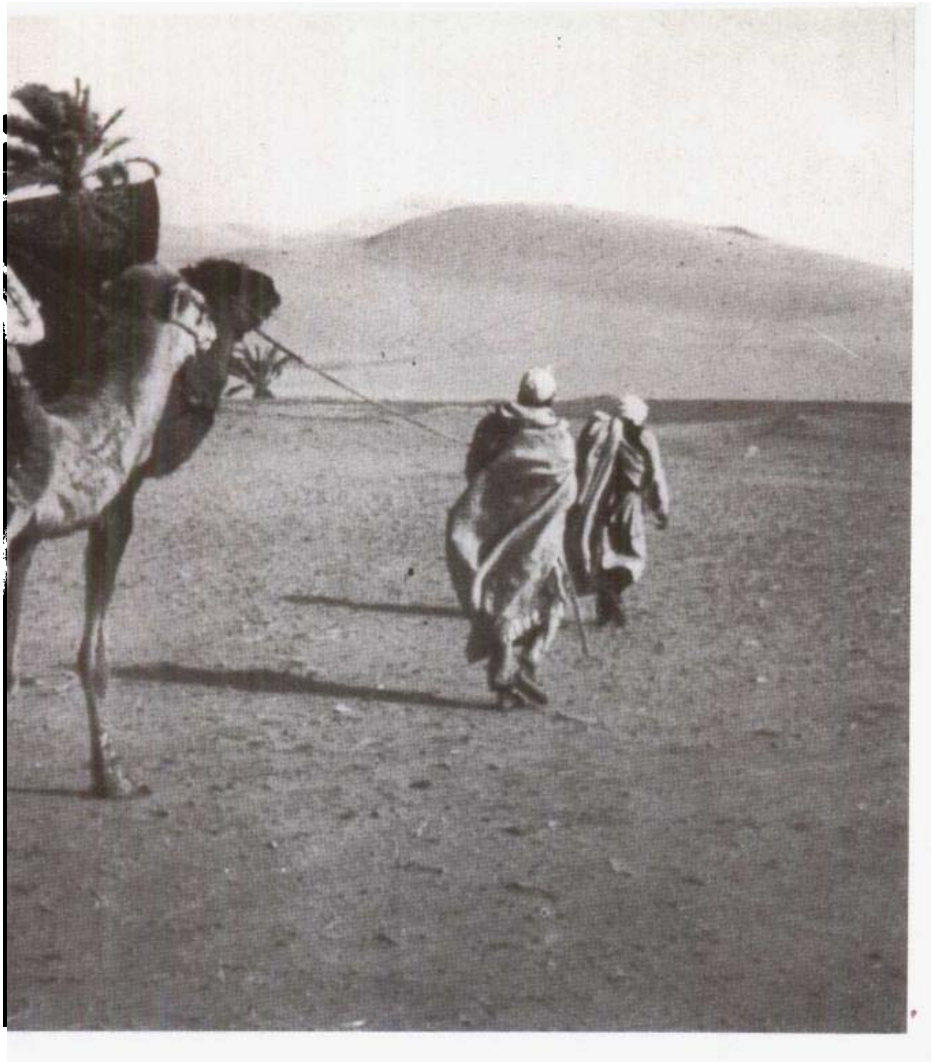
「非洲內陸探勘促進協會」在倫敦成立不久，便把這位有學問、風度優雅，獨樹一格的青年派到非洲。目的是探查西非尼日河的水源。他準備從開羅出發，越過利比亞沙漠，進入斐拉，加入一個定期性到天布庫托的商隊。因此，他必須假裝成伊斯蘭教的教徒，還得說阿拉伯語。爲



▲在撒哈拉沙漠中行走的駱駝。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難行走的地方之一。數百年以前，駱駝在橫越沙漠上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經驗豐富的阿拉伯人也認爲，一個男人一生中只可能橫越撒哈拉沙漠四、五次而已。

▼約翰·路德威·布克哈特的畫像。





了學習阿拉伯語，在出發探險前，他先在敍利亞過了二年半貧民般的生活。此外，他也把魯賓遜漂流記翻譯成阿拉伯文，又把一五〇個阿拉伯部族，做了詳盡的分類與記錄，並且也針對貝多溫的風俗，寫了本書。

西元一八一二年，廿八歲的布克哈特改名爲亞伯拉罕·伊凡·阿布杜拉（阿拉伯名）；並且決定參加斐拉的商隊。但是他想先到亞斯文南方，蘇丹北部地區利比亞。西元一八一三年，他帶了一個傭人，一隻驢子，而且帶了他全部財產——六十元西班牙幣，從開羅出發。在利比亞時，他處於專嗜掠奪的部族之間；但布克哈特確實很窮，所以逃過了一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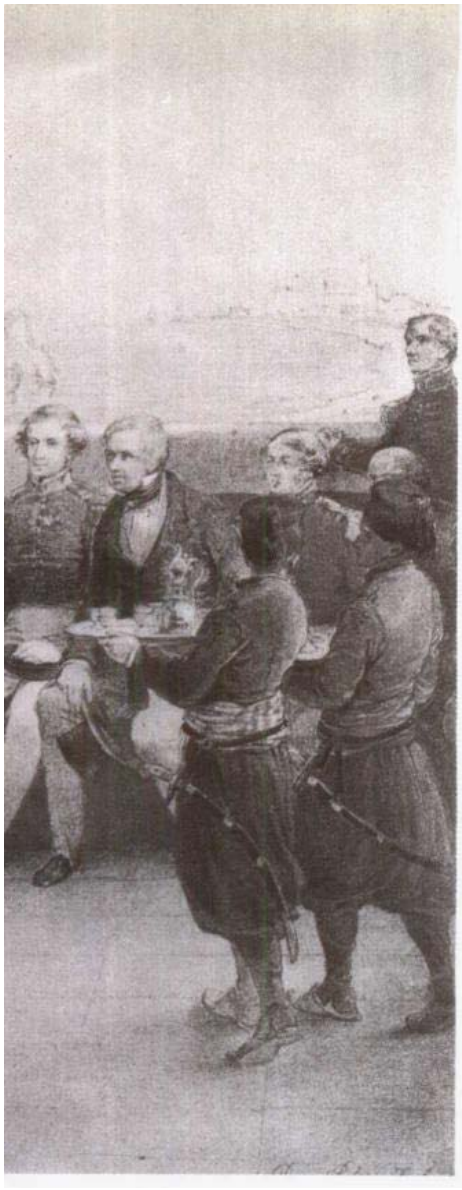
他每天吃稗子煮的稀飯，晚上睡在岩石上，在炎熱的太陽下，整天的騎驢旅行。到了東庫拉，布克哈特無法再繼續前進。因爲前方有一些野蠻部族，如果繼續前往，大概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只好再往回走。在歸途中，他發現了阿布·新貝魯宏偉的岩石神殿。他是第一個發現這個神殿的歐洲人。這座神殿的所在地，現在沈沒在亞斯文水壩背後的納瑟湖底。(在建設水壩時，神殿被分解成好幾部分，遷移到高地去。)

回到亞斯文後，卻沒有得到西非隊商的消息。所以布克哈特準備回到桑地，然後從桑地越過高山到紅海。他所採行的方法和布魯斯類似。布克哈特從海岸到阿拉伯，並計劃到麥加朝聖。如果被識破其眞實身分，一定會被判處死刑。他身上所帶的東西很少，只有一件器皿、二個杯子、小刀、湯匙、煮咖啡用的器具和磨鉢，再加上針、線、梳子、毛氈和一些藥品等必需品。另外又帶了些可以交易的東西，也就是砂糖、肥皂、肉荳蔻的種子（香料、藥用）、刮鬍刀、紅色帽子，及一些木製的珠鍊等。

他把這些東西分別裝在五個皮袋中，皮夾子裡只放了五十元西班牙幣。帶了這些裝備的土耳其人亞伯拉罕·伊凡·阿布杜拉，就在西元一八一四年三月一日和八十個奴隸商人，騎在驢背上，從尼羅河的上游，朝著麥加出發。

布克哈特的這次旅行情況很淒慘，阿拉伯人以爲他是土耳其人，所以很討厭他，而且把他當作賤民般的輕視。「我不斷的受到各種侮辱，連最下賤的傭人，也輕視我，使喚我……」。亞伯拉罕，伊凡·阿布杜拉連一個傭人都沒有。在其他人休息的時候，他就取了些木頭取火煮食；在酷熱的沙漠太陽照射下，他只需要些簡單的飲食。他怕別人發覺他帶著簿子，於是他常騎著驢子先走，然後躲在岩石背後做記錄，直到商隊趕上爲止。而且由於他必須不停地注意自己的身分，以免被發現，所以須時時地監視商隊，因而損壞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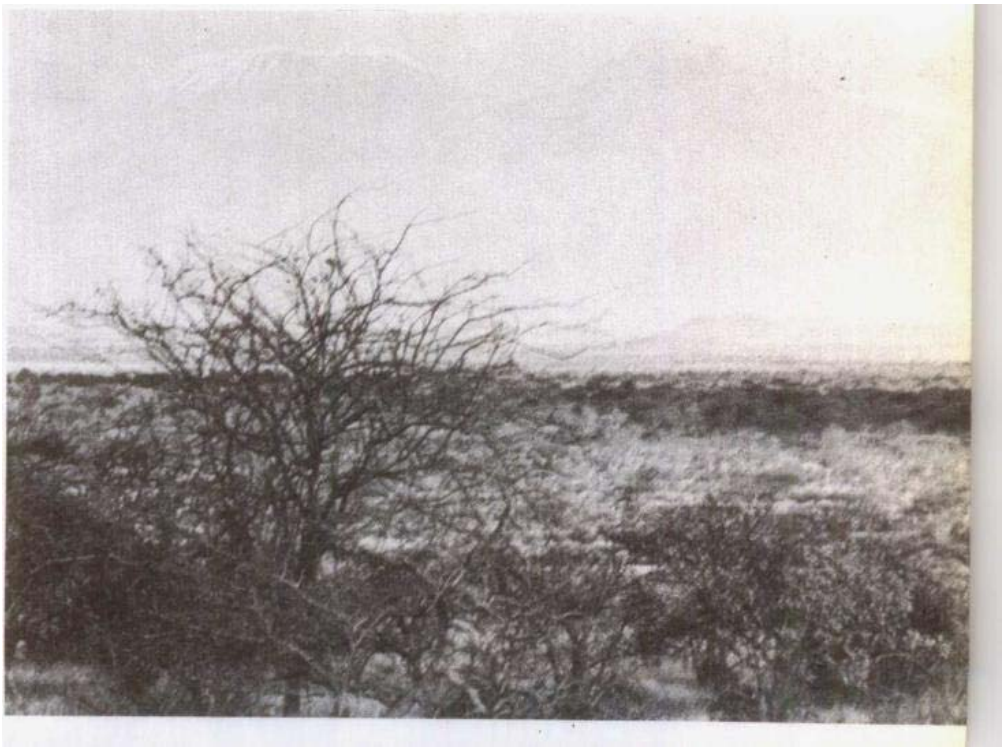
布克哈特一直沒有被人識破他眞正的身分，而平安的到達桑地。這是個繁榮而興盛的交易站，北可通到埃及，東能到達阿拉伯，南可到達衣索匹亞，向西則到達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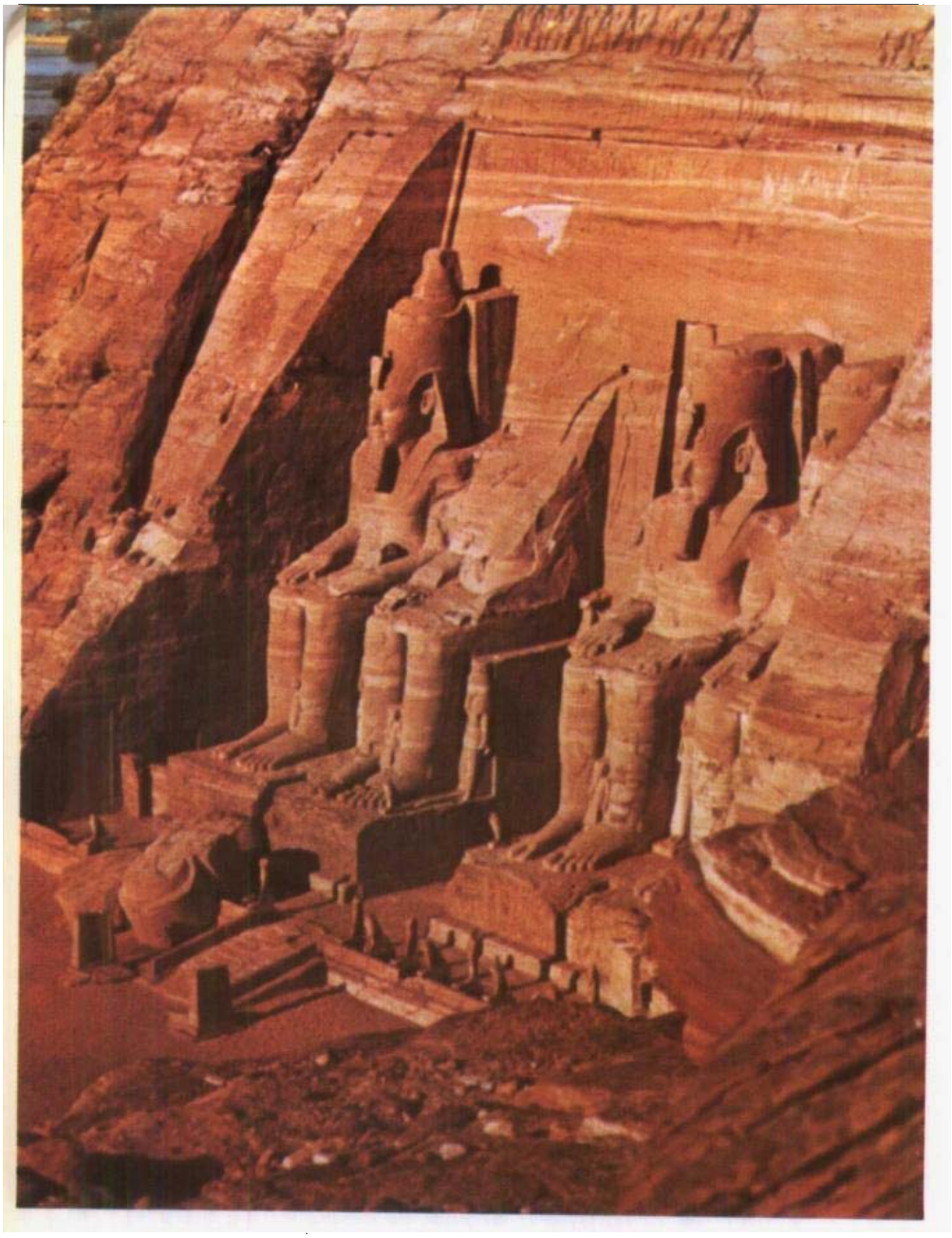
▲梅夫利特·阿利。西元一八三九年，他在宮殿內仔細傾聽有關改良橫越蘇伊士海峽水路的提案圖。

湖。市場裡，出售有駱駝、奴隸、肉類、牛奶、咖啡等物。市場商人們揮著駝鳥羽毛、香料、馬鞍等，向他招攬生意。在這裡能買到最有名的東庫拉馬，甚至能買到衣索匹亞的黃金、印度的布料、阿拉伯的香水、埃及的玻璃珠及威尼斯的玻璃珠品等，還有德國的刮鬍刀、義大利的紙。但是在桑地市場的所有商品中最有價值的，不是上述那些聞名世界的物品，而是奴隸。「每年至少有五〇〇〇個奴隸從桑地出口」布克哈特估計。奴隸售價有別，未滿十五歲的少女們，最高的售價是二五元西幣；少年則爲十五元西幣。連五到十歲的兒童買賣也很興盛。

布克哈特花了十六元西班牙錢幣，買了一個少年奴隸，準備要做爲旅行中的伙伴。他又以十一元買了隻看上去頗强壯的駱駝。他們和隊商一起朝著紅海的斯瓦慶出發。到達斯瓦慶時，布克哈特全身僅剩下二元西幣。後來他到阿拉伯，經過一年的流浪，終於到達朝聖地——麥加。西元一八一六年他回到開羅。但是由於生病和貧困，嚴重的



▶吉力馬札羅山。聳立在炎熱的平原上，峯頂一年四季都覆蓋著白雪。按照克拉夫所說，這個名字是「隊商之山」的意思。吉力馬即是「山」，札羅是「隊商」。因爲對隊商來說，這座山是最好的標誌。



◀阿布·新貝魯神殿　是在拉姆西斯二世治世的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建造的。整個地方由二座神殿構成。布克哈特所發現的其中一座大神殿，是從岩崖切割而成的砂岩神殿；共有四座巨大神像。

▼現在的開羅市。舊開羅位於中東，是座最富羅曼蒂克的城市。有很多狹窄彎曲的小巷；平坦的屋頂，輝映著耀眼的陽光，呈現一片清純的奶油色

損害了健康，他患了周期性的瘧疾和赤痢，從此便一直躺在地氈上。然而，要到斐拉的商隊，卻依舊沒有半點兒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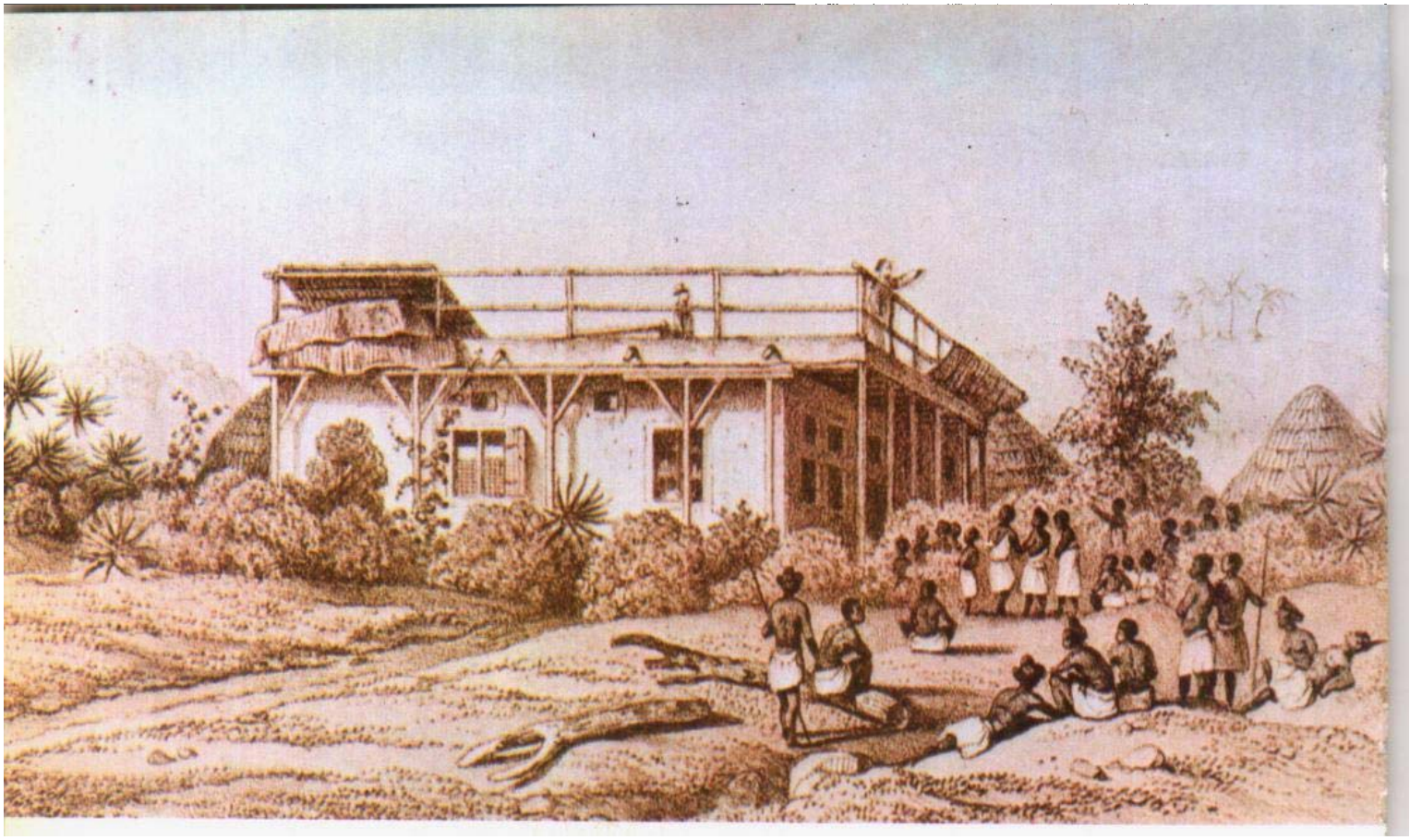
他開始耽心倫敦協會要他放棄這個工作，在患得患失心理下過了十六個月。爲了這次的旅行，他準備了八年之久，但是依然沒有機會。西元一八一七年十月，布克哈特以三十三歲的少壯之年逝世了。他雖沒有記載任何地理上的新發

現，但是，繼四十多年前的布魯斯之後，他是第一個發現尼羅河上游正確位置的歐洲人。

當時的埃及是由一個「軍人的獨裁者」—— 梅夫利特·阿利所統治。他是白手起家的阿爾巴尼亞人，他的性格堅毅，在紛亂的埃及建立起土耳其行政制度；接著又征服蘇丹的大部分。西元一八二四年，他在白尼羅河與藍尼羅河的會合點喀土木設立守備隊。西元一八三九年，他派遣土耳其籍的軍官西靈姆·靈巴西衛隊長的軍隊，利用帆船溯行尋找白尼羅河水源。帆船到了一個長滿「修多」草的浮島間，發現了一條水路，循此水路他到達了博魯。西元一八四一及一八四二年間，他又派遣兩支遠征隊由西靈姆指揮，再前行探險。德國人菲路蘭多·貝魯曼參加了西元一八四一年的遠征，並做了一些科學性的觀察記錄。船隊到達現在的蘇丹共和國內朱巴附近，遇到急流，只好回航。梅夫利特·阿利用盡各種方法都無法發現白尼羅河的水源；後來才知道，要尋求這個水源，並不能使用溯行到達源頭的理論，而得從東海岸直接深入內陸中央，只有這種方法，才能尋到白尼羅河的水源。後來有兩位德國傳教士開拓了這條河，他們是約翰·路德威·克拉夫和約翰·雷布曼。克拉夫於西元一八四四年在靠近肯亞海岸的蒙巴薩的拉拜設立了一所傳教所。在一年之中，他把新約聖經翻譯爲史瓦希利語，同時完成了到內陸傳教的準備。

克拉夫準備到三二〇公里的內陸，一個叫烏坎巴利的地方。當他到達那裡，發現坎巴族光著身子生活的習慣而感到震驚。土著們對於他的出現，也露出了警戒的表情。等到克拉夫懂得坎巴語後，他才知道，土著們因爲看到他鐵製的靴子、像猴毛似的頭髮和臉上的眼鏡，而感到驚奇。在最初的訪問期間中，克拉夫雖然傳佈福音，但是一點也不管用，因爲坎巴族不懂得史瓦希利語，而克拉夫也不懂得坎巴語。不過，這次算是歐洲人和現在肯亞內陸土著間，最初的和平友好關係的開始。

西元一八四六年，約翰·雷布曼在拉拜加入了克拉夫的傳教工作。這裡是穩定、和平的地域，但是在這種充滿了濕氣的珍吉海岸，傳教仍是件很困難的工作。「異教徒們，常露出一種殘酷和不道德的特性」，雷布曼這樣記敍



▲基茲魯特尼的傳教所。傳教中的雷布曼。克拉夫說：「我盡量努力地組織起每天早上能來做禮拜的這些人們。他們是住在這附近的幾個部落，和我的傭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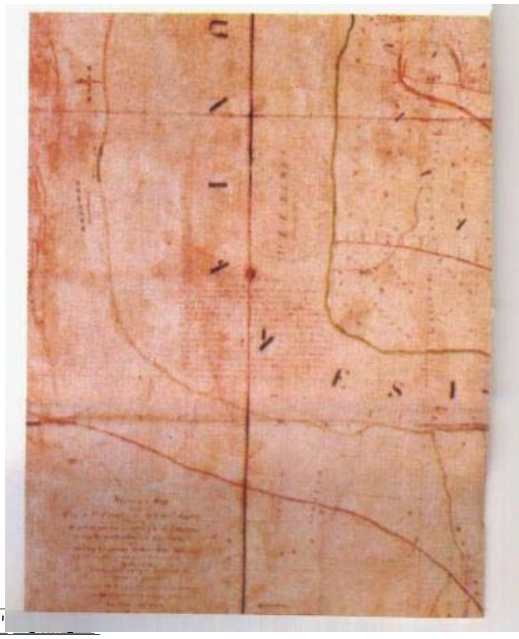
，「他們大吃大喝的開始，也大吃大喝的結束他們熱鬧的祭禮。」很少人做禮拜，來的人也不等禮拜結束就逕自離開。「土著對福音絲毫不予關心，眞是令人意志消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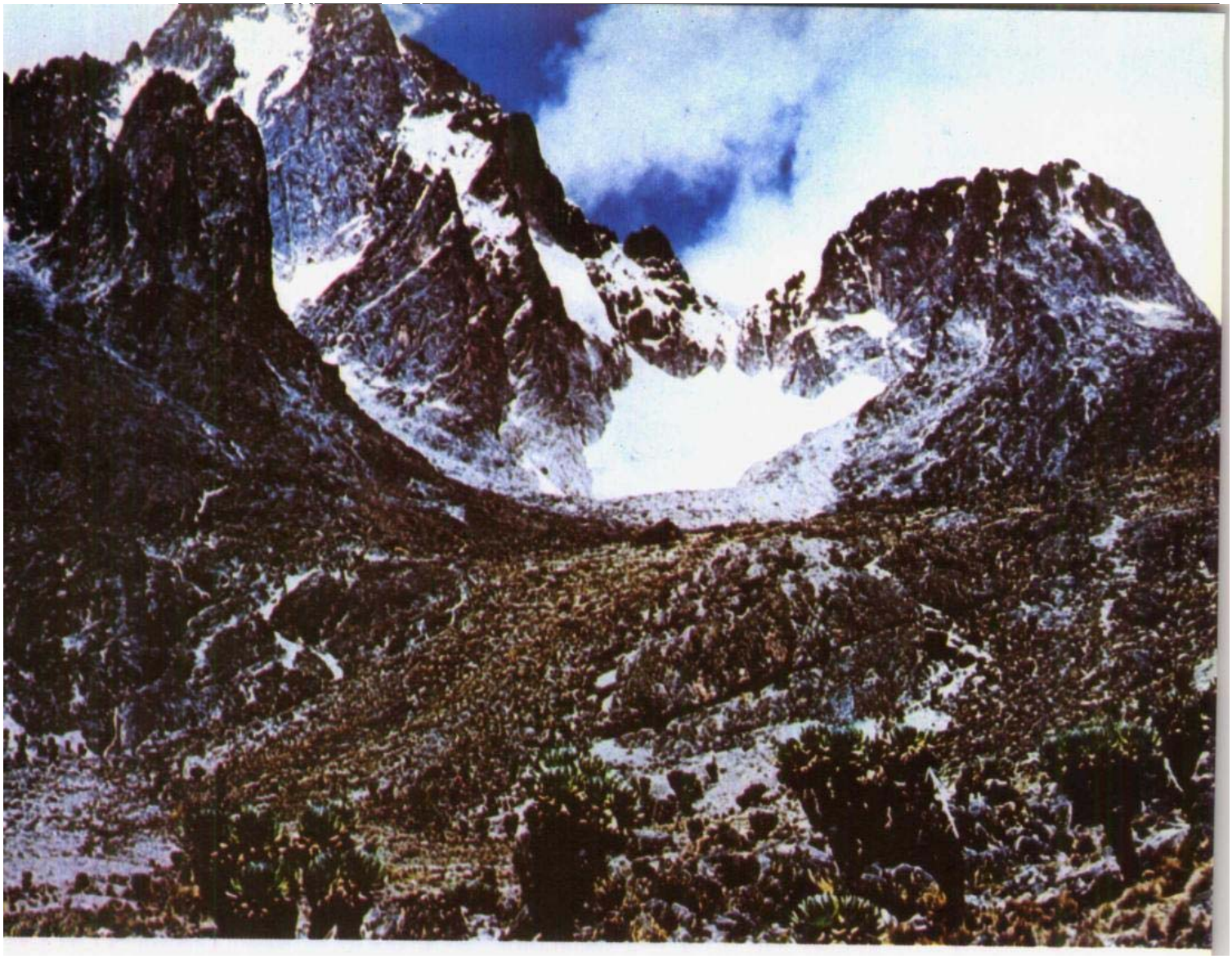
這位傳教士繼續傳了二年的福音後，覺得是探險的時候了，於是朝著西北方傳說中的大山出發。他沒有經過那片潮濕且對健康有害的海岸，而是和所雇請的傭工進入高地。這片高地上所有的山和丘陵，「有許多長滿甜果的樹木、野獸和牛群；所有的生物，不管是地上爬的，或是天上飛的，都和我一起讚美造物主的神奇」。西元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一日，他做了以下記錄：「我在一座山頂上，望著整片被白色雲霧覆蓋著的山峯，這些白色的雲霧，白得令人覺得刺眼，嚮導稱這爲『貝瑞地』。『貝瑞地』是冷的意思。但是後來我知道他們所說的，實際上就是雪。」

他唱了第一一一首讚美詩，其中的第六小段充分地表達了他對造物主虔誠的祈求：

「主啊！

▼J·J·阿哈魯多和雷布曼所做的地圖。有著西元一八五五年日期的這張地圖，是表示連接著尼拉薩湖的烏尼阿梅西湖的確定位置和路途。這個湖可能是現在的坦干伊喀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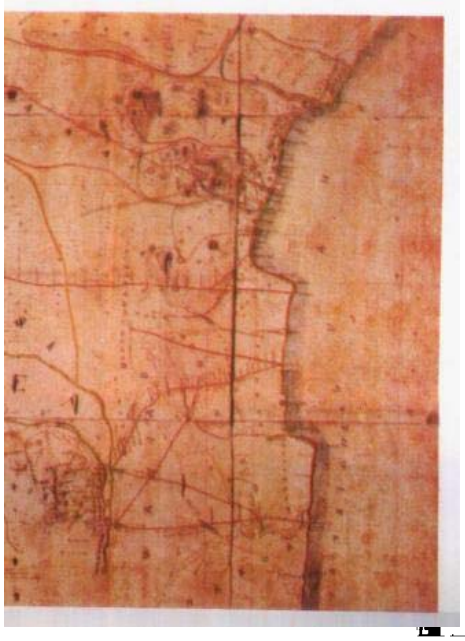
▲從四六〇〇公尺高地所看到的「肯葛尼亞山」。

將您的力量散播給您的子民，

將異邦人的資產賜給您的子民！」

他是第一個目睹這片平坦、美麗，長年爲白雪覆蓋的非洲最高峯——吉力馬札羅山（五八九五公尺）的歐洲人。

一行人在吉力馬札羅山山麓，一片凹凸河川的地域上艱苦的走著，最後進入加拉族的土地。在那裡，他遇到了一位懂得史瓦希利語的酋長。這位酋長對白人和少數傭工的出現覺得很驚奇，對於這群人究竟是從那裡來的？一點都不瞭解。於是問他們：「你們從那裡來？擁有什麼武器？」雷布曼回答：「我們僅帶了傘。」並指著天，告訴酋長自己的保護者在天上。但酋長卻對於他們沒有長矛和盾而到達這裡，覺得很困惑。



由此深入山裡，其西側斜面住了一位地位更高的加拉族酋長。這位酋長爲了聘請歐洲人爲巫師，因此打算派人到海岸尋找適當的人選。當他聽說雷布曼進入自己的領土時，馬上派人迎接他。雷布曼因而順利的到達了山的那一面。這裡對雷布曼來說，是寒冷、寂寞，而且濕氣高的地方。酋長的巫師們，殺了一隻山羊，把羊的內臟用各種粉攪拌混合；並且用牛尾巴把這種混合物塗在雷布曼的臉上及胸上。對於這種奇特的款待方式，雷布曼並沒有發怒，還拿了聖經給酋長看。酋長並要求他以後還要再來此地，好爲他的孩子們佈教。

過了一年，雷布曼帶了些交易的用品，又回到了此地。他準備越過此地，更深入的探險那些尚未探險過的地方。酋長卻把他所攜帶的玻璃珠和漂白布全給沒收了。停留在酋長村落的期間，雷布曼患上了探險家最大的敵人——瘧疾和赤痢，所以不得不放棄他的計劃。當這群落難的探險家們準備即將踏上歸程的途中；所有的東西都被搶去，他們差點餓死在一片潮濕的森林中。等到這群落難者搖搖晃晃的回到拉拜時，已是二十天後了！

雷布曼把一切經歷向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報告。然而，倫敦的學者們，幾乎和加拉族的酋長一樣，對他充滿了惡意。他們不但不對雷布曼多年來的探險和地理上的發現加以讚賞，甚至把他當成撒謊者。學會中一位頗具影響力的雷茲巴拉．庫利就坐在倫敦的安樂椅上指揮了整個非洲調查。他取笑雷布曼：「雷布曼所看到的，長年覆蓋著白雪的山峯，只不過是他個人的想像罷了！」。又說：「沒有任何人看過這種情形，況且他也毫無證據可證明他所說的是事實。」

克拉夫又開始了他的新行動。西元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他和十一個隨行人員一起出發，準備再度訪問坎巴族。當時一些山區與海岸之間的地帶，被流浪的馬塞族戰士所控制。有充分武裝的商隊才有辦法應付這條充滿危機和乾裂的道路。所以，奴隸群和象牙商們大都不願走這條路。但是克拉夫相信神的力量，他認爲他們一行人人數少，馬塞族不會覺得受威脅，而前來襲擊他們。經過了七天艱苦的跋涉後，終於到達了高度一五〇〇公尺的烏坎巴利的一端。

這兒的酋長契娃伊歡迎了克拉夫。酋長的妻子們對克拉夫的傘十分好奇，於是，他只好不停地開、關這把傘。契娃伊準備到坦那河收取象牙，要克拉夫與他同行，又說他曾看過好幾次克拉夫所謂的「肯葛尼亞山」（肯亞山）；並表示「在那裡有種非

常冷，叫做『基里拉』的白色物體」。酋長爲了讓克拉夫看到這種白色物體，特地帶他到附近的丘陵，不過山頂全部被雲覆蓋著。事後克拉夫記錄：「西元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很清楚的看到『肯葛尼亞山。』並且發現了吉力馬札羅山西北方，聳立著一座被白色物體覆蓋著的稜角。」克拉夫是第一個看見這座高達五一九九公尺的肯亞山的歐洲人。

克拉夫爲了創設傳教所，於是想前去探險肯葛尼亞山；但是此後他卻一直沒有機會再看到這座山。他和契娃伊受到那些遭掠奪而四處流浪的戰士們攻擊；（或許就是馬塞族），契娃伊和坎巴的一些族人們都被殺了。克拉夫僥倖的逃入叢林中。他沒有食糧及水，也沒有毛氈和槍枝，只得捕食螞蟻維生，甚至到了不得不啃咬火藥的地步。然而克拉夫非常鎮靜；白天他躲起來，晚上，他就看著天上的星星辨定方位。最後，他終於發現了回到拉拜的路。

過了一年，克拉夫和同事 J．J．阿哈魯多計劃到蒙巴薩和莫三鼻克間的海岸線探險。在現在坦尚尼亞的某地，他向象牙商人們查問了在西元一八四四年所聽到有關內陸湖烏尼阿梅西湖的傳說。商人們告訴他，在這個湖的另一面有一連串的山峯，J．J．阿哈魯多認爲這山峯一定是傳說中的「月之山脈」。托勒密在基督誕生後一五〇年作了這份地圖。這幅地圖上，「月之山脈」是標在兩個湖的附近。從二個湖分別流出了二條河，這二條河滙流後，即稱爲尼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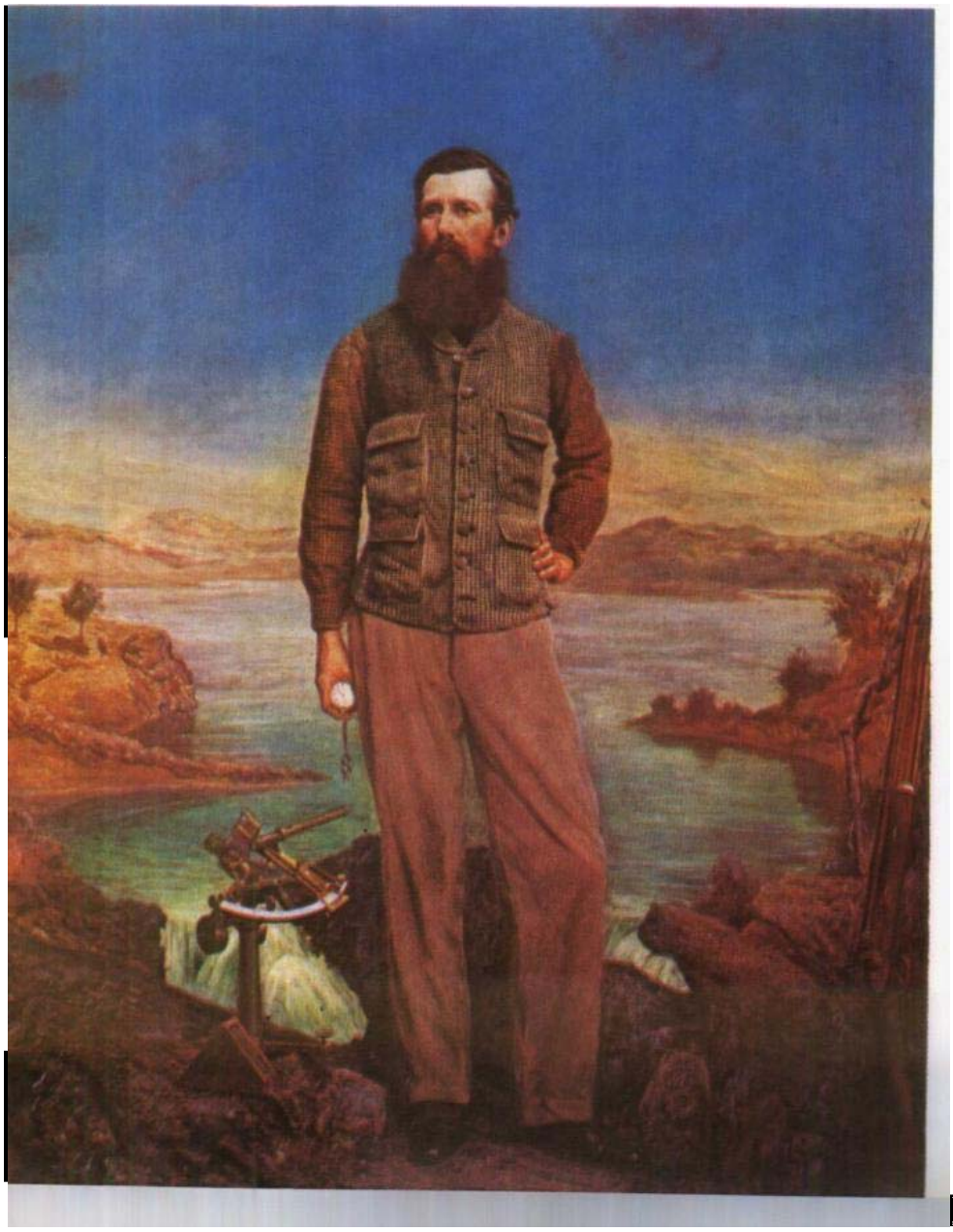
回到了已併入坦尚尼亞一部分的桑吉巴後，阿哈魯多和雷布曼熱烈的談論著這個問題，「我們幾乎是在同一秒鐘，想到了這個問題可以很單純的解決。因爲過去的地理學上假想巨大的湖和峽谷的地理位置，現在只要能找到這個地方便成了」。

這個峽谷和湖，在南方被覆滿了雪花的山峯遮住了。如果再繼續朝北深入，兩個問題將迎刃而解。這兩個問題是爲什麼尼羅河不朝南流，而朝北流？爲什麼在離開了北部幾百公里的地方，到夏末就會氾濫？

阿哈魯多和雷布曼畫了二張有關覆蓋著白雪的山峯和內陸湖位置的地圖，寄到倫敦。但是庫利和幾位倫敦的地理學者嘲笑這份地圖和他的理論。爲了這種相互對立的情況，皇家地理學會募收了一筆資金，準備派遣遠征隊前去一探究竟。這支遠征隊由理察．伯東負責，並接獲指示：「從東海岸的某點進入內陸，一定要設法到達傳說中的內陸湖」。

8 波濤洶湧的尼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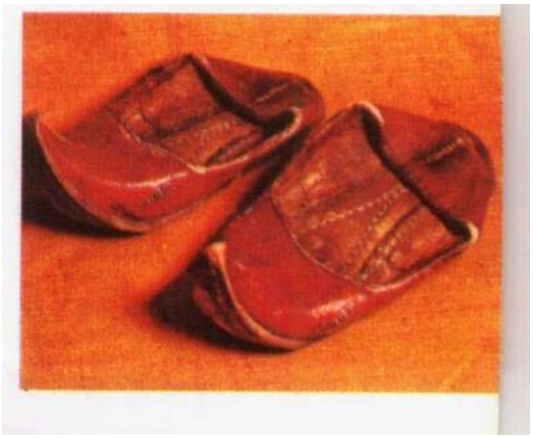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五六年，被任命爲尼羅河探險隊隊長的理察·法蘭西斯·伯東，卅五歲時，在倫敦學術界頗具名聲。由於他多面的性格，使得他在各方面的表現均極爲傑出。十八歲以前，他就學習了六國語言。在探險以前一共學會廿九種語言，如果再加上各地的方言，大概多達四十種。伯東的個性比較衝動、血氣旺盛，天生一副不畏艱難的冒險性格，並且桀驁不馴，獨立性很强，體內流有叛逆的血液



▶穿了阿拉伯服的伯東。伯東因爲語言上的才能，加上對伊斯蘭教深切的認識，因此能夠和伊斯蘭教徒一起，過著伊斯蘭式的生活。由於他已經完全被伊斯蘭教徒同化，所以在生活和宗教上，可算是完完全全的伊斯蘭教徒。當他旅行到麥加以後，他被當做是阿奇——阿奇是給朝拜聖都者的稱號。

◀約翰·漢寧·史貝克。他和伯東不同，是位正規軍官。性情穩重、可靠、勇敢、堅毅，而且有耐心。他有把日常瑣事仔細作記錄的習慣，他的記錄，就成爲他在非洲探險所獲得的最珍貴資料。

▼理察·伯東的阿拉伯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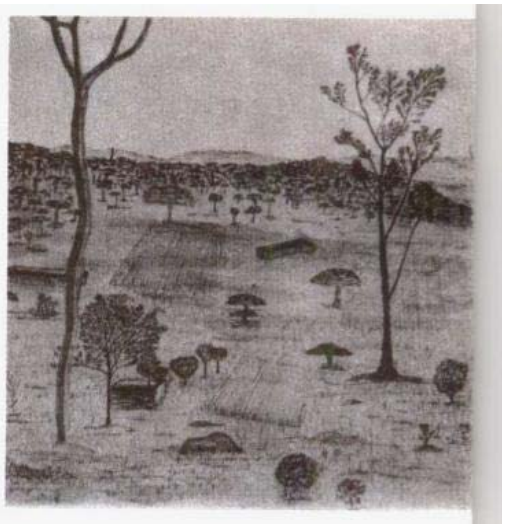
；他種種的冒險特性都是在被劍橋大學開除後才展開的。

伯東廿一歲時，當上陸軍上尉，並且在印度的孟買，生活了七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裡，他學會印度語、馬哈拉地語等數種語言。由於被派到陸軍情報部服務，所以他便開始穿著印度服裝，而且用核桃油把臉擦黑，以便假冒印度人。在孟買、辛多等地的市場，他學到了一些不對歐洲人公開的印度習俗和宗教禮儀祕密。最後，據說他做了某種不合身分的行爲，而不得不離開印度。

▶烏日日。這是根據從面向市場的阿拉伯房子屋頂上所拍攝的照片，而做成的版畫。後來因爲坦干伊喀湖的水位降低，所以現在的烏日日離湖一點點距離。

西元一八五三年，他又假冒成伊斯蘭教徒訪問聖地麥加。麥加當時不准伊斯蘭教之外的人士前去。於是伯東便轉往伊斯蘭化的索馬利亞人「被禁足的聖都」，也就是衣索匹亞的哈勒爾市。在返回紅海海岸的途中，某一晚他遭到三五〇個索馬利亞人的襲擊。後來雖然勉强保住了性命，但是臉頰和下顎都被矛射穿了，傷勢嚴重。和他同行的印度陸軍中尉約翰・漢寧・史貝克的傷勢更甚。史貝克到印度是爲了狩獵大型野獸，所以自願到印度陸軍服務。他聽說伯東欲作冒險之行，於是跟著伯東前來。

▼史貝克所畫的烏尼亞奈貝。（西元一八五八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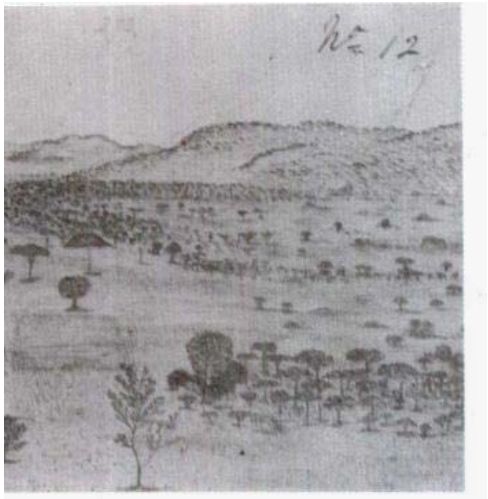
史貝克可以說是選對了伙伴。

在東方（印度）過了幾年漫長歲月的伯東，其野心就是想發現所謂尼羅河的「害羞之泉」的水源，一方面也是想獲得探險的榮耀。因此在他獲得皇家學會的財務援助後，便和史貝克一起到達桑吉巴。他們在那裡準備好裝備。在西元一八五七年六月十六日帶著一三〇名傭工、三十隻驢子，和二年份的交易品，從桑吉巴出發。伯東選了一位過去曾淪爲奴隸的非洲人西第・蒙貝做爲傭工的工頭，後來他和主人們伯東、史貝克、卡麥隆等人同樣出名。

探險隊從海岸，沿著運送奴隸的路線朝西行進，預定到達阿拉伯人稱爲烏日日海的地方。這條路和過去經過的路一樣艱險。途中，他們碰到河川氾濫、沼澤，搬運貨品的動物相繼死亡，傭工們也陸續逃亡，連他們也患了慢性熱病。八月，這兩個英國人因耳朵發炎長膿，幾乎變成聾子，最後不但身體衰弱得無法走路，連騎在驢背上

都非常勉强。而且又罹患了天花，使得他們不得不放棄許多物品。最後在十一月七日到達了八〇〇公里深的內陸地卡皆（現在的答波拉附近）。

這裡是聞名的綠洲，此地的阿拉伯人生活富裕而且重視禮節。宏偉的建築物整齊的排列著，而且又有新鮮豐富的蔬菜、水果、牛奶、奶油、香料、咖啡等。伯東記載著：「阿拉伯有數不清的妻妾和奴隸，生活舒適豪華。有錢人甚至從外地運來騎用驢；窮人至少也養著家禽、家畜。」在這裡，伯東請人修理了他的槍，又請人重新鑄造子彈，還做了一對鐙。



他們繼續朝目標前進。但是由於疾病的困擾，人數愈來愈少，最後連伯東本身也呈半死半活的狀態。他的身體發生麻痺現象，這使他的脚跛了將近一年。史貝克則幾乎成爲瞎子。

「這條路以前是塊肥沃的土地，而且人口衆多。但是現在卻由於遭到猙獰猛惡的哇杜達人破壞，而變成了一片雜草叢生的荒野。」他們騎著疲乏不堪的驢子，越過高低不平、緜延不斷的丘陵。

西元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三日，他們登上陡峭的山。史貝克的驢子因過度疲乏而死亡。

「在下面那片亮亮的東西是什麼？」伯東的視力已衰退到模糊不清的地步。

「那是湖」，蒙貝叫道。

「那就是烏日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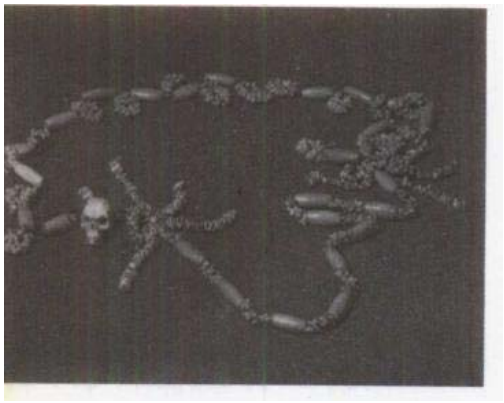
伯東和史貝克成了最先走到這湖岸的歐洲人。只可惜二人因爲視力衰退，以致無法看清楚這片日思夜想的大湖。伯東看到廣大美麗的烏日日海——坦干伊喀湖——覺

得非常興奮。這個湖四面「被山峯環繞著，暴露在熱帶陽光下……，對目擊者的眼睛和靈魂眞是最好的滋潤」。

與奴隸貿易基地的阿拉伯市鎭比起來，烏日日令人有點失望。因爲有些地方很髒，而且居民們貪心，又不懂得禮節。這二個英國探險家忍受著疾病的折磨，仍舊決定到湖的北端。根據阿拉伯人的說法，在那裡有一條朝北流出的河川，那就是烏日日河。伯東想，如果這種說法正確的話，那麼那條河一定是尼羅河的一部分，而且說不定就是尼羅河的主要水源。

伯東順利的獲得二艘大型的獨木舟，另外雇請了五十五個船伕。由於病重無法走路，所以被抬著到獨木舟上。船伕們爲了趕走河中的「惡靈」和鱷魚，口中不停地發出一種「長而單調，充滿了憂鬱的聲音」。

西元一八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們來到湖畔最北端的交易地。在這裡，所有的希望與喜悅都破滅，因爲那裡的首長的三個兒子，異口同聲的告訴他們，那條河是流入坦干伊喀湖，而不是從坦干伊喀湖流出。而且在場的人都支持這種說法。



▲用人骨做成的項鍊。這是伯東從非洲一位國王那裡獲得的。他因爲適當的運用當地的風俗習慣，所以博得國王歡心，送給他這串項鍊。

▶現在的坦尙尼亞平原。和西元一八六一年伯東、史貝克停留在此地時，幾乎沒什麼改變。現在雖然已經開闢了馬路，但是，如果稍微距離遠一點看，馬路就完全隱蔽在廣大的叢林中。

由於伯東舌頭上長腫瘤，因此無法說話，也無法說服他人。而且又惟恐遇到食人族，因而不得不折回。這對他們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歷盡千辛萬苦，一行人在西元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日再度回到卡皆。不過這時候伯東已呈半麻痺狀態；史貝克的耳朵長了腫瘤，疼痛異常，幾乎成了聾子。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探索的慾望。

後來又聽到阿拉伯人說，位於卡皆的北方，還有另外一個大湖，大約只需要十五、十六天的路程，就能到達這個湖。伯東懷疑這個大湖就是「害羞之泉」的水源，但是因爲疾病纏身，無法親自前往，只好派他的年輕伙伴史貝克前去探索。

史貝克在西元一八五八年七月，從卡皆出發。經過了一段出乎意料的平安路途後，終於在第十六天發現了一片廣大的水面。當地一位居民說：「這裡的水可能通到世界的另一端」。這時，史貝克突然產生一種特別的感覺，他

認爲自己已經發現那條「洶湧的河流——尼羅河」的源流。他並以英國女皇的名號稱這個湖爲維多利亞湖。後來，因爲射擊一隻紅色的駝鳥，而成爲歐洲第一位在非洲最大湖放出第一槍的人。

伯東並不同意史貝克的說法。因爲史貝克雖然看到了湖，但是他並沒有看到河，因此缺乏有力的證據。伯東說：「史貝克是個幸運的發現者，他的運氣很好。雖然他一直堅信他自己的說法，不過這種論據實在是太薄弱了」。史貝克的論據，於是被推翻了。此後這位共患難的伙伴，就不再提起有關這個大湖和尼羅河，以及所謂的史貝克的「收穫」（意外的幸運）。

疾病和痛楚似乎永無終止，在回海岸的途中，史貝克因高燒而引起急性燒熱症，幾乎喪失生命。伯東一直沒有離開他的身邊。不過愈接近海岸，二個人的身體也就逐漸恢復健康。西元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他們終於看到印度洋；兩個人興奮地叫著跳著。三月四日，他們終於回到桑吉巴。

在回英國途中，伯東爲了要儘快的恢復健康，所以暫時住在濱臨紅海的雅典，史貝克則先回英國。在告別時，史貝克說：「朋友，再見了！」。但是根據伯東的說法，這時候史貝克對他說：「到皇家地理學會的報告，應以你爲中心，我向你保證，絕不會單獨一個人去，你儘可以放心。」不知道是伯東當時聽錯了史貝克所說的話，抑或是史貝克沒有遵守自己的諾言。西元一八五九年五月十日，就在史貝克剛剛到達英國的第二天，就前去拜訪地理學會的會長，向他說明自己的成就——發現尼羅河之水

▲從姆旺札看到的維多利亞湖。雖然無法得知史貝克最先是在那一個地方看到維多利亞湖，但是，如果從桑吉巴出發，可能和最靠近維多利亞湖的姆庫安那不會距離太遠。

▼著旅行服裝的葛蘭。史貝克和葛蘭雖然也攜帶了照相機，但是他們在旅途中所看到的景象記錄，大部分都是葛蘭用水彩畫的。

源。

伯東比史貝克晚十二天到達英國。但是，等他回國，一切都太晚了。史貝克已應邀在學會演講，而且也已成爲一位有名的大英雄。伯東覺得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切，兩人共同發現坦干伊喀湖的事實，完全被忽略。伯東於是懷著抑鬱的心情離開了英國，準備到定居法國北部的姊妹處休養。在那裡，他把自己對於探險的看法和經歷寫成了「中央非洲的湖畔」一書。

翌年，也就是西元一八六〇年的春天，史貝克爲了證實維多利亞湖就是尼羅河的水源，再度組隊探險。這一次，他的助手是聖職者兼軍官的詹姆士・奧古斯塔・葛蘭。他是個身材高大的美男子，非常討人喜歡。他和史貝克一見如故，二人在八月就到達了桑吉巴。這次計劃和上次一樣，準備先到卡皆，再到維多利亞湖西岸。史貝克確信能發現從湖裡流出尼羅河的地點，並打算沿著這條河，經過蘇丹、埃及，到達海岸。

在倫敦，一位象牙商人約翰・派德利克對史貝克的事蹟非常感興趣。他答應史貝克把船集合在靠近現在朱巴附近的交易地，等待史貝克的歸來。而且答應，如果能力許可，他將派一隊人，從那裡步行到上游去支援史貝克。

西元一八六〇年十月二日，探險家們帶了二一七位雇工及一些驢和騾子組成的隊伍，從坦尚尼亞的巴克莫約附近的海岸出發，走了約八〇〇公里。在到達卡皆以前，一三〇名以上的傭工帶了一半貨物逃逸。當時阿拉伯和美國之間已發生戰爭，那片地方變成紛亂的戰地，因此想要在那裡補充人員是絕對不可能的。兩個人又都同時患了病，所以，出發了好幾次，都半途折回。最後，他們只好各別出發，最初的一四四公里路程，就花了七十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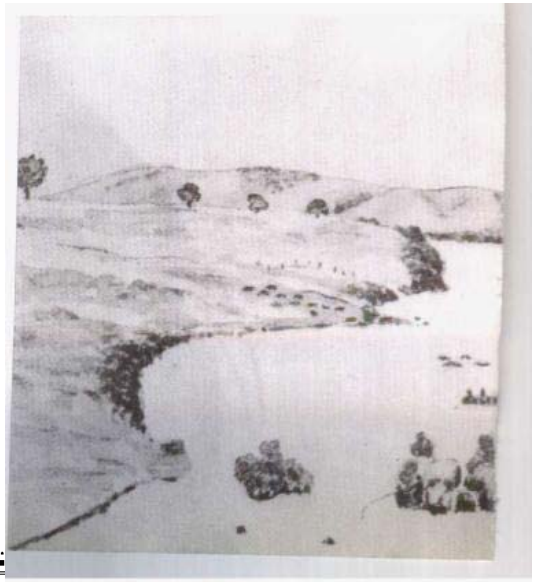
▲布干達王宮的守衛　這是葛蘭描繪的。宮廷的外壁是用黃色的蕈草紮成的。守衛者便在宮廷圍牆的外側站崗。

葛蘭病臥某個村落約四個月左右。在這段期間，史貝克忙著到村落四處尋找傭工，結果仍是白忙一場。最後二個人各別組隊出發。葛蘭的隊伍受到一群武裝的戰士襲擊，所有的貨物都被攫掠。史貝克雖然繼續前進，但是因爲胸部疼痛，身體衰弱，連站都站不穩。西元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們到達維多利亞湖西岸和威倫加山脈之間的卡拉古威；也就是現在烏干達共和國內，是以前的數個部落王國之一。

卡拉古威的國王路娃尼卡，他的個子很高，長得很好看，是位「率直、溫和，臉上時時露出微笑」的領導者。他對歐洲驚人的探險事蹟，表示關心。史貝克稱讚國王：「頭腦非常靈活，而且長於仔細簡扼的發問」。

路娃尼卡喜歡他的女人們都胖嘟嘟的，所以强迫他的妻子們和女兒們喝大量的牛奶，結果宮裡的每個女人都非常胖。有些人因爲過胖，所以只能動動手和膝蓋。路娃尼卡有一個表妹，「胖得無法站起來，而且她的手非常大，關節和關節之間的肉一塊塊垂下來，好像是裝了太鬆的布

▼史貝克所說的里朋瀑布　當他第一次看到這個不到四公尺高的里朋瀑布時，他著實感到很吃驚。



一樣」。探險家在路娃尼卡王那裡住了一個月，受到特別的款待，葛蘭卻因脚上長了惡性瘤，有五個月的時間幾乎不能走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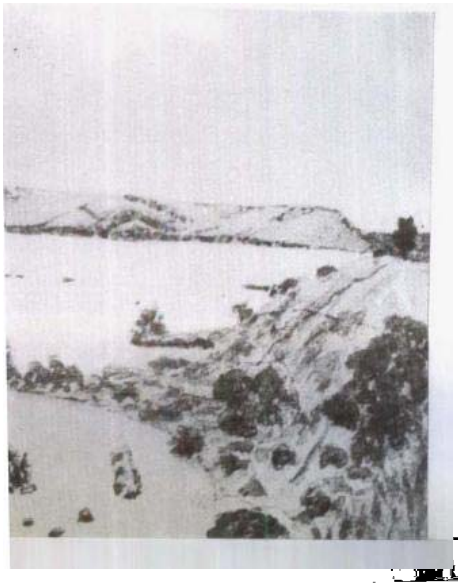
在卡拉古威王國的期間，探險家們從沒一睹他們來此的眞正目的地——維多利亞湖。因爲要看這個湖，必須到鄰國布干達王國的卡巴卡王姆基沙的領地去。姆基沙爲了把白人帶到布干達首都（現在的烏干達首都康帕拉），派遣了一隊帶著鼓、葦笛和狗的戰士們帶領他們。史貝克先行出發，當他看到卡巴卡宮廷時，覺得非常驚訝。

「在丘陵的斜面上，整個坡地都被許多用草建造的小茅屋覆蓋著。小茅屋頂的茅草，就好像剛被倫敦的理髮師整理過，整齊的覆蓋著。四周被黃色的巨大葦草所做的籬笆圍住」。宮廷裡面，有好幾個內院，國王的三、四百個妻妾都住在那裡。

「所有的男女、牛、狗、羊，都被繩子繫住。侍童們頭上繫了繩子所作的頭巾，爲了傳遞國王的旨意，在宮裡來回跑……。所有的人爲了避免露出脚，所以用皮製的外袍緊緊地綁在身上，用手壓住」。如果有人不小心在國王面前露出了脚，則馬上會以無禮的罪名被處死刑。卡巴卡是絕對的獨裁者；在國王面前，任何人都必須低頭下跪，否則馬上被拉出去殺了。葛蘭曾看見一個男人被衞兵用矛刺死，只因爲他在國王面前說話的聲音過大。

史貝克和國王最初見面並不太順利，因爲史貝克不想低頭下跪，也不願繼續在那裡等待。姆基沙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置這個歐洲人。姆基沙是個年廿五歲，個子高大、體格健壯的青年，身上穿著用玻璃珠裝飾的整潔的樹皮布，在他的後面，站著服侍他的妻子，不斷地替他倒「彭巴」酒（當地釀造的啤酒）。布干達王的標誌——一隻狗、一隻貓，和一個女人與他形影不離。

史貝克把幾枝來福槍送給姆基沙。姆基沙要他射擊籬笆裡的四頭牛，以證明來福槍的威力。接著姆基沙把一枝裝上子彈的來福槍，交給一名侍童。史貝克記載：「姆基沙命令這名少年到外面。射擊在院子裡的男人。這個命令馬上就被執行，過了一會兒，這個少年回來覆命，臉上露出歡喜的表情，就好像是一個小孩得到一個鳥巢般的興奮。」



史貝克被扣押了將近五個月。在這段期間，史貝克不斷的要求姆基沙，能沿著河將他帶到派德利克所等待的廣

多庫路去。但是史貝克的要求並沒有任何結果。不久隨從的食糧吃光了，迫不得已，只得偷竊。後來，葛蘭躺在擔架上，被抬到湖的西方，和史貝克碰面。雖然姆基沙不願意讓他們離去，但是在西元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一行人終於離開了王宮，旁邊並跟了許多護衛。這些卡巴卡的衛兵們卻在途中搶劫村落。

在布干達王國住了五個月的史貝克，從來沒去看那個湖。爲了證明尼羅河的確是從這個湖流出，他應該前去探尋答案，但是他卻沒有。所以，當他們沿著河朝下游去時，史貝克必須用自己的眼睛來確認這條河的河源。

西元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他站在離姆基沙首都約六四公里的東方，一片多岩石的瀑布中，精神恍惚地看著不斷跳上跳下的魚，正在做日光浴的鱷魚、河馬，坐在船上的漁伕及在水邊飲水的牛隻。這是幸福的牧野生活，令人欣羨無比。史貝克把這個瀑布取名爲里朋瀑布。里朋是他和葛蘭出發時的皇家地理學會會長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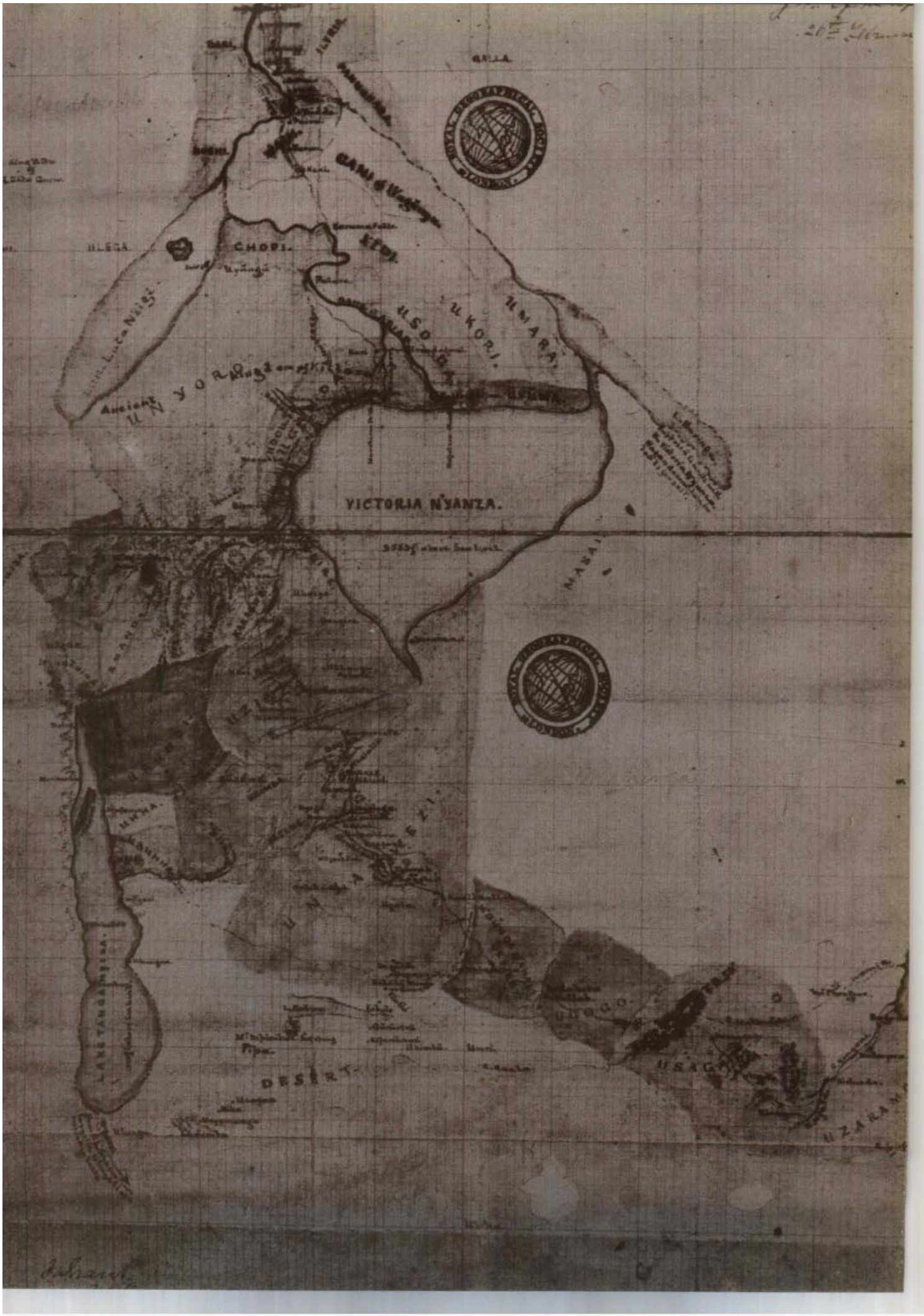
姆基沙命令獨木舟的水手們把史貝克一行人帶到布尼勒王國，史貝克一心希望能夠安靜的朝著尼羅河的下游航行。然而「這種希望，和在非洲的種種幻想，都變成了同樣的命運」。布尼勒的戰士們要史貝克的船停下，在他們的國王坎姆拉西把白人們接到宮廷之前，他把史貝克等人置於叢林中，讓他們懷著不安的心情等待了一個月。

依照史貝克的記載，坎姆拉西是個粗野、暴躁、不易說服，而且又非常貪心的部族。他們千方百計的想獲得白人們的東西，並命令史貝克把剩下的最後一個經線儀（六分儀）給他，然後又到探險家們的帳篷裏去，把蚊帳、帳篷、床、小刀、叉子、鍋和書籍等物品全都沒收。只要能得到手的東西他絕不放棄。

坎姆拉西的首都雖然沒有遮蔽陽光的地方，但各地卻顯得很潮濕。由於四周環境不衛生，所以繁殖了許多老鼠和蜥蜴。史貝克認爲，要想安心的到這個城市來探險，最好攜帶防毒口罩。

「這個惡劣的國王」讓他們等了二個月左右，又把所有的東西都沒收了。到了十一月，坎姆拉西終於准許他們乘坐木船經尼羅河下行。由於河水氾濫，到處都有長滿蘆草的浮島。到了卡路馬瀑布一帶，探險家們不得不離開這條河。登上浮島，並在二公尺高的雜草間前進，衣服都被割得破爛無比。西元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五日，史貝克和葛蘭帶著二十個生還者來到廣多庫路。在他們再回到尼羅河以前，已經又過了二個多月。

▶葛蘭的地圖，史貝克的註記在左上角。這張地圖是他們攜帶著羅盤，徒步探險觀測所作的地圖。


GALLA
CHOPI.
UKORI.
UMARA.
VICTORIA NYANZA.
MASAI
DESERT.
UZARAMO

在他們朝著廣多庫路前進時，發現一個急急忙忙從河堤走過來的高大强健的英國人。「我們互相歡呼，高揮著帽子，熱情的互相擁抱著。他不是派德利克，而是錫蘭（斯里藍卡）的獵象人沙慕爾・懷特・貝克。這個獵人非常勇敢，爲了找尋我們，不遠千里來到這裡」，葛蘭如此記敍。

沙慕爾・貝克也想要分享這種榮譽，所以他準備同去尋找「害羞之泉」。他有股想要得到探險界寶座的野心。當史貝克告訴他已經解開了這個謎時，沙慕爾・貝克便問他，能否爲他留下「一小片橄欖樹的小葉」〔註〕？史貝克告訴他，聽說有個叫路坦・恩米皆的湖在布尼勒。並且爲他描繪了簡單地圖。史貝克認爲說不定尼羅河的支流是從這裡流出，但因他和葛蘭太過疲累，無法再去尋找這個湖。爲保住性命，必須儘快回到廣多庫路。

〔註〕 古希臘的雅典，祭典競賽的優勝者能獲得一頂用橄欖樹枝編成的王冠。

▲在皇家地理學會發表報告的史貝克和葛蘭。史貝克曾打電報回國報告：「一切順利，發現尼羅河水源」。他回國時的情形就好像是凱旋歸來一樣，學會組織了正式隆重的歡迎會迎接他。

▶理察伯東法蘭西斯之墓。當伊莎貝璐・亞蘭提魯頭一次看到伯東時，她還是個小女孩。那時她便告訴自己「那個人一定會和我結婚」。當她眞正成爲伯東的妻子時，已是十年以後的事了。西元一八九〇年，伯東在特里約斯多去世時，她把伯東的遺體運回倫敦，埋葬在這個大理石做的帳篷裡。這個大理石帳篷非常精細，四周有紋邊，而且還鍍金。上面裝著兩個黃金做的，有九道星芒的星星。

他們懷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貝克所贈的三條船，史貝克一行人在西元一八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從廣多庫路開船，時而利用船帆前行，時而用槳慢划，緩緩地朝下走。同年三月三十日，他們到達巴魯多。到開羅時，史貝克便付錢給蒙貝和其他十八位生還者，以及四位共同航行的女士。

史貝克打電報給皇家地理學會的新任會長羅德里庫·馬吉遜爵士，告訴他「已經解決了尼羅河的問題」。於是倫敦，大家都知道他把問題解決了。十九世紀的探險家們和現在的明星一樣，贏得大衆的讚美和歡迎。美男子史貝克最初是個偉大的英雄，但是在西元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學會所舉辦的公開演講會上，他過去的伙伴理察·法蘭西斯·伯東卻提出了幾個艱深的問題來質詢他。所以，他決定要和伯東對質。

能證實史貝克主張的證據在那裡？雖然他的確發現從維多利亞湖流出了一條河，但是他又如何能證明那條河就是尼羅河？他又沒有繞過維多利亞湖的四周，而且也沒有橫越過這個湖，他又如何能證明這個湖和他在西元一八五八年在卡皆北方所發現的湖是同一個湖……？這些問題就是伯東向史貝克提出的質詢，而大部分倫敦的地理學者也都支持伯東的質詢。

西元一八六四年九月間，英國倫敦科學振興會決定安排一場公開討論會，讓二位競爭者在大衆面前公開申辯。這個問題，在此時達到了最顚峯。伯東深信他可以在討論會上把史貝克的理論完全推翻，而且可以坐在台上的位子，重新把這個問題深入討論。然而，當天辯論遲遲未見開始；後來有人在伯東耳邊私語，原來史貝克在前一天準備和他的堂兄弟一起獵鷓鴣時，已因槍枝走火中彈而死。

「他一定是自殺的」，伯東這樣叫著。但是現場檢查的結果，證明史貝克是意外死亡。他是從牆上拿起獵槍時，槍枝不幸走火而當場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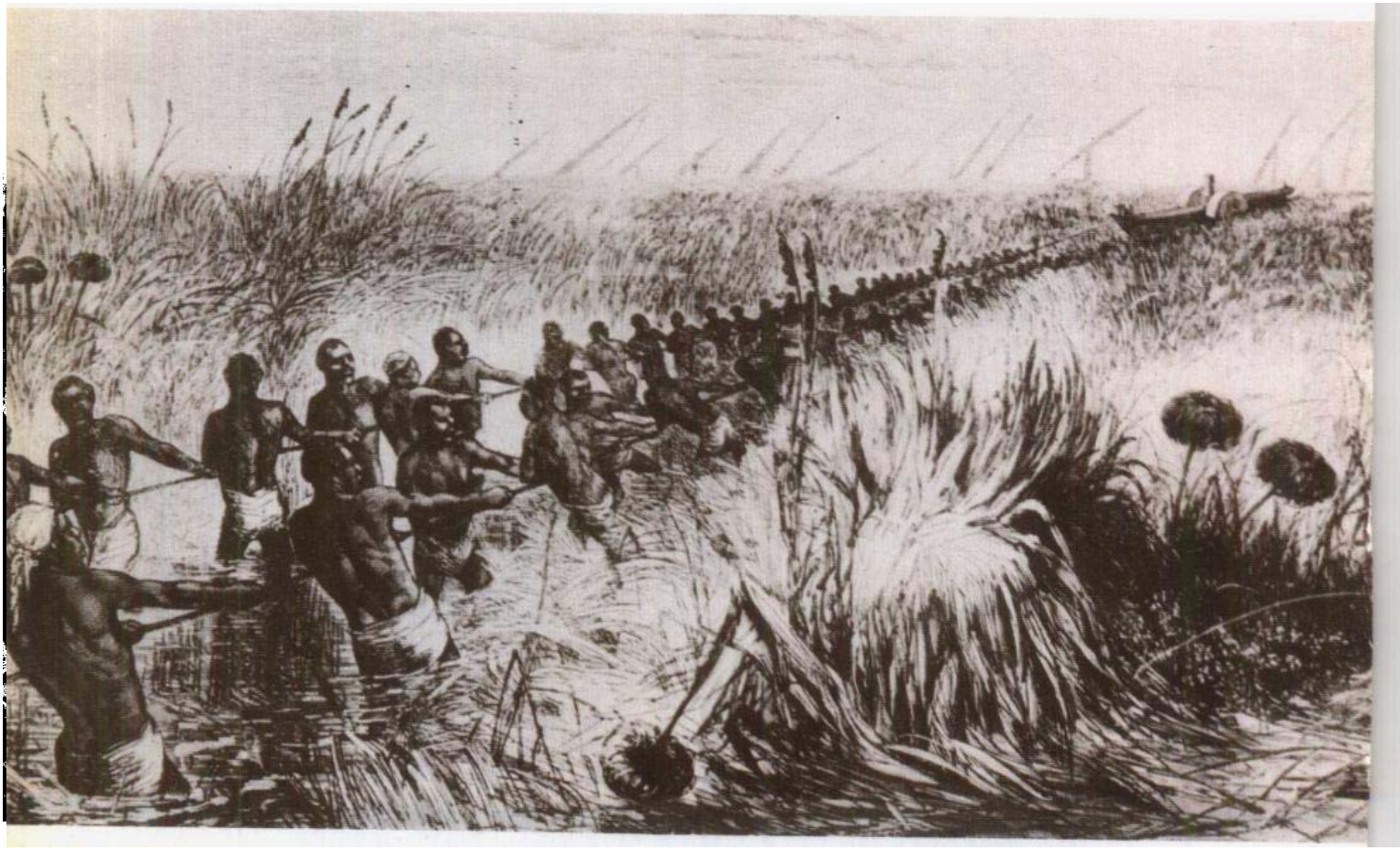
雖然學會向外發表了正式的檢查結果，但是仍有很多人懷疑，是史貝克怕和比自己經驗多、口才好，而且才氣橫溢的伯東對質才自殺的。果眞如此，那就太寃枉了。因爲後來證明，史貝克的推論是正確的。

9 神祕的亞伯特湖

沙慕爾・懷特・貝克和伯東同年出生，且與史貝克一樣對射擊有著濃厚的興趣。貝克的父親非常富有，在模里西斯島和西印度群島擁有廣大的農園，同時也是位船主兼銀行家。貝克自小便具有維多利亞王朝的紳士作風，性喜冒險，他曾爲了農業和狩獵，在錫蘭住了八年。其第二任妻子比他小十五歲，是位漂亮迷人的匈牙利金髮女郎。爲了迎接史貝克和葛蘭的歸來，弗蘭絲・貝克和丈夫一起前往廣多庫路。這位和她丈夫一樣充滿了冒險心的貝克夫人，是位個性堅强，不同於一般庸俗婦人的傑出女性。

▶莎草。這種水生植物可以生長到三公尺以上，上端會開一種類似蒲公英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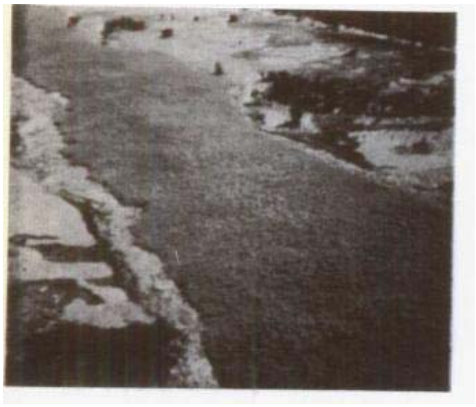
▶貝克的船在浮島之間用繩索推拉前進。浮島是從周圍沼地流出的草和莎草，交纏而成的巨大陸塊。這時前來尼羅河探險的人們是一種非常大的障礙。爲了這種浮島而失敗的探險家也不少。這種草塊，流到河的主流時，會形成一種長四〇公里，深六公尺的水壩。



貝克夫妻是在史貝克和葛蘭在中央非洲失蹤的前一年結婚的。西元一八六一年三月，夫妻二人爲了狩獵大型野獸而到埃及。但是貝克心裡有個計劃，「我祈盼自己能碰到史貝克和葛蘭上尉的東非探險隊，然後展開在非洲探險——尋找尼羅河水源——的第一步……。我在內心裡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定要完成這個目的；即使我在半途中暴斃也在所不惜。」

貝克夫妻花了一年的時間學習阿拉伯語，並時常從事狩獵，以及探查從衣索匹亞流出的藍尼羅河支流等。他們做了周全的旅行準備。在蘇丹，夫妻倆和阿拉伯人一塊騎馬獵象，阿拉伯人用箭射殺象群。在此，貝克第一次顯露他在荒野中創造家園的才能。他蓋了一間圓型小屋，床上掛著綠色的蚊帳；桌子上鋪蓋著印花的細薄棉布；牆上掛著手編的籃子和狩獵用的小刀、漁具等。整個屋子洋溢著，一種溫馨純樸的感情，他們眞的建立了一個「完美甜蜜」的小屋。

西元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貝克夫妻把四個禮拜的食糧，連帶一些搬運貨品的動物，和九十六個傭工，分成三艘船從巴魯多開航。他們由尼羅河開始溯行，準備到一六〇〇公里外的廣多庫路。他們在平坦不毛之地航行了約八〇〇公里後，就碰上浮島。船隻一到這個地方便得停下，下船用繩索拉船前進，否則就得困在那裡。這個地帶瘧疾普遍；夜晚，那些被稱做「白尼羅河的夜鶯（鵜科鳥）」的大群蚊子，嗡聲簡直可以震動整個地面。這個地方的住民「非常的瘦，簡直只剩下骨頭」。他們的食物是用死去的動物骨頭磨粉，所做成的一種稀飯。



▲覆蓋在尼羅河上游的莎草。古埃及人用莎草做紙。瑞典一位人類學學者用坦那湖和恰多湖的莎草造船，成功的橫越大西洋，證明了莎草造的船能在大海洋中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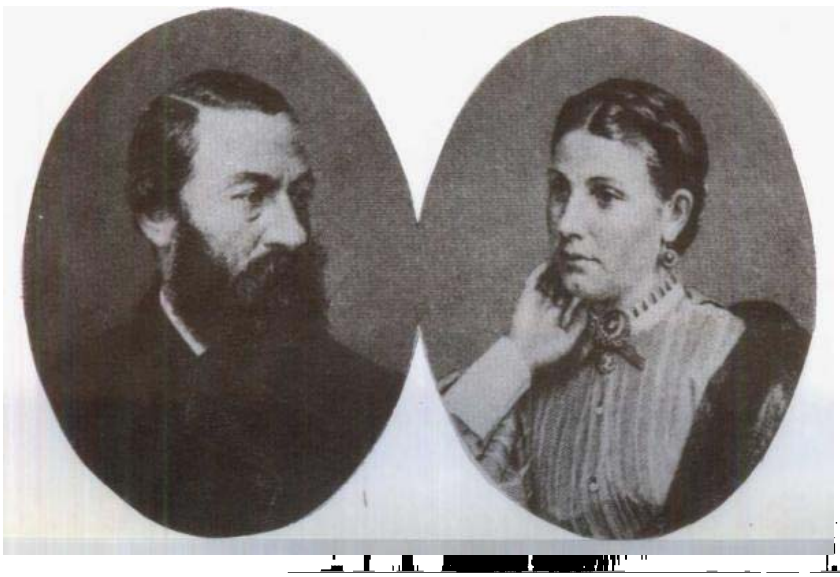
廣多庫路「純粹是商人的滯留地，一年十二個月裡，被利用的大概僅有二個月」，其他的十個月都是在混日子。這裡雖然有六〇〇個商人，但是他們每天喝酒、互相爭論打鬧，而且幾近虐待的驅使奴隸工作。貝克夫妻在這裡只待了十二天。「某一天早晨，傭工們好似瘋了的跑到我們的船上，告訴我們有兩個白人正從『海』那裡走來。我突然有種感覺，或許那兩個人就是史貝克和葛蘭。於是我馬上跑出去，結果眞的是他們。英國萬歲……，多年來的神祕已經被解開了」。

路坦・恩米皆湖是貝克夫妻想去探險的地方。送走了史貝克和葛蘭後，他們便騎了阿比西尼亞小馬，帶著十七個無心探險的傭工、二十一隻驢子、少數的駱駝，及一隻猴子，在西元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黃昏出發。貝克一行人，因爲規模太小，沒有單獨行動的能力，只好加入亞姆拉魯馬的象牙商隊。由於亞姆拉魯馬不想趕路，此時又開始下豪雨，河的水位增加，無法渡越，因而被困在山中長達六個月之久。貝克用泥土和樹枝做了間小屋，並且盡量把這間小屋「做成舒適、愉快的小屋」。但是雨水繼續不斷的下著，住起來就不像上次那間「甜蜜小屋」那麼舒適了。

貝克夫妻終於有機會瞭解到非洲這塊地方，究竟是怎麼令人不愉快。他們兩人都患了瘧疾，體重下降，身體衰弱無比。搬運行李的動物也死了，傭工之間又得了天花……。「如果我能離開這個鬼地方，我一定重新感謝上帝」「但是以我這種頑固不馴的個性，我可能會一步一步地再往前走，只不過這個旅行到最後命運會如何，那只有神才知道了。」

終於，河水的水位下降了。西元一八六四年一月，一行人騎著牛群再度朝著目的地出發。現實馬上告訴他們，這僅僅是苦難的開端而已，在前面隱伏著更多的險阻。在這期間，仍舊下著豪雨。貝克和弗蘭絲又患了熱病，終於不支倒地。大部分的傭工都四散了。當他們走到坎姆拉西的宮廷時，弗蘭絲已虛弱地躺在擔架上了。貝克被擡到坎姆拉西的面前，並數次地要求坎姆拉西能派給他一位嚮導，以便帶領他們到達路坦・恩米皆湖。但是，坎姆拉西不理會他的要求，而且一再地索取貝克所帶來的東西——錶、劍、羅盤針和漂亮的佛瑞佳二四型來福槍等物品。

最後，坎姆拉西讓步了，答應隔天就派給他一位嚮導。貝克爲了感謝坎姆拉西的好意，便把那把劍送給了他。但是到了當天，竟不見嚮導來到；坎姆拉西又對貝克提出新的條件。他强迫貝克修理史貝克所留下的經線儀。因爲他爲了尋找發出奇怪聲響



◀沙慕爾・貝克夫妻。貝克自己所說的話，最能表達他對生活態度，「如果我有健康和生命，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困難和阻礙可以使我的意志薄弱」。

的來源，便用劍去刺探這個儀器，結果儀器就停止了。

貝克夫妻終於獲得准許出發了。但是坎姆拉西表示要給他們一些紀念性的告別，因而把他們帶到村落外側畜養家畜的小屋去。在那裡，坎姆拉西對待他們，就好像「剝洋葱的最後一層皮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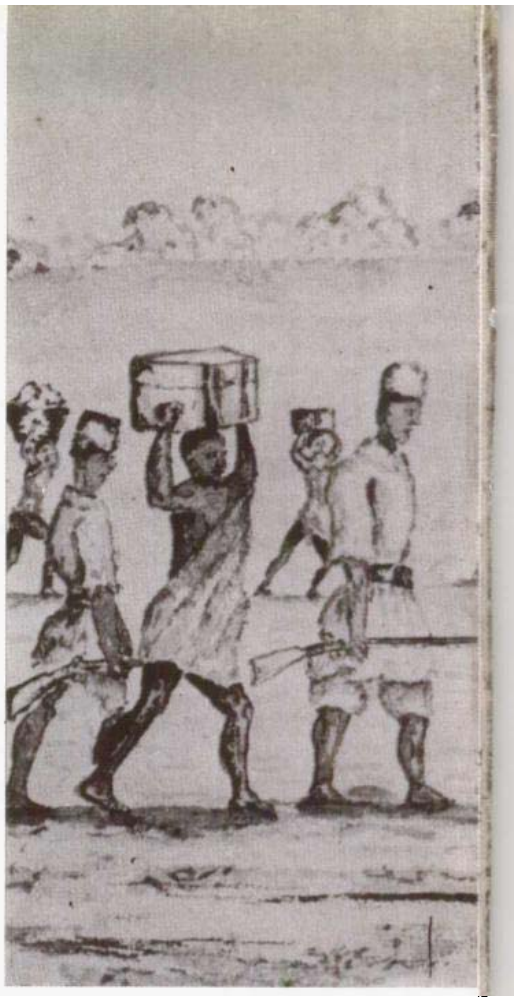
首先，他索取「弗蘭絲戴在頭上那條鑲著銀邊，用漂亮的黃色薄棉布製成的土耳其式手帕」，接著他又要求更多的手帕。貝克向他抗議已經完全沒有手帕了，但是坎姆拉西說他要把所有的行李打開來看，他一定要親眼看到眞的沒有了才肯罷手。最後，他甚至於向貝克要求一樣貝克最心愛的物品——貝克夫人。

貝克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無理的要求。他拿起手槍對著坎姆拉西說：「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如果這次不幸眞是我最後一次的旅行，那麼，很抱歉，今天同時也是你的最後一天！」弗蘭絲用阿拉伯語對丈夫說了一些話，坎姆拉西一句也聽不懂。但是他覺得弗蘭絲的表情好像是蛇髮女妖（希臘神話中出現的怪物）那樣的恐怖。

坎姆拉西對這種情況，感到害怕。因爲他只是按照他們的傳統習俗，向貝克建議互相交換妻子而已——坎姆拉西自認爲有很多漂亮的妻子可供貝克自由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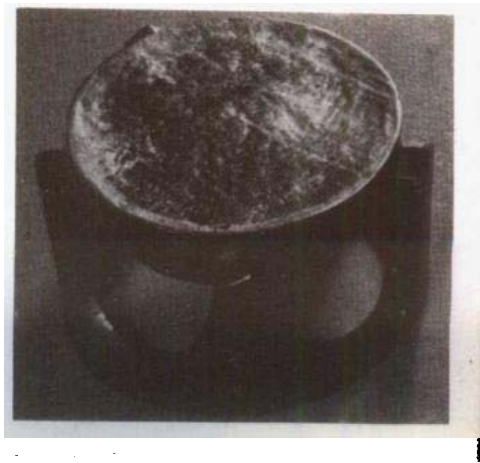
貝克要求馬上出發到路坦・恩米皆湖，這次坎姆拉西終於認輸了，他命令在場的女人搬運貝克的行李，貝克「把妻子放在牛背上，冷默地向坎姆拉西告別，然後高高興興的帶著他的妻子離開這個貪婪的地方」。

但是他們並不是就此脫離了苦難。當他們進入了水深至腰部的沼澤地帶時，貝克無意的望望四周，卻驀然地發現他的妻子在水草中「蜷曲著臉孔，整個臉變成紫色」一直往下沉。在這一瞬間，他立刻伸手拉住了弗蘭絲，而且



▲歡送貝克一行人的坎姆拉西王的士兵們。貝克夫妻以冷淡的態度向坎姆拉西告別後，差不多有六〇〇個士兵們跳起來圍在他們四周。這些士兵們身上穿著豹皮，把羚羊的角戴在頭上跳著舞，口中並不斷地發出叫聲。此圖爲貝克所作。

▼貝克在儀式中所使用的覓子。貝克把這把覓子帶去，以便在尼羅河上游探險時使用。這把覓子可能是他所見過的一位酋長送給他的禮物。



藉著傭工的幫助，他急切的把她「僵硬的身軀從纏捲的草中拉上來」，他把已經失去了意識的弗蘭絲放在樹下休息。弗蘭絲緊咬著牙齒，緊緊的握著拳頭昏迷著。「在用擔架搬運的期間，她好像正受著難忍的痛苦，不停的喘氣」。貝克用楔子弄開她的嘴，設法滋潤她的舌頭，但是過了一天仍毫無起色。

雖然如此，他們仍是繼續地向前走，貝克整天在他的妻子旁邊，晚上爲了防止她半夜發作，整夜的看守著她，結果自己不小心卻著涼了。

第三天早晨，弗蘭絲一度恢復了意識，但馬上又變成囈語狀態。「雖然她已會說話，但是，她的腦筋已經不清楚了」。

在那七天裡，他們沒有充足的食物，而且又在不停的雨中前進。他們到達了一個村落，貝克用一塊布蓋著弗蘭絲，自己躺在她的身旁，長期的焦慮疲累，他也失去了意識。傭工們則四處尋找乾燥之地，好爲弗蘭絲挖一個墓穴。

隔天早上，陽光耀眼，他們等待著貝克奇蹟似的清醒過來，弗蘭絲仍是安靜的睡著。但後來，她睜開了眼睛，她的眼光溫柔可人，充滿了健康的光采。休息了二天之後他們又開始前進。西元一八六四年三月十四日，他們爬上了某一座高峯。

在那裡，「我們尋覓許久的榮耀突然就在眼前出現。在下面，躺著一片巨大、美

麗，水銀般的海面——無垠的水平線映著白天的太陽發亮……。在這一瞬間，那種高興激動的勝利感簡直無法以筆墨形容。在這裡，我們終於得到了所有辛勞的代價——在非洲艱苦奮鬥了好幾年，我們終於有了報酬。英國已經得到尼羅河的水源」。

貝克以維多利亞女王所深愛的丈夫——已故的亞伯特親王的名字爲這個湖取名。於是「維多利亞湖和亞伯特湖並稱爲尼羅河的二大水源」。

但是，現在已經證實了亞伯特湖並不是尼羅河的眞正水源。尼羅河是流入這個湖，再從這個湖流出。不過這件事並不降低貝克的功績，因爲貝克是第一個到達亞伯特湖的歐洲人。他不但確定了湖的位置，而且還發現了有關白尼羅河水源的一些神祕性。弗蘭絲望著她丈夫搖搖晃晃地進入了湖中，「他充滿了感激之情，盡情的喝著湖水」。翌晨，他們全都患了熱病倒地不起。

這位探險家的工作尚未結束，他計劃尋找史貝克所說的那條河流入湖中的地點，然後再沿河溯行，到達史貝克以前所到達的卡路馬瀑布，以證明這是同一條河。

雖然前途困難重重，但是貝克仍費盡心機找到了獨木舟和船伕。在途中，他們遭到了暴風雨，差一點就喪失性命，不過終於平安的發現這條河的流入點。貝克由於熱病纏身，上下獨木舟都得靠人扶持。他們繼續航行，第三天，寬廣的河面愈來愈狹窄；前面突然出現了許多大岩石，他們只好繞過這些岩石地。忽然，就在他們眼前，出現了一個瀑布。貝克爲了紀念羅德里庫·馬吉遜爵士，於是把這個瀑布命名爲馬吉遜瀑布。

現在眼前惟一的困擾就是如何回到廣多庫路，他們眞的陷入了絕境。坎姆拉西和他的兄弟發生了內戰，把整片肥沃的土地變成了荒野，人民紛紛逃進叢林。貝克夫妻根本無法找到嚮導和食糧。後來在一個荒廢的村落中，發現了一些被埋著的生穀物，於是他們用這種穀物和另一種野生菠菜，混合一種野生的立麝香草，作成一些菜以維持生命。由於缺乏食物，再加上疾病的困擾，貝克夫妻陷入了絕境。兩人躺在一間小屋裡，整天只夢想著牛肉和啤酒，就這麼過了兩個月。

當坎姆拉西知道貝克夫婦的情況時，本想讓他們餓死算了，但是突然又改變主意，派人把貝克和弗蘭絲帶到宮中來。國王大笑著歡迎他們，隨後，即點破了他的玩笑——原來他不是坎姆拉西，而是坎姆拉西的一個弟弟假冒的。接著便帶領貝克去見眞正的坎姆拉西。貝克從行李中拿出了蘇格蘭裙子和裙子上面的小皮革帶，及一頂男用

▶馬吉遜瀑布。尼羅河是在這個狹隘的崖間，夾雜轟隆聲流下四〇公尺到下面黑暗神祕的深淵。

帽子，準備送給坎姆拉西。

貝克已經差不多沒有東西可送給坎姆拉西了，但是坎姆拉西仍不斷索取他剩下的東西。貝克夫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把一些必需的東西藏在床底下。坎姆拉西又把他們夫妻二人扣押了兩個月的時間。如果不是伊普拉漢帶著子彈、布等來到這裡，他們可能會橫死他鄉。貝克用蒸餾器從蕃薯中提煉出一些蒸餾酒，他們喝了這種酒，慢性熱病才漸漸治好。

西元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伊普拉漢完成了出發的準備。這一群由一〇〇〇個人以上和七〇〇包象牙所組成的商隊朝著廣多庫路出發。兩個月後，他們漸漸接近目的地。貝克和弗蘭絲騎在牛背上，走在隊商的最前面。他們撐著英國國旗，並且用步槍開了幾響禮砲。幾個埃及守備隊員也開了數槍迎接他們。他們計算，從廣多庫路到亞伯特湖的來回行程，如果以直線距離計算，只不過八〇〇公里，但是事實上他們卻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絕望仍不離貝克夫妻。他們原本認爲在廣多庫路會有等待他們的船隻，結果，他們大失所望。那裡沒有等待他的船隻，也沒有任何的補給品，因爲人們認爲貝克夫妻早就喪生在無垠的非洲內陸，所以把船和補給品都撤走了。

貝克知道了這種情形，氣憤的幾乎喘不過氣來。沒有補給品，沒有資金，且到巴魯多（喀土木）的路程仍有一六〇〇公里之遠，他不知道該怎麼辦？貝克坐在樹下獨思，不禁想起某一位酋長的話：

「即使你眞的走到了那個大湖，你又能怎樣呢？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是的，有什麼好處呢？貝克現在用這句話來反問自己。

「我是否把人生最寶貴的時光都浪費在這種毫無結果的探險上呢？」

幸而貝克很快就又把黯淡的心情轉變成實際的行動。那時碰巧有一艘裝運奴隸的船停靠下來，船上所載的奴隸，大都罹患腺鼠疫死亡。他和船主商量好，等這條船到

◀流入亞伯特湖的維多利亞·尼羅河。發現這個湖時，貝克以爲這就是尼羅河的水源之一。現在已經證實這不是尼羅河的水源，尼羅河是從別處流入湖中，再從這個湖的一端流出。

巴魯多後立刻就付船租，雙方以四十磅（約美金一〇〇元）成交了。他立刻用煙消毒整條船，然後讓大家上船休息，並且迅速的升起了英國國旗。「在步槍的槍聲中，船迅速的朝下游駛去」。

雖然這條船經過了消毒，但是最後仍無法避免鼠疫的肆虐。貝克一位最忠實的傭工，在即將到達巴魯多時死了。這條船在西元一八六五年五月五日到達巴魯多。五個月後到達開羅。貝克夫妻並爲那些與他們共患難的傭工們在飯店中安插了工作。臨行前他們兩人感慨萬千，想著以前相處的情景，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非洲。

▼訪問坎姆拉西王部落的貝克夫妻。圖中貝克已改穿了和史貝克相同的服裝。他們夫妻倆並沒有帶任何隨從，便到坎姆拉西的領土。住民們一看到貝克的鬍子和史貝克的鬍子一樣，他們立刻表現出一種非常誇大的神情來歡迎他們二人。這些住民們在一旁熱情的跳著舞，興奮的揮著手中的矛和盾牌，一下子唱歌，一下子高聲尖叫。

10 白尼羅河和剛果河

▼阿亞歐村落的村人。這是在西列河附近的小路上拍攝的。里文斯東辛苦的溯行了魯夫馬河後，在西元一八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再度到達西列河。

伯東、史貝克、貝克三人都認爲自己已經解決了有關白尼羅河的種種疑問。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能把這條河的水路繪製成一份完整的地圖。他們每個人都發現了一個湖，雖然史貝克和貝克曾看過尼羅河流入湖中的一小段距離，但是誰都不曾沿著這條河航行到蘇丹，也從沒有一個探險家曾繞過這個大湖，而且他們也不知道這個湖究竟有那條河流進流出？這條河究竟是流到那裡去？這些疑問仍無人能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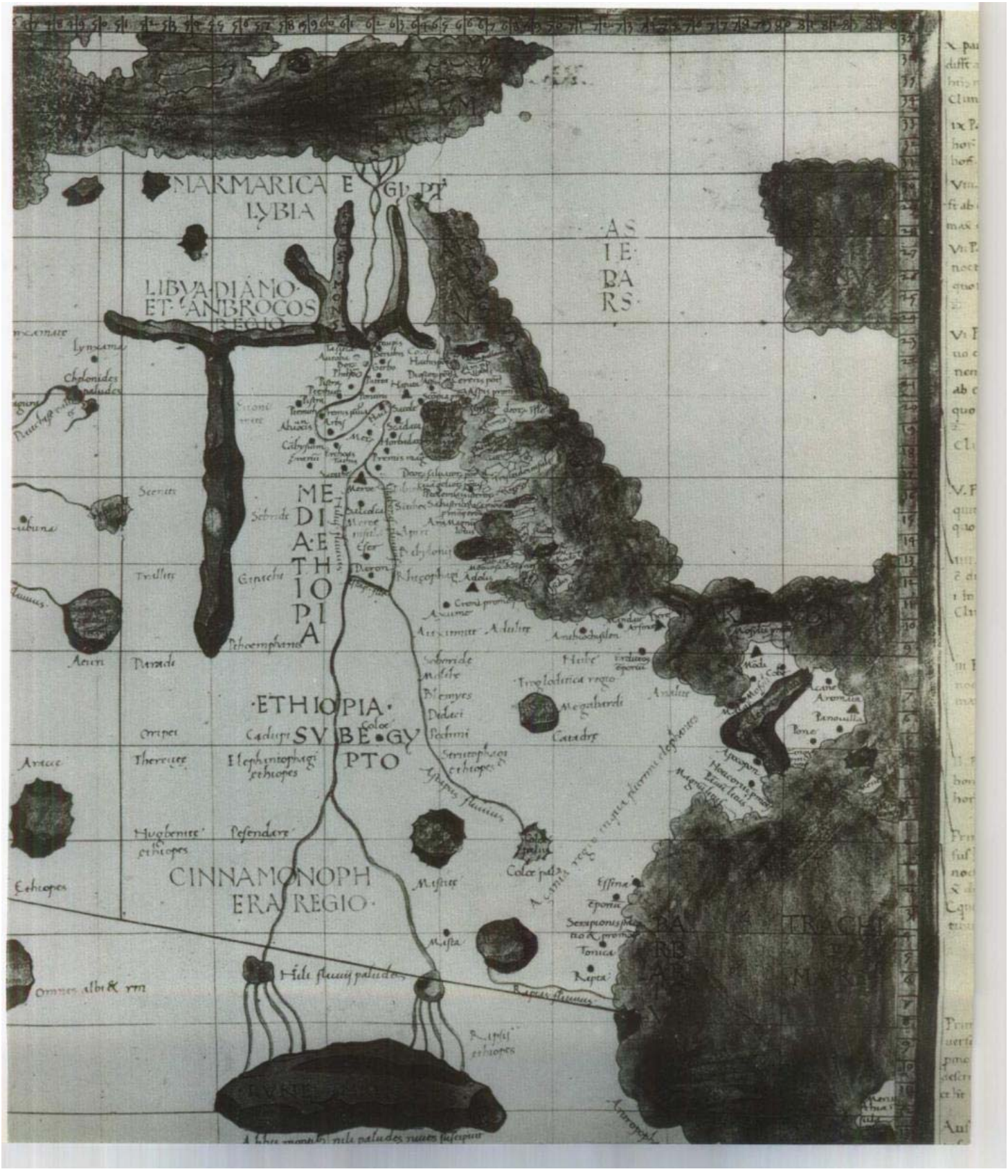
此外，又有所謂「月之山脈」的疑難。古代人認爲尼羅河的水源就在「月之山脈」，但是這些山群究竟在那裡，仍無人知曉。伯東認爲這些山群是在他所發現的湖（坦干伊喀湖）西北方的坦干伊喀內。史貝克卻深信他曾親眼看到這個水源，就位在現在盧安達內（維多利亞湖西方的維倫加火山群）。克拉夫和雷布曼雖然曾經看過覆滿白雪的山峯，但位置卻完全不符。里文斯東對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尼羅河是從更遙遠的地方流出，在北上的途中經過了伯東和史貝克所謂的湖，再繼續流出，關於尼羅河之謎衆說紛云，因此他們覺得必須把中央非洲的全部水系再仔細歸類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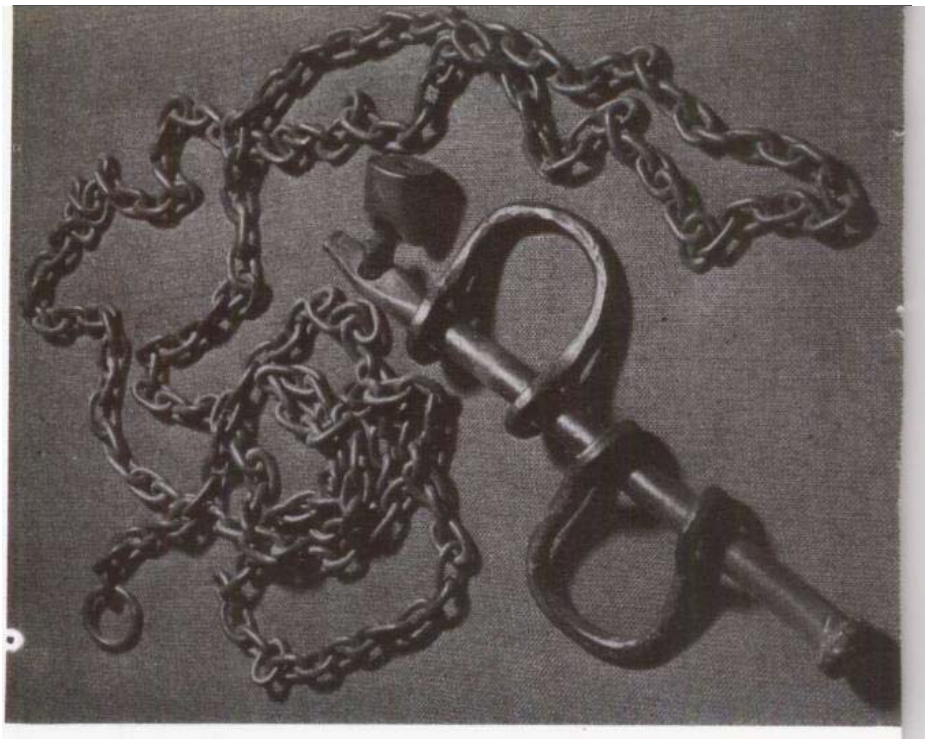
根據羅德里庫·馬吉遜爵士的看法，能解開這個謎底的最佳人選是里文斯東。當這位醫師在西元一八六四年從三比西河回來後，馬吉遜立刻寫信給他，「現在，有一個地理上的大問題有待解決」，又暗示里文斯東，完成這件工作一定「會使你多年來非洲探險的偉大經歷，更加光輝偉大」。

「我不同意只以一位地理學者的身分前往非洲」，里文斯東回信中說「如果讓我以傳教士的身分前往探險，我可以接受。而地理學上的探索則可作爲我的業餘工作」。雙方面同意了這個條件，於是里文斯東便受託爲探險隊隊長，再度回到非洲。

▼西元一五〇年左右，普特列·馬亞士所寫的地理書上的地圖。在書中描寫著「月之山脈」，並把這裡當作尼羅河的水源。

西元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也是他的第三十五個生日，里文斯東和六十個隨員，從桑吉巴到達內陸。在同行者之中，其中有三名曾參加過史貝克和葛蘭的探險隊；有少數幾位是從孟買來的印度士兵。搬運行李的動物是一些印





▲三比西河探險後，里文斯東帶回倫敦的鐵鍊。這種鐵鍊非常重，是專門用來鍊奴隸的。但是這種鍊子並不是從內陸把奴隸帶到海岸時使用的，而是在奴隸裝船前，在海岸邊鎖住奴隸以防逃跑所使用的。

度小牛、駱駝、驢子和騾等。里文斯東也帶了一隻貴賓狗與他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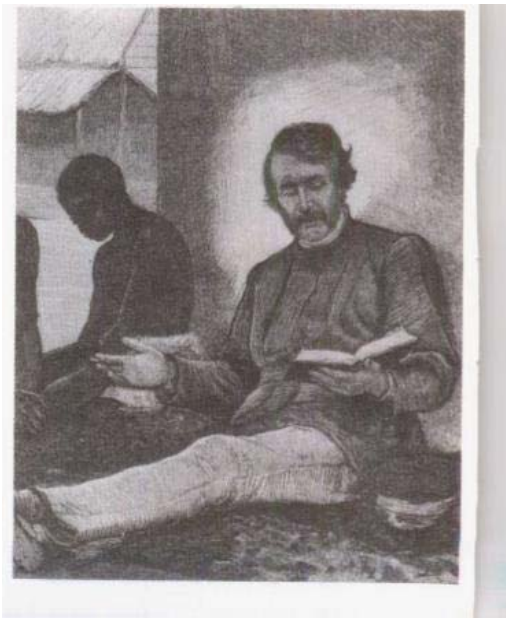
里文斯東準備從魯夫馬河河口附近進入內陸。再度踏上這塊熟悉的土地，使他覺得倍感親切。「要到一些尚未開發過的野蠻地旅行，眞令人感到興奮」。但是，與里文斯東同行的那些印度士兵們，都是些好吃懶做、怠惰成性的人。他們既不服從指示，對那些搬運貨品的動物又十分殘酷。途中這些士兵們相繼生病，最後和其他的傭工一樣，不是半途死去，便是逃亡。

不久，探險隊便進入了一片被阿拉伯隊商們搶劫過的村落。「整個村落空無一人，屍骨散亂四處」。在這被搶劫過的地方，當然無法獲得任何食糧。在到達西列河時，一行人只剩下十一位。

他們繼續朝西北前進（坦干伊喀湖的方向），接著進入一片蔓草雜生荒涼的叢林中。沒有嚮導，也沒有食物，能依靠的除了步槍之外就只有羅盤。他們時常碰到一些性情殘暴捕獵奴隸的盜賊。「飢餓逼迫我們不停的向前走」，西元一八六六年的聖誕夜，里文斯東在夢中似乎看到了奶油及大餐……。

由於那些獵奴者的襲擊，「這個漂亮的天然峽谷，現在連一個人類都沒有」。他們想尋找一些食物，只可惜村落的農園，早就因戰亂而荒蕪了。「我們繼續忍受著飢餓的痛苦，圍繞著我們的，只有極端的飢餓和令人混身無力的昏眩罷了」。有一段時間，他們只靠一些蕈類以維持生

▼正在閱讀聖經的里文斯東。聖經是里文斯東人生的指南。



命。這些蕈類，「只能令人更加渴望那些烤牛肉而已」。

當他們在森林中渡河時，里文斯東的貴賓狗溺死了。替他抬藥箱的二個傭工也逃亡了。里文斯東「這時的感覺就好像是被人判了死刑般」的絕望。

桑吉巴出發後又過了一年，里文斯東終於走到了坦干伊喀湖的南端。他很不幸的罹患了風濕熱和赤痢，這個飢餓而衰弱的傳教士，不斷的產生耳鳴的現象，有時，甚至會嚴重到「失去意識般的囈語」。但是把他從這種困境裡救出來的，竟是他一直想毀滅的阿拉伯奴隸商人。奴隸商供給他飲食，細心的照顧他，並且給他一些衣服和玻璃珠。當商人們朝著西方出發時，里文斯東也和他們一起，朝著他們所說的大湖出發。

西元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他在中央非洲發現了梅魯湖，並把這個湖繪在地圖上。雖然葡萄牙的旅行者拉西魯達早在七十年前就看過了這個湖，然而他未來得及將消息帶回公諸於世，便在這湖的附近逝世了，因此里文斯東可算是最先替梅魯湖作記錄的人，但是他並不認爲這個湖是尼羅河水系的一部分。

▲里文斯東的侍從裘馬和斯西。裘馬是西元一八六一年被解放的黑奴，斯西也是同一時期受雇於里文斯東從事三比西河探險。他們兩個到最後仍非常忠實的跟隨他，服侍他。在里文斯東的日記中即可得知里文斯東去世的前兩年間，是如何的依靠這兩個忠實的黑人。

阿拉伯隊商們決定回到他們的基地烏日日去。但是里文斯東聽說另外還有一個湖在東南方，儘管他仍抱病，傭工們也極力的反對，里文斯東卻固執的要朝東南方去尋找這個湖。最後願意與他同行的僅有四人，他們便再度朝著新目標出發。

這個地方實際上是「最黑暗的非洲」。他們不是在充滿了水蛭，水深至腰的沼澤地行走，便是在四周全是交盤雜生，高過頭部的草叢中行走。到處都有野獸，赤痢和瘧疾到處蔓延。西元一八六八年七月十八日，他們到達邦吾盧湖湖岸，湖的四周都是沼澤，雨季時，沼澤的水會氾濫使湖變形。

里文斯東說服當地居民，請他們送他到島上去。當天晚上，他便獨自睡在島上。由於他已十分窮困，再也沒有任何物品可雇人爲他划行獨木舟前進，所以除了折回與阿拉伯人同行外，再沒有其他辦法。

阿拉伯人再度接納了他。他們給他食物、照料他。西元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當他到達了烏日日，也就是離開桑吉巴的三年後，他已變成了「一身的皮包骨」。

他在那裡等待歐洲寄來的醫藥品、信件和補給品等。但是竟然連最需要的一些東西也沒寄到，這對里文斯東的打擊相當大。在失望中，他仍努力的思索剛果河和尼羅河眞正的水源究竟在那裡這二條河是不是從中央地帶錯綜複雜的水系中心的「潮濕地帶」流出？「湖的西方或西南方，從沒有人去過，到底從這個湖流出的是剛果河抑是尼羅河？我需要確認」。

里文斯東在西元一八六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一位阿拉伯同伴，及五個傭工再度啟程。這時雖然他的身體非常衰弱，但是他依舊爲長途旅行中所看到的植物、野獸、昆蟲、氣候、經度和緯度等作仔細的記錄。碰到豪雨，他便安靜的坐在橫倒的樹上，「一公分多一點的水蛭跳到草葉上，輕輕的叫著，聲音非常甜美，這麼小的音樂家，竟能創造出這麼多美妙的樂章，眞令人感到驚奇」，他再次體認並讚美造物主的神奇。

「我的牙齒差不多壞光了，大概就跟幼兒的第二期牙齒一般」。雖然，他不斷的受著疾病和飢餓的困擾，但是，這位固執的信徒仍充滿信心的向前走，他深信：「我認爲那些有關尼羅河河源的問題，應該慢慢的、而且正確的從我手中被解開」。後來，兩個傭工也逃亡了。西元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帶著三個隨從——斯西、裘馬和加多那，朝著西北方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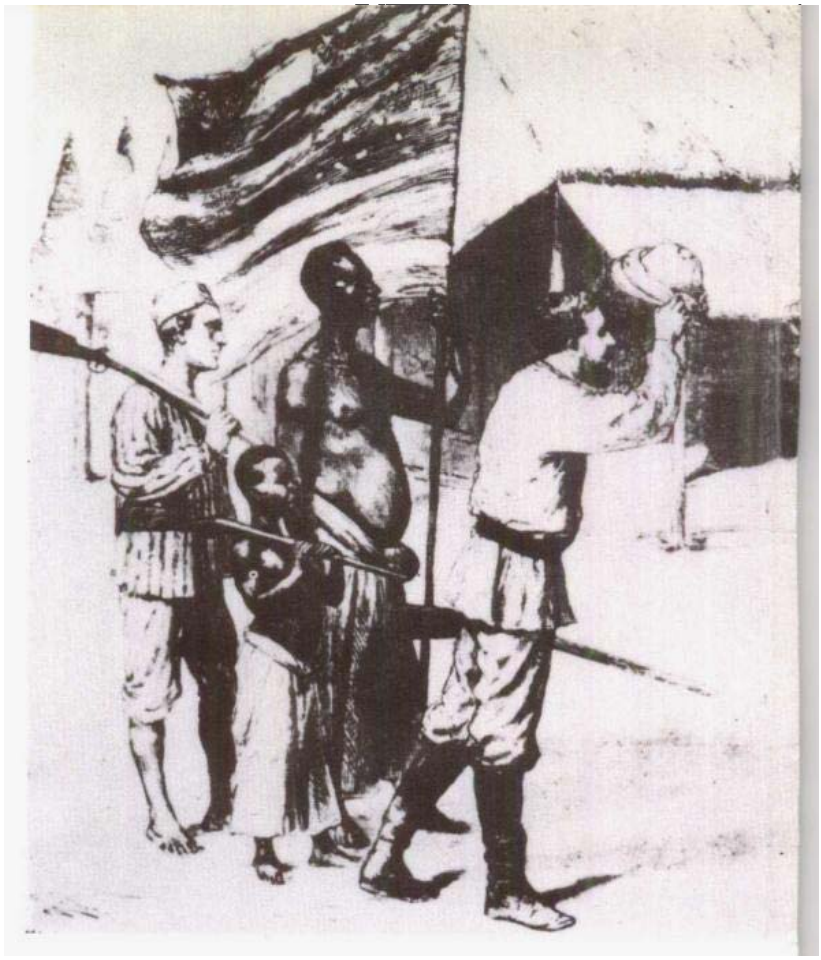
途中，里文斯東患了一種任何探險家都無法避免的疾病——雙脚潰瘍，這種疾病帶給他莫大的痛楚。在蒙百利的地方，他又患了瘧疾和赤痢，整整八個月，他和外界完全斷絕音訊。這段時間，他把聖經反覆看了四次，雖然一心想回家，但是冷靜重新

▲阿拉伯人對非洲人任意虐殺的情景。雖然里文斯東曾看過好幾次阿拉伯人無意識的殺人，但是，在這個悶熱而平靜的日子，竟發生了最殘酷的事件。在熱鬧的市場中，三個帶了槍的男人，爲了一隻雞的價錢發生爭執；後來就展開了一場瘋狂的屠殺。一些驚懼的人們，到處逃亡，有些人跳進河中溺死。而他們仍朝著羣衆繼續開火。

考慮的結果，仍舊認爲「絕不可放棄這個探險」。

西元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們一行人到達魯拉巴河河岸。最初里文斯東誤以爲這條河就是尼羅河，實際上，這條魯拉巴河只是剛果河上游的一支流。從里文斯東發現魯拉巴河的地點，再朝北約八〇〇公里之地，到了現在薩伊的基桑加尼，這條河便朝西彎曲，流入大西洋。當時里文斯東並沒有注意這種情況。

阿拉伯人在魯拉巴河河堤上設立了一個交易所。奴隸在此地被賣出，然後被帶到東方的烏日日或海岸。七月十五日，有很多女人平靜的在那裡作生意。忽然，幾個阿拉伯人化裝成暴徒，瘋狂的朝著人群開槍。一些驚懼的非洲人恐慌地跳進河裡，結果一個個的溺死。據說，溺死的人數高達四〇〇多人。



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殘殺行爲，里文斯東感到無比的痛心。他決定要終止這種毫無人性的奴隸買賣，特地寫了一封陳情書。他和三個同伴，「强忍著這種痛苦，一步一步的踏上歸途」，他們決定回到五六〇公里外的烏日日去。

這次的旅行眞是出乎人意料之外。他原本以爲這次補給物資一定會寄達烏日日，只要有這些補給品，經過短期的休息後，他一定可以再度出發。但是，並沒有任何補給品寄達烏日日。其實，這些該寄達的物品，在桑吉巴和烏日日之間被一些隊商首領搶去了。里文斯東陷入絕境。眼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低頭向阿拉伯人乞求物品，否則只得餓死他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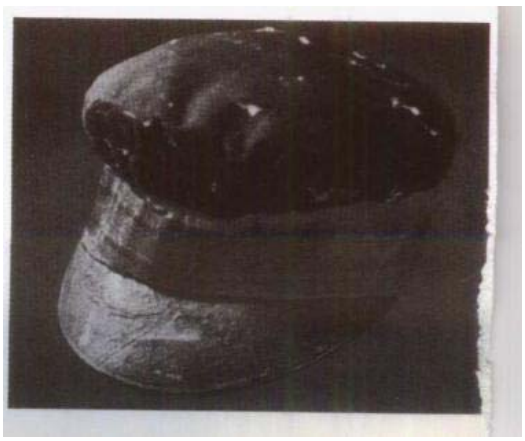
命運之神仍眷顧的向他伸出了援手。在里文斯東即將面臨最惡劣的境遇時，「斯西飛快的跑來，氣喘喘地說：『那是英國人，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接著又急急忙忙的跑出去迎接那個『英國人』。在隊商前面飄著一面美國國旗，原來他就是亨利·史坦利」。

西元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烏日日的這次會面，是西歐非洲探險史上最偉大的一刻。兩個主要人物的差別非常明顯。這位年老的傳教士仍保持謙虛和堅定的信仰；他那溫和的笑，幽默和對大自然的愛依舊沒有改變。他堅定的決心——願把一切獻給至上之神，願爲人類服務、傳播福音的熱誠依舊沒有動搖。而精力充沛，充滿野心的史坦利是位美國新聞記者。他的個性和溫和的里文斯東形成强烈的對比。經過五個月的相處，這位不馴的新聞記者

▲里文斯東和史坦利的會面情形。西元一八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特地爲這個歷史性的一刻所繪之圖。當時報紙上會採用此圖報導他們的會面。

▶在烏日日和里文斯東會面時，亨利·史坦利所戴的帽子。

▼這次會面時，里文斯東所戴的帽子。這頂帽子的金色帶子已失去了光澤，亦失去了原形。里文斯東死後，這頂帽子被當作是他的私人財產。按照記錄，「一個盒子裡裝了一先令六便士，另一個盒子裡即裝了這頂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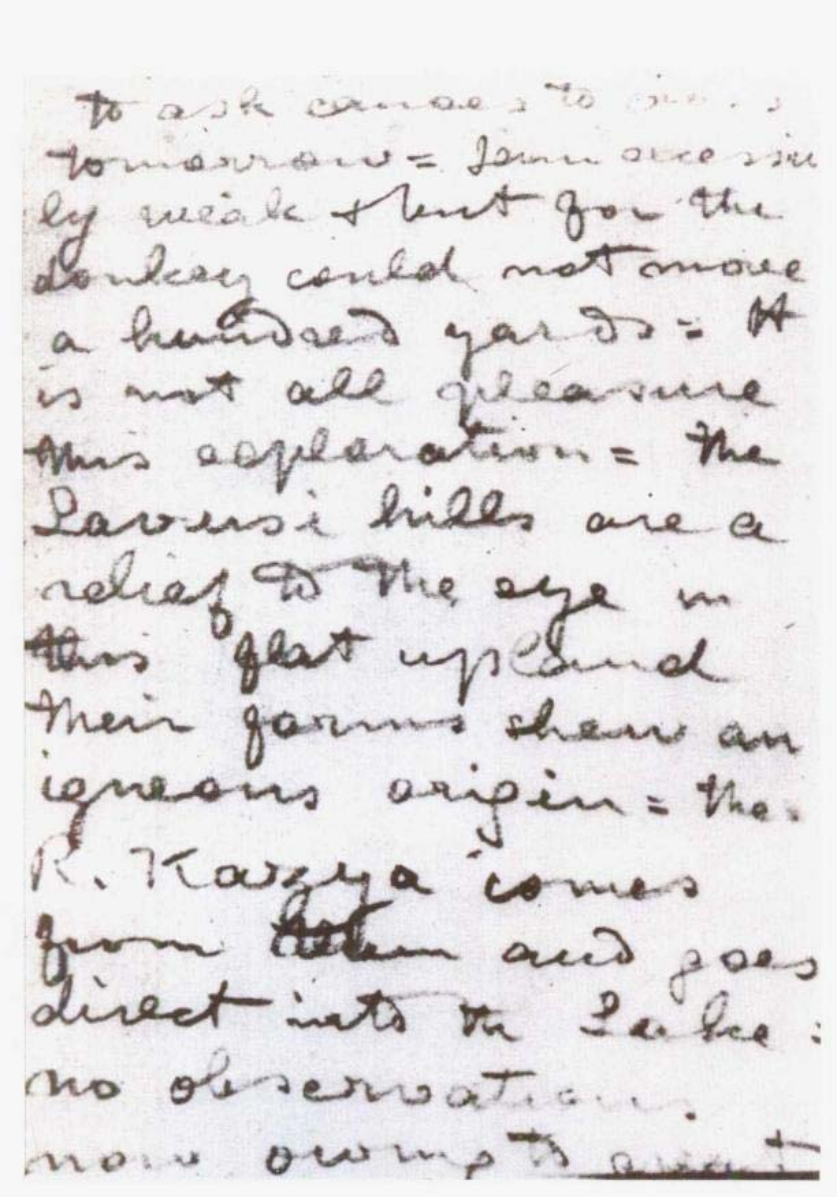
對里文斯東產生了一股近乎崇拜英雄般的尊敬。對史坦利來說，這次會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經過良好的藥品治療、飲食調養及充分的休息後，里文斯東很快就恢復了健康。他和史坦利一起到坦干伊喀湖的北端探險，解決了烏日日河的一些疑問。這條河流入了坦干伊喀湖；這件事卻更加深了里文斯東把魯拉巴河，誤以爲是尼羅河的錯誤想法。爲了證實這些事情，他決定去探查這條河。

里文斯東和史坦利到達卡皆，在那裡，他發現了被掠奪的補給物資殘骸。儘管史坦利拚命的說服他回到海岸去申請補給物資，並換一口新的假牙，但是里文斯東頑固的拒絕他的建議。他說：「我覺得這件工作是我惟一的使命。」

西元一八七二年三月十四日，他們一行人到達桑吉巴。里文斯東爲了等候補給物資和傭工，在那裡渡過了無聊的五個月。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們再度朝著邦吾盧湖，向「卡坦加的水源」出發。雖然他認爲那個地方大概就是尼羅河的水源，但仍不敢十分確定。

「我到後來才發現，自己一直在探尋的這條河，不是尼羅河，而是剛果河。爲了這件事，我憂鬱了好久。會不會有人因爲我的錯誤，不幸地被食人族吃掉？」。他患了熱病和赤痢痛苦不堪，雖然不停的吃藥，但似乎毫無起色，而且繼續出血——「我的體力不斷的流失了」。有時，他們進入了水深至頭部的沼澤地中，成爲那些水蛭的餌食。雖然飢餓、寒冷、疾病逼迫著他，但是里文斯東仍能清楚的記載一些當地的植物花類，「一些干手蘭，水仙般的無味白花，和許多不知名的蘭，白色、黃色和粉紅色的多年草（蘿藦科Asclepi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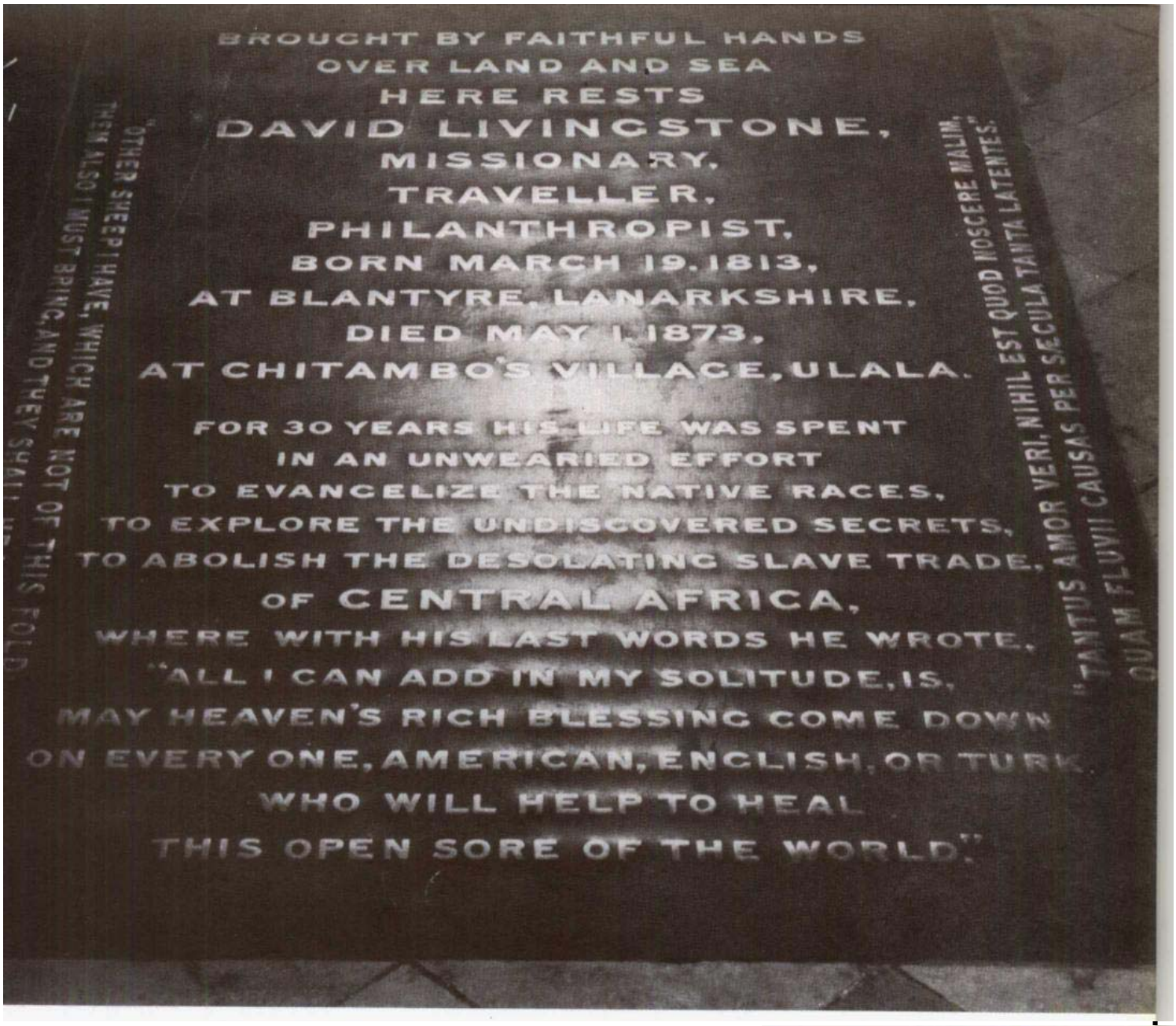
▲里文斯東的日記（日期爲四月十九日）。這是在他逝世前11天的記錄。到這天爲止，他仍強忍著痛苦，繼續不斷的寫下了他所發現的一些科學性觀察記錄。到了這一天，他仍舊騎在驢子上前進，但他最後寫著「我終於得停止觀察……，因爲我連一枝鉛筆也拿不住了」

）、唐綿樹、鐵線蓮屬、唐菖蒲……」等。

這個孤立的小團體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山羊殺了。沼澤的水仍然很深，無法渡過，他們只好雇請一艘獨木舟，冒著不停的雨在葦草及細流中前進。不管途中發生什麼困難，里文斯東仍不斷的做記錄，「獅子凶猛的叫著，鶚在早晨也輕輕的叫出了命運之聲」。由於不斷的出血，里文斯東的身體非常衰弱，但是他說：「不管世上發生了什麼事，都無法讓我絕望，使我放棄工作。」

當他無法支撐下去時，隨從們便把他放在吊床上搬運。他的日記本中所記載的文章，被認爲是歷史上最愼重的表現之一。「一切的遭遇都令人感到不悅」。西元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們走到了烏拉拉地方的吉坦布村時，里文斯東留下了他最後的記錄。當時的身體非常衰弱，無法轉動經線儀的彈簧，只能叫斯西替他服務。那一年的四月三十日，里文斯東便與世長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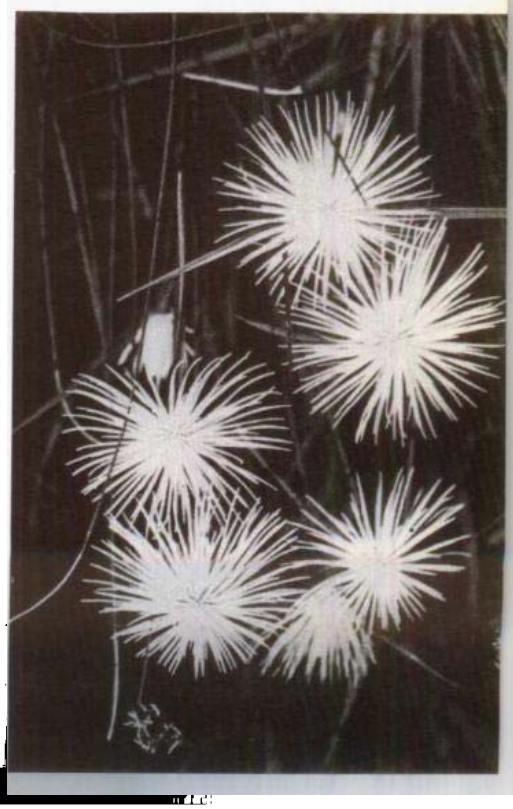
里文斯東的隨從們在斯西和裘馬的指揮下，把他的心臟及內臟拿了出來，埋在樹下，並把里文斯東的屍體醃上了鹽，然後放在陽光下使之乾燥；再把他綁在柱子上，用布和樹皮包住。他們花了八個月的時間，把里文斯東的遺體



▲里文斯東之墓。獻身給里文斯東的一些忠僕們，把他的遺體運回英國，埋葬在倫敦的西敏寺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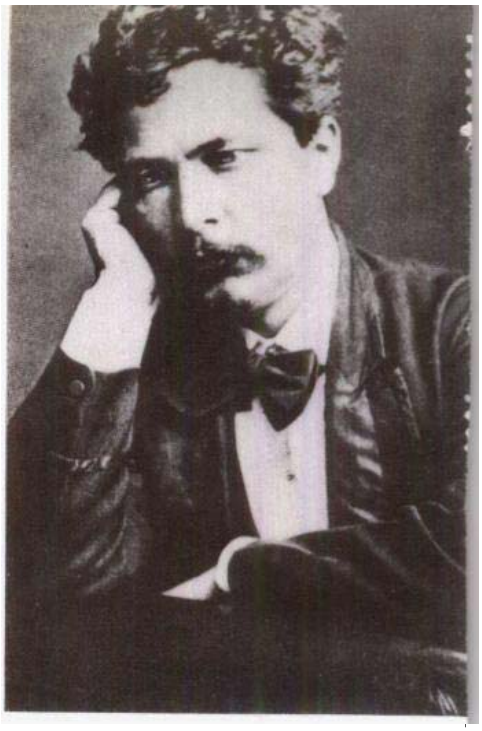
送達桑吉巴當局。他們也把里文斯東所作的寶貴日記本、簿子、科學性的觀察記錄等帶了回來。

西元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八日，里文斯東和一些國家英雄們一起，在倫敦的西敏寺永眠。他的心臟仍留在非洲，對他來說，這應該是符合他畢生的心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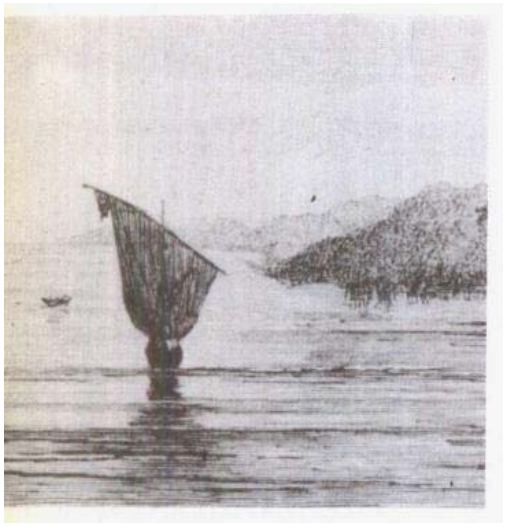
▶白色的蕾矛花。這是里文斯東在後半生居住的非洲沼澤地所生的植物。

11 被解開的三大祕密



▲亨利·史坦利。這張圖是他決定要去找里文斯東時所留的照片。史坦利少年時代經歷了無數的波折，所以他的個性顯得比較冷酷。但他對於人生卻充滿了熱情。

在運送里文斯東的遺體到海岸的途中，里文斯東忠實的傭人們碰到了兩位爲瘡疾肆虐的歐洲人——英國海軍費尼·羅維特·卡麥隆中校和後備醫官W·E·迪羅。他們是由皇家地理學會派遣到非洲，準備援助里文斯東進行探險。只可惜里文斯東此刻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救援了。



「年輕、大膽、熱心、勇敢」，是史坦利對二十八歲的卡麥隆所作的評語。在桑吉巴，卡麥隆雇請以前曾跟隨伯東和史貝克探險的隨從蒙貝——這個爲將來帶來失望的男人，和一些無賴、奸滑的傭工們。這兩個海軍軍官在西元一八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里文斯東死前一個月，從海岸出發。後來雖然知道他們此行的最大目的已消失，但是卡麥隆仍決心繼續旅行，以完成里文斯東未完成的遺志。

他察覺到，里文斯東對於魯拉巴河的觀點可能有所錯誤。卡麥隆認爲，魯拉巴河應該是剛果河的上游支流之一。他計劃在尼安威找尋一艘獨木舟，再朝著剛果河的下游航行。迪羅因病，無法離開卡皆，在卡麥隆出發後不久，迪羅即因病重產生幻覺，最後舉槍自殺。

卡麥隆朝著坦干伊喀湖前進。西元一八七四年二月十八日，他的脚嚴重的潰瘍，但仍勉强的跟隨侍從，到達烏

◀從坦干伊喀湖流出的路克馬河。這是卡麥隆在西元一八七四年五月所描繪的。

日日。

首先，他發現從湖中流出的兩條河。因爲有許多河川流進了湖裡，所以至少有一條河會從湖中流出來。爲證實他的預測，卡麥隆坐船到湖西岸的某一條河（就是魯拉巴河），接著他又產生一個疑問，這條河和湖相接連的地方，究竟是這條河的河口抑是河的水源？然而在這裡根本無法看出答案，放眼望去盡是些靜止和多湖草的水路。

嚮導之中有人說河是流入湖中的。但是當地的酋長不同意這種說法，並肯定的對卡麥隆說，確實有一條河流流進朝西的魯拉巴河。爲了證實這件事，惟一的方法便是在這條覆滿湖草的水路上，開闢一條新航路。這是件非常龐大的工程，因爲那條水路長達數公里。卡麥隆相信酋長所說的話，並確信自己是第一個看到魯拉巴河和剛果河源流的歐洲人。不過他尚未獲得任何證據便離開了。他在日記上記著有九十六條河流入湖中，而且「有一條路克馬河從湖中流出」。

西元一八七四年八月三日，他到達魯拉巴河。發現這條河的寬度約一・六公里，流速約時速三至四浬。從這條水量充足的河航行到海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卡麥隆無力購買獨木舟，連租金都無法付出。在尼安威通行的貨幣只有奴隸和子安貝（貝殼的一種）而已，而卡麥隆卻身無分文，所以連一艘船也無法獲得。

他測定了此地的標高後，確信「魯拉巴河和尼羅河完全沒有關連。因爲尼安威的河比廣多庫路的尼羅河水位來得低……。這條大河流一定是剛果

▼西北尚比亞草原的小徑。這種小徑非常狹窄，人們必須排成一列才能通行。這種小徑在非洲的叢林和平原各地都很普遍。

河的支流之一」。

他爲了證實自己的說法，在西元一八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發尋找一個據說在南方的桑庫拉湖。他認爲這個湖可能是剛果河另一支流的水源，而且認爲在那裡可以獲得更多的獨木舟。

沿途卡麥隆所碰到的土著，過去都沒看過白人。在某個村落，約有五〇〇個群衆圍住他評頭論足，並且興緻勃勃的看他用餐。

幸運之神並沒有永遠眷顧他，並非每個村落都對他表示友善。幾天後，他受到襲擊，不得已只好撤退。卡麥隆和贊成使用武力對抗的史坦利的觀念有所不同，他認爲，「如果使當地土著流了一滴血，那不管有什麼地理上的重要發現，都無法彌補損失」。

桑庫拉湖好像海市蜃樓般的遙遠。過去，有許多關於這個湖的傳聞，但是卻沒有人確實到過這個地方。幾個月後，卡麥隆在一個叫卡桑加的獨裁者村落中搭營。卡桑加拒絕供應一切補給品，這使得卡麥隆非常著急。在卡桑加的部屬中，有些人被暴怒的主人割了手、唇、耳朵或鼻子，儘管如此，那些部屬仍忠實地效忠其主人。卡桑加向卡麥隆要求手錶、來福槍、書籍和長靴等，但仍然拒絕供應嚮導，或幫助卡麥隆到達桑庫拉湖。

卡麥隆不情願的放棄了發現桑庫拉湖的慾望。爲了逃離這個貪心國王的領土，他著手計劃行動。最後，他碰到一位「年老而醜陋的黑人」奴隸商阿魯貝玆。

阿魯貝玆坐在擔架上，由許多傭工抬著到達卡桑加的村落，他率領了一群搬運奴隸和象牙的商人，準備去安哥拉。卡麥隆由於情勢所逼，只得加入他們的行列。卡麥隆一行人在西元一八七五年六月十日，跟著一大群戴著手枷

▲卡麥隆所監修的非洲地圖一部分。他根據自己的觀察和測量，以及所獲得的情報作基礎，而修訂了這份地圖。

◀費尼·羅維特·卡麥隆。卡麥隆最初是爲了救援里文斯東而前去非洲。橫越大陸以後，他才確信，對非洲人最有益之事，便是創造一些能促使中央非洲發展的商業公司。他本身也因此獻身於非洲的開發。

的奴隸一起，沿著魯拉巴河上游開始前進。

阿魯貝玆的隨從像群蝗蟲，沿途搜括食物。他們挖了許多蕃薯，把所有的香蕉樹全部剝光，並踐踏了一些尚未成熟的農作物。卡麥隆看見五十二個被捕獲的女人，被編爲三隊。她們全被商人用鐵鍊鍊住，有些人手中抱著嬰兒，有些人則身懷六甲。每個人身上都有許多無情鞭打後所留下的淤痕，這種情景使卡麥隆爲之震撼。他猜測，要獲得這五十二個奴隸，至少要掠奪十個人口約在一〇〇至二〇〇的村落，僥倖逃脫的人也可能在叢林中餓死。「非洲的任何地方都流著悲慘的血」。這種殘虐的行爲令人不寒而慄。但是他們沒有嚮導，也沒有物資，又如何能拯救

阿魯貝玆手下的犧牲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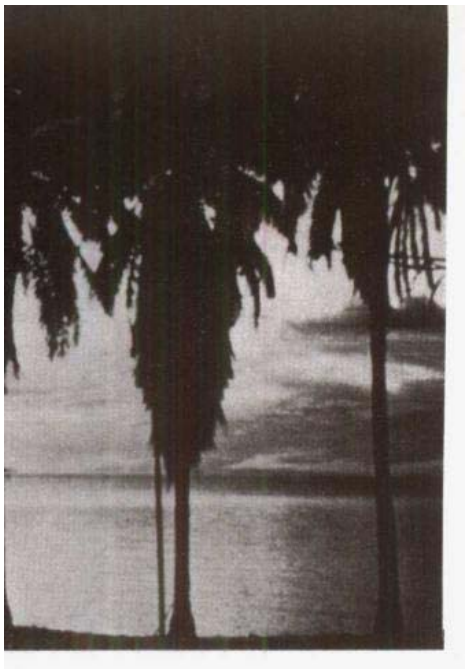
在烏倫達地域附近，他們離開了剛果河的水系，再朝著西南的三比西河源流航去。這二條大河的距離不遠，如果在中間開一條三十公里左右的運河，便可將兩條河連接起來。他們漸漸進入廣大的氾濫野原。漸漸減少食物的餐桌上出現了魚類。卡麥隆已經用光了他所有的物品。爲了換得一頭豬，他把床典押出去。最後甚至把外套撕成一條一條的布塊，充作交易品；將近山窮水盡，阿魯貝玆仍拒絕援助卡麥隆。爲了一小片開始腐爛了的象鼻，卡麥隆付出了他最後的玻璃珠。

在接近葡萄牙的邊境時，四周將會出現文明世界的象徵——高物價和烈酒。一行人現在雖已到達阿魯貝玆的故鄉，但是距離葡萄牙的海岸和城市仍然相當遙遠。

很多女人出來迎接阿魯貝玆。爲了祝福這位甫歸的大人物，她們在他身上撒了粉。祭典般的熱鬧過後，阿魯貝玆開始付錢給那些隨從們。在兩年間長久的旅行，僅付給每個人二十碼布和少量的火藥。但是大家好像都覺得很滿意。

卡麥隆和蒙貝，及少數仍留著的隨從，在嚴重缺乏食糧的情況下，冒雨朝大西洋海岸出發。大部分的傭工已疲累得無力再抬行李，由於極端的絕望，大夥兒都倒地不起。爲了挽救大家的性命，必須有人勉强走到西海岸，然後再從西海岸運寄補給品回到這裡。卡麥隆帶了五位志願者，一件九公斤重的行李，半隻雞和二碼布出發了。他們必須翻越高達二六〇〇公尺的高山，全程大約二一〇公里。

卡麥隆一行人每天以全速作十二至十三小時的步行。



▲維多利亞湖。西元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史坦利頭一次看到這個湖。他站在丘陵上朝下看時，才發現了這條向東流的寬廣水路。

◀愛德華·波科庫。史坦利雖然警告過波科庫家族，非洲是個十分殘酷的地方。但是這兩個洋溢著熱情與冒險精神的年輕人堅定的勇氣和信心，使得史坦利十分感動，終於答應帶他們兩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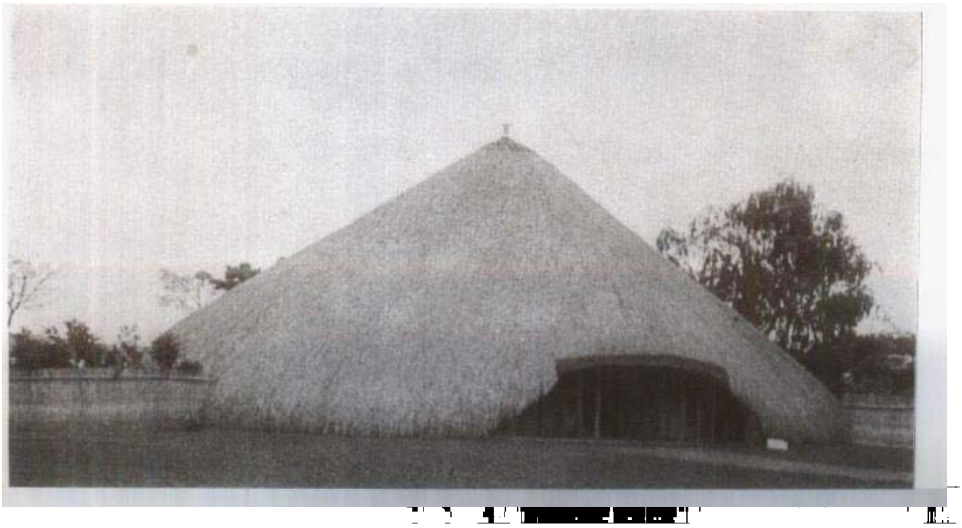
◀福蘭克·波科庫。他是漁夫的兒子。和愛德華一起在西元一八七四年參加了史坦利的非洲探險隊。

他們攀越陡峭的岩山，露宿野地。不論如何疲累，卡麥隆每晚仍利用星星辨認方位。他利用水的沸騰點來記錄高度，把所發現的事實全記錄在日記上。在水平線的地方，水的沸點是華氏二一二度（攝氏一〇〇度）。高度與沸點成反比。高度每增加五五〇英尺（約一六八公尺），沸點隨即降低華氏一度。在當時，使用方便的無液氣壓表尚未發明，所以普遍使用這種簡單的記算方法，即可相當準確的測量高度。

糧食全吃完了，他們才走到接近海岸的內陸地方，此時卡麥隆竟患了急性壞血病。在最後的山岳地帶，他幾乎無法走路。這時，有個男人拿了滿籃子的食物來迎接他。這是一位葡萄牙商人，聽說卡麥隆一行人即將到達當地，所以派人前來迎接他。

西元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七日，當他們一行人接近本吉拉時，卡麥隆揮著旗子，行進到市鎮裡去。在市鎮裡有個法國人聽說他們來了，馬上從吊床上跳下來迎接他。他們開了一瓶葡萄酒，爲「在熱帶非洲，成功的從東方橫越到西方的歐洲人」乾杯。

卡麥隆的確是位成功的地理學者，由於他的謹愼細心，使他對路克馬河和魯拉巴河的推論十分的正確。卡麥隆畫了一份有關魯拉巴河和卡塞河之間地域的地勢圖，並且把地圖上一些空白的部分都填滿了。和史坦利、史貝克、



◀姆基沙王的宮殿。這是布干達卡巴卡（王）的舊宮殿。在這裡，姆基沙引見了史貝克、葛蘭和史坦利等人。現在已被當作國家性紀念建築物，保存在魯巴達的丘陵上。

貝克三人比較起來，卡麥隆對於非洲人民的性格和社會形態的看法，較爲接近里文斯東。日後，他曾和理察·法蘭西斯·伯東一起探險非洲的西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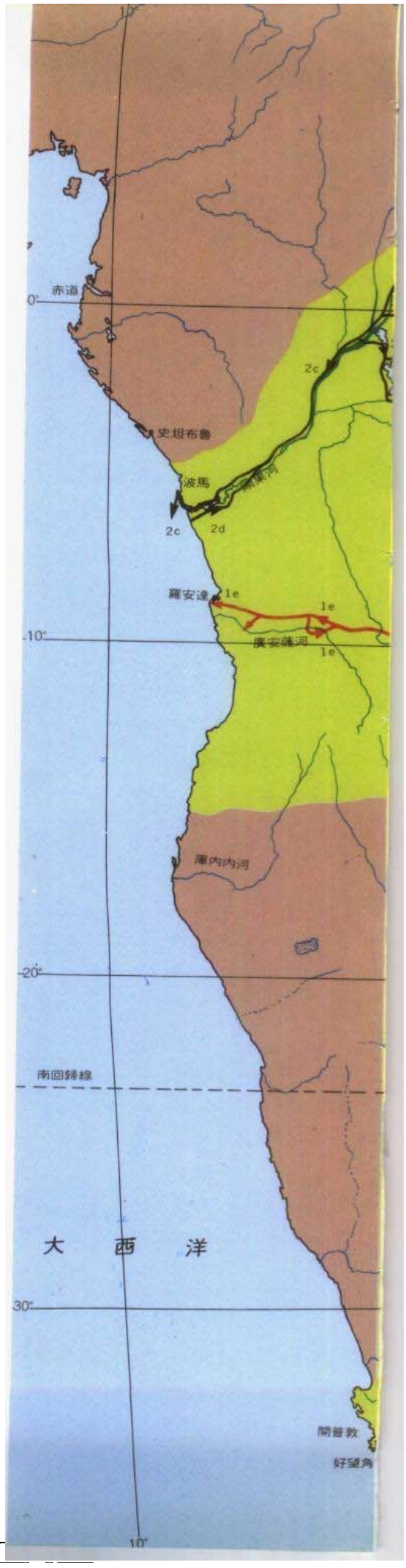
卡麥隆最後於西元一八九四年，在英國的一次狩獵中不幸發生事故死亡。

離開了卡麥隆以後的十四個月，史坦利便到了以前卡麥隆無法獲得獨木舟之地。這位意志堅定的探險家，使用武力脅迫的直接方法，成功的獲得了獨木舟。在這條暗灰色的魯拉巴河附近村落，史坦利決定從大陸海岸橫越到另一端的海岸，準備完成這種敍事詩性的冒險。

史坦利的探險隊和卡麥隆的探險隊有相當大的差別。連人物也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可以確信，他們兩個人的冒險行爲，都是受了里文斯東愛心的感召以及對他的尊敬所致。兩個人都想完成里文斯東的遺志。最後完成這項工作的即是史坦利。史坦利不但解決了有關尼羅河的疑問，還解決了剛果河和以前馬吉遜爵士在信上提到有關非洲分水界的疑問。雖然史坦利仍留下一些需要補充的部分，但是那些疑問的大致輪廓已被史坦利清楚的勾畫出來。

有關史坦利的生平常常被人提起。西元一八四一年出生於農家。從小就不知道什麼叫愛心與親情。他是在專爲貧民所設立的育幼院中成長，長大後曾當過船上客房的侍者。在新奧爾良，他曾擔任美國先鋒報的外勤記者。先鋒報著名的編輯傑姆士·高登·傑尼特爲了要到烏日日尋找里文斯東，而派遣他參加西元一八七一年的遠征隊，在這以前，他從沒考慮過有關遠征之事。

「我從心底討厭這個地方」，他在日記上對非洲這樣記載著。「除了食用奎寧的一、二天外，我很少保持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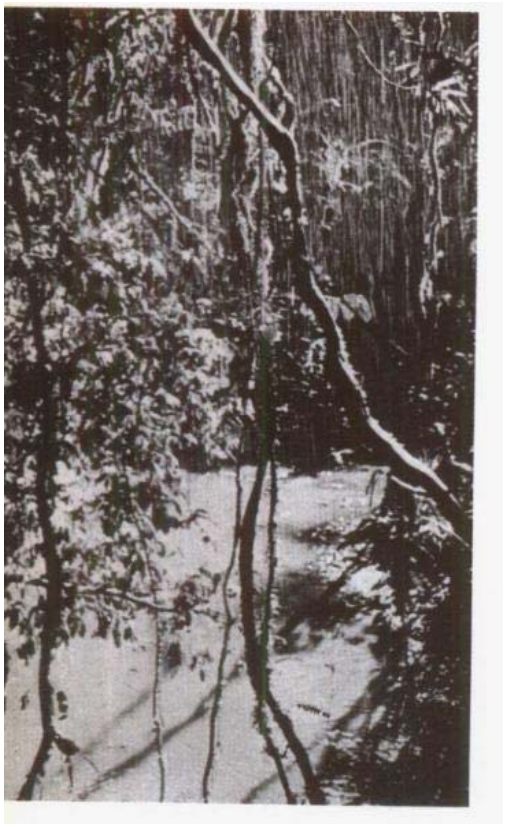


▶里文斯東和史坦利在南非的探險路程。

白尼羅河
奧班吉河
剛果河
羊布雅
亞伯特湖
里朋瀑布
史坦利瀑布
羅濕乍里山
愛德華湖
維多利亞湖
肯亞山
赤道
0°
米敦巴山脈
尼安威
烏日日
吉力馬札羅山
印度洋
答波拉
坦干伊喀湖
魯吉巴島
巴克莫約
魯坦巴河
梅魯湖
馬拉威(尼拉薩)湖
魯夫馬河
科摩羅群島
邦吾威湖
三比西河
卡金加脈
魯安拉瓦河
安舊恩島
基爾瓦湖
木蘭吉山
魯伯拉巴拉瀑布
賈特
三比西河
西南河
可利馬尼
莫三鼻克海峽
古班哥河
尼安她
維多利亞瀑布
修巴加
馬達加斯加島
恩加米湖
喀拉哈里沙漠
南回歸線
庫勒賓
庫魯曼
瓦耳河
羅山比脈
桶河
伊利莎白港
20°
30°
40°
50°
里文斯東 1a 1841
里文斯東 1b 1842
里文斯東 1c 1849
(和歇茲威魯、瑪里一起)
里文斯東 1d 1850-2
(和歇茲威魯一起)
里文斯東 1e 1852-6
里文斯東 1f 1858-63
(和查理士・里文斯東・卡科一起)
里文斯東 1g 1866-9
里文斯東 1h 1869-73
里文斯東 2a 1871-2
里文斯東 2b 1874-6
里文斯東 2c 1876-7
里文斯東 2d 1879-84
里文斯東 2e 1888-9
(要去殺亞米、派楠)

三年後，當他聽到他心目中的英雄已亡故，內心十分震驚，「我希望我能繼承他的遺志，基督教明亮的神光，選擇我去開拓非洲大陸」，「但是我一定要用和里文斯東不同的方法」。里文斯東就像聖人一般，史坦利則正好相反，他認爲里文斯東「自私、頑固的頭腦，需要有福音以外的刺激」。

▼剛果的熱帶雨林。史坦利經過這種熱帶雨林時，鼻孔受到了蠶蟲、蜘蛛、螞蟻、樹蜂和雀蜂等的侵襲。



在倫敦，史坦利購買了一三〇本有關非洲的書籍，並懷著野心計劃一項非洲史無前例的旅行。他說服了倫敦的電訊日報支援他的計劃，並分攤所有費用。與他同行的是英國漁夫的兒子愛德華・波科庫和福蘭克・波科庫兄弟二人，以及倫敦的一位辦事員威德利克・派克。

史坦利有三大目標等著他去實行。第一，他要繞航維多利亞湖。他準備去維多利亞湖探險，看看這個湖到底有多少河流流進，而且究竟有什麼河川流出。第二，他要到坦干伊喀湖做同樣的調查。他準備校對一下有關路克馬河的一些水路，並確認從這個湖還有沒有河川流出？爲了到這個湖，他準備使用一艘被分解爲五大部分的愛麗絲女士號。第三，他要到以前里文斯東離開魯拉巴河的地點，準備從那裡開始，沿著此河航行下去。

在桑吉巴，史坦利把大約八噸以上的物資，分成一袋二十七公斤由驢群搬運；另外又召集了三五六個男人和動物。探險隊在西元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發。途中，，大隊受到將近二〇〇〇人的部族戰士猛烈攻擊，後來雖擊退他們，但是史坦利手下有二十六人受傷。

疾病和飢餓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西元一八七五年一月，史坦利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隨從，包括愛德華・波科庫。二月二十七日，他們一行人終於走到維多利亞湖的南岸。

史坦利讓愛麗絲女士號固定在湖面，十一個男人乘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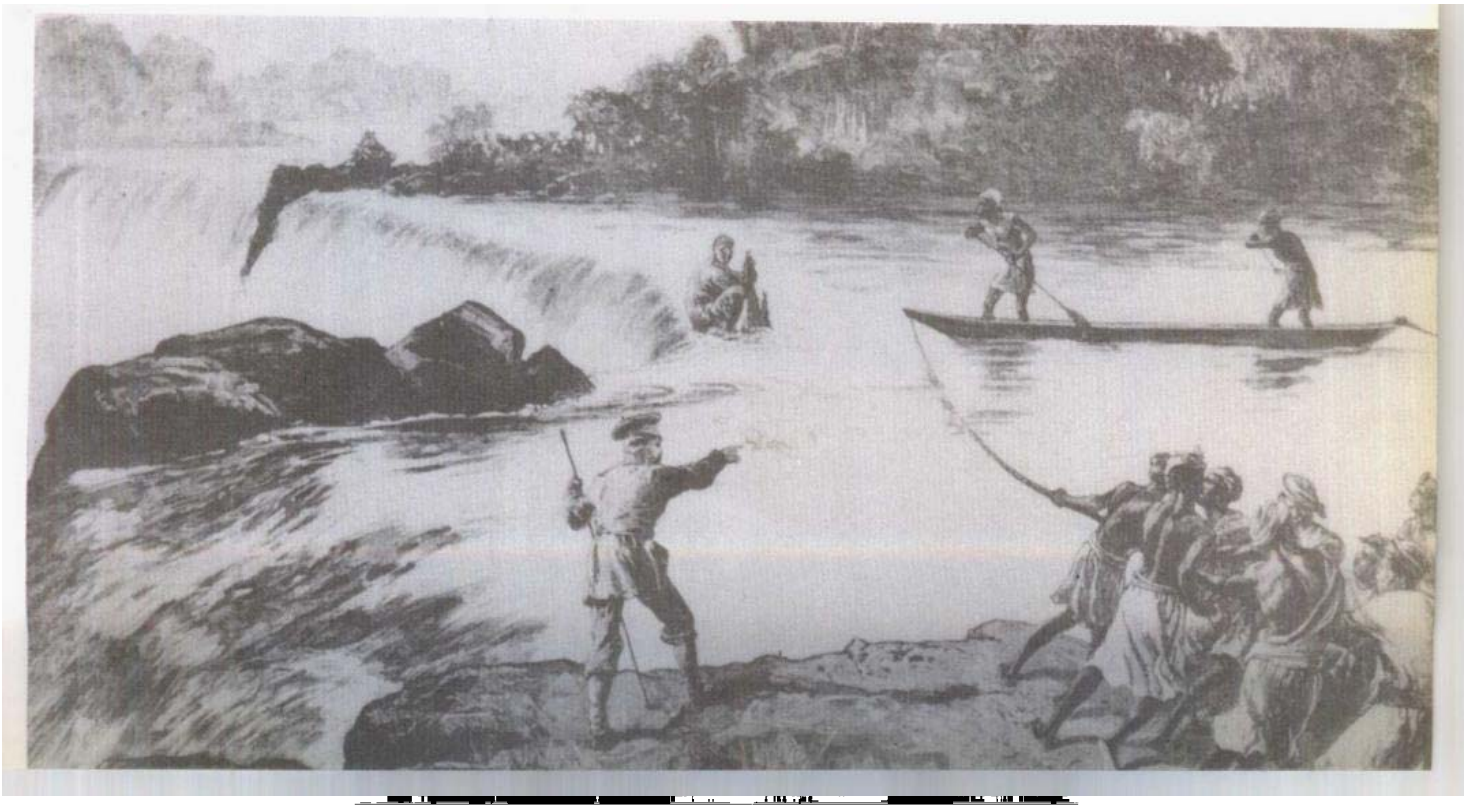
▲地普·提普。他是阿拉伯和黑人的混血，出生於桑吉巴。生性聰明，不像其他奴隸商人那樣殘忍。組織觀念非常強烈，對歐洲很友好。

獨木舟出航。途中，除了常遇到暴風雨外，又遭到當地人的襲擊。在湖北端，一個有秩序的布干達王國內，六艘漂亮的獨木舟出來迎接他們。一位頭戴著玻璃珠和羽毛頭飾，穿著紅白相間的羊皮禮服的年輕指揮官，帶領一行身穿樹皮布的人，集合數千村民歡迎他們。村民奉了姆基沙王的令諭，二〇〇至三〇〇枝槍和無數的鼓齊響，發出了雷鳴般的聲音。

史坦利對姆基沙的印象和史貝克大不相同。姆基沙比史貝克年長十三歲，是個「大眼睛、略帶神經質的領導者」。史坦利覺得這個人聰明高尚，「姆基沙眞是個偉大的人物嗎？或者我是個易感動的旅行者？還是姆基沙有雙重個性？……而使我上當（一定是其中之一）」。

史坦利把這裡的情形寫了一封信，交由一位比利時探險家帶回；但此人在蘇丹不幸遇害，這封信最後還是在他的皮鞋內被人發現。西元一八七五年十一月，這封信在英國引起了一陣騷動。翌年，他們興起募捐運動，在短短數週內，即募得了二五〇〇〇英磅（六萬美金）。後來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即擴展到東非來。

▼「單足踏進墓穴」，是史坦利爲這張圖所取的名字，在瀑布的正上方，抓著岩石的是一個叫塞地的男人。他本以爲無法獲救，但後來被平安的救出。



他們在布干達的宮廷住了十二天後，史坦利使和他的屬下乘坐愛麗絲女士號航向基地。途中經過一小島時，受到一群瘋狂氣憤的戰士攻擊，差一點失掉性命。在匆忙中他們把船槳丟棄在岸邊逃亡，所以後來只得把船的涼板拆下，充當划槳使用。十二個飢餓的男人只有四條香蕉，經過五十七天的飄泊終於回到基地。雖然探險的犧牲很大，但史坦利驕傲的說：「我能肯定，湖中只有一個地方流出了河，這個地方就是里朋瀑布。」

探險隊準備到亞伯特湖。他們雇請獨木舟到姆基沙的王國。姆基沙此時正和他一個屬國處在戰爭對峙中。史坦利等人和十五萬名戰士、五萬名女人，在里朋瀑布搭營。姆基沙告訴史坦利，到戰爭結束後，方能供給他前往亞伯特湖的嚮導和護衛。

史坦利等了三個月。在這段期間，他唸聖經給姆基沙聽，並認爲姆基沙已經開始信仰基督教了。「這個善良、勇敢又優秀」的國王，遵守約定，派給史坦利二三〇〇名護衛隊，準備帶領史坦利到達亞伯特湖。但是當地的居民拒絕讓護衛隊通過，史坦利不得不打消這個念頭。

史坦利認爲他已能證明「史貝克發現非洲最大內陸湖和主要的流出路」，因此第一個目標可算圓滿達成。現在，他準備去進行他的第二個目標。西元一八七六年初，他率領著侍從離開這個「出產香蕉，招待周到之地」，朝著西南方坦干伊喀湖出發。到此地探索的目的是要確認這個伯東所發現的湖，和尼羅河是否有所關連？

他們在烏日日組合了愛麗絲女士號。西元一八七六年六月，史坦利再度進到湖內，繞湖探索一番；他探索了烏日日河，也調查了那片覆滿蘆草的水路出口。根據史坦利的調查，不管朝向何處，都無流出水源之地。當地首長們卻表示，這條河在乾季時，河水會倒流入湖；在雨季時，河水即會由此流出。

史坦利發現湖的水位逐漸增高，他認爲沒多久即可把塞住內灣的浮島和堆積物沖走，水會開始流出。然後他們就可以開始在魯拉巴河之支流活動。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完成里文斯東魯拉巴河之探險。西元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史坦利從烏日日出發時，途中探險隊因死亡和疾病，組員減少到一三〇人；而且其中僅有三十個人有武裝。史坦利再度橫渡坦干伊喀湖朝著尼安威出發。但是這條路據說必須經過食人部族村落和陡峭的山路，傭工們都驚駭異常。

在尼安威，史坦利碰到了有名的阿拉伯商隊隊長地普・提普。這個人在中央非洲

▲因乾旱而集中在泥水中的牛羣。在剛果內陸的居民們相信他們自古以來的傳統信仰。如果發生旱災，求雨使者會用他特有的異教性力量，向諸神祈願求雨。人們即利用泥水止渴，等待著神明降雨。

一帶擁有龐大的財力及勢力。他本名是海曼多・伊門・姆漢馬多，是個「有黑人的特徵、身裁高、蓄有黑鬍的男人。他的體力充沛，行動敏捷，是個傳奇性的人物」。提普非常聰明，略帶有神經質般的眼神，牙齒雪白整齊。

沒有人知道尼安威到底延伸到北方的那個地方，以及那片廣大神祕的熱帶雨林之一端是什麼樣子。在密林中，有許多食人族、侏儒及盤垂在樹上的蛇，甚至還有許多大猩猩。史坦利認爲要想經過魯拉巴河進入這片未知的密林，必須和提普同行。經過了長期的說服後，提普終於同意以五〇〇〇元西班牙錢幣的代價，和史坦利同行六十天。

這支有兩位領導者的探險隊，在西元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五日，從尼安威出發。史坦利、福蘭克共有一五四個人；提普隊共有七〇〇個成員，二隊都參雜著女人和兒童。進入密林中時，四周幾乎沒有陽光，只有「微微的、莊嚴的黃昏之光」。一切的東西都非常潮濕，不小心即會沈入軟

土中或是剛開始腐爛的植物中。

他們經過了地上爬滿野生的長春藤之地，大夥兒時常絆倒，進行速度非常緩慢。一行人完全失去了士氣，提普要求解除雙方的契約。他說「這種潮濕的空氣，會殺死我的部下。」史坦利巧妙的避開了這個要求。過了幾天，他們一行人來到一個約四五〇公尺的寬道。寬道兩側排滿了人頭，共有一八六個頭蓋骨。村落酋長表示這些不是人頭，而是猩猩的頭蓋骨。史坦利半信半疑的買了兩個帶回英國，經過鑑定的結果，證實的確是人的頭骨。

「我們要不斷前進」史坦利告訴隨從：「我只要求你們每一個人，都要完全相信我所說的一切，我會像父親照料兒女般的照料你們。我們的探險隊已有人死亡，但每個人遲早都會死，那是神的旨意，任何人都不得違背祂」。

西元一八七六年聖誕那天，所有組員舉行了划小艇比賽和陸上運動賽。在短跑競賽中，提普以十三公尺之差領先了福蘭克，獲得了史坦利帶來的冠軍銀杯。傭工們用羽毛裝飾身體，大跳戰舞。提普用米和山羊頭舉行了一場宴會，共渡歡愉的一天。

翌日，兩隊便分開了。史坦利把一四九個男女、兒童和驢等分載於獨木舟上，每艘獨木舟都用英國巡洋艦命名。他買了空白地圖，並肯定的告訴福蘭克：「我告訴你，這些地圖空白的部分，沒多久就會被我們填滿」。他們從河航行到大海，對很多人來說，這次的確是死亡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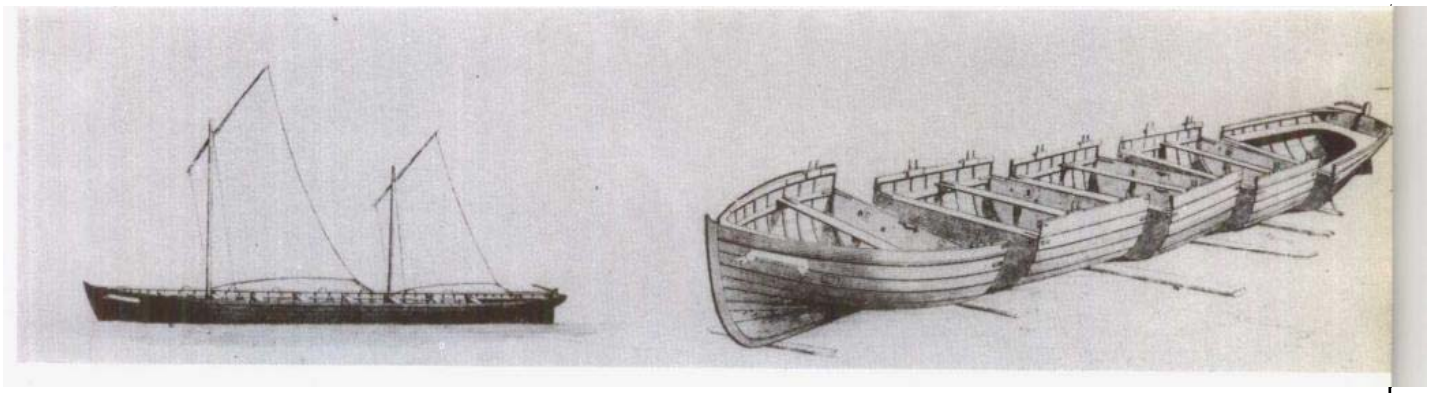
以愛麗絲女士號爲前鋒的史坦利船隊，繼續不斷的受到沿岸居民的襲擊。他們都是些食人族，把侵入者當作食物。探險隊來到了有七個瀑布接連在一起之地。他們在那裡休息，再度分解愛麗絲女士號，抬著所有的行李，預備進入叢林。途中，需經過岩山及山崖，食人族又不停地偷襲他們，「他們那種飢渴的恐怖叫聲，掩住了瀑布的轟嘯聲」，史坦利記載著。

數日後，他們回到河上，立即受到五十四艘戰鬪獨木舟攻擊。這是第二十八次的偷擊，但卻遠比過去幾次更爲激烈。這些襲擊者的村落，都用人的頭蓋骨裝飾，也有象牙蓋的神殿。

每天，探險隊都聽到一種「表示已侵入他們的領域的吼聲；那種可怕的鼓聲令人顫抖」。河面寬度達六公里，因爲水面廣大，如果暴風雨來臨，這些小獨木舟即有失事的可能。食物嚴重缺乏，有時甚至一點止飢之物都沒有。

「主人，這裡是邪惡的世界，您已在這邪惡的世界中迷失了方向！」一位隨從的妻子如此告誡史坦利，不過他們仍然通過了瀑布和食人族地帶，到達河的彎曲部。史坦利向當地酋長探聽河名。

「伊庫達・伊・剛果」，酋長答道。里文斯東過去尚



▼愛麗絲女士號。史坦利把這艘用西班牙橡樹做的船，分解成爲五部分。探險途中，如遇到無法航行之地，即可分解搬運。

未獲取解答的疑問，終於解開了。

他們時而划船，時而拖船的走了一六〇〇公里。這條河就像是多佛海峽一般，在白色的水崖下擴大。「這種感覺就好像是進入了故鄉一般」，福蘭克建議把這個地方取名爲史坦利潭。但是福蘭克的希望僅是短暫的。經過史坦利潭後，眼前又出現了許多瀑布、河流。史坦利從未見過這種巨大轉變。

此時，他們又把愛麗絲女士號和獨木舟及其他物資包裝好，準備從絕壁下去。爲了進行這件工作，他們用丸木的滾軸（移動重物時置於下方轉動的棍子）做軌道。後來又出現了很多瀑布，十七艘獨木舟中有九艘不幸失事，史坦利自己也差點溺斃。

福蘭克雙脚患了潰瘍，無法走動，只能躺在床上。雖然如此，他卻「好像紅色的小麻雀般，開朗愉快的唱著讚美的歌」，「這個人，早就成爲我知心的伙伴，我們是很好的朋友」。西元一八七七年六月三日，這位忠實不抱怨

的青年人，在通過急流時不幸溺死了。「福蘭克是個勇敢、老實而慈善的好傢伙」，悲傷的同伴這樣悼念他，「我對這接踵而來的災難和死亡已經生厭，事實上我對所有的一切感到厭煩。我一想到我已失去一位知心的朋友，就令我悲慟萬分，我會永遠懷念他」。

這條河似乎毫無止境。每前進一公里，史坦利的苦惱就愈多。水手們因爲疲勞及飢餓，性情變得暴躁不安，並產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途中又失去了一艘獨木舟，爲越過不到五公里的急流，竟花了三十天的時間，並有四個男人死亡。此時，史坦利本身也失去了信心——我所經歷的各種苦難都無法以筆墨形容。

西元一八七七年七月初，他們眼前出現了文明的跡象——物價上漲。要買一隻瘦公雞需花四碼布。這時「我的隨從們大聲抱怨，他們下凹的雙眼和乾瘦如骨的身材，

◀薩伊附近的剛果河風景。在史坦利之前，從沒有人完成剛果河上游至下游的航行。這條河被一層層神祕和恐怖的黑霧籠罩著。現在這條河的主流和幾條支流已成爲有益的商業路，無法航行之地都用鐵道連接，這也是剛果一大特色。

令我感到難過」。其中有一個男人偷東西時被村民發現，淪爲奴隸。那個月月底，在獲悉距離最遠的歐洲內陸交易所僅需五日的行程時，全體人員興奮不已。爲了縮短時間，決定走陸路回海岸。同年八月一日，減少爲一一五人的探險隊——其中有三個是剛生產過的母親——途中他們只吃了三根香蕉、二十顆花生以及一杯泥水，史坦利寫信請求救援。三天後，使者回來了，帶了一份有英國公司安度代理人簽名的信函，補給品也隨後運來。

生還者高興的拍著補給品，接著他們便把過去所遭遇到的食人族、瀑布、內海、伏擊等編成歌詞，「大聲唱著讚美勝利成功之聖歌」。爲了慶祝，他們喝了一些英國啤酒、雪梨酒、香檳、紅茶、咖啡、葡萄乾、布丁（摻了葡萄乾的一種聖誕點心）和醋栗果醬。大夥兒感激的說：「感謝慈悲仁愛的神，您的名永遠受讚揚。」

西元一八七七年八月九日，恰巧就是從桑吉巴出發後的第九九九天，史坦利率領探險隊進入交易前哨地，白人們熱情的迎接他們。「長久以來看慣了黑色和褐色的膚色，現在看到他們蒼白的膚色，竟有種無法言喻的恐懼感」。歐洲人帶來了吊床，他們把史坦利置於吊床上，「我雖然沒有反對，但是卻使我覺得有失英雄氣慨」。三天後，他便到達了剛果河河口和藍色的大西洋岸，「黑暗大陸的神秘面紗已被掀開了」。

在安哥拉的葡萄牙總督建議用砲艦送史坦利到里斯本，但史坦利決定陪隨從們回到桑吉巴而拒絕了這個建議。西元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們到達桑吉巴。翌日，隨從中一位女性死亡，生還者減爲一一四人，其中女性只剩十三名。當初結伴冒險的四個歐洲人當中，只有意志堅強的史坦利仍活在世上。

12 瞪羚之河

經過史貝克・貝克和史坦利等人鍥而不捨的探索，白尼羅河的水源終於被確定，藍尼羅河的問題早就由布魯斯解開。現在尼羅河僅剩一條大支流尚未探險。這條大支流就是「瞪羚（小型羚羊）之河」，它是由好幾條河川所構成的水系，而不是單一河流。瞪羚河是流在蘇丹西北方的山群和西南方的剛果、尼羅二河分水界之間的盆地。在巴魯多（喀土木）南方八〇〇至九六〇公里之間和白尼羅河滙流。在瞪羚河的下游，有數以千計的浮島飄浮著，阻止了水流。每一個浮島，都有好幾平方公里。水系在一片寬達一三〇〇公里的盆地，如髮絲般散開，並呈扇狀擴張。

在廣多庫路沒有見到史貝克和葛蘭的狩獵家兼商人約翰・派德利克，是率先到達瞪羚河的歐洲人之一。派德利克受了梅夫利特・阿利之託，到蘇丹找尋炭礦。西元一八四五年他到達埃及，八年後，爲了購買象牙和奴隸，到達瞪羚河地域探險一些水系，然後又到西南方，進入北剛果尼亞姆尼亞姆的領土；成爲最先進入此地的歐洲人。

派德利克在此除了繪製地圖以外，另外收集許多有關非洲野生動物的資料，是第一位發現鸛鳥和住在河岸及沼地等潮濕地域的水羚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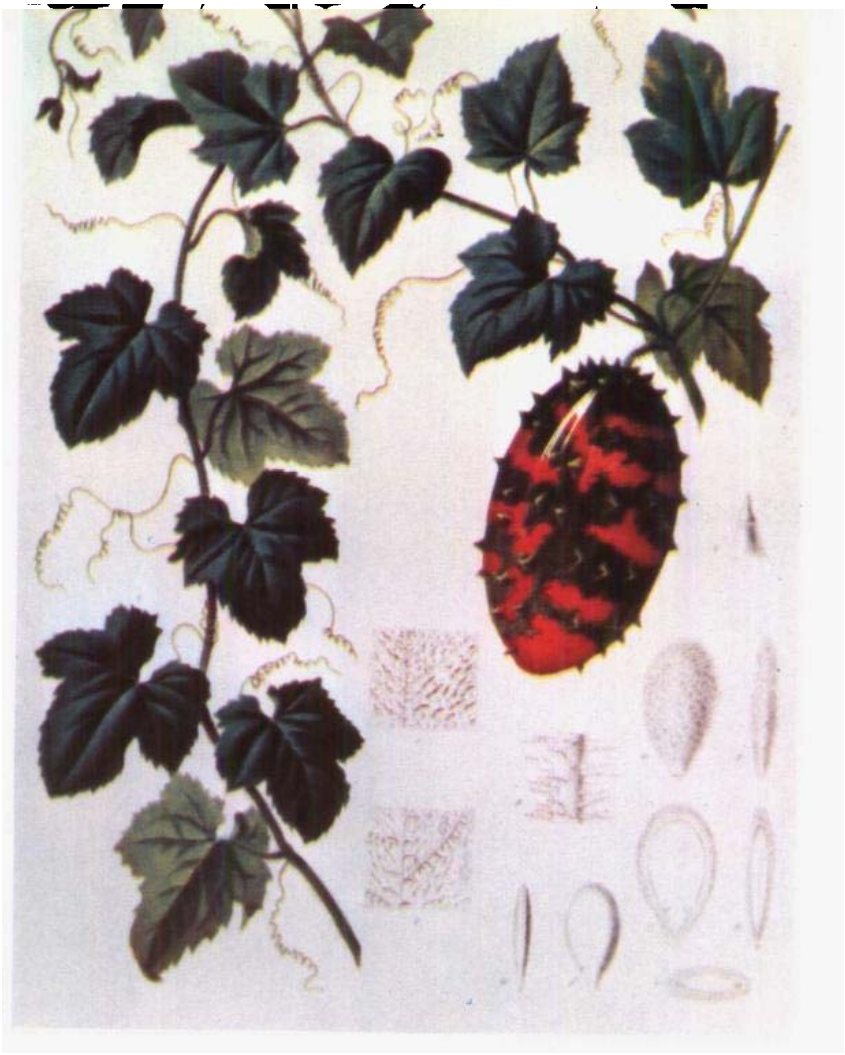
惟一率隊到非洲探險的女性是荷蘭最富有的女繼承人亞歷山德琳・派特羅尼拉・狄娜。西元一八六三年，她和母親及一位婇姆，隨同五位科學家來到蘇丹，順著瞪羚河狹小的水路前進。在巴魯多，他們換乘平底船，朝河上游溯行，然後再經陸路，沿河到達了皆魯河和加札耳河，再

▶三比西河的一支流。在水面上長滿了葦草及湖草。這條河蛇行般蜿蜒的流著。不論是在尼羅河或是三比西河和剛果河，欲渡河的探險家們都會受到交纏的草塊之苦。

▲亞歷山德琳・狄娜。她是少數參加非洲探險的女性之一。在探險過程中，往往會受到深懷敵意住民的攻擊，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

繼續往尼亞姆尼亞姆的國境。途中，狄娜的母親和一位科學家患熱病死亡。另一科學家不幸被水牛撞斃。狄娜的娛姆在西元一八六四年七月回到巴魯多後不久即與世長辭。生還者把一部分途中所得的植物、動物、地質、氣候等有關資料帶回。

狄娜的傳記作者非常的佩服她，形容她是一位「年輕、漂亮、個性堅强、經驗豐富的女性。她也是位膽大的騎士，能說數種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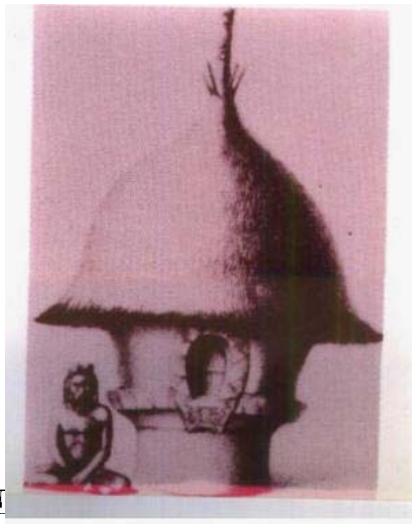
▲狄娜母女在西元一八六四年一月間所收集的一種胡瓜。

西元一八六九年，她組織遠征隊，準備到恰多湖去。她帶了兩個荷蘭水手隨行。他們深知在沙漠中行走的危險性，所以攜帶兩個鐵質水桶以防不備之需。但是四處卻傳聞這兩個水桶內裝滿了金幣。當他們在沙漠中紮營時，嚮導殺死荷蘭水手，並把狄娜置於烈陽下。身受重傷的狄娜，終於因流血過多而死亡。享年三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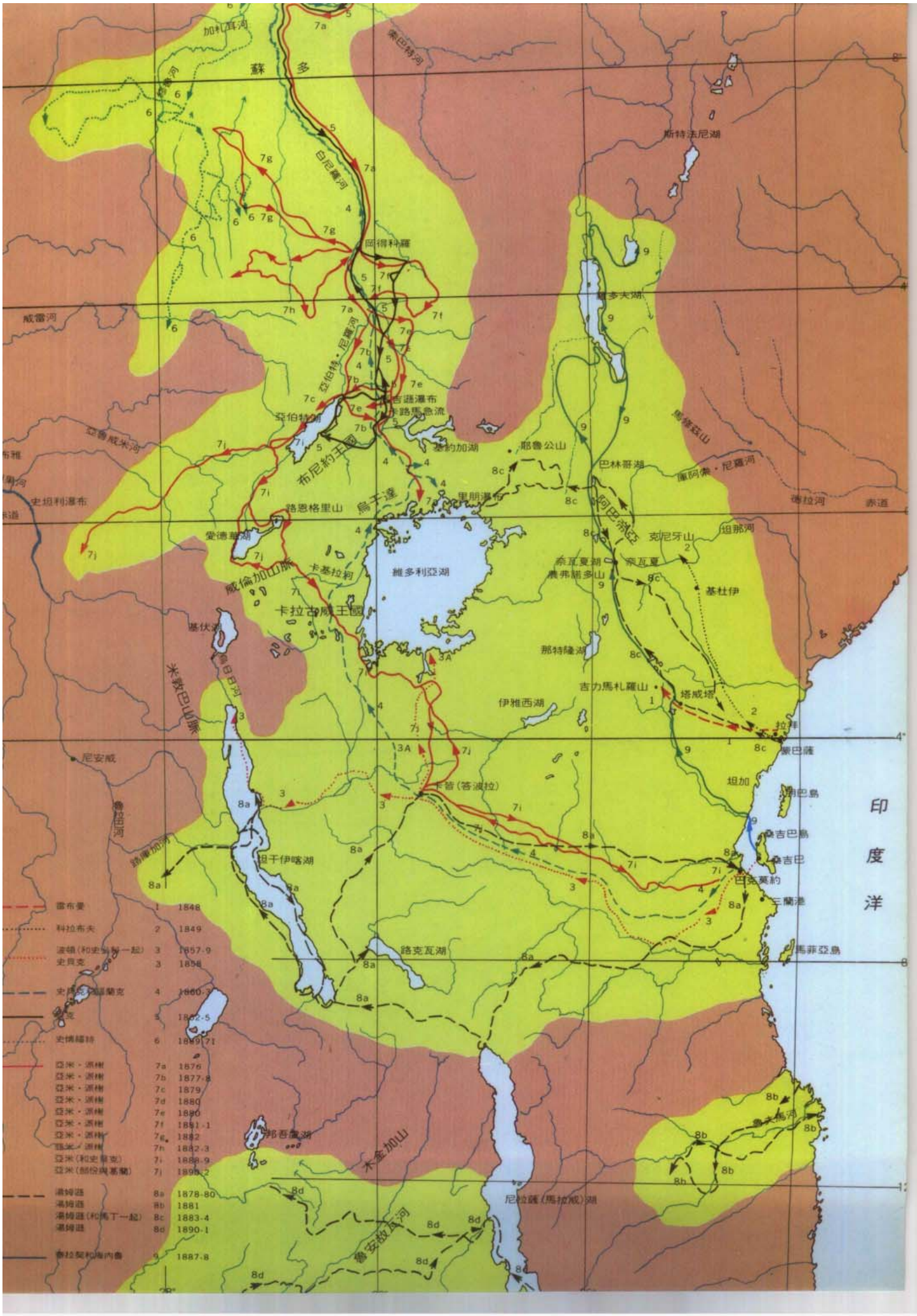
同年初，西元一八三六年出生的德國植物學者喬治·奧古斯特·史懷福特，爲了探查赤道沙漠地域到達巴魯多。這次旅行的主要動機是爲採集一些植物資料及標本；但是，他潛意識裡卻希望去探查食人族尼亞姆尼亞姆所居住的尼羅河和剛果河的分水界。

▶東非探險路程圖。從一八四〇至一八九〇年代爲止。

▼史懷福特所畫的尼亞姆尼亞姆小屋。尼亞姆尼亞姆是「大食人」的意思；這是對以食人出名的部族所起之名。



這一地帶對歐洲人來說是完全陌生。但在巴魯多專門經營象牙、奴隸生意的阿拉伯商人，早已進入這塊地方的內部，並在此地設立交易所，代理人們保存一些交易品，此


蘇多
加札耳河
索巴特河
斯特法尼湖
白尼羅河
岡得科羅
威雷河
亞伯特・尼羅河
亞伯特湖
卡路馬急流
基約加湖
那魯公山
巴林哥湖
庫阿索・尼羅河
德拉河
赤道
布尼約王國
烏干達
里期瀑布
路恩格里山
愛德華湖
維多利亞湖
卡基拉納
威倫加山脈
卡拉古威王國
阿巴維亞
克尼牙山
坦那河
奈瓦夏湖
奈瓦夏
農弗諾多山
基杜伊
那特隆湖
吉力馬札羅山
塔威塔
伊雅西湖
拉洋
蒙巴薩
坦加
尚巴島
吉巴島
吉巴
莫莫約
三蘭港
馬菲亞島
印度洋
米教巴山脈
尼安威
魯伊河
坦干伊喀湖
路克瓦湖
邦吾爾湖
木奎加山
尼拉薩(馬拉威)湖
魯安故瓦河
雷布曼 1 1848
科拉布夫 2 1849
波頓(和史馬利一起) 3 1857-9
史貝克 3 1858
史佛斯頓蘭克 4 1860-3
克 5 1862-5
史佛斯頓 6 1869-71
亞米・源樹 7a 1876
亞米・源樹 7b 1877-8
亞米・源樹 7c 1879
亞米・源樹 7d 1880
亞米・源樹 7e 1880
亞米・源樹 7f 1881-1
亞米・源樹 7g 1882
亞米・源樹 7h 1882-3
亞米(和史馬克) 7i 1888-9
亞米(部份與基爾) 7j 1895-2
湯姆遜 8a 1878-80
湯姆遜 8b 1881
湯姆遜(和馬丁一起) 8c 1883-4
湯姆遜 8d 1890-1
魯拉契和海內魯 9 1887-8

外也收集象牙和奴隸。有時武裝的阿拉伯人會襲擊附近的居民，搶奪牛隻，使得此地呈現一片紊亂。要安全通過此地，惟一的方法便是和武裝的隊商同行。

西元一八六九年一月，史懷福特加入了隊商，從巴魯多向內陸深入，他們先坐船航行，然後再徒步前進，繞過薩里巴。這位植物學者愉快的行進著，最後到一個十分舒適的小村落休息。

史懷福特觀察力非常敏捷，耐力很強，充分表現出人類學者的特性。他不分晝夜的收集植物，並詳盡的予以記錄歸類。他所關心的事物，從鳥、昆蟲、植物、岩石，和非洲人的習慣特質及技術等，無一疏漏。在非洲之行的人群中，他可算是相當健康而幸運的一位。探險中，他僅患了一、二次的潰瘍和壞血病，瘧疾和赤痢與他絕緣。他非常注重身體健康，按時服用瘧疾預防藥和注意種種細節。儘管如此，他仍舊經歷了旅行者必經的苦惱。他們必須強迫自己吃一些難以下嚥的食物，有時甚至於沒有任何食物果腹。旅行途中生命有如風中燭，隨時有死亡的危險。有時候用光了墨水，只得以雞血權充墨水使用。史懷福特在尼羅河的支流地域住了兩年半，他對巨大的熱帶雨林、山脈峽谷的壯觀，在「非洲內陸」一書中，有著生動的描寫。

西元一八七〇年初，他和夥伴們朝著危險的食人族尼亞姆尼亞姆之地前進，這個隊商大約有八〇〇名男女和牛群，他們沿著北流之河行進，但不久即碰到一條相反方向之河。「我是第一個看到尼羅河分水界的歐洲人」，他興奮的寫著。三月十九日，他站在威利河的河堤上，「這是令人永生難忘的一刻……朝西方流的這條河，完全不屬於尼羅河」。這條河屬剛果河，經過西方的河流注入剛果河。

隊商越過了威利河，進入和姆基沙・坎姆拉西相同統治法的獨裁者曼茲王國境內。整個村落由茸草蓋成，有長四十五公尺、寬十五公尺的大建築物。曼茲王身穿插著紅色羽毛的黑狒狒頭飾，膝蓋到肘間垂著貓或長頸鹿的尾巴；頸上戴著獅子牙齒做成的項鍊。四周被侍妾和武裝戰士包圍著，在圈內，他們粗狂的跳著舞。史懷福特爲了這一刻，穿上他最好的衣服——黑色禮服和一雙擦亮的皮鞋。曼茲王露出了一種倦怠滿足，類似羅馬暴君般的表情。史懷福特形容他是一個殘暴無情之人，「他的眼睛閃耀著一股動物般的獸性之光」。

這位來自德國的訪問者把望遠鏡、大銀盤、金邊書和凹凸鏡及一〇〇〇個以上的玻璃珠送給曼茲王。曼茲王爲了答謝，命人演奏大鼓和丑角戲取悅史懷福特。曼茲還

送了一座可攜帶的葦草小屋給他。並且要求史懷福特回送一隻狗。史懷福特反向他要求一頭野豬和黑猩猩爲交換條件。但是事實上，他兩樣東西都沒能獲得。最後，曼茲以一個小黑人交換了他的狗。這位植物學者把小黑人取名爲提契提契，準備帶回本國。但提契提契在尚未到達本國的途中，即因暴食而死亡。

曼茲部族是食人種，他知道史懷福特正在找尋頭骨，即命人取了許多，大部分是用小刀剝割，有好幾副頭骨是剛從鍋中取出，仍有餘溫。史懷福特把頭骨包裝好，貼上標籤，送回柏林。

史懷福特爲了尋找奧班吉河的水源，決定從威利河朝南探索，但是爲曼茲拒絕，所以他就帶著提契提契和植物標本，及一些住民的裝飾品和武器等，隨同象牙商於西元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出發。史懷福特認爲那裡是他在非洲大陸所作的最快樂和最成功的旅行之一。

▼畢生獻給非洲的史懷福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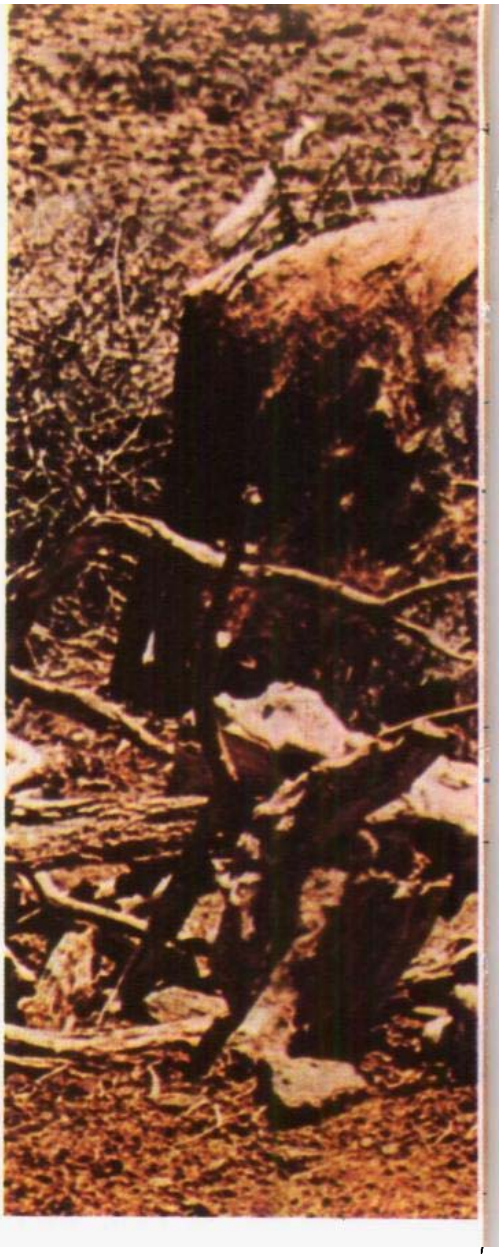
回程的路途相當不順利。他們發生了火災，史懷福特所有的本子、記錄、觀察器具和標本全化成灰，連他的行李和隨身之物——帽子及傘寧也在火災中化爲灰燼。在往後幾個月的旅行中，因爲沒有經線儀的指示，他們只得走一步算一步。七月十二日，他們終於回到了巴魯多，共走了一二五〇〇〇〇步。在那些很容易招致死亡的沼地旅行中，史懷福特沒有因此而損害健康。他住在開羅，每年冬季便到各地旅行，而且不時的將收集品寄給博物館收藏。最後他在柏林逝世，享年九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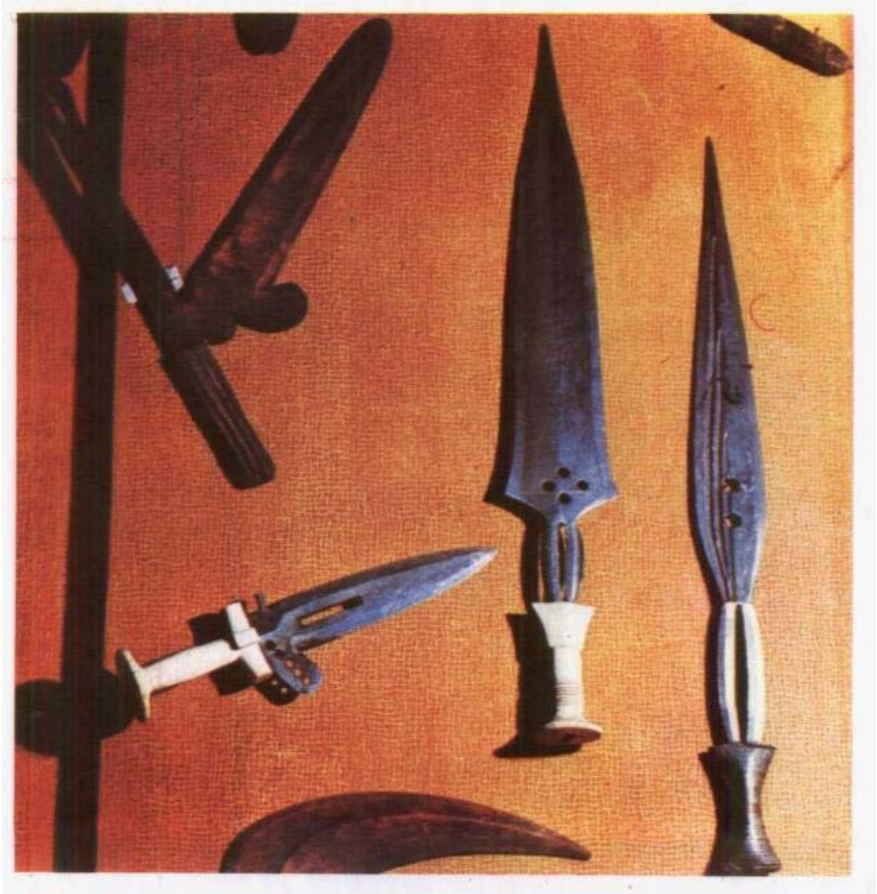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八二年，史懷福特在開羅接受約瑟夫·湯姆遜的訪問。湯姆遜是位年輕的蘇格蘭地質學者，曾三度探險非洲。湯姆遜二十歲時參加坦干伊喀湖的探險隊，那是他首次的非洲之行。探險隊隊長不幸逝世，他便被推爲隊

長，帶領探險隊到尼拉薩（馬拉威）湖北端，再從尼拉薩湖朝向坦干伊喀湖。西元一八八〇年，他們平安的回到桑吉巴。他的第二次非洲之行是受伊斯蘭教教主之託，爲前去尋找炭礦而到達魯夫馬・瓦列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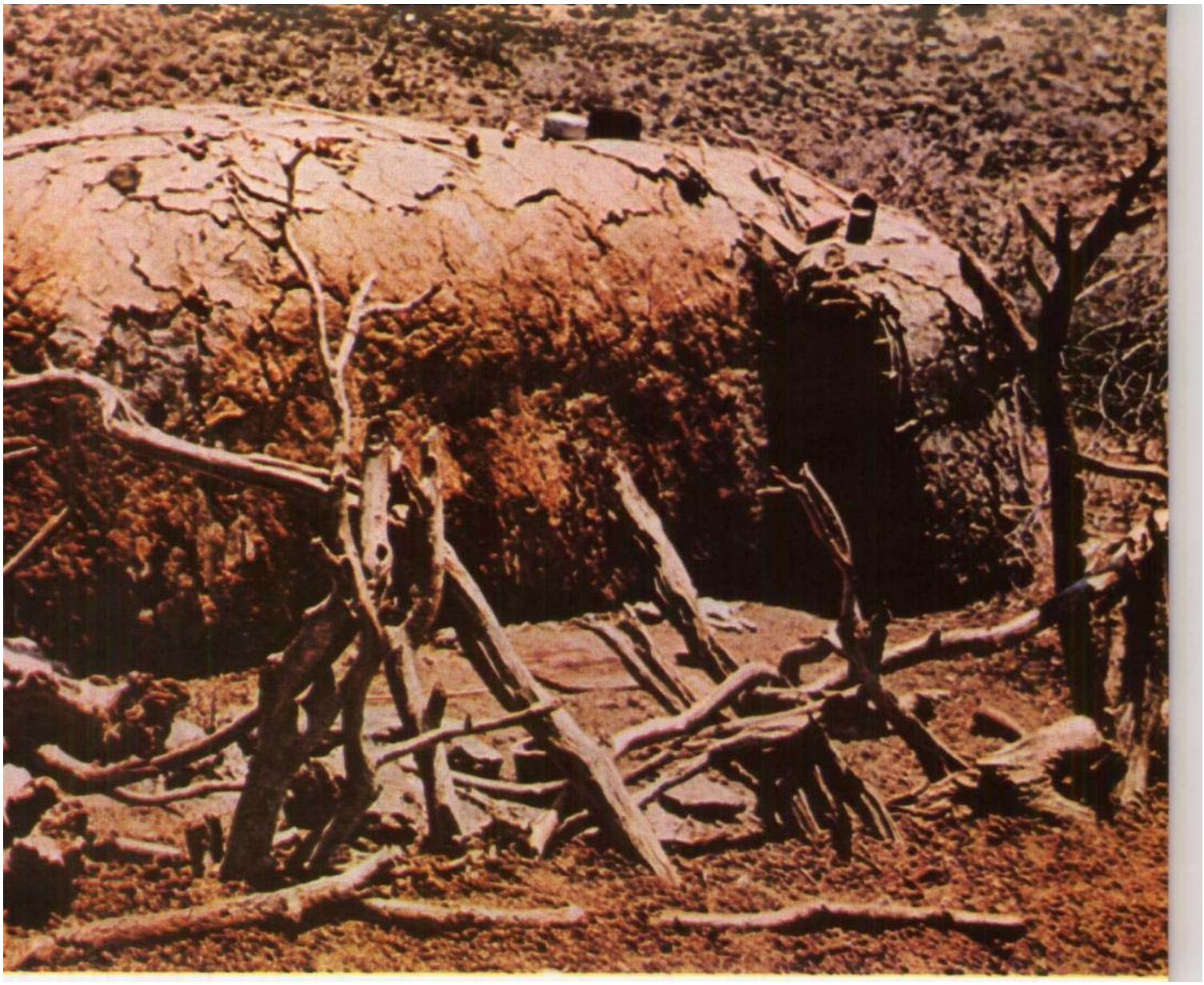
湯姆遜是位進取心强、意志堅定，頗富機智的探險家。由於這些優點，他被皇家地理學會派任爲探險隊隊長，探險的目的是：「探查從東非經馬塞族地域到達維多利亞湖，可供利用的途徑」。此外他又奉命探查肯亞山地域，對此地作一般科學性調查。因肯亞山一帶是少數未知地域之一，自克拉夫之後，差不多已無人瞭解這片未知地域。

馬塞族是畜養牛隻的游牧民族，其分佈中心地約從肯亞到坦尙尼亞一帶。十九世紀，馬塞戰士們爲了相互競爭、交易和訓練，從馬塞高低起伏的草原橫越海岸，朝著維多利亞湖的直行路上擴張。要經過這條路的商人，必先瞭解





◀在威利河流域收集的單刃和雙刃短刀。曼茲王國的附屬小族瑪貝茲族，以鐵、銅裝飾品和武器製造精良而聞名。



▲馬塞族的小屋。是用泥土和皮蓋在木架上之小屋。流動性大，也沒有固定集落的游牧民馬塞族，連同家族一起住在這種小屋內。遷居時，這種小屋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重建，毫不費時。

究竟有無危險性才可成行。曾有數隊史瓦希利的隊商受到馬塞戰士襲擊，死傷慘重。在西元一八八〇年仍無任何歐洲人能平安的通過這條直達路。從柏林德非協會派遣來的布斯多夫・阿多夫利沙計劃以他的大規模和裝備齊全的探險隊，前去探險遙遠的未知地巴林哥湖。

在桑吉巴，湯姆遜帶了一位年輕水手傑姆士・馬丁同行。馬丁和普通的水手不同，他能說十種語言，但是並不識字。「我對他懷有好感，但是他一點也不會利用這種關係來顯耀自己的不同。他從不任性，而且也毫無怨言與歧見」，馬丁是個理想的同行者。西元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他們率領一一三個傭工和三隻驢離開海岸，深入到二

四〇公里的內陸。在那裡可看到吉力馬札羅山。在那兒，他們發現有豐富的食糧、農作物及日蔭處，是「非洲的亞魯卡帝亞（理想地）」。

探險隊在此停留了一陣。爲了遷就馬塞族的愛好，他們把玻璃珠重新連結。塔威塔的居民要求湯姆遜做一場趨除馬塞族的咒術。湯姆遜不得已只好把果子鹽倒入杯中。果子鹽遇水即產生泡沫，而且他又把假牙拿下再裝回，住民們看了莫不吃驚。

從塔威塔出發，湯姆遜一隊經過尼曼加路朝西前進，進入馬塞地域。到那裡他們才知道里文斯東比他們更早到達馬塞地域。當時，菲裘隊和馬塞族之間正發生若干爭執，四處呈現一片混亂。所以當馬塞戰士代表團出現時，令湯姆遜感到一陣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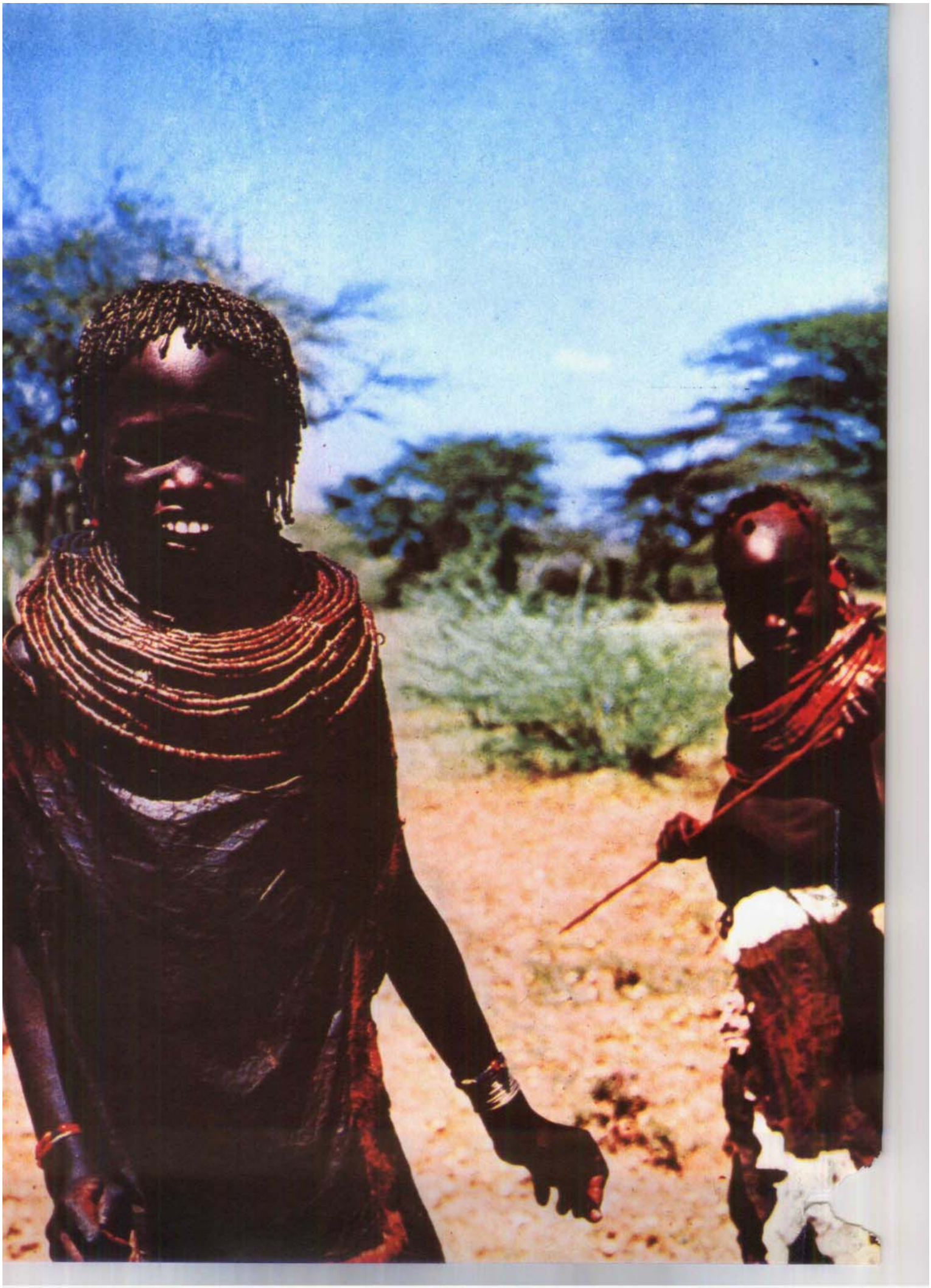
馬塞戰士們強占了湯姆遜的帳篷，並拿他當試驗品般玩弄。翌日，他聽說馬塞族準備退到塔威塔迎戰。於是在西元一八八三年七月十六日，湯姆遜和一隊武力更強的隊商聯合起來。

這時，馬塞族無暇顧及他們一行人，於是他們安全經過吉力馬札羅山山麓朝北前進，進入了大左谷，也就是現在的肯亞乃洛比市西北八十公里之地。湯姆遜登上了死火山往下看，這個火山口非常深，他是最先看見這個火山口的歐洲人。在北方附近，有一個被山峯遮住的奈瓦夏湖。這一年菲裘已越過此地，成爲最先發現這個湖的歐洲人。後來因爲被馬塞族攔截，因而未能走到此湖。

驕傲的馬塞族再度侵入湯姆遜的帳篷。據湯姆遜形容，「他們好似對待奴隸般對待我們」。爲了要看白人的腳趾強迫白人脫鞋。又對他們做出威脅的舉動。後來因他們部族間相互競爭，湯姆遜等人才得以逃生。

十月六日，湯姆遜選出三十位體健的傭工，留下馬丁和主隊，自行趕到東方的肯亞山。他們越過了高達二四四〇公尺的山脈，並命以皇家地理學會會長之名。一行人在一處風景優美之瀑布旁紮營，並命名爲湯姆遜瀑布。在肯亞山麓，寒冷的強風吹襲在平原上，有數千頭牛正面臨著死亡。在此地買不到任何食物，馬塞族又不准許他們獵取野獸充飢，所以，他們必須强忍著食用已產生惡臭的牛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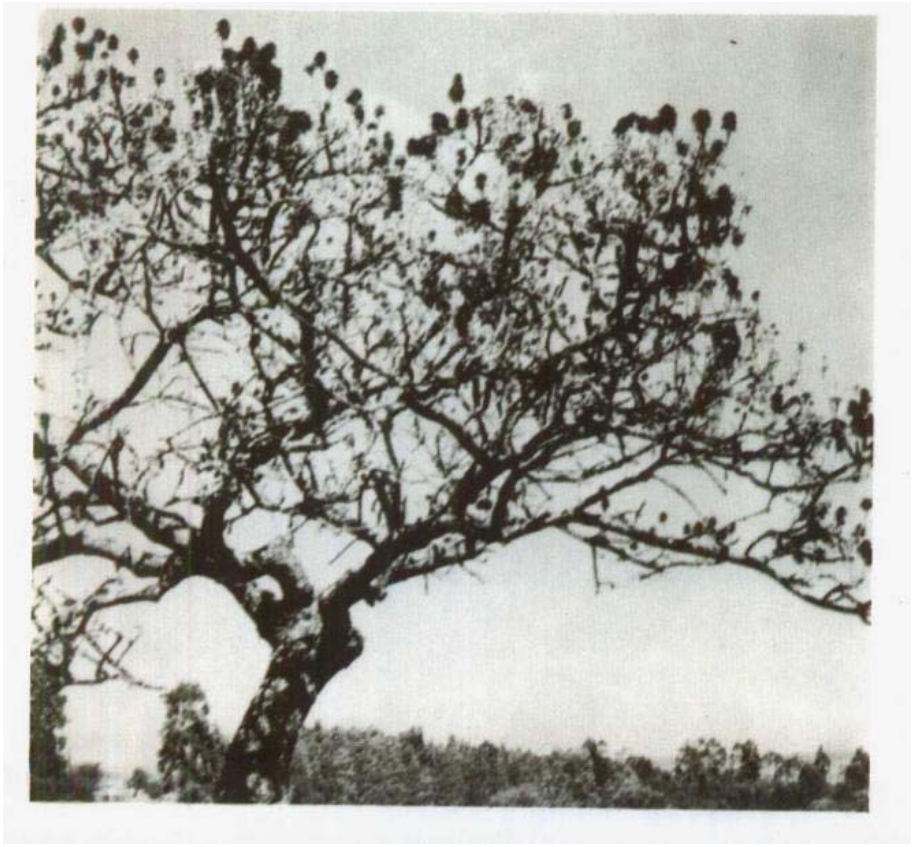
▶看守駱駝的蘇古族少年。蘇古族是住在肯亞西北巴林哥湖畔的畜牧民，畜養牛、羊、山羊及駱駝等。



他們一行人趕到肯亞山麓的森林。那日黃昏，湯姆遜發現了「雪白閃亮的白峯，映著那即將西沈的落日餘暉，好似精靈般嬌俏的發亮」。由於途中已用光了補給品，所以他不得不放棄了征服這座山的慾望。加上馬塞族仍不停的威脅他們，夜晚他們收起帳篷，連夜行進在佈滿雜樹的路上。他們朝著西北方前進，不久即到達了深一〇〇〇公尺的地溝邊緣。在那裡，他們看見了「受到熱帶强光反射，閃著金色而刺眼的水面」，他們又發現了另一個湖。

翌日夜，他們和主隊在巴林哥湖再度會合，用稗子粥和鮮魚舉行宴會。隔日，便和當地的族民商討一些問題，又繼續朝西前進。西元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日早上，到達了維多利亞湖的東端，這裡距離里朋瀑布約七二公里左右。探險隊高興的歌頌著，而且爲了取悅湖畔住民，大跳蘇格蘭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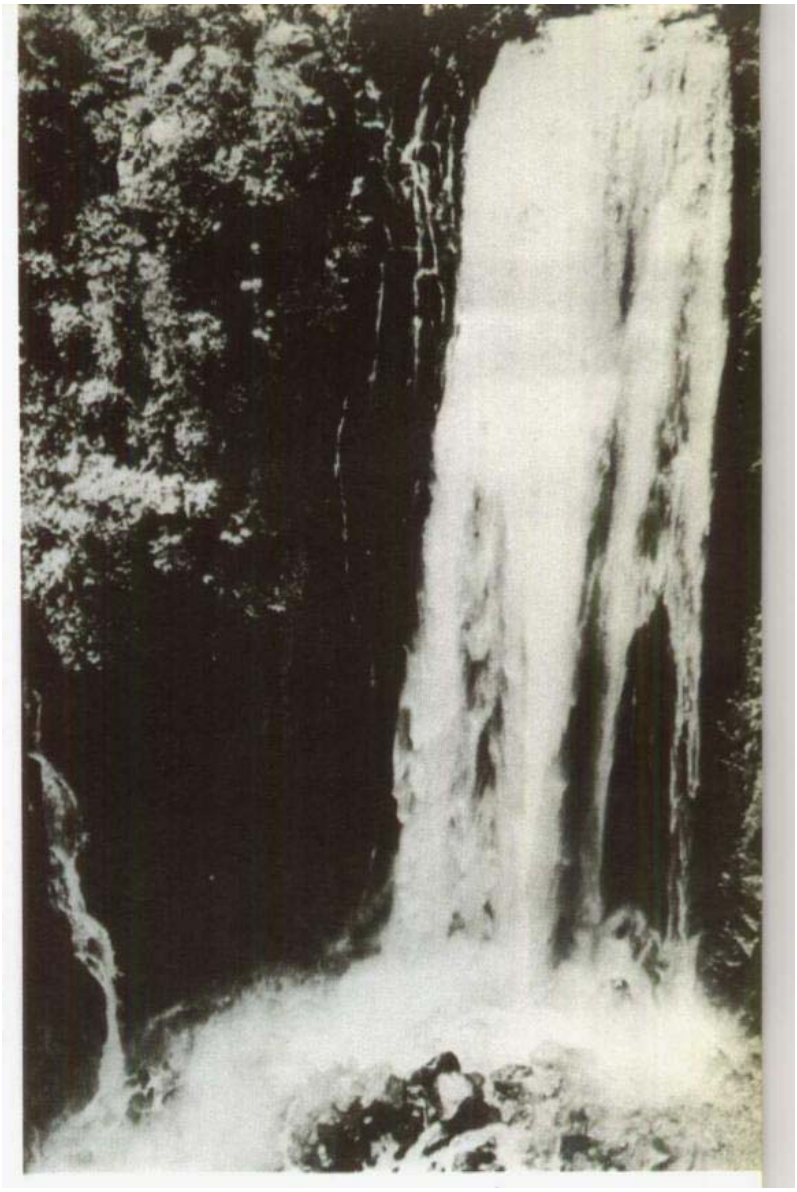
湯姆遜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作回程旅行，不久又



◀盛開中的花，這是可作軟木材料的橡樹。背景是介於肯亞與烏干達國境的火山。

發現另一座山，取名爲亞魯岡山，海拔四三二一公尺。在這裡他被一頭受傷的水牛踢傷，結果被置於吊床上搬運——「這是我頭一次感到如此的虛弱」，很不幸，他又罹患了赤痢，終於在奈瓦夏湖不支倒地。他在寒冷異常，又下著雨水、冰雹的惡劣環境中，被抬著登上了二七〇〇公尺高的山坡。

湯姆遜躺在一間潮濕陰暗又無窗戶的草屋裡，神智昏迷了許久。他告訴自己，與其躺在這寒冷的小屋中等死，倒不如死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於是他便下令抱病出發。奇蹟似的，他不但沒有死，反而恢復了健康。他滿懷著求生的慾望經過了烏魯。西元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們到達海岸。在桑吉巴受到了親切的照顧，再加上他年輕强健的體格，不多時就完全恢復健康。



▲湯姆遜瀑布

湯姆遜雖然在非洲遭遇到如此險惡悲慘的命運，但和其他的探險者一樣，又再度回到非洲。他共做了三次非洲之行。第一次是爲英國南非公司工作，從西元一八九〇到一八九一年。他到了從前里文斯東流浪過的尼拉薩湖和邦吾盧湖之間的三比西河北部地域。他和當地住民接觸，並告訴當地酋長將來會與他們進行交易。據說湯姆遜是一個慈悲爲懷，不忍殺生見血的大好人。

在第六次的最後之旅中，嚴重的損害了健康。因而，這次非洲之行卻成了他死亡的導因。西元一八九五年，他以三十七歲的壯年逝世於倫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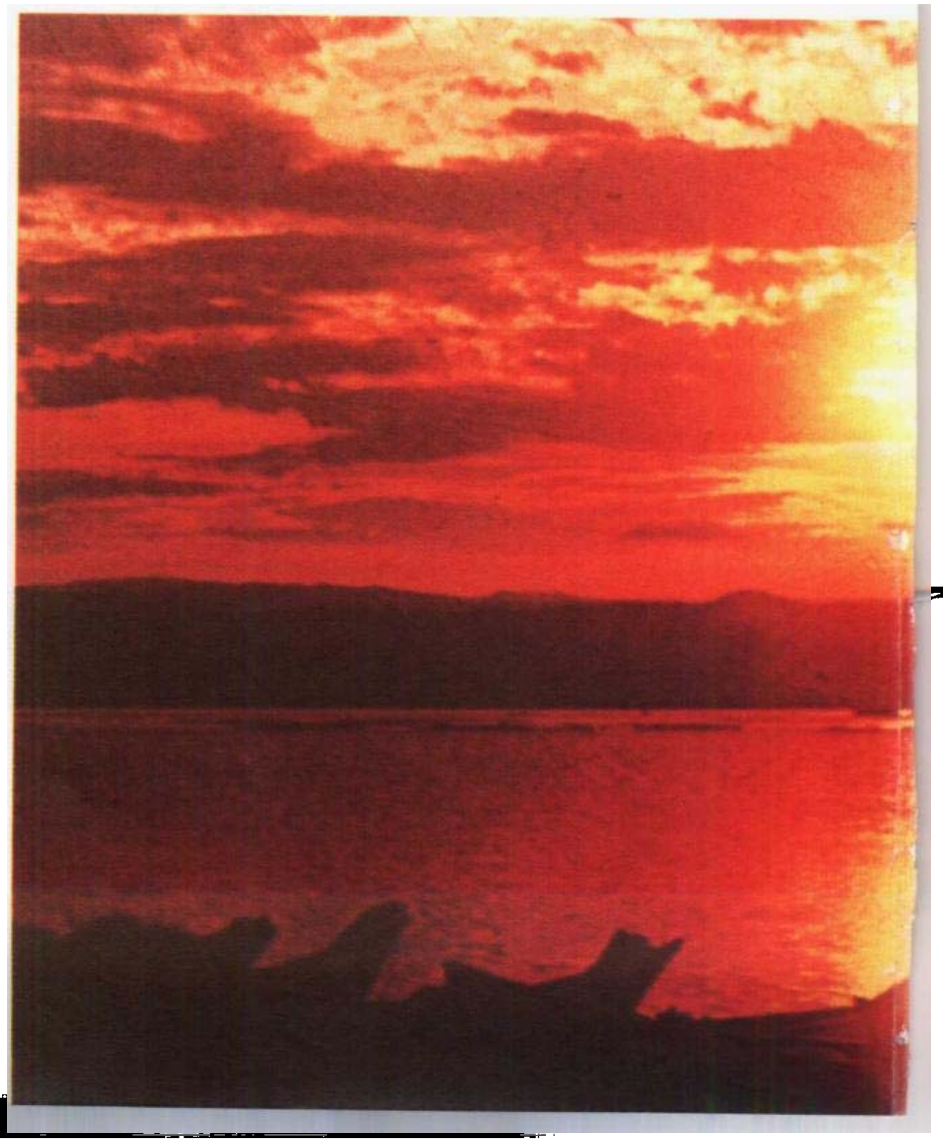
13 謎底的解開

▲查理士·戈登將軍。雖拚命力保首都，但終壯烈成仁

西元一八八四年湯姆遜回國後，對國家英雄戈登將軍的命運非常關心。戈登此時在巴魯多受到許多伊斯蘭的狂熱教徒包圍，情況緊急。但是他在這種情況下仍完成了非洲最偉大的探險和地理上的發現，而且也完成了尼羅河的最後解謎工作。

西元一八六九年，埃及統治者伊斯馬伊魯下決心要徹底解決蘇丹奴隸貿易問題。西元一八七三年貝克結束四年總督之職後，伊斯馬伊魯便派遣查理士·戈登前去接任貝克的職務。

▼亞伯特湖。雖然沒有像貝克所想像中大，但此湖全長一六〇公里，湖平均寬度約三〇公里，是非洲大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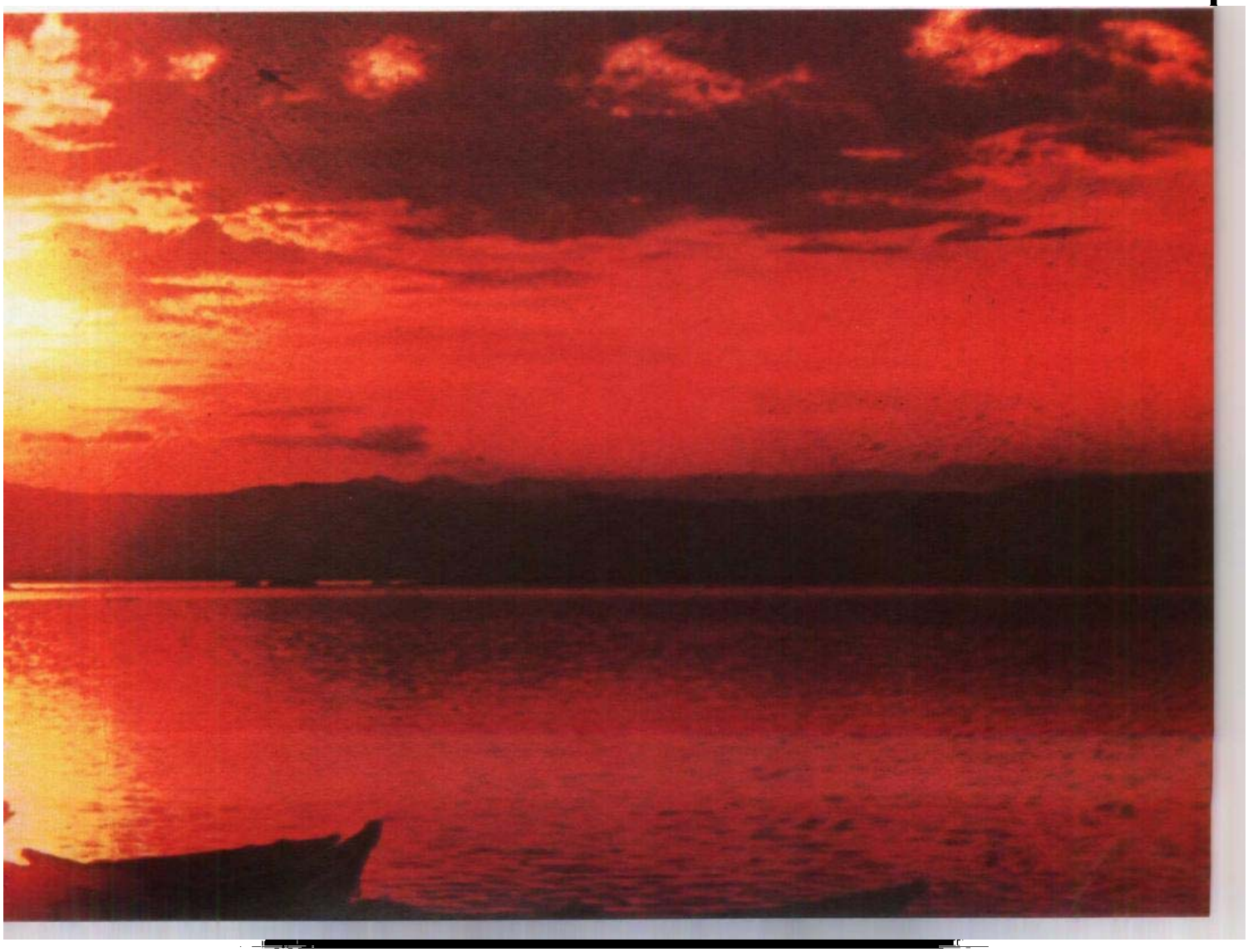
在戈登的副官中後來出現了幾位解決尼羅河疑問的人，其中之一便是義大利人羅摩洛·傑西。戈登派遣二艘鋼鐵船從廣多庫路航行到上游急流之地。傑西把船分解，將船搬運過急流再重新組合。西元一八七六年他和同籍同胞卡路洛·匹亞基亞一起沿河溯行，繞過亞伯特湖。他發現這湖比貝克所形容的要小得多。

戈登將另一美軍陸軍上校查理士·凱耶隆，派到烏干達王國和姆基沙接觸。姆基沙爲了迎接這位貴賓，特舉行了一

個三十人活祭的傳統性儀禮。回程時，凱耶隆沿尼羅河里朋瀑布至未知地探險，又發現了基約加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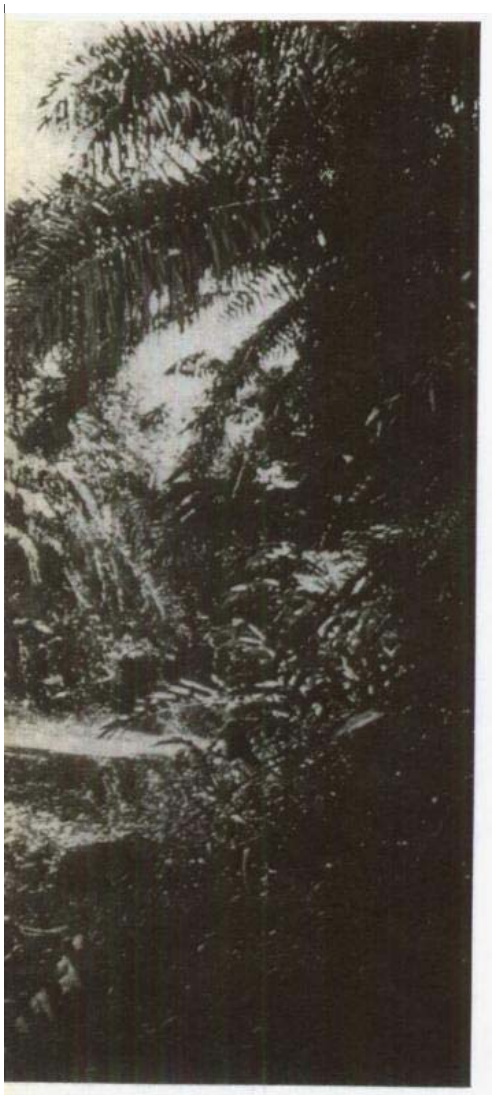
戈登手下另一位是德籍的探險家兼外科醫生愛德華·史尼策。戈登於西元一八七六年派任史尼策爲醫官，編入軍中，並派他到尼羅河上游的前哨地。他在那兒很愉快的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戈登在西元一八七八年又派他爲現在蘇丹南部的總督。史尼策後改名爲亞米·派榭。雖然他是一位軍人，但也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有近視，個性內向，態度溫和，會說八到十種語言。所以他對蘇丹的植物、昆蟲、鳥類、動物和居民留下了相當寶貴的觀察資料，也寄了許多標本給歐洲的博物館。他主要的地理發現是從南流進亞伯特湖的森利基河。

從西元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間，自稱爲救世主的伊



◀剛果密林。從剛果河出發後，剛開始可以行走水路，但到了羊布雅之後就不得不靠徒步行走數百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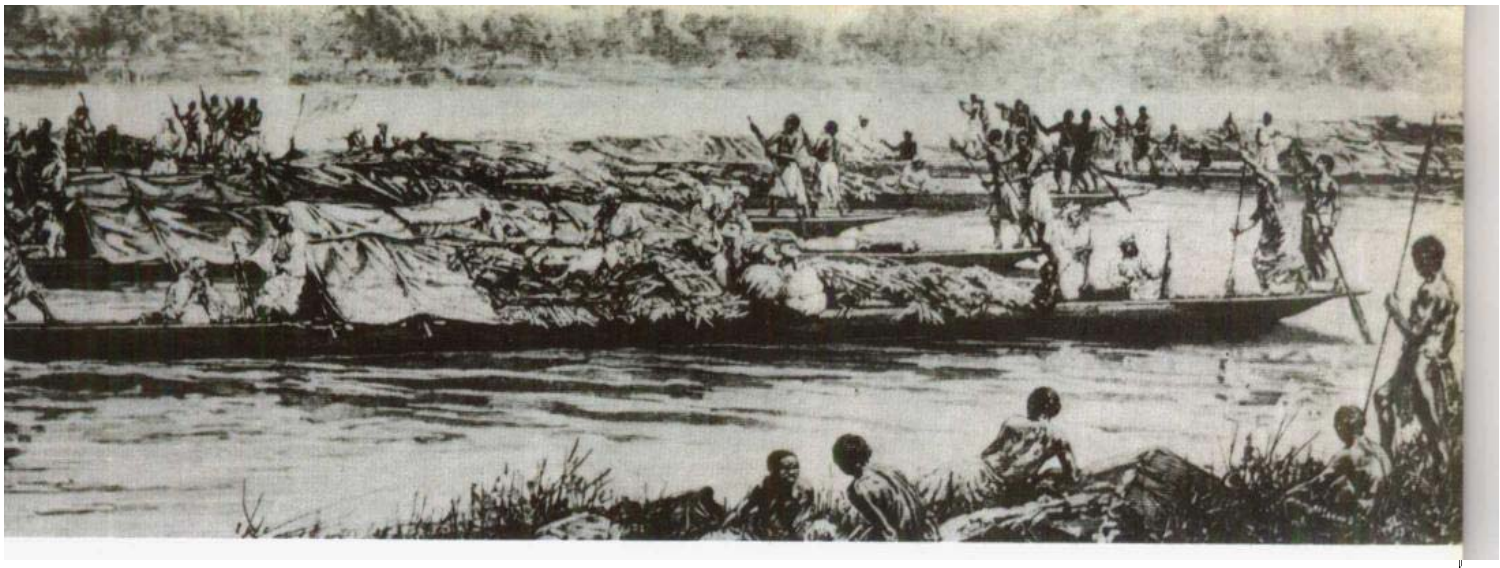
斯蘭教領導者鼓動蘇丹阿拉伯諸族叛變。在蘇丹的埃及駐軍受到孤立和蹂躪，首都也遭威脅。在此緊急情況下，當局便要求已引退的前任總督貝克前去救出守備隊。西元一八八四年三月，他進入巴魯多，成功的鎮壓了叛軍。但是在西元一八八五年初，他已經無法再支持下去，一月二十六日，伊斯蘭教徒衝進首都屠殺戈登和許多埃及人。半年間埃及成爲伊斯蘭的統治領域，後來領導者卻突然暴斃，引起全國大亂。



在尼羅河上游的亞米和他手下的埃及、蘇丹士兵們，再加上兩個歐洲人威爾罕·容克和佳尼·卡加地，和外界完全隔離。他們漸漸撤回亞伯特湖北方的某一處。後來容克在西元一八八六年經過布干達王國，出現在開羅，傳達了同伴的苦境，當時人們幾乎已完全忘了他們的存在。英國的人民非常擔心他們的處境，爲了把救援物資送給亞米，讓他們重見文明世界，英國決定派遣一支遠征隊援救他們。全國爲了這支遠征隊興起了募捐的熱潮，並成立基金會，亨利·史坦利受任爲此次遠征隊的指揮。

▼史坦利的靴子。他從剛果河朝下游行走時即穿著這雙鞋。在途中，他學會自己修補皮鞋、衣物及裝備等。

史坦利計劃從剛果河口出發，走過中央熱帶雨林到達亞伯特湖。再從亞伯特湖航行，去拯救亞米等人。他決定率領十個歐洲人、六九七名傭工和商人提普手下九十七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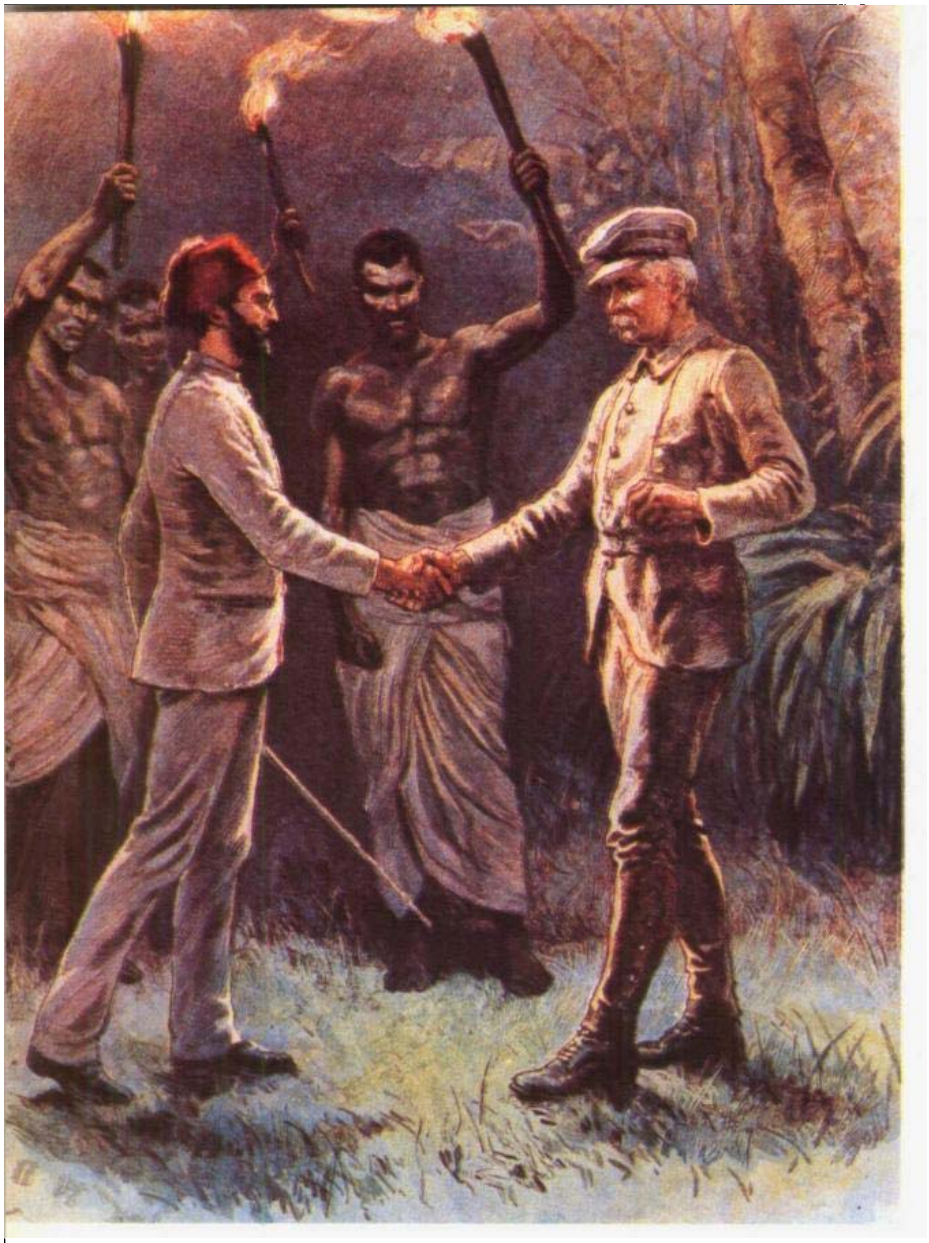
▲探險家和阿拉伯人之間微妙的關係。阿拉伯人對歐洲人的敵意非常深，這對史坦利來說是旅程中一大阻礙。雖然他獲得提普的協助，但不久即發現此人不可信賴。史坦利的觀察完全正確，圖中阿拉伯搬運工們不願再繼續前進。

分遣隊出發。提普此時正走在剛果河上游附近地域，他也答應提供六〇〇名傭工，協助史坦利把物質運送到亞米之處。

西元一八八七年六月十五日，他們到達最後的航行點。在這裏史坦利把大半部屬及物資交給副官，並將他們留在當地等候提普答應提供的傭工到來，再趕上史坦利。史坦利在六月二十八日帶了四個歐洲人和三八四個傭工出發；他們預定行程約有八八〇公里，而且都是些未知荒地。

中央剛果的依特利森林，也是最深奧、最黑暗、濕氣特重的熱帶雨林地。這個地方艱險異常，僅次於亞馬遜河流域的森林。在這裏，交錯的樹葉遮住了陽光，有時並連下幾天的雨。史坦利等人費力的砍斷長春藤及蔓生的雜草前進。隨時得提防小黑人射發毒箭，或是將塗滿了毒藥的箭埋伏在進路邊。他們逐漸進入了一片根本找不到食物的荒地。

越過這片森林共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在最後七十天，他們失去了一八〇人。不久即走到一個沒有被搶刼過的村落，一行人在此停留了十三天，大吃大喝。出發後的第十二天，到達一片陽光充足的平原，這片綠色的草原和鮮藍透明般的天空，帶給人一股再生的勇氣。雖然每人已餓得不成人形，但他們在陽光下唱歌跳舞，好不愉快。好景不長，他們很快便遭到襲擊，而且一路戰到亞伯特湖。一六



▲史坦利和亞米・派樹。歷經艱困欲救出亞米的史坦利後來發現，亞米不但健康，而且生活很愉快。亞米見到史坦利頭一個念頭即是送一雙鞋給自己的「拯救者」史坦利。

九天後，也就是西元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

史坦利把分解搬運過來的船留在森林中，他們現在必須把船尋回，同時也需調查分隊的情況。史坦利雖然重新尋回了那艘船，自己却患了急性胃炎，躺在吊床上，被運回亞伯特湖。有關分遣隊則仍無半點音訊。經過數日，亞米來到史坦利面前。

這位德國人身體強健性情活潑，儀容整齊而瀟灑，看上去似乎不缺乏任何東西。在這多年的孤立生活中，亞米學會了種植農作物及搭蓋住屋。他甚至自己興蓋了一所小型的紗廠和造船廠。鳥類和動物的收集品不斷增加，他更利用閒暇研究了民族學和鳥的季節性移動。據說他們共貯存了價值六萬英鎊（約一四四〇〇〇美金）的象牙。亞米過著極豪華的生活，他的手下都娶了當地的女人，他們不但不用請求救援，甚至於想長期居住在那片世外桃源。

但是他們需要補給品及彈藥。史坦利向他說明不可能把這些東西運過去。而且，伊斯蘭的軍隊正溯行於尼羅河上。亞米遲疑了三個禮拜，終於很不情願的帶領著隨從、家屬及財產，跟著史坦利從維多利亞湖經坦干伊喀湖回到海岸。

史坦利必須先找尋等待中的後援隊。他們花了六十二天的時間再度穿越那片可怕的森林，途中又損失了許多人。西元一八八八年八月十七日，終於碰到了後援隊的生還者，方知後援隊遭到了可怕的災禍。史坦利的副官和一些士兵都已死亡，整個大隊僅存六十名傭工和一名歐洲人。提普並沒遵守諾言送來六〇〇傭工，而且還說了許多推託之詞。在一年多的期間裏，分隊面臨死亡和逃亡等災難，人數漸漸減少。這個可惡的阿拉伯人更計劃等到分隊完全無抵抗能力後，準備搶劫他們的補給品。

史坦利在兩個禮拜的時間裡集合了五〇〇名人員，帶著他們所有的裝備出發，第三次橫越那片森林。於西元一八八九年四月十日，他更率領了一五〇〇名男女兒童所組成的大隊，預計走過二一〇〇公里可達海岸。同年十二月十日，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

途中，史坦利發現了他一生中最後兩個地理上的大發現。從亞伯特湖南岸出發，隊伍走到森基利河的谷底，發現這河是從西南方一一〇公里無名之湖流出。史坦利把這湖以英國威爾斯王子之名，命名爲愛德華湖。在這湖的東側，能看到一座巨型山峯。當掩蓋著山峯的雲霧消失後，就出現了將近五一〇〇公尺高的白色巨型山峯。

這個山峯過去曾記載在地圖上，是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稱爲尼羅河水源的「月之山脈」羅溫乍里山。貝克夫妻、亞米、傑西和史坦利在以前都曾到達此山附近，但卻都沒有發現這座山脈。羅溫乍里山在西元一九〇六年完成測量工作，做成地圖。

雖然古希臘及羅馬人對尼羅河水源的觀念還算正確，此山流下的雪水流入愛德華湖，再從愛德華湖經亞伯特湖流入白尼羅河。但是尼羅河的眞正水源是在比羅溫乍里山

▼卡拉莫加地方。「卡拉莫加」貝魯最初進入此地時，部族間正發生嚴重的備戰狀態。現在此地分爲三個行政區，表面上保持和平狀態。（照片上跳舞之女性髮型及服飾看來，她們不是卡拉莫加族，可能是南方另一部族。）

更南方之地。在那裏，卡基拉河是從西方流入維多利亞湖。但水量增加時，卡基拉河河水經維多利亞湖可到達維多利亞尼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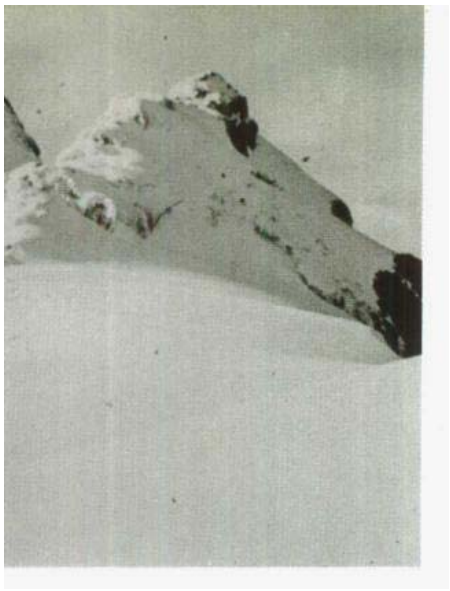
史坦利完成重大發現後，即和亞米一行人一起狼狽的經過了長途苦悶而艱辛的旅程，往海岸走去。據史坦利表示，「每天早晨起床時，便發現一〇〇個人不停的悲嘆；病人們則絕望的飲泣著，每天都看到這種哭泣絕望的淒苦場面，令人心酸」，史坦利幾乎完全灰心了。

此時，非洲已經開始了殖民地的時代。在巴克莫約，史坦利和亞米及隨從們受到了德國司令官的邀請，參加宴會。這個宴會因亞米從陽台摔下發生腦震盪而中止。後來亞米恢復健康，又回到非洲。他在德屬東非（現坦尚尼亞）政府獲得職位，但是不久即在史坦利瀑布遇害身亡。

史坦利在西元一八九〇年到達倫敦後即放棄美國國籍，改爲英國籍。民衆們紛紛讚賞他的偉業，歐洲貴族王侯們更捎來許多祝福。他以四十九歲之齡便和非洲斷絕了關係。此刻他專心一致準備結婚。翌年，婚禮在倫敦西敏寺盛大舉行。他的新娘妲蘭·多羅西的父親是位下議院議員。她是位富有才氣的女性。史坦利自己後來也被選爲下議院議員，在沙利買了一小片田園，西元一八九九年，被封爲騎士；西元一九〇四年即與世長辭。

在一八〇〇年代末期，東部和中央非洲未知土地所剩無幾。在地圖上，前人們所留下的少數空白也漸漸被塡滿。但在現在肯亞的最西北方，也就是湯姆遜走過到維多利亞湖北方的半沙漠地帶，全是岩石和灌木、火山所構成的艱險無水地域。只有帶了駱駝的游牧民索馬利族和馬列諸族散居其上。據說在這裏，還有一個地圖上沒有的東非最大湖存在。這個湖全長約三〇〇公里，比亞伯特湖更大。

▲羅溫乍里山的兩個高峯。羅溫乍里是「乞雨的使者」之意，但當地人把此山稱爲「加姆巴拉加拉」，是「刺眼」之意，是形容覆蓋在山頂閃亮的白雪。



這個湖後來被兩位匈牙利貴族泰利契伯爵和路多威利·凡·海內魯發現。西元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們兩人從桑吉巴出發，通過了溢滿危險性的馬塞族土地，又照著以前湯姆遜所走過的途徑前進。夜晚爲了防止住民來襲，施放狼煙。他們在武裝的戰士部族之間前進，在迫不得已情況下才開槍應戰。這些匈牙利人是最先登山越過肯亞山雪線的人，他們登上了四六八〇公尺之高峯。

繼續前進，經過一山脈，取名作馬修茲山。西元一八八八年三月四日，泰利契伯爵寫著：「我們耐著性子繼續和困境格鬥，終於發現那個神祕之湖時，所有的辛勞都有了回報。」他以奧地利大公爵魯道夫之名命名此湖。雖然食物嚴重缺乏，但他們仍從湖東側繼續前進。後又發現另一小湖，以魯道夫妻子之名命名爲斯特法尼湖。他們在西元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回到海岸。

湖的正確位置終於被確定，並留下記錄。但對非洲之草類、樹木、動物、鳥類和金屬、山脈等，仍留有許多疑問等著後人發掘，這些最後由地理學者、博物學者、科學家和測量技師等完成。西元一八八三年，德國探險家斐加首先記錄了貫通東非、中非的大左谷。十年後，地理學者約翰·華特·葛雷高利更作了科學性的研究和記錄。在肯亞山頂，他記錄了許多湖、冰河和峽谷等，並給予取名。

大型獸的狩獵家們也是非洲探險的功臣之一。獵象人「卡拉莫加」貝魯是最先探險肯亞、烏干達的歐洲人。在南非的狩獵家之中，最有名的福瑞多尼克、科多尼、撒魯在西元一八七二到一八九二年間探險了羅得西亞。在一八〇〇年代末期，非洲終於結束了探險時代；殖民者、行政官及測量技師的新時代開始了。

▼在亞伯特大廳中演說的史坦利。回到倫敦後，史坦利即在威爾斯王子（坐在前列）的集會中作報告。有關他救出亞米的作法，雖有人嚴格的批評，但一般大家仍承認了他偉大的業蹟。

14 過去・現在・未來

歐洲探險家點燃了潛伏在非洲的引爆線，打破非洲長久以來的部族性孤立。近代歐洲和美洲的各種觀念、信仰及發明物急流般湧進了非洲大陸。經過了半世紀的文明改革，非洲的社會形態已無法再回復原始狀態。

歐洲探險的最大成果便是結束了非洲的奴隸買賣制度。爲了阻止獵奴者的襲擊，也爲了保護在非洲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們，西歐諸國不得不排除萬難積極介入非洲。因而殖民地主義取代了醜陋的奴隸買賣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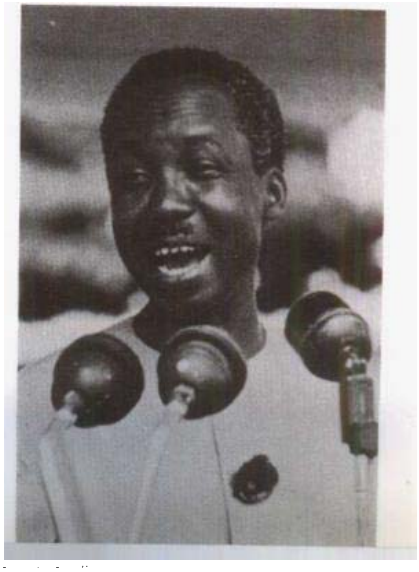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九〇年以後，法、比、英、義、西、德等國紛紛在非洲建立了歷史上爲時最短的殖民帝國，七十五年間殖民地風起雲湧的以旋風之勢拓展後，隨即消逝。西元一九六五年以前，莫三鼻克和安哥拉屬葡萄牙支配，現在，除葡屬幾內亞外，三比西河以北，歐洲各國勢力完全撤除。雖然，西班牙仍保持了西屬撒哈拉，法國名義上仍支配法屬索馬利蘭；但和新獨立的廣大非洲相比較，簡直是微乎其微。

三比西河以南地域仍受白人控制，這是由於氣候和歷史的結果。荷蘭和英國不斷把殖民者送至開普，開普到三比西河流域的氣候非常適合白人，所以殖民者不停增加，並且就在此地生根結果。三比西河和蘇丹之間地域的氣候，對歐洲人較不利，與歐洲氣候相似之地僅有肯亞和坦尚尼亞高地而已。

西元一九六五年以前，西歐諸國把非洲視爲其殖民地或保護屬地，紛紛將其勢力植入東部和中央非洲。惟一沒

▼卡瑞士・成德・卡德，尚比亞總統。他相信民衆，主張不使用暴力的政治信條，受印度甘地的影響甚鉅。西元一九五八年，他組織了尚比亞國民會議；西元一九五九年被殖民地政府拘禁了九個月；但他那種不抵抗、不服從的作風卻獲得最後的成功。西元一九六四年，尚比亞獲得獨立。

▼裘利斯・坦姆巴利・尼亞瑞瑞，坦尚尼亞總統。坦尚尼亞是以前坦干伊喀和桑吉巴合併而成。他在學生時代即成爲羅馬天主教信徒。西元一九四九年，傳教士送他入大學，他說：「我所有的政治性知識，都是在那裏得到的。」



◀裘姆·凱利亞坦，肯亞總統。他當了四十多年非洲民族主義先鋒的代辯者。西元一九二八年以來，他爲了恢復非洲人主持自己的國家而努力不懈

有受白人統治過的國家是衣索匹亞。除了西元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一年之間曾被義大利占領外，衣索匹亞從歷史的曙光時代起卽保持獨立。在西元一九七〇年，非洲被分割爲由少數白人統治的南非共和國，受葡萄牙統治四〇〇多年的莫三鼻克和西元一九六五年宣布獨立的羅得西亞，再加上十六個非洲獨立國——埃及、蘇丹、衣索匹亞、索馬利亞、肯亞、烏干達、尙比亞、盧安達、馬拉威、坦尙尼亞、剛果（金夏沙）〔註〕、剛果（布拉薩）、史瓦濟蘭、賴索托、蒲隆地、波札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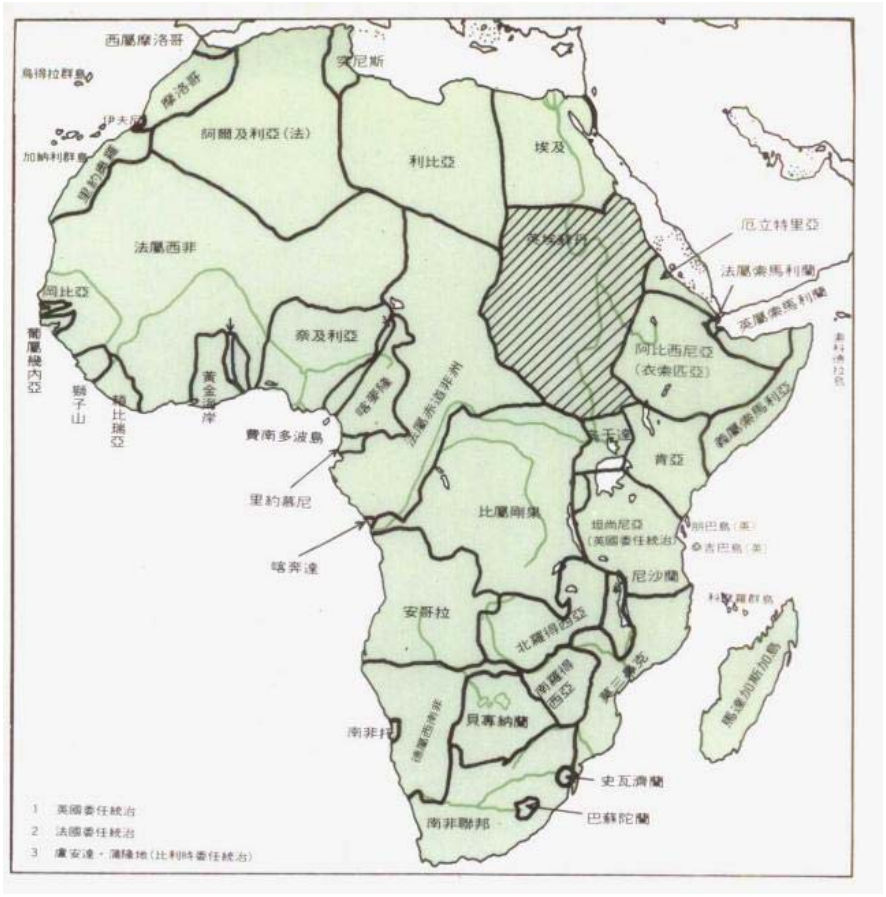
雖然歐洲勢力從非洲大陸中退出，但非洲仍保持著歐洲的文化和經濟性特色。這種影響，大部分是技術上的影響。對於自然環境的支配及技術，西歐較爲進步。這些技術不僅止於犂、車、飛機、電話、電腦、炸藥品和化學藥品的發明及使用，此外又包括文字使用，數學、科學研究等基礎性技術。根據嚴格的調查和實驗，西方傳統文化不停灌入非洲內部，使得整個的非洲社會在觀念及層次上完全重建。科技上的世界性革新雖然遲遲才到達非洲，但和其他地域一樣，這些革新就永遠根植在非洲了。

將進步的科技導入非洲的結果，對仍停於原始性自給自足階段的農、牧民族產生了巨大影響。下列例舉二事實：在文字方面，雖然在歐洲來襲前，非洲卽有少數文字存在；阿拉伯人首先將文字傳入東非，衣索匹亞有其本身文字；但這些文字僅爲局部性，對大多數的農耕、畜牧民族

〔註〕 金夏沙：即現在的薩伊共和國。

來說，仍不知文字的使用法。文字最初是由傳教士傳入非洲，接著西歐基督教世界的各種觀念、信仰、經驗及慾望都滲入了非洲。這種情況就好似舊瓶裡大量裝新酒，所以許多自古以來的部族對立便破裂了。

這種結果並非指非洲傳統性觀念文化已被西方文明的洪流沖走，非洲傳統性觀念依然存在。自殖民地時代結束後，現在出現在非洲的諸社會型態是這兩種觀念的混合。新的非洲文化並不單純是西歐文明價值的反映，亦非繼承古來的非洲價值觀，而是此兩者間的均衡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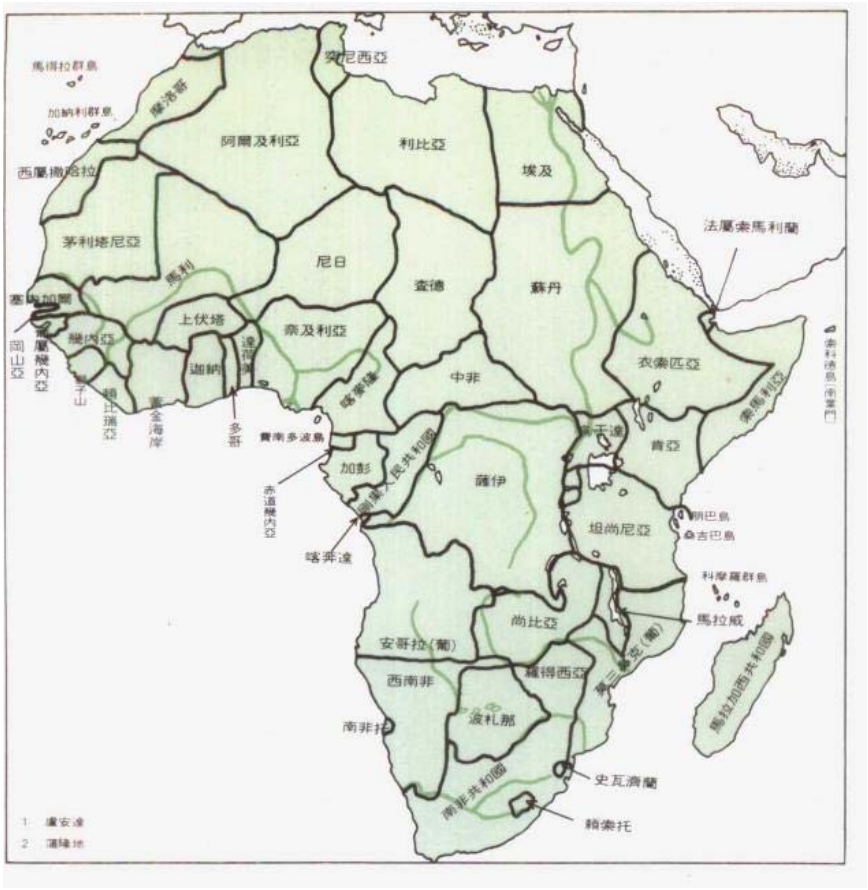


▲西元一九五〇年的非洲。那時非洲大半是殖民地。

西歐科技對非洲的第二個影響是醫學方面。現在非洲利用西方的醫術挽回了數百萬人的生命，特別是兒童。以前非洲幼兒死亡率高達七〇%，現已減低爲十%。腺鼠疫、天花、黃熱病、傷寒等傳染疾病現已被完全控制。過去曾奪走許多人生命的二大病症——瘧疾和赤痢，現已不再是可怕的疾病了。

這些偉大急速的醫學勝利，再加上奴隸買賣的廢止，使非洲人口急增。人口爆炸是非洲進步最明顯之例。許多國家人口在二十五年間增加了一倍，而且這種累積性的過程完全看不出何時才會終止。非洲此刻就像瀉洪的水庫一樣，溢滿了人口。將來有一天，這片原本廣大無垠的土地一定會人口氾濫。

這種人口急遽的增加爲非洲大陸帶來了各種影響，也



▲西元一九七〇年的非洲。除少數國以外，大部分已成爲獨立國。

引起許多不可預知的結果。最明顯而直接之問題就是食糧。如何使急增的人口有足夠的食物，按比例，農作物的生產必須比以前增加四倍，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又得再增加四倍。如果單以過去自給自足的農耕方式，食糧將嚴重缺乏，所以非洲農業需要適應新需求量的增加，需要急速的革新。

部族社會仍擁有土地及家畜。爲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破壞非洲的社會基礎，全面創新。過去用瓦棒耕作，現以拖車及犂取代；在叢林中分散的小農地也改爲機械耕作，利用肥料及播種機和植物育成技術的使用，將它們開拓爲大農園。爲達成此一目的，需對土地所有，村落經濟及權威行使的諸體系作大幅度變化。也就是說，村落的長老制度必須打破，將過去長老們所作之事分配給合作社理事，或選舉出的評議會議長、推事、牧師及土地登記所處理。

對於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的生活更需作整體性的變化。無憂無慮供家畜自由活動的廣大牧地已經不可復見。草叢、森林及野生生活也正在逐漸消失中；平原也逐漸失去其肥沃性。爲了讓兒童上學，他們已無法像過去那樣流浪，必須居住在固定的村落裡。家畜群爲了適應現在的牧草管理法，全被關在柵欄裡。

過去，對大多數的牧牛人民來說，牛就是貨幣，每一頭牛價值相同；而且就像鈔票般，再怎麼破舊也不會撕裂；更不會把年老無生產能力的牛從牛群中拉開。但是根據

◀正在測量幼兒體重的非洲醫生。現在有很多非洲人從事醫生、護士、社會工作服務人羣。他們在各地設立診療所，移動診療班非洲內陸村落巡迴服務。

現在家畜管理法則，爲使品種健全，要把不良的家畜淘汰。爲了執行這個科學化方針，牧牛人民需先改變他們的整體價值觀，而且也需改變他們古老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在過去，這種轉變都是逐漸而緩慢，現在，這種變化不但快速，而且是在短短幾年之中所爆發出來的。

「探險工作之後，更困難的文化革新工作即將來到」，里文斯東曾這樣說過。除了羅得西亞和南非共和國外，這種工作大部分落在非洲人自己手中。這並不表示非洲當地不需要西方的協助，也不是不歡迎他們的協助；而是爲了保持本身的權益。如果非洲人認爲外國的協助不會和權益扯上關係，他們自然會熱切要求建議及協助。只要符合他們所期望的條件，他們一定會要求援助。

探險家確定了非洲地理學，但他們陶醉於自己技術上的成就，然而非洲社會，卻因此受到當時充滿自信的歐洲世界破壞的影響，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安定。過去探險家們爲引導文明生活樣式所開拓之路，現已交回非洲人之手。要完成這種工作，需要像以前進入非洲密林的探險家一般，具有堅毅果決、不屈不撓個性的特出人物。

附錄

▶探險家驚人的勇氣。僅帶著單發槍和少數嚮導的勇者，正前往探索黑暗非洲大陸。

歐洲人在非洲探險的過程中，最活躍的時期約在一七〇〇到一八〇〇年代。此時已進入印刷時代，所有旅行者的有關報告及資料，經印刷出版而傳播各地。所有曾進入未知大陸的探險者都會把自己的經歷著書出版。

探險家著書的理由很多，但不外乎下列幾種：有些人想獲得個人榮譽，希望藉著書而流傳萬世；有些則想讓人們分享遙遠的異國故事；有些是受宗教機構或商業公司派遣到非洲，他們則是爲作報告而著書；也有些人是爲了將非洲慘無人道的奴隸買賣公諸於世，並準備「啟蒙非洲人」而著書。但有些人僅爲了留下人生最美好的回憶而作記錄。

此附錄是摘錄自數位有名的非洲探險家的著作，將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擇要譯出。附錄後有探險家的簡單經歷，並以地圖標示探險家曾走過的主要行程。最後附上用語解說，將本書所提到的特殊用語及詞句加以說明。

制止叛亂的貝克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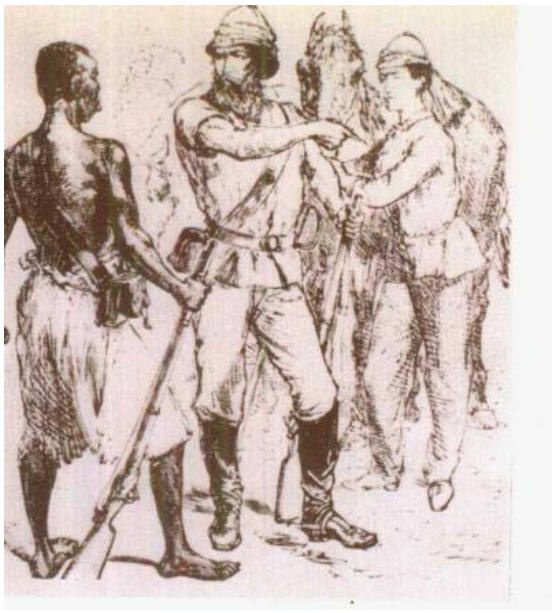
▼沙慕爾・懷特・貝克（西元一八二一～一八九三年）。西元一八六一年開始他的非洲之行前，貝克住在模里西斯島，並在錫蘭（斯里藍卡）的療養地開發了一片農園。

被說服和探險家一起到未知土地的隨從及傭工，不一定和他們的指導者一樣，對探險充滿熱誠。本文是記載貝克夫人如何運用機智，制止了傭工間即將爆發的叛亂經過。

在廣多庫路被拘留的數日中，我清楚的發現隨從之間產生了一種極度不滿的情況。而且他們很明顯的和其他商隊偷偷保持聯繫。一天黃昏，隊中最偏激的人士來到我這裡，要求去搶劫當地人民的牛隻。當然，我拒絕了這種無理的要求。他們顯得很不高興，口中唸著「管你准不准，就是要去搶」，而且很不禮貌的走開了。

當時，我並沒表示任何態度。但在翌日早晨，我下令集合全體組員，向他們發表了短短演說，要他們回憶在巴魯多答應過我，要對我忠實的諾言——不獵奴、不搶牛。這次演說所得到的反應就如前日般無禮。一個叫依斯魯的阿拉伯人對我實在太無禮，爲了殺雞儆猴，我馬上下令鞭打他二十五下。當一個叫沙地的傭工正準備靠近逮捕他時，四周的氣氛愈形緊張。許多人衝了過去，準備拯救他們的首領，沙地是一個瘦弱矮小的黑人，對這種攻勢自是不敵。這到底算什麼護衛隊？這些應該在困境中與我互相扶持的人，竟然爲了堅持己見不惜與雇主爲敵。

我一點也不讓步，決心要處罰這個無禮的傢伙。所以我走過去打算親自逮捕他。但他以四十多個無知者爲靠山，憤怒的向我衝來，我避開他一擊，並輕易的把他擊倒在地，而且又多加了一拳。當他無法動彈後，我便抓著他的喉嚨，叫沙地把繩子拿過來。但那些愚蠢的人們爲了救他竟向我衝來。如果事情照這樣下去，我不知道會發展成何種局面。



▲非洲的嚮導及傭工。這些人是非洲探險者不可或缺之人，但他們性急，有時不遵守指揮者之命令。要維持全隊秩序需有果敢的意志及決心。有一段時期貝克夫妻爲了鎮壓一件暴亂事件，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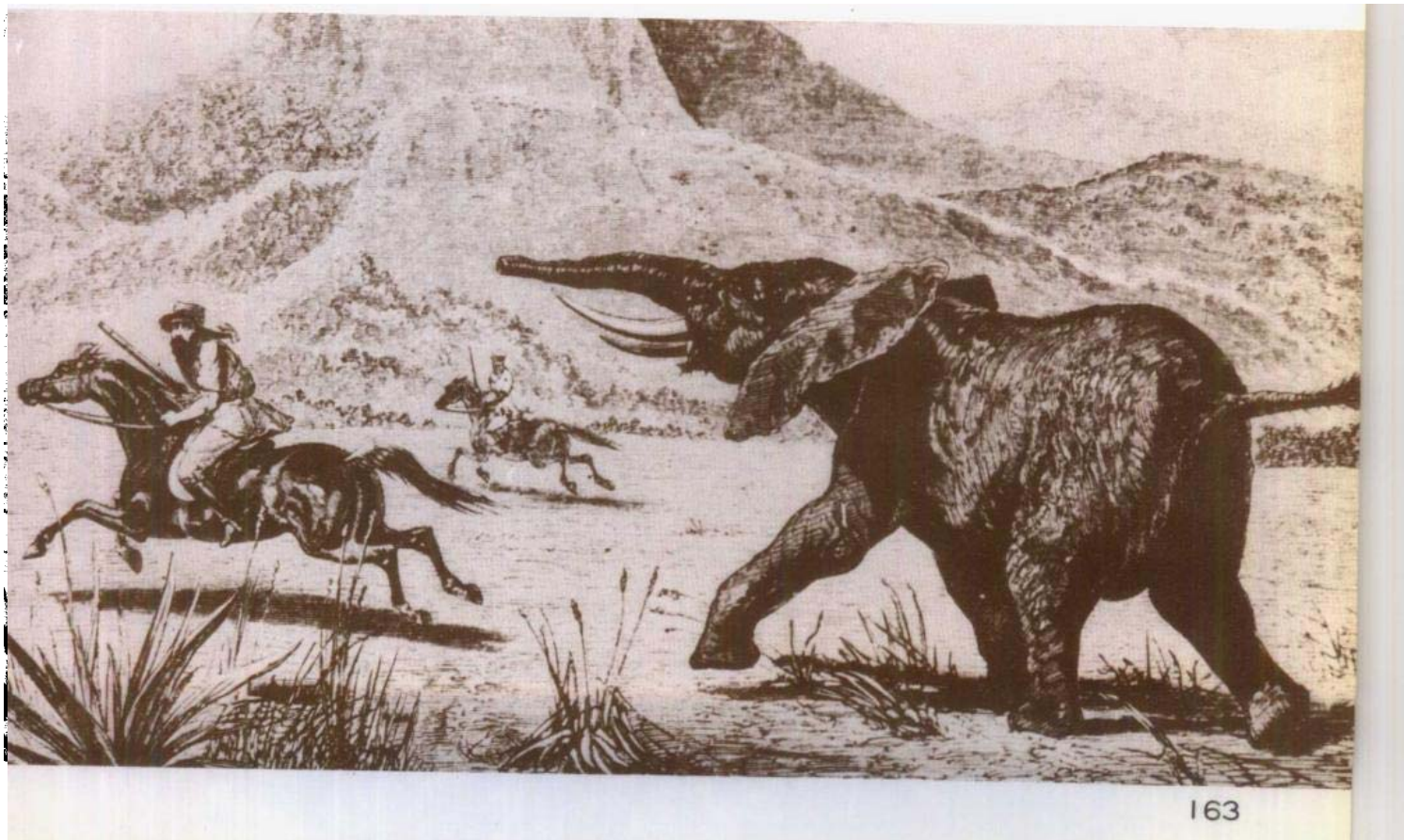
▼狂怒的反擊。初期的探險家不難發覺受傷的野獸是多麼可怕。此圖描寫貝克雖打傷這頭公象，但尚未來得及補上一槍，就被迫全速逃亡。後來發現這頭象死在叢林中。

此地距離停泊的船不到十公尺。因熱病躺在船艙中的妻子看到這件事的發生，在我被包圍後，她立刻跳了起來。迅速的站在我和那群無知群衆之間。她的突然出現，引起了一陣騷動。弗蘭絲對幾個猶豫不決的傭工呼叫，要他們認清立場同心協力，接著勇敢的走到我面前。利用群衆一瞬間的迷惑，我大叫少年打鼓集合全員。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集合排列，其他的帶著依斯魯退下，並告訴我他受到嚴重的傷害。等全員集合完畢後，我叫依斯魯到前面來，我聰明的妻子走到我面前懇求我，要我接受依斯魯的親吻道歉。

傭工們贊成這種妥協，雖然在數分鐘之前他們明顯的反抗我，但現在他們卻要依斯魯向我道歉。就這樣，一切事情圓滿結束。事後，我作了個言辭嚴厲的演說，便解散他們。

*本文節自貝克所著「尼羅河的大盆地——亞伯特湖」一書。



探險隊的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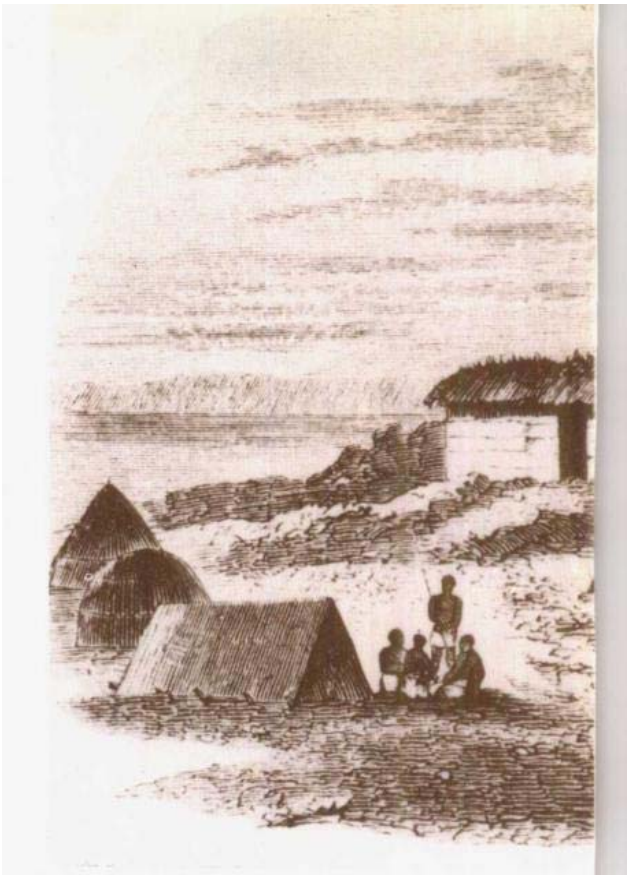
預備到中央非洲湖畔地方探險時，史貝克、伯東和其他探險者一樣，必須四處尋找同行的嚮導及傭工。在當地市場經過了各種交涉後，終於集合了三十六名同行者。出發後不多時，又加上相當人數，一行人增加爲一三二人。但是探險者的艱辛並非就此結束，每天都會發生新的問題。以下是理察·法蘭西斯·伯東將某典型的一天作了下列記錄。

我想寫一些有關東非探險隊一天作息的行程。

凌晨三時，週遭似墳墓般的靜寂。連守夜者也在火邊睡著了。大約一個小時後，赤紅的公雞振著翅膀大聲啼叫，向大地報告天亮了，而附近的雞群也相互競鳴，爭相報曉。這個天然鬧鐘，是傭工及奴隸最喜愛的動物。有時傭工們輪流將雞群置於木框上搬運，白天當雞口渴時，即用水滋潤牠們的喉嚨。我早就醒了，但仍想多躺一會等著陽光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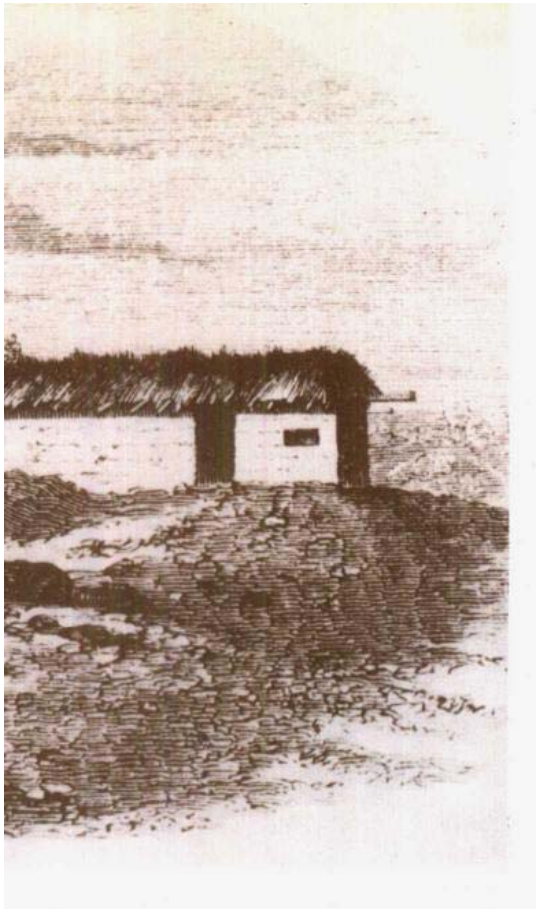
東方開始泛白，起火遲鈍的波亞人被催促起身準備早餐。他們冷得發抖——氣溫約攝氏十六度，但仍儘快的把飲食遞過來。大清早加上一成不變的飲食，實在無法產生食慾。運氣好時，我們可喝些紅茶、咖啡等，否則只能用米粉混著牛奶，或吃些蓬鬆的餅及一些糊狀的稀飯。當大夥正在進餐時，巴洛茲人做完早禱，然後唱著靈歌，蹲坐在大鍋旁，儘量把肉、穀物、炒豆、香烟塞進胃裏。

雖然是清晨五時，帳篷中的人大多已醒來，能聽到他們輕聲說話的聲音。此時是一段非常緊張的時刻。雖然，傭工們在前夜答應我今天一大早便出發。但他們急躁不安的心就像是女人般，隨時都可能改變。任何的遠



▲伯東所住的小屋。到坦干喀伊湖時，伯東住在住民村落附近。他的日記上寫著「我被帶到阿拉伯商人所蓋的破舊小屋中。他把這種小屋租給奴隸們居住。」

▼嚮導。參加探險隊的非洲人之中，最重要的便是嚮導。這個男人戴了個毛皮頭罩，並在頭罩上裝飾了貓頭鷹的羽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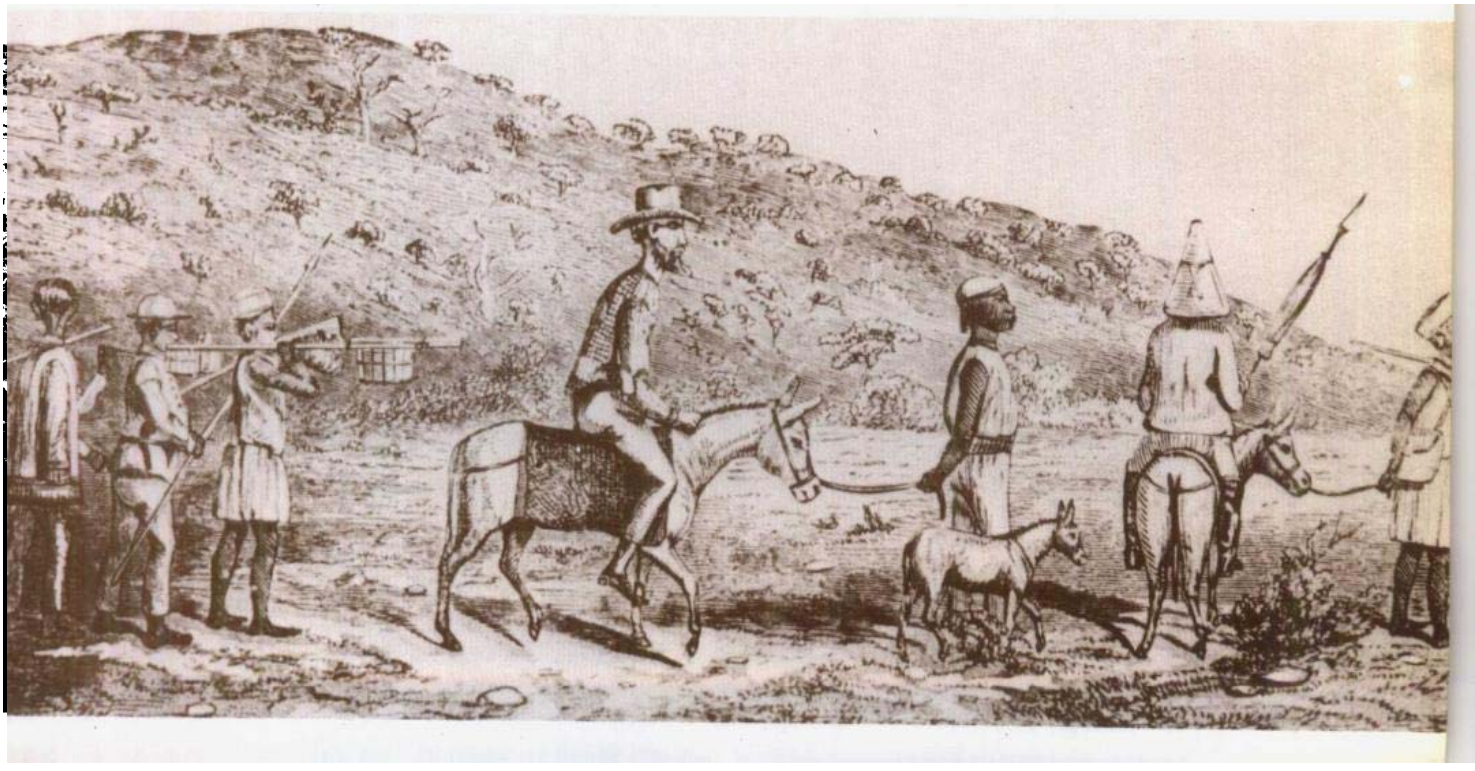
征隊都有些只說不做，或出爾反爾的無賴人物，他們惟一的樂趣就是惹是生非。

如果不想出發，他們便繼續坐在火前取暖，口中吐著煙圈，並以嘲弄的眼光瞄一瞄盛怒而急躁的雇主（探險家）。如果全體都是這種態度，再怎麼勸說也不會出發……，我們便得重回帳篷。但如果傭工之間意見分歧，只要稍加鼓動，就能讓他們完成出發前的準備。接著大聲交涉後，他們會發出一大堆叫聲，緊跟著鼓聲、口哨聲、笛聲、號角全響了起來。

拉姆基的幾個兒子把我們的帳篷收了起來，拿起幾件小行李；如果可能，他們會儘量逃避這些工作。有時科多羅會問我一天的行程表。但是傭工們仍不願離開火堆，直到我們不斷催促才勉强起身，拿著帳篷前的行李，凌亂的離開營地。史貝克和我有體力時便騎在騾上帶領著防衛的射手及必需品前進；如果身體過度衰弱，我們便躺在吊床上，由兩名傭工抬著前進。

一切準備妥當，嚮導就抬著自己最輕的行李，捲著一面桑吉巴隊商的標誌——一面朱紅破舊的旗子，慢慢

▼行進間的隊伍。每天開始行進時，傭工們整齊的排成一列，每個人都需站在自己的位置，否則即會被處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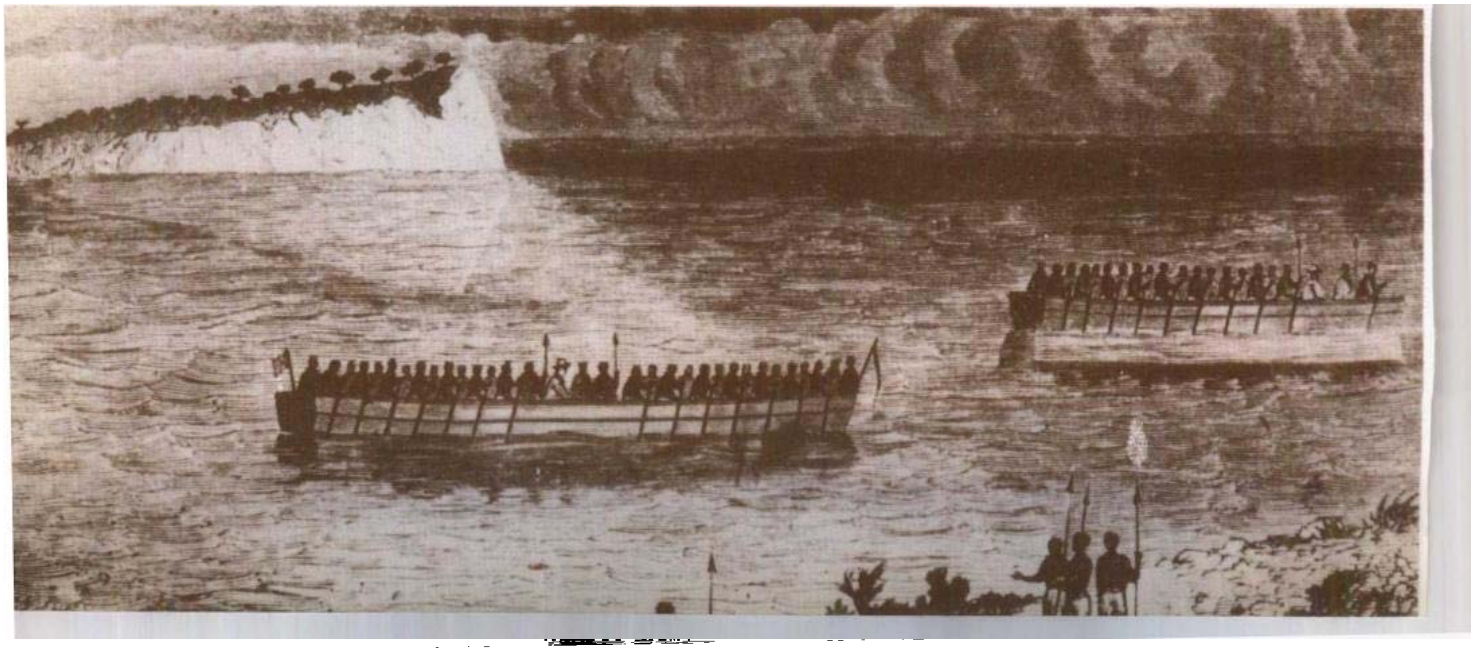
站起，幾個經挑選出的男人全神貫注的跟在後面走——嚮導總站在探險隊的最前面，爲了讓傭工們服從，暗地裡賄賂傭工一隻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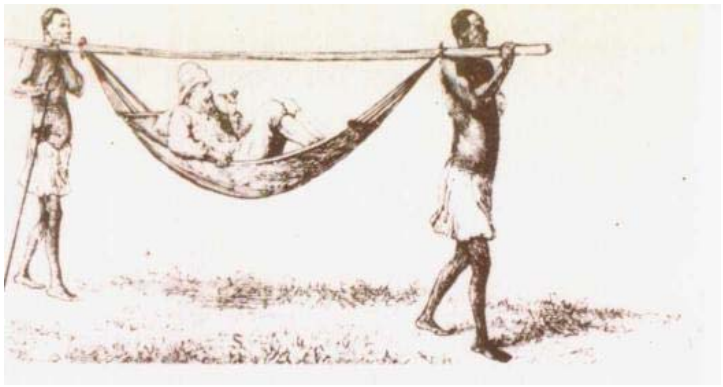
這種費用不久後即從薪水及其他地方獲得補償。在營地，被屠殺的家畜頭部及旅行結束後所獲得的贈品都被他獨吞。如果有人不小心走在嚮導前面，會馬上被處以罰金；他從這個犯錯人的箭筒中取出一支箭作爲將來的憑據。他們凌亂的走出營地後，在距離營地幾百公尺的樹蔭下放下行李，等待那些遲到的人和病人的到來……。

休息一會兒後，全隊便排成一巨列，蛇行般的行進在丘陵、山谷和平原上。

※本文節自里文斯東所著「中央非洲湖畔地帶」。

▼湖的探險。發現了一個湖後，探險家便把分解開的船重新組合，繞航整個湖。他們測量湖的大小，並仔細觀察此湖有無河川流出。





▲躺在吊床上的卡麥隆。在非洲的歐洲人，疾病是最大的敵人。雖然身患熱病、壞血病或赤痢等疾病，身體衰弱，但大部分探險家都不休養繼續前進。此圖是患病無法行走的卡麥隆，躺在吊床上，任人搬運。

走到大西洋岸的卡麥隆

費尼．羅維特．卡麥隆是最先橫越非洲大陸的歐洲人。本文引用他日記中一部分，說明長途跋涉的最後幾個小時的經歷。

我們幾乎已到了虛脫的地步。頭痛雖然稍減，但背痛愈來愈嚴重，幾乎無法忍受。

每踏出一步，就懷疑自己是否會倒在那裡，等待遠從海岸來的救援？但我又想到有一群人正等待著我派人去援助他們，而且我堅信我的目的地就在不遠處，因此便設法使自己不停的向前走。這天，我們爬過岩石，越過了前日豪雨積下的泥水池，艱苦的向前走……。好幾個隨從開始抱怨無力行走。我心裡明白，要保住性命的惟一辦法，就是不斷的前進，因此我不願停下。但是現在大夥兒體力如此衰弱，我只好下令休息。

翌日清晨，太陽尚未升起我們就啟程。大約二十分鐘後便看到了海……，我興奮的揮著來福槍，朝著卡通貝拉跑去。由於過度興奮使我有些神智不清。我的隨從們也認爲獲救了，和我一起瘋狂的跑到市鎮附近……。

※本文節錄自卡麥隆所著「橫越非洲」。

▼白人的房屋。非洲是片溢滿了好戰部族、野獸和疾病的危險地。但預備在此住下的歐洲人在此蓋了這種房屋居住。圖中之屋是卡麥隆在非洲時，一位叫柯修瓦的法國人留給他的房屋。

非洲的宮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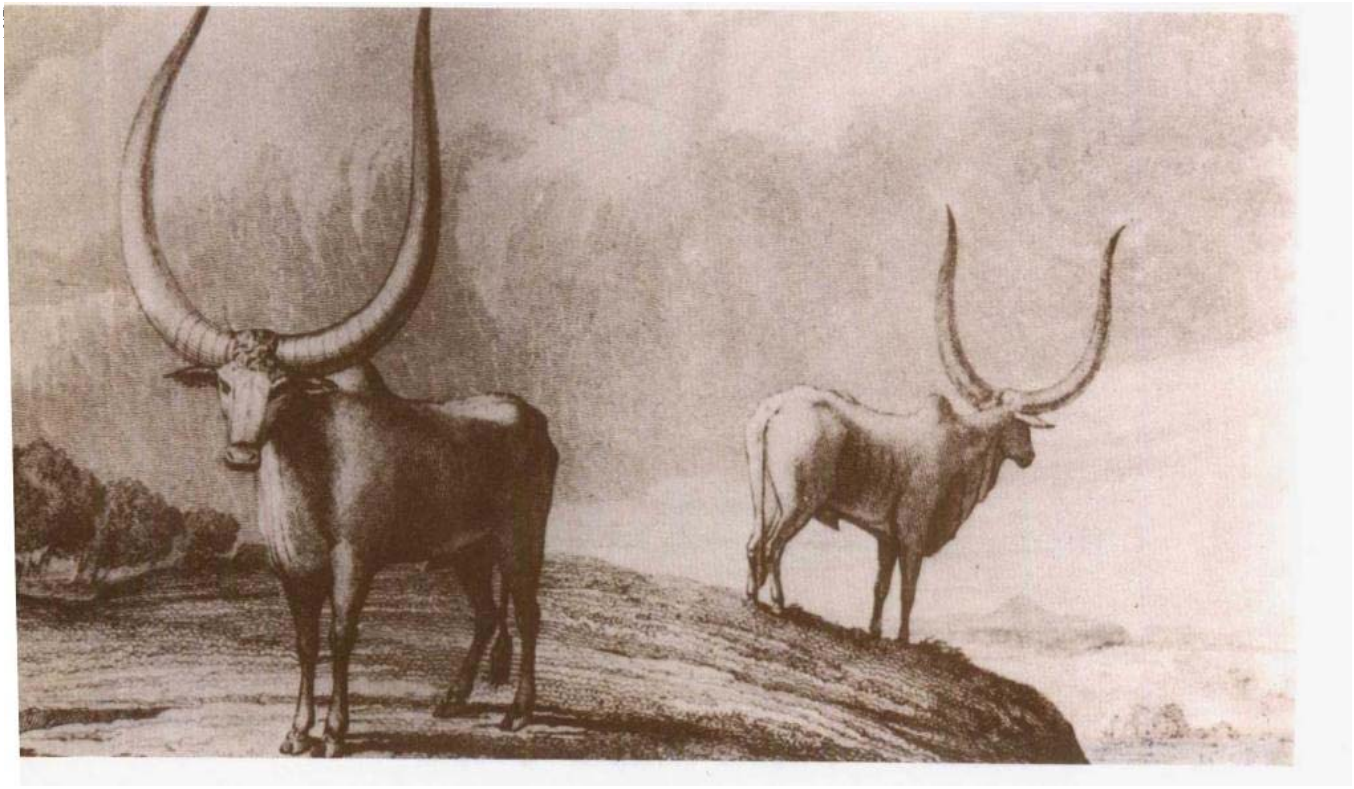
當歐洲人發現在非洲社會有著必須嚴格恪守的禮節後，十分驚訝。詹姆士·布魯斯把他的經驗以半詼諧、半批評的手筆記錄下來。在他獲准謁見衣索匹亞王時，曾等候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現在，這個偉大的時刻終於來臨。

我終於獲准到衣索匹亞王的宮殿。在謁見室路口遇見了埃洛和海克魯。提庫拉·姆利安姆領著我們到國王的寶座前。然後我走到前面，跪在地上。

「我爲陛下帶了一個傭人來」，提庫拉·姆利安姆對國王說。

「由於他從非常遙遠的國度來的，如果您准許這個人出發，我們就不能跟踪他，而且也不知在何處找他」。

這句話是國王最親密的傭人，帶玩笑的口吻所說的



▲藍尼羅河的水源。尋找尼羅河水源的熱潮持續了好幾年。雖然布魯斯在西元一七七〇年自認爲已發現尼羅河水源，但事實上他所發現的是早在西元一六一八年即被人發現的藍尼羅河水源。眞正發現尼羅河水源的是一〇〇年後的亨利·史坦利。

◀長角牛。在非洲內陸所看到的動物，讓歐洲人感到可怕。這種長角牛在牛角後有個肉峯，牛角據說有一二〇公分之長。

▶非洲人的飲食。非洲的生活樣式和歐洲大不相同。在歐洲不可缺的桌椅、刀叉等用具，在非洲根本無法發現。他們飲食時不使用刀叉，直接用手抓食。

話。但國王抿著嘴，據我們猜測可能毫無反應。王座兩側排立著五位年輕侍臣，左側三人右側二人。站在左測最高位置者走過來，把我帶到左邊最高的座位上去。他發現我身上沒有配戴劍，立刻把自己的劍遞給我。我再度俯跪在地上。

國王的王座設在內側的空間裡，其他人分坐兩旁。習慣性的詢問又開始了。他問了些有關耶路撒冷和其他聖地之事，又問我的祖國在那裡？這個問題簡直無法回答。因爲他除了自己的國家以外，對於其他國度毫無概念。後來又問我爲什麼會到這麼遙遠之地？問我這裡的月亮和星星是否和歐洲一樣……，他反覆問我這種毫無意義的問題。

我叫人將禮物奉給國王，並準備告辭，但他做了種不能離開的手勢，於是我只得立於一旁直到兩腿發酸，整個人倚靠著牆。埃洛已經睡著了，海克魯在心中不停咒罵著。後來我們才知道，國王當時完全瞭解我們的情況，但他決心要試驗我們有多大的耐力。

最後，埃洛偷偷回到床上休息，其他隨從也都跟著他去。我們非常疲勞，幾乎快支撐不住。離開現場的人決定要提庫拉去告訴國王，說我們身體狀況不好，請求准許我們退下。但國王假裝混然不知，雖已時過十點，他一點也沒有休息之意。

在這之前尚有一名第三者在房內爲我們傳話，但此時，僅剩下我們十個人和國王的一個傭人而已。國王拿下了他的面罩，直接對我們問話。他又問了我有關射擊和印度之事，又問我使用望遠鏡能看到多遠的天空。如果我答的不夠仔細，他會仔細的再問一次。我們絕望的說不出話來。

內心裡對於國王這次的提拔（被任命爲馬監和某地方的名譽總督），感到無比的悲哀。我祈禱這將是最後的升遷。最後希臘人忍不住，從國王背後一間小房間跑出來，站在國王的面前。國王看見他吃了一驚，告訴他以爲他們早就回家了。但他告訴國王，如果不是我仍在這裡，他們早就離開了。但是國王卻不准我離去，他說我的工作之一便是晚上要守衛他的寢宮。

這時我氣憤的眞想殺了他。最後埃洛和海克魯鼓起勇氣對國王耳語一番，大概是告訴國王說拉斯·尼卡亞路（國王的顧問），一定會很生氣，國王聽了笑著說：「我想你們應該用餐了」，然後便釋放了我們！

*本文節錄自C·F·貝基尼所編布魯斯的「尼羅河發現旅遊記」。

▲衣索匹亞說故事的人伊斯達·德庫塔。這個白皮膚的異邦人常做些怪異之事。因此非洲兒童幾世紀以來對白人故事感到十分興趣。伊斯達·德庫塔常對人說起有關布魯斯的故事。

雨　季

▲威廉・布舍爾。他在非洲過了五年後便到了南非。身爲博物學家的布舍爾探險之目的，是爲了收集新標本並加以命名。

▼頂上平坦的山峯。這是布舍爾在南非所見的光景之一，大平原四周全圍著這種山峯。圖中的牛車只能在平地上旅行。一旦進入叢林中，探險家就必須徒步旅行，或是騎在騾背上。

長久的乾旱之後，便令人想起了雨水的重要。威廉・布舍爾回憶漫步在野蠻非洲的種種樂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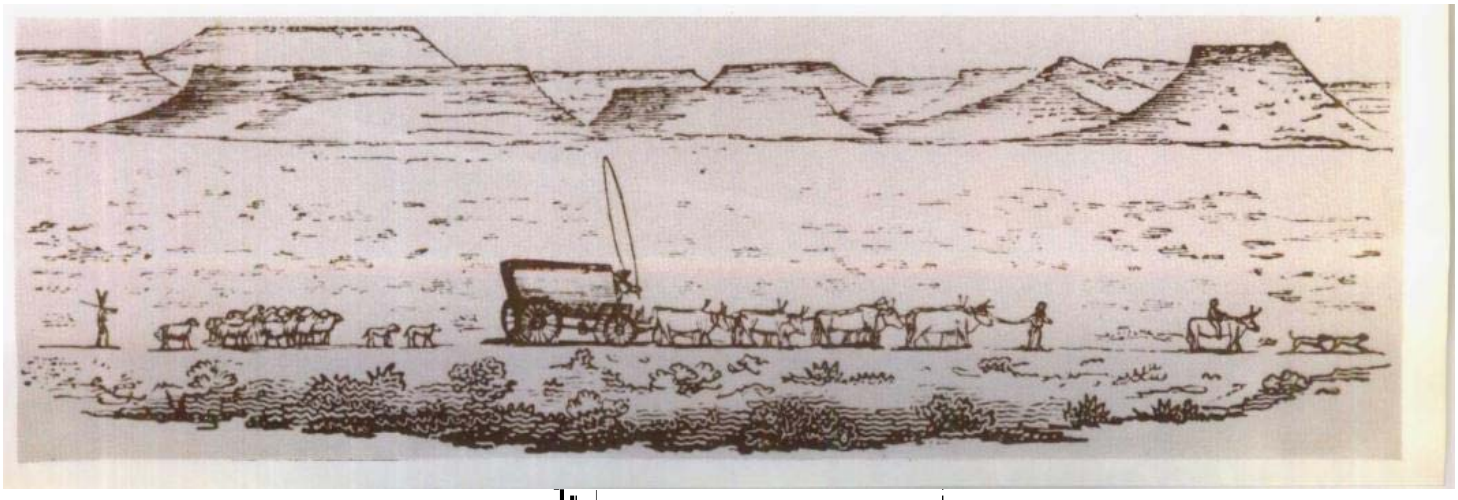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一二年一月十五日，雨季終於來臨了。在這之前一連下了六天豪雨。

長久的乾旱後，天上降下甘霖，令我感覺到一股無比的清爽舒適。酷暑帶來的渙散、筋疲力盡，一瞬間全消失了。我覺得非常舒服，不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都獲得解脫，這種感覺無法以筆墨形容。精神和肉體逐漸恢復了活力，使我懷疑難道眞的無法徒步橫越非洲大陸嗎？

這種舒適感令我忍不住想去征服那些無垠的平原和陡峭的山脈。過去的艱辛困苦漸漸消逝，所有的煩惱已被拋到腦後，我陶醉在這片似夢似幻的氣氛中。我夢想有一位偉大的神來到我的面前，愉悅地、輕輕地在我耳畔低語「自由」一詞。

這句話滲入我全身各個細胞，而且一再地重覆。然後我感到神對我說「跟我來吧！」，我幾乎就答應他的邀請跟他到天國去。可能是我眼前這片廣大清純的大自然之故，才使我產生這種幻覺。有段時間，我完全陶醉於這種快樂的瞑想之中。

※本文節錄自威廉・布舍爾所著「南非內陸旅行」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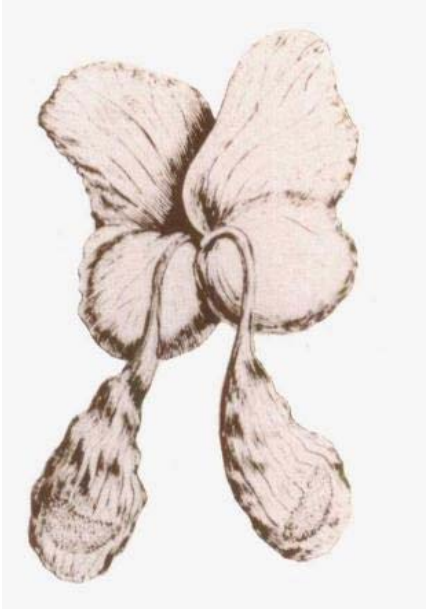
植物收集的樂趣

史懷福特是位博物學者，雖然遭遇了危險、疾病等痛苦，但對學問上的熱情一點也沒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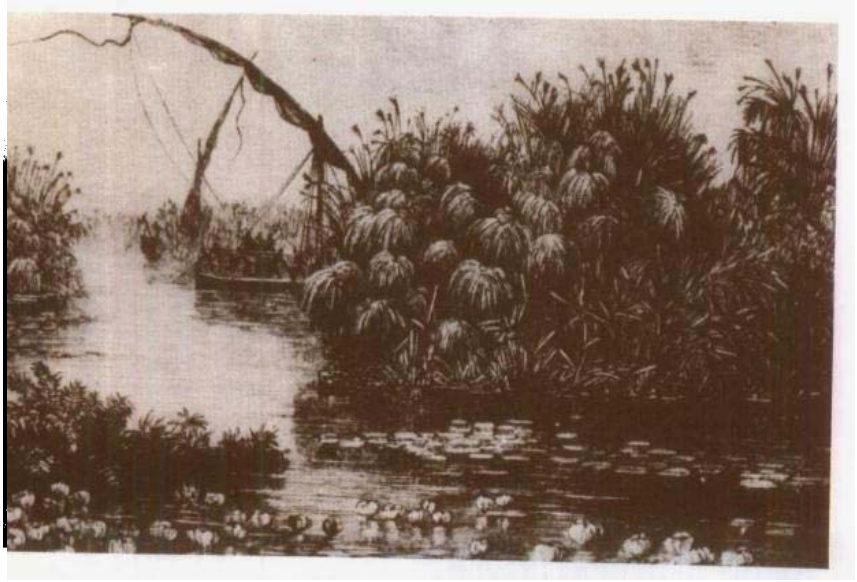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六八年夏天，大夥準備一次大旅行。我已不是第一次到非洲探險。西元一八六三年，我在埃及接受了旅行技術基礎訓練。數月中航繞了紅海。計劃中的大規模探險，是探查海岸無人煙的山峯，尤其是孤立峯比加里山地域。當時，我已數度橫越尼羅河與紅海之間地域，但仍被非洲神祕自然的魅力深深迷惑。那時我正住在衣索匹亞高地的丘陵地帶。

西元一八六六年，經過巴魯多和柏柏，我再度回到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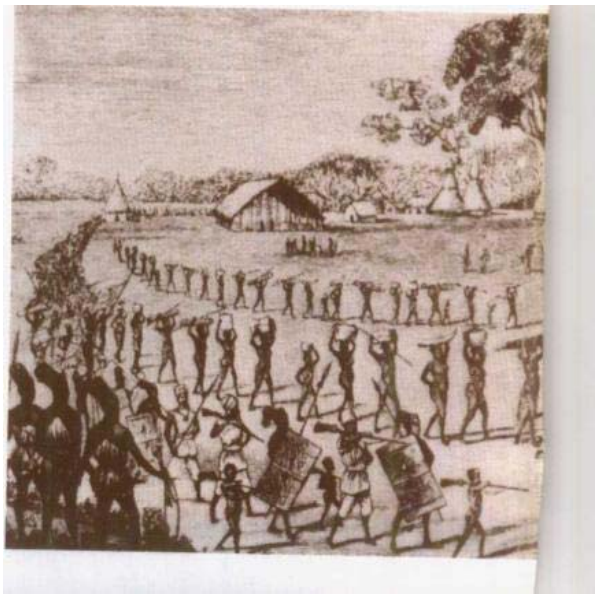
一旦開始研究這些植物，漸漸的會沈迷下去，成爲終生的樂趣。雖然在這段期間曾患了幾次熱病，但仍無法減低這種收集的興緻。運回國的植物標本，再度勾起我的慾望與勇氣，我深信我的第二次非洲之行一定會成功。



▲史懷福特發現的花。這種花在樹枝上成對開放。



◀在浮草間前進的史懷福特一行人。埃及和熱帶非洲地域一樣，積滿了浮草所形成的浮島。這種浮島非常厚，將牛置於島上也不會下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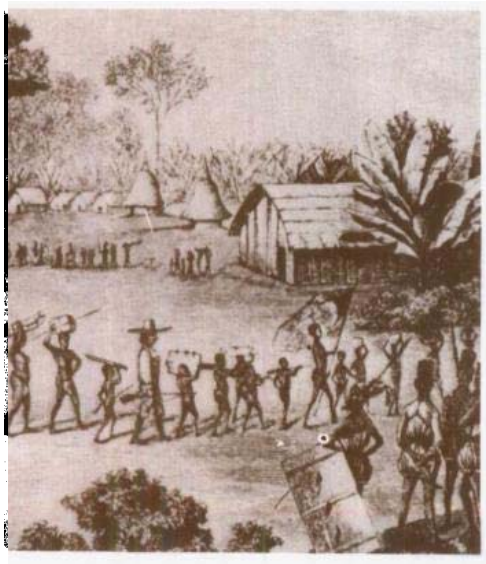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旅行之間，我把所有的植物標本作科學性分類、分析與研究。

如果人們瞭解植物收集者的貪慾是無罪的，一定更能體會到這種研究會在人的內心勾起更深更多的採集慾望。大部分的尼羅河流域和尼羅河南方諸水系，在植物學方面仍是一片未知領域，所以，愈加令我無法抑止前往探查的慾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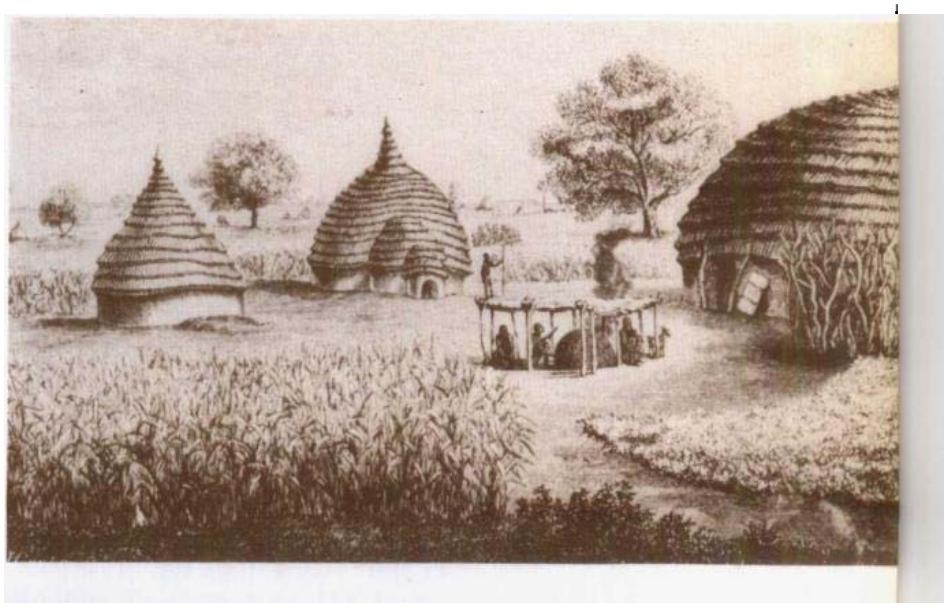
沈迷在未知領域上採集標本之人，會愈發無法自制，他們會產生一股更强烈的熱情，甚至不顧自己的健康與死活，他也會把自己所愛之地當成樂園而流連忘返。甚至還會反過來爲我們的文明生活悲嘆，悲嘆人們無法回歸自然。他們這種情愫，最後會像一隻原野上的野鴿一般，投身大自然的懷抱。

※本文節錄自史懷福特的「非洲內陸」一書。

▼盛大的歡迎。史懷福特和傭工們進入某一村落時，全村人民排好隊伍歡迎他們。



▼特卡族小屋。中央雙層小屋供戶長使用；左側小屋供女眷居住，右側小屋爲牛舍。



借經線儀的里文斯東

初期非洲探險家不同於現代探險家，他們沒有測量方向和規劃地圖所用之器具。在這種情況下，測量時刻和經度的經線儀非常重要。以下是里文斯東向某一位英國海軍軍官借經線儀所立之借據。

一八七二年二月，盧尼亞因員

爲執行國家任務，向大英帝國海軍借了一小型經線儀。我負責將此經線儀歸還英國海軍測量技官，里察士上校。

英國海軍台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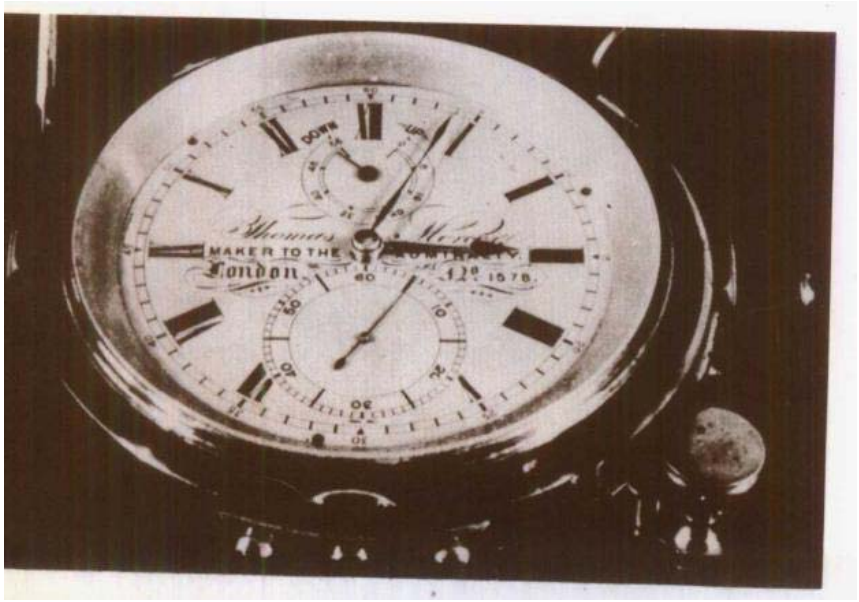
非洲內陸英國領事

大衛・里文斯東

附註：此經線儀能幫助我順利執行任務，對敝人之探險將是一大幫助。

大衛・里文斯東

※本文節錄自「白尼羅河」一書。



◀一八六〇年代的經線儀。經線儀是利用時刻正確測量經度之器具。經度以一條通過英國格林威治的假想線爲基準，將地球的經度分爲兩半，各一八〇度。地球二四小時便會回轉三六〇度，所以每小時經度會增加十五度。測量經度的經線儀是依照格林威治標準時，再以標準時和其他地方的時間作差異比較。因每小時差異爲十五度，故只需知道時差，便可測出經度。

旅行的樂趣

▲大衛・里文斯東。里文斯東在非洲受盡酷暑和濕氣之苦，但他克服這些困難，成爲最偉大的探險家。身體衰弱以致無法走路的里文斯東騎在牛背上，隨從們小心的照料他。

初期的非洲探險充滿了危險和困難，大部分的遭遇會嚴重打擊探險者的信心。但是探險者所獲得的代價也不少。下列是里文斯東對此事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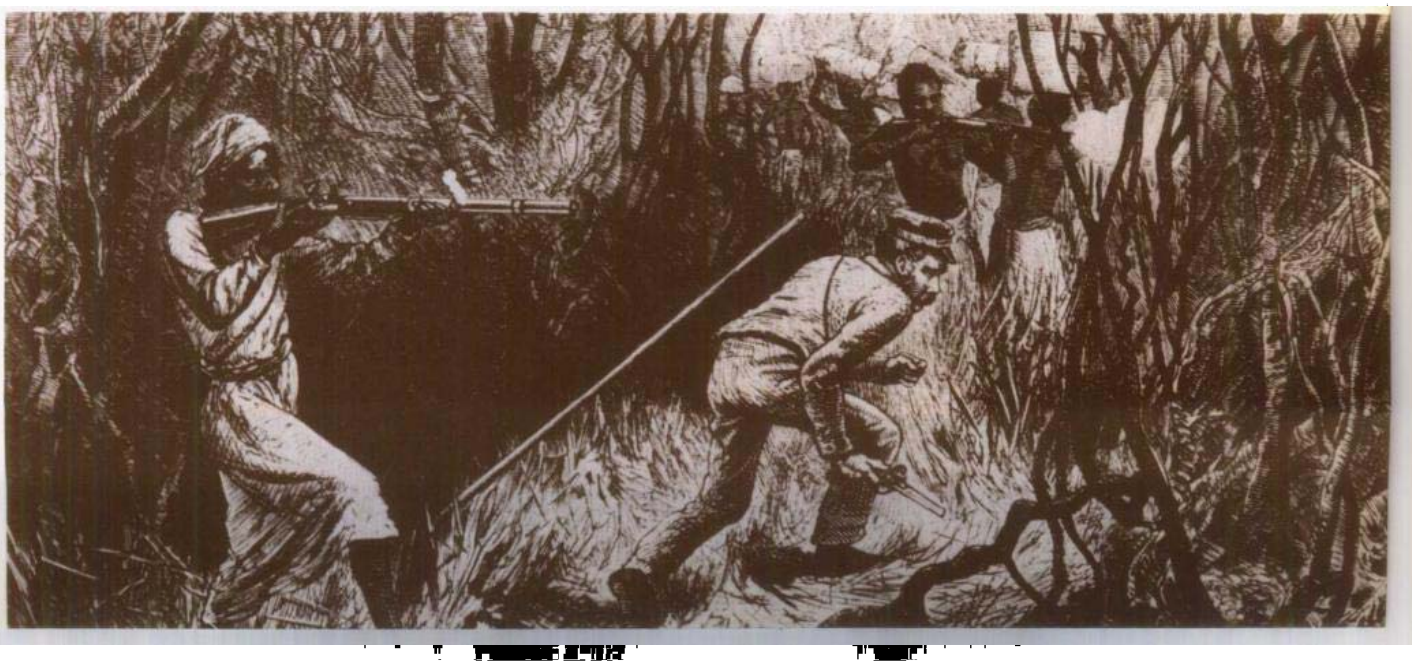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準備再度到非洲內陸旅行時，我的心情輕鬆愉快，因此行是爲改善住民的生活狀態。所以，每件事都會留下珍貴的記憶。

爲了探求更多的知識，當我們和土著打招呼、購買食糧，或到某地借宿時，我們必須很謙虛。因爲我們要開始增加一些非洲知識，以便爲一些有心開墾此地及解放奴隸的歐洲人開路。

在原始的未開發地旅行時，其樂趣並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形容的。在海拔六〇〇公尺之地，適當的運動會使肌肉健康有彈性，血液循環正常，精神愉快。視力會更加清晰，脚步穩定。活動一天後，晚上休息時會覺得身心無比暢快……。在自己夢想之地旅行，自我的獨立性會愈加强烈，而且會對自我產生一股無比的信心。

※本文節錄自荷里士・歐拉所編「從一八六五年到死爲止，里文斯東在中央非洲的日記」。

▼密林中的伏擊。充滿敵意的土著，藏在密林中，偷襲探險隊。此圖是隱身於樹根背後，擊退原住民攻擊的里文斯東和隨從們。



爲非洲祈禱的里文斯東

沒有人能像里文斯東一樣，能忍住旅行中所帶來的種種困阻。雖然危機和疾病不斷，但堅定的信仰支持他繼續前進。有時因熱病纏身，產生幻覺，但里文斯東仍不斷鼓勵自己，去對付眼前重重的凶險阻礙。下文是他的日記摘要，敍述某位酋長用盡辦法，準備向他們強收不合理的「通行稅」。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日　　禮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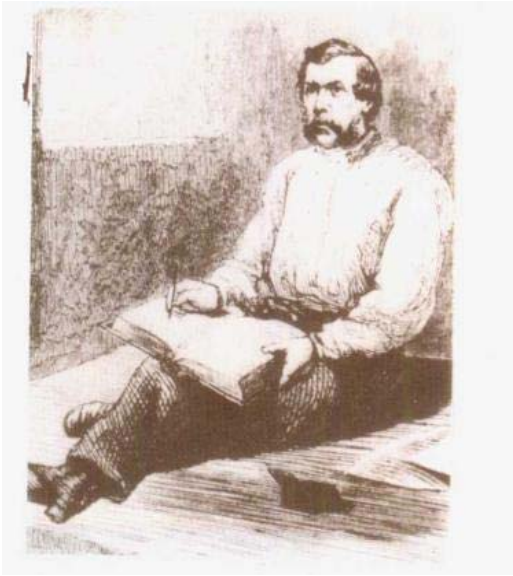
發燒、混身無力。但我必須堅持下去，絕不可讓他們漫長的審問打敗我，巴馬加拉和蒙巴利的商人使事情更惡化。那天早晨，我十分衰弱，好似要下沈般。起來後就聽說，酋長要求以一頭醃牛爲代價，否則不讓我們通行。我立卽拒絕這種「要求」，但還是送給他一個貝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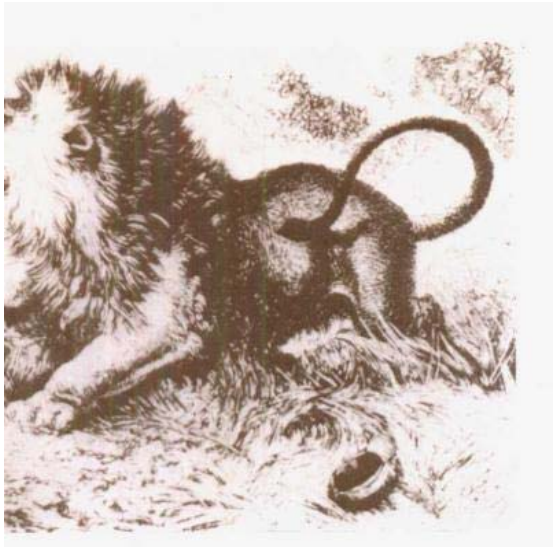
酋長表示他的年事已大，不適合戴這類裝飾品；經過我說服之後，他差點就答應放行。此時跟隨我們前來的兩個康定克嚮導（不是爲我們帶路），使出他們看家本領——掠奪。他們欺騙村民，要村民强迫我們出售西科里多的象牙，這樣子村民就可獲得槍枝。

不久他們卽發現這種手段行不通。於是便把商人們的所有物玻璃珠、火藥、兩枝槍和裝了丸藥的小袋子一併偸走。我的隨從開始追捕村民，但僅從一人手中取回兩枝槍和其他東西，另一村民逃進了草叢中。這種犯罪行爲被歸爲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賠償損失。雖經我一再抗議，一點也沒有效果。

所以我只得答應賠償，我拿了些比被搶劫物更有價值的物品作賠償，他們卻不肯接受。最後我取出了比被劫物多十倍價值的玻璃珠給他們。他們又認眞的表示，

▼正在寫日記的里文斯東，他因留下了完整清楚的日記，所以讀者們能和他一起享受在黑暗大陸冒險之樂趣。





▲被獅子壓住的里文斯東。由於第一槍僅射傷這隻獅子，轉瞬間憤怒的獅子即攻向里文斯東。他在日記上記著：「獅子跳過來壓住了我，在我身邊發出可怕的叫聲。這頭獅子就像獵狗玩弄老鼠般的撥弄我的身體。雖然頭腦清醒，但彷彿作夢般，竟沒有一絲痛苦和恐怖之感……雖然骨頭被咬碎了，而且上手腕也被咬了十一處。」

罪犯中有一人逃逸無蹤，但可能尚躲在此地。如果他再潛回偷取物品，我們仍舊要賠償丟掉了的物品。

我們是自願來此，雖然那些商人們不是自願跟我們同行，而且那兩個盜賊根本就不是我們的人，但一切都已成定局，我們必須負全責。交涉一天後，我答應送一頭英國牛給酋長，這個貪心的酋長卻告訴我，如果不再多加一頭牛，他就拒絕妥協。

隨從們灰心之至，決定要回故鄉……知道這件事後……我非常傷心……惟一辦法便是向神祈求，請神改變他們的決定……。我們已到達葡萄牙的居留領地，我好傷心……爲這塊悲慘的土地，我什麼事都願意做……全能的神啊，請您幫助我，也請您幫助這些無辜的人們吧！千萬不要讓他們淪入奴隸商人和魔鬼手中。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禮拜二早

我向全能之神眞誠的禱告，千萬不要讓我們的遠征失敗；也祈禱神明感化隨從們的心。今早，這件事已逐漸有了轉機，萬能之神，我眞感謝您。我覺得他們的改變，完全是神的力量。所以我不斷的祈求。神啊！爲我們開路的慈愛的父啊！爲了您的兒子耶穌，請救救我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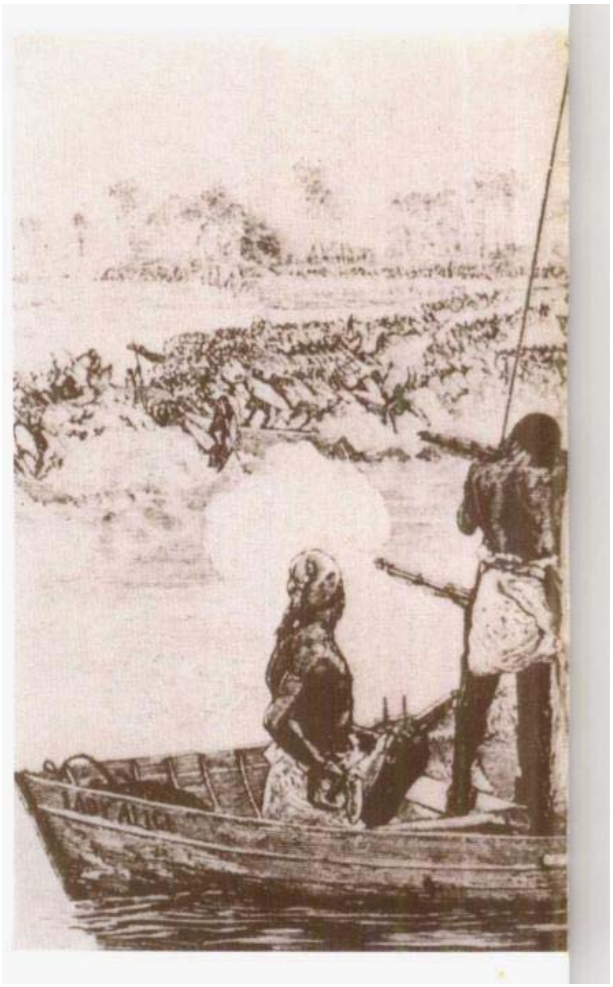
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禮拜三

已完成出發準備。我的一些主要隨從告訴我，他們已決定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離我而去。想起禮拜一黃昏發生的事件，使我覺得我們是那樣渺小而無助，心裡十分難過。但他們現在已完全恢復正常，這件事，我要感謝全能的神……。

觀察月的位置，才知道我算錯了一個禮拜。這可能是身患熱病，無法冷靜思考之故。剛才我才脫離了熱病的不穩定狀態，對於自己即將恢復身體健康，覺得非常高興。感謝您，偉大的神！

※本文節錄自加貝拉所編「西元一八五三到一八五七年里文斯東非洲日記」。

剛果河的死亡和危機



「探險不完全是愉快的」，里文斯東曾這樣記載。本文所列舉的是亨利·史坦利橫越非洲大陸到達大西洋途中所作的各種冒險之片段。西元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史坦利率領了三位白人和三〇〇名非洲傭工之探險隊從桑吉巴出發，經過一年八個月，一行人到達西海岸之前，三位白人伙伴和近一五〇個傭工在途中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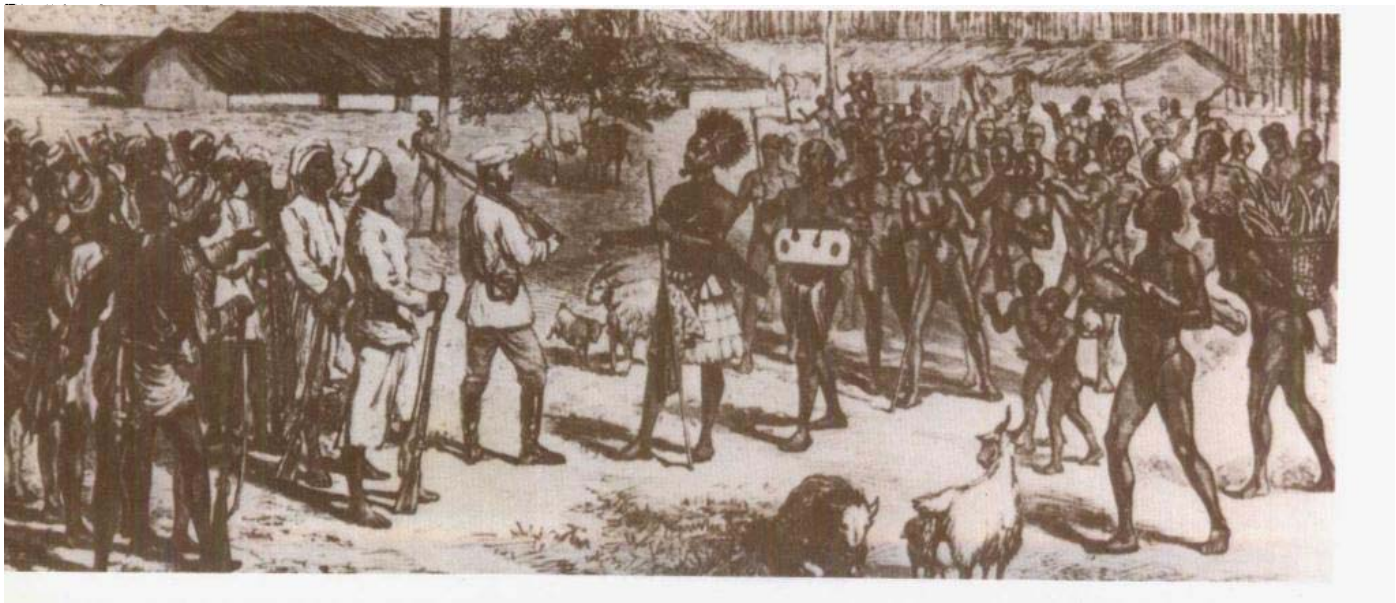
爲了避免和凶暴好戰的食人族發生戰爭，我們不得不在諸島之間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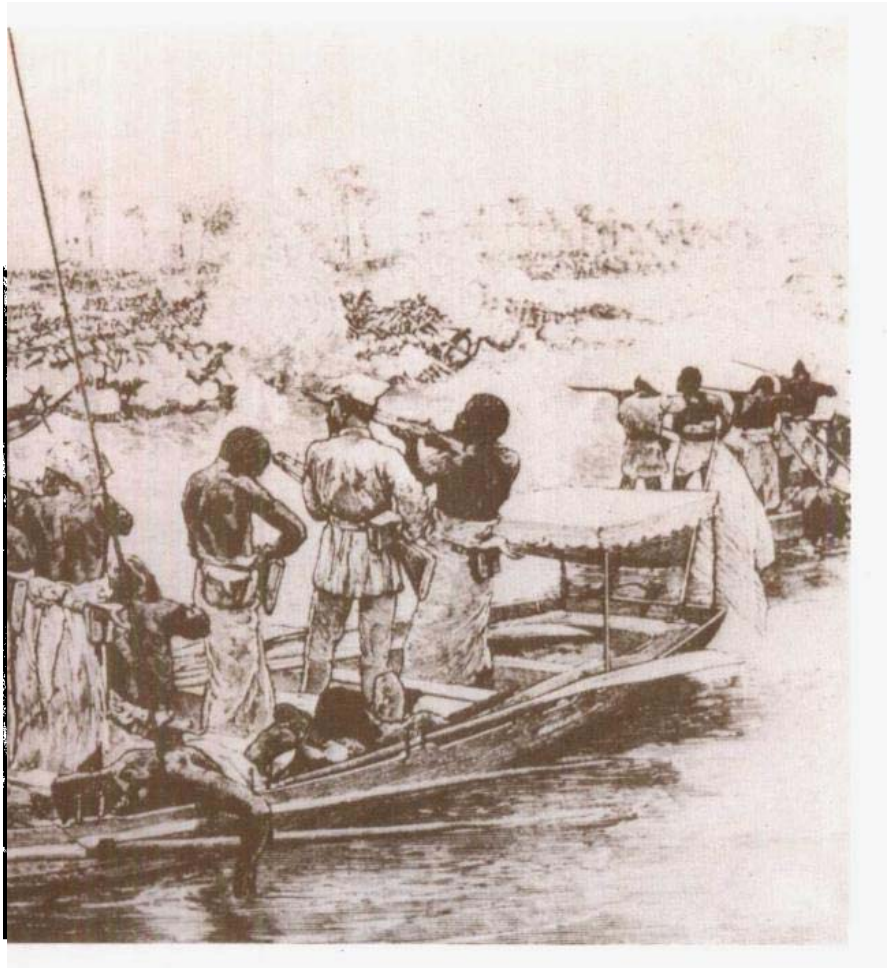
三天，完全沒有食物。禁不住飢餓之苦，終於下定決心登陸碰運氣。幸好我們碰到了習慣交易的部族。他們帶著從西海岸獲得的四枝步槍，稱這條河爲伊庫達·揚·剛果。

我和他們立下誓盟，大量買進補給品，並且儘量沿著左岸航行。

三天後，遇上了步槍武裝的土著。發現我們後，立刻乘坐五十四艘大型獨木舟攻過來，在損失三名人手之

▼歡迎。在非洲也有些友善部族會親切地歡迎他們，並把食物和情報提供給他們。





▲襲擊。這個像邦加拉族般凶猛的部族正襲擊史坦利的船隊。在非洲對白人有兩種款待。一是襲擊，一是歡迎。探險家們無法預測他們將會面臨那一種款待。

前，我不斷大叫著我們是朋友，並且願意提供布料給他們之類的話。

在十九公里長的河上，發生一場最激烈而且最絕望性的戰爭。這是在魯拉巴河上三十二次戰爭中的倒數第二次戰爭。

這條河改了好幾次名字，在靠近大西洋的部分改稱爲庫安格河和加利河。而且這河經過東經二十六度和十七度之間的大盆地，水路延伸了二〇〇〇公里之長，許多壯大支流從南側流入。

從此以後，我們在大盆地和海岸之間的廣大山岳地帶中航行，經過三十個瀑布和幾個大急流後，這條河終於變成一條水流緩和的大河川。

我們的損失很大，連我最親密而勇敢的伙伴福蘭克・波克庫也死了。到現在我還無法忘卻失去他的痛楚。他是在昨天六月三日不幸跌落瀑布而死。同天，我和七個人差點在摩瓦的瀑布漩渦中喪命。

六個禮拜後，愛麗絲女士號的全體人員，在姆貝多瀑布被捲走，但後來我們獲救了，這只能說是奇蹟，然而我忠實的伙伴卡路路卻犧牲了。

*本文節錄自「倫敦書報」。

◀福蘭克的死亡。雖然他僅是一名屬下，但史坦利花了一頁日記悼念他。

探險家略傳

大衛・里文斯東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蘇格蘭

1840：到達十四年前洛巴圖摩法多所蓋之南非庫魯曼傳教所。兩年間爲尋找新傳教所之地而忙碌。

1843：在庫魯曼北方三五〇公里科魯貝設立傳教所。

1845：和洛巴圖摩法多女兒瑪莉結婚。

1849：爲探險恩加米湖，在十二天內旅行了九六〇公里，越過喀拉哈里沙漠，到達恩加米湖。

1850：帶著妻子和三個小孩，準備到恩加米湖北方三二〇公里之地的馬科羅羅族。但因生病，只到達恩加米湖。

1851：帶著家族再度朝西北圖亞奈的土著部族前進。走到了恰貝河，最後終於到達馬科羅羅族之地。

1852：把家屬送回英國。自己沿著三比西河溯行到水源地，準備橫越非洲，再度的出發旅行。

1854：花四個月探險二四〇〇公里之未知土地到達安哥拉。

1855：發現一處瀑布，取名爲維多利亞瀑布。

1856：到達凱利馬內，成爲最先徒步橫越非洲之歐洲人。完成此壯舉之後，回到英國。

1858：任凱利馬內領事。被任命爲東非和中央非洲探險隊隊長。在三比西河和西列河會流點下游設立基地。

1859：探險西列河，發現西魯瓦湖和尼拉薩湖，並發現一條從內陸通往海岸的重要奴隸搬運之路。

1860～1863：探險西列高原，將奴隸貿易之恐怖，公諸於世。

1864：回英國。

1866：回非洲，作各河川之詳盡地圖。

1867：到達坦干伊喀湖南端，進入中央非洲內陸。

1871：在烏日日被亨利・史坦利發現。

1872：拒絕與史坦利一起回海岸；繼續作非洲內陸旅行。

1873：此年四月三十日逝世。

（參看史坦利像，P.126非洲地圖）

巴特洛梅歐・狄亞士

Bartolomevl Dias

1457(?)～1500　　葡萄牙

1481：航海到達黃金海岸。

1488：到達非洲最南端，回途經好望角，取名暴風岬。

1497：和達・伽馬一起到達西非。

1500：和卡布拉一起航海到巴西，在好望角附近沈船死亡。

卡洛・匹亞基亞

Carlo Piaggia

1830～1882　　義大利

1876：和羅摩洛・傑西一起調查里朋瀑布和廣多庫路之間的尼羅河水系。

古斯塔夫・阿道爾夫・費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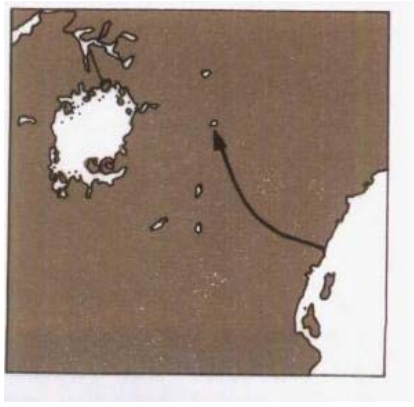
Gustav Adolf Fischer

1848～1886　　德國

1882(?)～1883：被柏林德非協會派遣到肯亞之巴林哥湖。雖發現奈瓦夏湖，但尚未到達巴林哥湖時即被趕回。

（參看P.180附圖）

安德斯・史巴曼



Anders Sparrman

1747 ～ 1820　　瑞典

1768: 充當翻譯，學習醫學；參加詹姆斯・科克最初的澳洲遠征。

1775 ～ 1776: 旅行南非。

1776: 回瑞典。

（參看 P.181 附圖左）

亨利・莫頓・史坦利

Sir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 ～ 1904　　威爾斯

1859: 到美國新奧爾良，成爲亨利・史坦利之養子，因此改名亨利・史坦利。

1871: 指揮遠征隊尋找里文斯東，經過七個月搜索之後，在坦干伊喀湖畔烏日日發現里文斯東。並和里文斯東一起探險坦干伊喀湖北岸。

1874: 參加曾遭遇最大攻擊之非洲探險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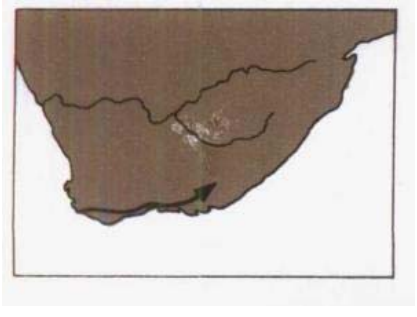
1875: 探險維多利亞湖周圍，並測量此湖之面積。

1876: 探險坦干伊喀湖，測量此湖正確長度和面積，並確定魯拉巴河是剛果河支流。

1877: 從尼安威出發，朝魯拉巴河下游到達剛果河口。

1887 ～ 1888: 因叛軍叛變，率領遠征隊準備救出被困在亞伯特湖畔的亞米・派榭而從剛果河口出發。

（參看里文斯東像和 P.126、P.139 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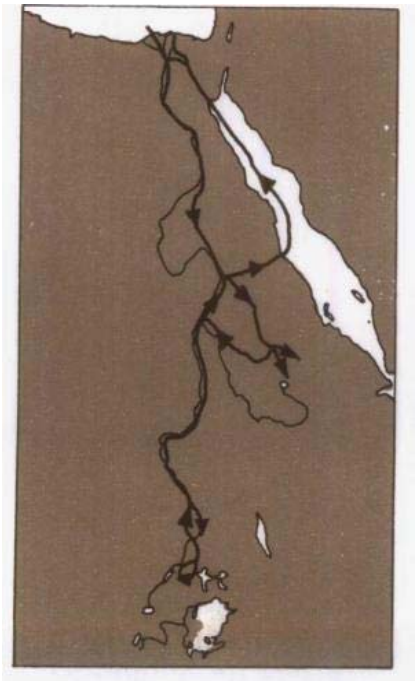


亨利克・霍普

Henrik Hop

生卒年不詳　　南非

1761: 和亞科布斯・科特希探險南非，越過「銅山」渡過橘河，但中途碰到沙漠無法前進，不得不折回。



沙慕爾・懷特・貝克

Sir Samuel White Baker

1821 ～ 1893　　英格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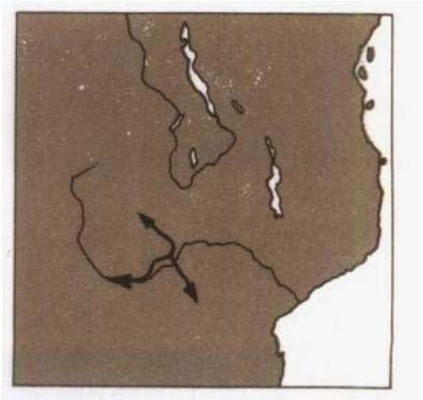
1861: 準備到中央非洲尋找史貝克和葛蘭，並決心探險尼羅河水源。他探險了藍尼羅河和其他的尼羅河支流，並證明河中堆積物是從衣索匹亞來的。

1862: 十二月從巴魯多出發，兩個月後在廣多庫路見到史貝克和葛蘭二人。

1864: 發現亞伯特湖，並命名之。他認爲此湖是尼羅河水源之一。又發現一瀑布，取名爲馬吉遜瀑布。

1869: 奉埃及支配者伊斯馬依魯之令，指揮一隊軍隊，遠征到尼羅河上游地域。目的是爲鎮壓奴隸貿易，促進交易和商業。當了四年蘇丹總督。

（參看 P.139 非洲地圖，及 P.181 附圖中）



佛列得利克・科多尼・撒魯

Frederick Courtney, Selous

1851 ～ 1917　　英格蘭

1872 ～ 1892: 在中央非洲及東非土地上狩獵旅行，提供許多有關現在羅得西亞地域的情報。

（參看 P.181 附圖右）

阿爾・馬斯威廸

Al-Mas'udi Abdul Hassanl-bn Ali

(?) ～ 956　　阿拉伯

914: 到阿拉伯海旅行，訪問西班牙和中國等地。

916: 從奧曼出發，航行東非海岸。到達基爾瓦。

（參看 P.182 附圖左）

法蘭西斯可・得・阿爾美達

Francisco de Almeida

1450(?) ～ 1510　　葡萄牙

1505: 占領基爾瓦，建立根據地；占領蒙巴薩，並破壞之。

查理士・喬治・戈登將軍

General 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　　英格蘭

1873: 繼貝卡後擔任蘇丹總督，努力維持和平，促進交易，並致力廢止奴隸貿易制度。促進許多探險旅行。

1884: 進入被包圍的巴魯多，掩護守備隊安全撤退。

1885: 叛軍攻入巴魯多（喀土木），戈登壯烈成仁。

查理士・凱耶隆

Colonel Charles Chailla-Long

1842 ～ 1917　　美國

1869: 受命爲埃及陸軍中校之職。

1874: 戈登將軍的參謀長，被派遠征布干達王國。探險尼羅河上游地域，發現基約加湖。

（參看 P.182 附圖中）

威廉・布舍爾

William Burchell

1782 ～ 1863　　英格蘭

1805: 以校長兼植物學者身分，進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

1810: 到達開普敦，開始旅行波茲瓦那。獲取各種科學性知識和大量標本。

1811: 到達拉塔科，繼續到喀拉哈里沙漠北緣探險，並到達巴魯河和橘河會流點。

1812: 訪問了新拉塔科。

威廉・派特生

William Paterson

1756 ～ (?)　　蘇格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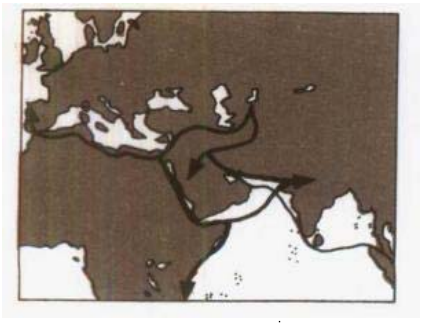
1777: 爲收集史特斯・摩爾伯爵夫人領土之植物到達開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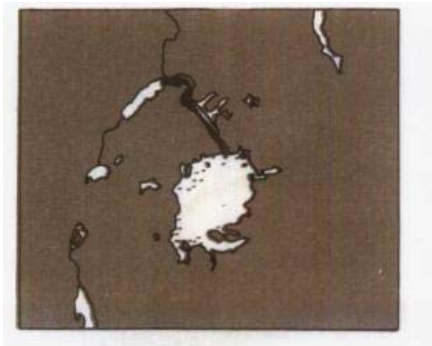
1779: 和荷蘭人高登上校一起旅行到今橘河河口，高登上校爲此河命名爲橘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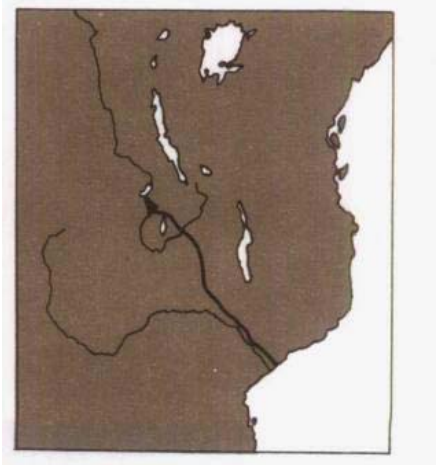
1789: 出版一本最先用英文所寫成的南非旅行之書。

（參看 P.64 地圖）

約瑟・蕙特羅







Major Jose Maria Correia Monteiro

(?) ～ 1878　　葡萄牙

1831 ～ 1832: 旅行三比西河北部流域。

1858: 到安哥拉，以「安哥拉和剛果」一書聞名於世。

（參看 P.182 附圖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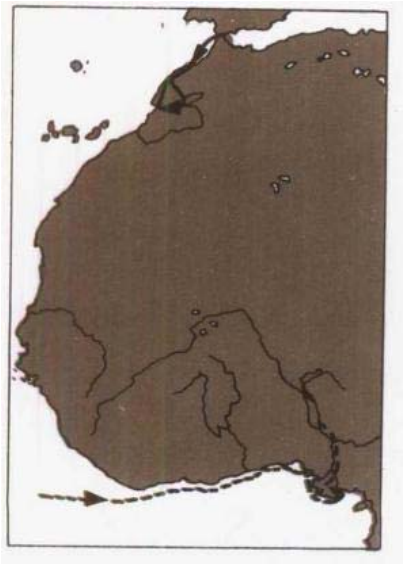
約瑟夫・湯姆遜

Joseph Thomson

1858 ～ 1895　　蘇格蘭

1878: 以地理學者兼博物學者身分參加皇家地理學會之探險隊，到東非及中央非洲等地探險。

1879: 隊長死後，指揮遠征隊到尼拉薩（馬拉威）湖北端，又到坦干伊喀湖，發現巴林哥湖，經卡皆到桑吉巴。



1882: 經馬塞領地到維多利亞湖。

1883: 越過沙漠探索（大左谷）到達肯亞發現一座死火山。

1885: 受英國非洲公司（後來之皇家加魯公司）委託，旅行西非，到達奈及利亞西部。

1888: 到摩洛哥作私人性的旅行。

1890: 從凱利馬內出發，探查三比西河北部和尼拉薩湖及邦吾盧湖之間地域。

（參看 P. 139 非洲地圖）

P.183 附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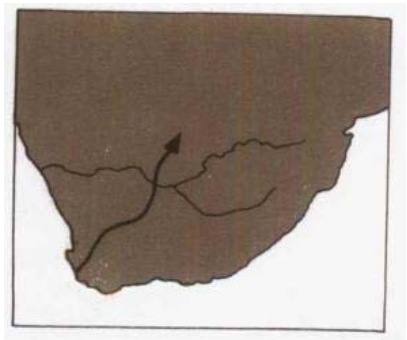
威爾罕・容克

Wilhelm Junker

1840 ～ 1892　　俄國

1881 ～ 1885: 旅行熱帶非洲。因伊斯蘭教徒叛變，和亞米・派榭一行人一起被隔離在亞伯特湖附近。

1886: 回開羅，將亞米・派榭一行人之困境公諸世人。收集



亨利・史坦利爲隊長之救援基金，準備救出亞米。

約翰・巴羅

Sir John Barrow

1764 ～ 1848　　英格蘭

(?): 充當首任英國駐中國大使馬卡多尼卿的祕書，旅行中國。

1779: 以總督祕書之身分到達開普，協調黑人和波亞人之間關係；並且爲獲取更詳盡之殖民地地形知識，二度被派往內陸。訪問卡非魯人、荷天特特和布希曼等地，並被派遣去協調波亞人和原住民之間糾紛。

1801: 爲向「博休安那」買牛，參加正式使節團到達橘河。

1802: 按亞密安條約從開普殖民地撤退時回英國。

1817: 出版一本書，說明冰山之所以進入大西洋之理由。爲了尋求到北極海之西北水路，計劃遠征。雖然他本身無法參加此次遠征，但他之名卻以「開普岬」「巴洛海岬」等而流傳。

（參看 P.183 附圖右）

約翰・科爾克爵士

Sir John Kirk

1832 ～ 1922　　蘇格蘭

1858：以醫師兼博物學者身分參加里文斯東遠征隊。自此與里文斯東共同生活五年。

1859：發現尼拉薩（馬拉威）湖的第四個白人。

1867：擔任桑吉巴副領事。

1873：任桑吉巴總領事。

（參看 P. 126 南非地圖）

約翰・派德利克

John Petherick

生卒年不詳　　威爾斯

1845：奉梅夫利特・阿利之令到埃及辦理公務。

1853：探險瞪羚河和其他支流，成爲最先進入北剛果尼亞姆尼亞姆食人族的歐洲人。

（參看 P. 184 附圖左）

約翰・路德威・布克哈特

Johann Ludwig Burckhardt

1784 ～ 1817　　瑞士

1806：訪問英國。答應爲非洲協會組織探險隊探查尼日河。

1810：化裝爲伊斯蘭教徒，並改名爲亞伯拉罕・伊凡・阿布杜拉。兩年半的期間住在敍利亞，徹底學習伊斯蘭教習俗和學習阿拉伯語。

1813：從開羅出發，訪問亞斯文南方及利比亞。回途發現阿布・新貝魯岩石神殿。

1814：溯行尼羅河到達桑地，越過利比亞沙漠到達紅海。

1815：到麥加朝聖。

1816：身體衰弱回開羅；成爲最先對尼羅河上游地域，作正確報告資料的歐洲人。

（參看 P. 184 附圖中）

約翰・華特・葛雷高利

John Walter Gregory

1864 ～ 1932　　蘇格蘭

1891：舉辦洛磯山脈地理學探險活動。

1893：調查大左谷，說明此地起源。

1908：成爲基利奈卡（利比亞）遠征隊隊長。

1932：在祕魯溺死。

（參看 P. 184 附圖右）

約翰・雷布曼

Johann Rebmann

生卒年不詳　　德國

1846：在拉拜的傳教所和克拉夫碰面。

1848：單獨一人前往探險，成爲第一位發現吉力馬札羅山的歐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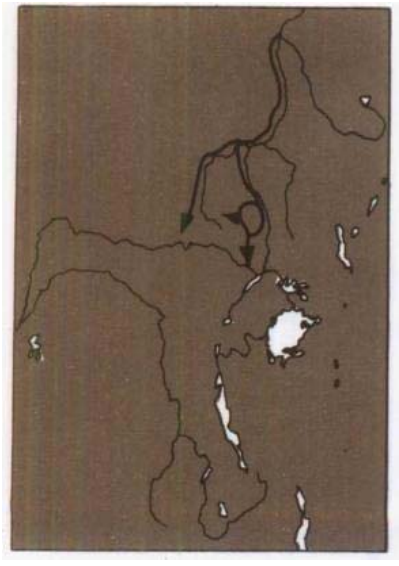
1849：再度訪問吉力馬札羅山地域。但因生病無法繼續探險。越過吉力馬札羅山地域便結束了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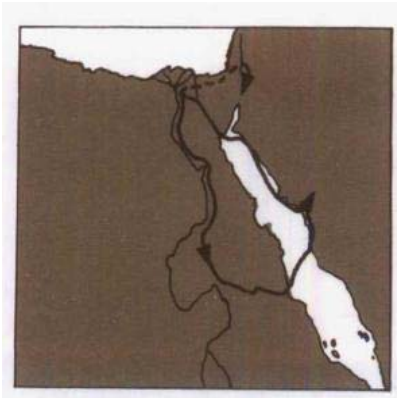
（參看 P. 139 非洲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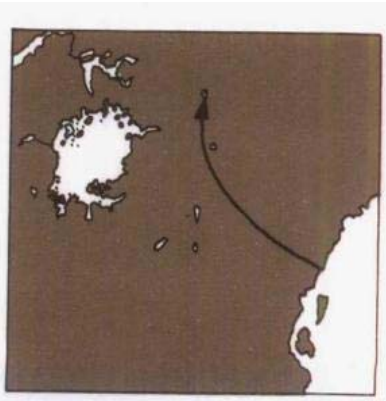
約翰・路德威・克拉夫

Johann Ludwing Krapf

生卒年不詳　　德國







1844: 在蒙巴薩附近拉拜設立傳教所，旅行肯亞內陸。

1849: 再度出發探訪坎巴族。被酋長邀請一同到達坦那河，成爲最先看到肯亞山白雪的歐洲人。後又回到拉拜。

1850: 和 J·J·阿哈魯多一起探險蒙巴薩和莫三鼻克海岸。

（參看 P.139 非洲地圖）

約翰·漢寧·史貝克

John Hanning Speke

1827 ～ 1864　　英格蘭

1854: 和理察·法蘭西斯·伯東一起到索馬利亞。

1857: 爲發現尼羅河水源，和伯東一起離開桑吉巴。這年年底到達卡皆（卡波拉）。

1858: 二月到達坦干伊喀湖；六月回卡皆。伯東因生病無法行動，故單獨一人出發，十六天後發現維多利亞湖，並命名之。伯東不認爲這是尼羅河水源地。

1859: 不等伯東回倫敦，自己向皇家地理學會報告自己的發現。

1860: 爲證實自己主張正確，指揮遠征隊。葛蘭與他同行。

1862: 到達布干達王國首都，被姆基沙王扣押五個月。最後終於獲得嚮導到達維多利亞湖，發現從維多利亞湖流出尼羅河的地方有一處瀑布，取名里朋瀑布。

1863: 沿尼羅河前進到廣多庫路。回倫敦和伯東爭論他的發現報告之可靠性。

1864: 準備公開和伯東爭辯。但尚未證實自己主張之正確性時，不幸因槍枝走火死亡。

（參看 P.139 非洲地圖）

亞科布斯·科特希

Jacobus Coets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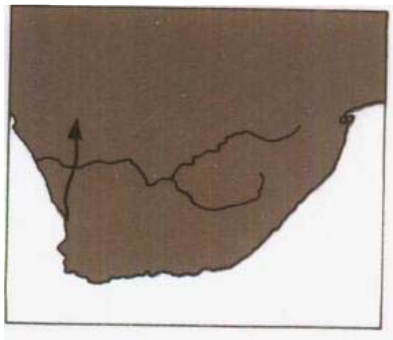
1730 ～ (?)　　南非

1760: 爲尋找大象到北方旅行，發現橘河，比高登上校爲此河取名還要早十九年。探險橘河約八〇公里之遠。

1761: 參加亨利克·霍普的探險隊，越過「銅山」和「大河」。

（參看 P.185 附圖）

亞歷山德琳·派特羅尼拉·狄娜



Alexandrine Petronella Tinne

1839 ～ 1869　　荷蘭

1863 ～ 1864: 到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旅行。

1869: 參加至恰多湖之遠征隊。在途中被殺。

理察·法蘭西斯·伯東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 ～ 1890　　英格蘭

1853: 到麥加朝聖。繼到歐洲人從未去過之地旅行。

1854: 和史貝克一起探險索馬利亞內陸地域。

1857: 和史貝克一起爲發現尼羅河眞正水源而出發。

1858: 和史貝克一起發現坦干伊喀湖。

1859: 回英國，知道史貝克已和皇家地理學會接觸，把他所發現之維多利亞湖當作是尼羅河之水源；也獨吞發現坦干伊喀湖之功勞。

1863 ～ 1864: 反對史貝克所謂尼羅河水源之主張，欲公開爭論。

（參看 P.139非洲地圖）

喬治·奧古斯特·史懷福特

Georg August Schwein-

furth

1836 ～ 1925　　德國

1869: 從巴魯多出發到內陸地域。

1870: 探險尼亞姆尼亞姆食人族所獨據的瞪羚河，又越過尼羅河分水界，發現威利河經烏班吉河注入剛果河。

1871: 爲曼茲阻礙，放棄繼續探險烏班吉河水源之慾望，轉回巴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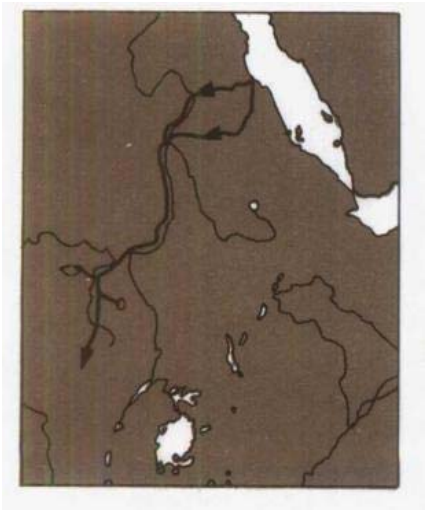
（參看 P.139 非洲地圖，和 P.186 附圖左）

達・伽馬

Vasco da Gama

1469(?) ～ 1524　　葡萄牙

1497: 受葡萄牙王曼努爾一世派遣去尋找通往印度之航路。回航至好望角後，從海上看到海岸，命名爲那他〔聖誕〕。



1498: 船在中途停靠馬林地，獲知通過印度洋到達印度的航線。訪問印度等地。

1499: 回途停靠馬林地，九月到達里斯本。

1502: 二度航海至東方。在東非海岸設立殖民地，爲保持葡萄牙實力，因而使用武力。

傑洛尼摩・羅伯

Jeronimo Lobo

1593 ～ 1678　　葡萄牙

1628: 以耶穌會傳教士之身分到達提西薩多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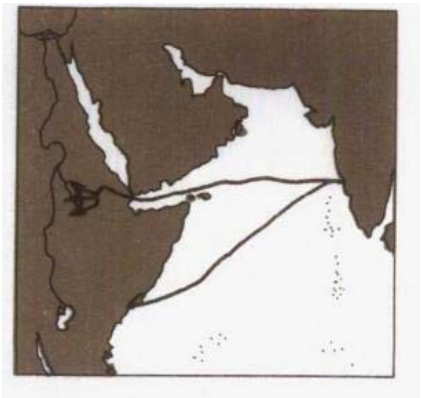
（參看 P.38 非洲地圖，和 P.186 附圖右）

詹姆士・布魯斯

James Bruce

1730 ～ 1794　　蘇格蘭

1755 ～ 1767: 旅行中東、非洲等地，學習阿拉伯語，準備追探尼羅河水源，遠征衣索匹亞。



1768: 從紅海的瑪沙華出發，三個月後，到達衣索匹亞的首都。

1770: 最初到達藍尼羅河和白尼羅河會流點之歐洲人。

1773: 回到開羅。

1774: 回倫敦。發現自己的話不被採信，遂隱居蘇格蘭。

1790: 出版「發現尼羅河水源之旅行」一書。

（參看 P.38 非洲地圖）

詹姆士・奧古斯塔・葛蘭

James Augustus Grant

1827 ～ 1892　　蘇格蘭

1860: 參加史貝克探險隊，發現維多利亞湖。

（參看 P.139 非洲地圖）

愛德華・史尼策（亞米・派榭）

Eduard Schnitzer（Emin Pasha）

1840 ～ 1892　　德國

1876: 以醫師身分充當埃及衛生官員。被任命爲南蘇丹之醫務部長。

1878: 成爲當地總督，獲得派榭之贈名。

1881 ～ 1885: 因伊斯蘭教叛變，所以與外界完全隔離。

1888: 在亞伯特湖畔，被史坦

利發現。

1889: 和史坦利一起到達巴加莫約，成爲德屬東非官員。充任中央非洲遠征隊隊長，在史坦利瀑布附近，被當地住民殺害。

（參考 P. 126、P. 139 非洲地圖）

費尼・羅維特・卡麥隆

Commander Verney Lovett Cameron

1844 ～ 1894　　英格蘭

1873: 指揮皇家地理學會遠征隊，搬運補給品給里文斯東。從桑吉巴出發後，途中遇見運送里文斯東遺體的隨從們。下決心要繼承里文斯東之遺志。

1874: 二月到達坦干伊喀湖畔烏日日，發現路克馬河，解開坦干伊喀湖之謎。八月到達魯拉巴河，但因身無分文，故無法雇得獨木舟繼續航行。

1875: 到達大西洋岸，成爲最先橫越熱帶非洲東西方的歐洲人。

1882: 和理察・法蘭西斯・伯東一起旅行探訪西非。

（參看 P.64 非洲地圖）

魯易吉・阿瑪帝歐・阿布魯齊公爵

Luigi, Amadeo Duke of the Abruzzi

1873 ～ 1933　　義大利

1897: 首先登上阿拉斯加山脈。

1906: 首先登上東非羅溫乍里山脈（月之山脈），並作詳盡地圖。

1909: 登上喜馬拉雅山的波多溫奧斯丁山頂附近。

1915 ～ 1917: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義大利海軍司令官。

1917: 著手於義屬索馬利亞的希貝利河下游地域殖民化，探險此河，作詳細地圖。

羅摩洛・傑西

Romolo Gessi

1831 ～ 1881　　義大利

1876: 奉戈登將軍命令和卡洛・匹亞基亞一起調查里朋瀑布和蒙巴薩之間的尼日河，確認了亞伯特湖屬於尼羅河水系。

（參看 P. 187 附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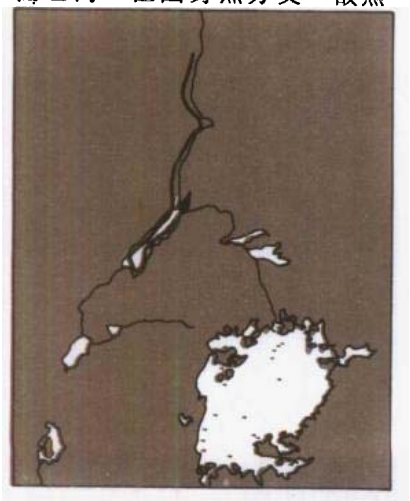
龔沙洛・達・西爾維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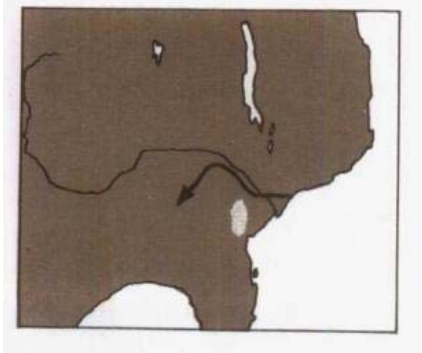
Gonzalo da Silveira

1524 ～ 1561　　葡萄牙

1560: 以耶穌會傳教士身分在莫三鼻克和羅得西亞一帶活動，欲規勸當地住民改信基督教。受他規勸改變信仰之人，遭當地住民憎恨，且他本身也遇害。因這次受難被封爲聖徒。

（參看 P. 187 附圖右）





用語解說

土狼　棲息在中非、北非和亞洲的夜行性動物，以腐肉維生。可分爲三種，一爲斑點野狼：有黃灰色底黑色斑點皮毛；另一爲茶色土狼：暗灰色，脚有條紋；以及條紋土狼：灰底，身上和脚有條紋。土狼之叫聲和人類歇斯底里時的笑聲相似。

子安貝　棲息在暖流流域的貝類。它的殼在非洲被當作貨幣。

小黑人　泛稱身高一五〇公分以下的人種。亞洲、非洲均有。非洲小黑人爲住在熱帶雨林中的採集獵人，身高約一三〇至一四〇公分；黃褐色皮膚，頭爲圓形，頭髮呈赤褐色，鼻寬而扁。

天花　濾過性病毒傳染病。特徵是：高熱和發疹，痊癒後會留下痕跡。

分水嶺　山脈或高地分割出反面流向的河川。例：美國洛磯山脈就是橫跨南北的大陸分水嶺；將流進太平洋和墨西哥灣之河分隔開。非洲諸探險家將水系正確記錄在地圖上時，需先確定其分水界。

布希族　指住在西南非喀拉哈里沙漠的採集獵人。黃褐色皮膚、小頭、寬扁鼻；外眼角略高、突額、身矮、頭髮毬狀蜷曲。與荷天特特族一樣，使用滴答語。

西姆姆　在撒哈拉沙漠及阿拉伯沙漠春、夏二季經常發生之乾燥熱風。

赤痢　結腸發炎的疾病。此病的特徵是疼痛、高熱和暫時性的意識混濁、出血等。可分阿米巴赤痢（熱帶、溫帶）和桿菌赤痢（所有的氣候地域，流行於夏天）二種。

沒藥　古代使用的香料。用於寺院中焚燒的香木，或保持遺體完整時使用之樹脂。眞正的沒藥生長於非洲和阿拉伯，是由學名Commiphora 樹所獲得之樹脂。從別種樹上所得之樹脂有時也稱爲沒藥。在印度也有這種樹脂，被作爲治療麥地那蟲所引起的疾病。眞正的沒藥是黃色或赤褐色，有苦味和強烈的香味。現在大都用作香水或香料使用。

咒物　是由葡萄牙語feticо 演變而來。十五世紀後期，探險非洲的葡萄牙人所發現的木像、石像。這些木像、石像是被印地安人認爲附有神明與鬼靈的神像。

乳香　非洲和亞洲自生樹，學名Boswellia 。樹上所得的樹脂即爲乳香。在樹幹上割深溝，將一部分樹皮剝下，就會流出乳狀樹汁。將這種樹汁置於空氣中二至三個月，會凝成滴狀；此物通常當作宗教性的香料。香水製造者將樹脂溶於酒精中，經過蒸氣處理獲得原汁。這原汁可充作香水添加物，使香水長久保持香味。

采采蠅　在非洲最可怕的

三寄昆蟲之一。這種蒼蠅須吸食哺乳動物之血維生：如吸了帶菌者的血，細菌便進入蒼蠅體內，再由蒼蠅傳染到其他人身上。

法國松露　食用菌的一種，大小差異頗大。小的不到一公分，大的約有十公分左右。

非洲人類起源說　在第一章第十三頁，所寫一千四百萬年前最古「人類」就是里基博士在肯亞維多利亞湖岸所發現的人骨化石。這種化石確實具有人類特徵。後來和肯亞人非常相似的巫啦人化石，在喜馬拉雅山被人發現。所以以前認爲人類最古老的直系祖先——猿類，僅棲息在非洲之說，不攻自破。被認爲是一七五萬年前的「猿人」，也是里基博士在肯亞發現，命名爲Homosapiens，這種化石據說和在南非所發現的Australopitecus，在本質上並無差異。二者都是雜食性，在當時可能已經開始使用工具；而且比其他化石人骨更古老。所以，大部分學者認爲非洲是現代人類的起源地。

哈姆系諸族　有褐色皮膚、挺鼻和薄唇特徵之部族。居住在東非、東北非、北非等地；大都畜養駱駝和牛群。從人種上看和白人較相近；據說是以前到非洲來的亞洲人（阿拉伯）後代。

浮島　覆蓋在水面上的植物群。這種浮島在白尼羅河間常會阻礙船的航行；對初期探險造成很大的阻礙。

莎草　生長在尼羅河地域的水草。莖部直挺，可生長至三公尺以上。這種草的纖維在古代埃及被用作造紙原料，或作爲鞋墊及造船材料。

麥粥　牛奶煮小麥之麥粥，以葡萄乾、肉桂和糖等調味。

荷天特特　居住在西南非的畜牧狩獵者。雖和布休曼族相似，但身材較高。因受白人壓迫，人數極少。居住於南米比亞。

麥地那蟲　寄生在人和動物體內的帶狀寄生蟲。大部分在熱帶、亞熱帶地域出現。通常寄生在內部器官內。雌蟲會透過肌肉組織出現皮膚上，產生水泡。一接觸水，水泡會破裂，幼蟲會進入水中，經飲水而感染他人。

粟（稗子、粱或其他穀物）　泛指數種穀類。在非洲和部分歐洲是一種栽培植物；除此以外在歐洲及美國均取其乾草作爲肥料及飼料。

黑人　三大人種之一。其他二種是白人種和蒙古人種。非洲之黑人大部分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其特徵爲黑色皮膚、褐眼、扁鼻、厚脣、頭髮多而卷曲。西元一四五〇至一八八〇年間，許多黑人淪爲奴隸，被帶到南、北美、

北非和中東等地出售。

象牙　乳白色固體。易加工，小洞可用膠質填滿；磨光後會變得非常光潔漂亮。非洲象牙有柔和的光澤；亞洲象牙較潔白，但易變色。

黑檀　是在熱帶和亞熱帶的自生樹；分爲好幾種。所謂黑檀就是特指樹中心堅硬部分。顏色由暗褐到黑色。經過磨研會產生光澤。質地硬而結實，通常被當作家具材料使用。

彭巴酒　用東非稗類所製成的傳統啤酒；酒性極強烈。

黑水熱　類似瘧疾的疾病。患者皮膚呈黑色；身體突然發冷或發熱；同時腎臟會疼痛。

傷寒　細菌破壞血管壁，引起出血和發疹之現象，虱和壁蝨是媒介物。人和動物皆可能患此病。其他症狀爲頭痛、高燒、背上手足疼痛等。

腺鼠疫　媒介物是受傳染的鼠蚤。在非洲常發生此種疾病，死亡率很高；特徵是：惡寒、高熱、頭部身體疼痛等症狀。鼠蹊部淋巴腺會發腫，有時產生腫瘍。

瘧疾　在熱帶、亞熱帶沼澤地生長的幾種寄生蟲所引起的疾病。媒介物是瘧蚊，會引起各種症狀，通常產生劇烈的發抖、高燒和大量出汗。

滴答語　是以牙齒和舌頭發出的語言。以科依桑語最著名。荷天特特族語裡有四到五種，布希語則有九種。

樹皮布　原始非洲和其他熱帶地的布。把樹皮內側泡在水中，再敲打成適當厚度。在紡織業發達的今天，還靠樹皮製衣的部族已不多見。

簡易布丁　是將穀物粉末置於滾水中，經攪拌所作成的食物。

壞血病　人體缺乏維他命C，會逐漸失去體力，精神衰弱，皮膚呈黃或牙齒脫落、牙齦出血，有時會產生幻象。預防治療法：注射維他命C，並多攝取新鮮蔬菜及水果。